

陆放翁之思想及其 艺术

目次

李序

自序

第一章 放翁的家世

第一節 放翁的名字

第二節 放翁的生卒

第三節 放翁的籍貫

第四節 放翁的父系

一、譜牒

二、祖先的性格與事蹟

第五節 放翁的母系

第六節 放翁的妻室

第七節 放翁的子孫

目

次

陸於翁之思進及其藝術

附 放翁年譜

第二章 放翁詩的時代背景

第一節 異族鐵蹄與朝廷之感

一、異族鐵蹄

二、朝廷之感

第二節 道佛思想的交融

第三章 放翁詩的淵源與分期

第一節 放翁詩的淵源

一、曾幾、呂居仁

第二節 放翁詩的分期

序曲——放翁劍南漂泊與東歸後的“蹉跎”

(一)放翁的劍南漂泊

(二)東歸後的春蹤

蜀山的詩

一、東歸後的詩

三、東歸後的詩

四、晚年幽居的詩

第四章 放翁的個性與思想

第一節 放翁的個性

一、真摯

二、鯁直

三、仁愛

四、貞潔

(一) 以香草自喻的

(二) 忤俗的

五、疎狂

六、矛盾

附 放翁的衣著

第二節 放翁的思想

目次

隨放翁之思想及其藝術

釋曲

一、放翁平生最崇拜的人

(一) 文學家

1. 屈原與宋玉
2. 嵇康與阮籍
3. 謝靈運
4. 杜甫
5. 張志和

(二) 哲人

1. 老子與莊子
2. 顏淵與伯夷

(三) 政治家

1. 管仲
2. 諸葛亮

二、放翁最喜歡當讀的是那類的書

(一) 文學

1. 楚辭
2. 陶詩
3. 杜詩

(二) 哲學

1. 周易
2. 老子與莊子

三、放翁的民衆思想

(一) 放翁的抱負

(二) 放翁的平戎策

1. 放翁的游俠組織 2. 經略川陝

(三) 主戰

1. 痛斥主和派 2. 自己的主張

(四) 驅除金虜的思想

(一) 現實的驅虜思想

(二) 幻想的滅虜思想

1. 在精神超越的世界裏滅虜

3. 在夢的世界裏滅虜

二、放翁的社會思想

(一) 放翁的理想社會

(二) 智慧是罪惡的根源

(三) 替人民叫苦

1. 訴民瘼 2. 責酷吏 3. 傷災

(四) 愛元元

三、放翁的政治思想

(一) 放翁的政治理想

陸放翁之思想及其藝術

六

(二) 主息黨爭

(三) 賢人政治

(四) 通言路

四、放翁的教育思想

(一) 文武合一的教育

(二) 義務教育

(三) 治學方法

五、放翁的宇宙思想

(一) 宇宙的本體——自我的本心

(二) 兩個宇宙

(三) 宇宙是一個生生不已的過程

(四) 宇宙是一個規律的秩序的和諧系統

六、放翁的人生思想

(一) 入世的人生體驗

1. 僞時與憂國
2. 追求與幻滅
3. 遊宦的懺悔
4. 悲春秋代
5. 憤世與嫉俗
6. 羈旅與飄零
7. 壯年與老病
8. 感舊

與儂古 9. 寂寞與空虛 10. 怨誘與
老陳感歎

(二) 出世的理想趣味

1. 大自然的靜照的奇趣

(1) 山水的靜照的奇趣 (2) 風物的靜照的奇趣

(3) 有情物的靜照的奇趣

2. 追慕神仙與想像長生

(1) 慕仙與長生 (2) 交游方外 (3) 苦修與苦鍊

3. 寄託幽遠與超塵遨遊

(1) 神遊 (2) 夢遊

4. 老莊的自然主義

(1) 虛靜的見素抱樸思想 (2) 高貴的自由意志

(3) 無留滯的齊物思想 (4) 曠懷的達生主義

5. 靖節先生的隱逸樂趣

(1) 視名利如浮雲 (2) 心驚形役的解脫 (3) 憂

道不憂貧的精神 (4) 隱逸的極樂

6. 人生夢幻的肯定

釋放翁之思想及其藝術

7. 超越的精神
8. 恬淡與閒適
9. 孤傲的自足

第五章 放翁詩的形式與境界

第一節 放翁詩的形式

一、章法與結構

(一) 上景下情

(二) 上情下景

(三) 情景交融

1. 景起情結
2. 情起景結
3. 情起情結
4. 景起景結

二、句法鑄鍊

(一) 句法

一、雙句的互應

- | | | |
|------------|------------|------------|
| 1. 「似——如」 | 2. 「正——又」 | 3. 「已——更」 |
| 4. 「只——不」 | 5. 「但——不」 | 6. 「不——正」 |
| 7. 「無——有」 | 8. 「只——豈」 | 9. 「豈——更」 |
| 10. 「豈——都」 | 11. 「不——尙」 | 12. 「但——何」 |
| 13. 「未——且」 | 14. 「正——未」 | 15. 「不——且」 |
| 16. 「不——已」 | 17. 「正——那」 | 18. 「但——那」 |
| 19. 「已——但」 | 20. 「已——又」 | 21. 「未——已」 |
| 22. 「未——先」 | 23. 「自——不」 | 24. 「此——向」 |
| 25. 「豈——未」 | | |

二、單句的構造

1. 倒裝句法的妙用
2. 因果句法的巧鑄

(二) 偶儷

1. 景對
2. 情對
3. 實對
4. 虛對
5. 典對
6. 詩書對
7. 色彩對
8. 聲音對
9. 數對
10. 時間對
11. 空間對
12. 動
13. 玄理對

附 儷偶的另格

1. 隔句對
2. 當句對

(三) 比擬與寄託

三、藝術上的雕琢與色調

(一) 雕琢的手腕

1. 誇飾法的妙運
2. 動字的捶鍊
3. 意境的雕琢
4. 景物的

鏤刻 5. 大自然秩序和諧的照攝

第二節

放翁詩的境界

一、我役於物的詩境

二、物役於我的詩境

1. 低層的事物役於我的詩境
2. 高層的事物役於我的詩境

三、物我交流的詩境

四、物我兩忘的詩境

第六章

放翁論詩與論放翁詩

第一節 放翁論詩

一、放翁的文學觀

(一) 文學的永久價值觀

附 雕蟲小技的文學觀

1. 文學是超功利的 2. 文學的威力等於造化

(二) 詩論

1. 復古的主張 2. 求異的作風

二、詩的創作原理

(一) 壓抑與補償

(二) 天成

(三) 不平之鳴

三、詩材的來源

(一) 情

1. 靈感 2. 清愁 3. 高情

(二) 大自然

(三) 音樂的宇宙

陸放翁之思想及其藝術

一一一

(四) 年光

四、詩的創作

(一) 學詩的階段

(二) 學詩

1. 忌俗韻凡情
2. 詩與窮
3. 詩與才華
4. 詩與閑
5. 詩與地理
6. 創作的歷程

(1) 苦思

(2) 鍛鍊

1. 鍛詩
2. 苦吟

7. 詩的批評
8. 詩的頂峯

第二節 論放翁詩

一、分論

(一) 古詩

(二) 律詩

(三) 絕句

二、總論

(一) 超特的詩境

(二) 悠遠的寄興

(三) 命題的苦心

第七章

結論

一、兩種典型的美——壯美與優美

二、兩種典型的精神——狂與狷

三、苦悶與超脫

四、奔放與寧靜

五、想像與體會

目

次

HERY

陸放翁之思想及其藝術

「陸放翁之思想及其藝術」序

李長之

在靖康之恥（一一二六）的前一年，中國產生了一個大愛國詩人，在他死後七十年（一二七九），南宋的命運告終了，他八十幾歲的高齡，完全度在國仇和憂患之中，然而因為性格和教養，在抒憤寄慨之外，却又留下不少親切而平淡的篇什，這人就是陸游。

一般地說，我對於宋詩沒有什末好感。因為假若就作詩的技術說，也許宋詩給我們了一些法門，就詩境說，也許宋詩給我們了一些新天地，可是我終於覺得「詩」的藝術之宮，已經給唐人裝璜得太美了，後人實在難乎爲繼。一種藝術原有一種藝術的壽命，周銅漢玉，希臘雕刻，晉人書法，過了就是過了，上帝也難以讓它起死迴生！所以，說什麼，我也是覺得宋詩淡而無味，詩的生命遠不如唐代之茁壯，充實。

不過陸游總算是豪傑之士。以人論，他時刻有一種家國之感，而且是出於至誠，在那種黨爭的局面之下，他沒滾入漩渦，在那種道學的氣燄之中，他也無所依附，這都是讓我們一打開那一個時代的歷史就覺得他之過人處。以詩論，我的感覺是動快和親切。古今來寫詩的，恐怕再沒有放翁那樣產量之大的了，這是動快。讀到他的詩，就讓我們宛然過一種淳樸，平靜，却又偶而激起壯志凌雲的夢的老儒似的生活，這是親切。他的詩裏，最慘的是衰老之感，可是這種衰老之感，讓我們讀了，覺得並不是做作，所以很少讓我們生

厭。

然而我是不能完全對放翁五體投地的。他的生命力不夠充實。生活的波瀾儘多，似乎不能給他太大的轉變。他的生活可以入蜀九年（一一七〇——一一七八）爲一個大關鍵。四十六歲以前，過的是漂泊，五十四歲以後，時而留戀的是家園，壯志的夢是發願在這九年裏，但也幻滅在這九年裏。他之自名爲放翁，就是他五十一歲居蜀的時候開始的。可是我們終究看不出他前後太大的差異。四五十歲時，也有衰老的流露，七八十歲時，也沒忘下壯夢。生活的感印，在他似乎太不夠深刻了！他時時感覺寂寞，可是他不夠倔強，抗拒寂寞，像陶潛的『請息交以絕遊』，他又不夠熱情，深深地體味這寂寞之苦，像李白的『我不乘世，世人自棄我』。你看他：『泥乾我亦思來客，未暇移書廣絕交』（寄晴），『豈是平生少親友，略無人肯訪孤村』（秋思），生命力是多末貧乏與空虛，太不夠味了！

陸游自稱放翁，可是我看他不夠『放』，時時免不了拘謹，迂腐。他說：『從今父子見兒太平，花前飲水勿飲酒』（喜小輩到行在），這和杜甫聽見官軍收河南河北時的詩所謂『漫卷詩書喜欲狂』，所謂『白日放歌須縱酒』，豈不太不相同了麼？我總感覺他既不敢痛哭，也不敢狂歡，哪里夠叫『放』呢？

他也缺少一種民胞物與的胸襟。你看他說：『一杯無與同，敲門喚鄰友』（月下小

的）。其實何必等到「一杯無與同」的詩，才去嘆「空」？可見他和一般平民，還是有着距離，還是忘不了士大夫的尊嚴。這和李自輿村人在論述着醜陋的交情也大不能比了！

至於他的詩，為快固是一長，但也不免有單詩為業之嫌。簡直有點「詩匠」了！「顏然即自嫌疏放，旋了生涯一首詩」（午夜），這是以詩作為消磨時光的玩意兒了；如何能寫得出上乘之作？放翁自己大概對這種生活也有所感從吧，所以又有詩吟出「題詩本是閑中趣，却為吟哦占却閑，我欲從今焚筆硯，與君隨分看青山」（村居閑吟戲作），簡直自己不耐煩那種詩匠生活（！）而要解脫了；真是何苦來！

因為這樣，所以我對於陸游不能估價太高。可是這無礙於一部寫得很雄渾堅實而有系統的陸游傳之出現。郭景田先生這部稿子，我從頭看到尾，這一個標點的討論，我也沒有放過。我看到這種成績，是歡娛，也是安慰。他的讀書時代的教育，他沒有辜負。我特別感覺興趣的，是他對於放翁的思想的分析，是他對於放翁的詩的結論，是他對於放翁之慣常用紅綠二種顏色的掘與闡說。自然，他像一般富有青年活力的著作的長處一樣，也有一般富有青年活力的著作的短處。這就是他太不肯節省他的才華，賣得氣力太大，於是乎有前半幅的精采，但也有後半幅的疲乏（但是結論仍然太好了！）。有時因為過於分析，不免枯燥，他又對於所寫的人物的心腸太仁慈，不肯刺他幾刀，這就不免姑息。所以我勸他：大膽的奔放，慷慨的割愛，筆再從容些，心再狠些，因為對着自己的學生，所以

除寂寞之思想，其藝術

我說我流於不空氣之書却仍是一部值得慰勞的書！

三十二年二月十一日於渝郊

自序

這本東西，整整地用去了我四個月的時間。在寫它的過程中，我的興趣是很濃厚的；但是在寫完了的時候，反而覺得若有所失。

我是喜歡『無言』的人，所以對於這本東西也沒有什麼話可說。其實，說，又能說出些什麼來？它是否是糟粕，是不是有一讀的價值，那倒是讀者的事。

本書承李師長之指教的地方很多，並為作序，特敬致謝忱。

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于重慶

陸放翁之思想及其藝術

第一章 放翁的家世

第一節 放翁的名字

宋史本傳說：「陸游字務觀」。七修類稿說：「陸游字務觀，母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也」。是他的命名取字的意義。

錢大昕《潛齋集》錄說：「《書》高帝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注觀工喚切。王介甫詩：『傳觴三鼓罷，縱觀萬人同』。游觀之觀去聲。秦觀字少游：陸游字務觀。皆去聲。王景文詩：『直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是他的字的讀音。

宋史本傳說：「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這是號放翁的由來。

廣輿記紹興府人物記：「陸游字務觀，晚號放翁，佃之孫也。詩篇最富，有劍雨集。孝宗嘗向周必大曰：『今詩人亦如唐李白者乎？』必大以游對。人因呼爲小太白」。這是被人稱爲小太白的緣事。

他的名字裏包含着這許多韻事，他與詩，在降生時即帶來了不可分的因緣。

第二節 放翁的生卒

放翁的生年，宋史本傳不載。他的卒年，則記爲「嘉定二年卒，年五十八」（西歷一一二〇九年。）今參照其詩文，知道他的卒年的記載也有錯誤。

1. 生年。在劍南詩稿裏記述的很詳細。十月十七日予生日也孤村風雨雖然偶得二絕句予生淮上是日平旦大風雨驟人及予墮地雨乃止詩：

「少傅奉詔朝京師，橫船生我淮之湄，宣和七年冬十月，猶是中原無事時」。

可知他是生於宋徽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西歷一一二五年）。他的父親少傅公奉詔入京，生他在淮上的舟中。燕喜思梁州述懷詩：「宣和之末予始生，遭亂不及遊司并」。更可作宣和七年誕生之證。

2. 卒年。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說：「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五十八」，此見於宋史本傳者也。而直齋書錄解題云：「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庚午則嘉定三年也，與本傳殊不合，考劍南詩集有絕句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巖春風」，則庚午春放翁尚無恙，當以直齋爲正矣」。所以我們斷定他的卒年是在嘉定三年春季以後（西歷一一二一〇年。）里。

第三節 放翁的籍貫

宋史本傳說：「陸游，越州山陰人」。山陰是現在的紹興縣，他不是山陰的土著，而是從別處遷徙來的。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說：

「吳郡陸氏。唐末自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徙山陰魯墟」。

放翁生時除了原籍山陰外，在樂陽，壽春也是有家的。周侍郎奏稿：

「予生於宜和末，未能言，而先少師以畿右轉輸餽軍留澤潞，家寓樂陽。及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論罷，南來壽春（今壽縣）。便自淮徂江，間關兵間，歸山陰舊廬，則予少長矣」。雜興詩：「家本徙壽春，遭亂建炎初，南來避狂寇，乃復遇強胡，於時鬢兩髦，幾不保頭顱，亂定不敢歸，三載東陽居」。三山杜門作歌詩：「我生學步逢喪亂，家在中原厭奔竄，淮邊夜聞賊馬嘶，跳去不待鷄號旦」。

他是生而遭亂，父攜之避兵，放棄了壽春的家庭渡江歸籍，中間橋居東陽三年，然後重回到山陰舊廬的。所以在陳彥聲墓誌銘裏說：「建炎四年，金兵南來，先君欲避無所，聞東陽陳彥聲以俠稱，乃挈家依之，居三年乃歸」。此後他的家就定居山陰了。

第四節 放翁的父系

可惜的很，以放翁這樣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家世譜牒，在宋史本傳裏竟沒有提到。所以使我們現在考起他的父系來，感到許多困難。不得已只有從他的詩文裏捉摸了。

一、譜牒

歲暮感懷以餘年諒無幾休日憤已迫爲詩：「我家稱未起，遂自東封詞，詩書守素業，蟬聯二百年，長老日零落，念之心惕然，每恐後生業，或爲利欲遷，我少亦知學，蹭蹬及華顛，訟澁豈不力，齋非金石堅」。

這是他自陳家世的一首詩。先世務農，後來是詩書傳家。這種遺傳的門風：樸實、書香，對詩人的未來造詣，憑藉都是多末優厚呢！

關於他的家族的譜牒：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說：

「吳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千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徙山陰魯墟。宋祥符中，贈太傅諱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太傅生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諱佃。太師生中散大夫贈少師諱寔，少師八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沆，字子光，少師第四子。諸孤請銘於公從弟余，余則少公一歲，兒時分梨共棗」。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說：「陸氏自漢以來，爲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絕書。比唐亡，憲五代之亂，乃去不仕。宋興，歷三朝數十年，秀傑之士畢出。太傅始

以進士起家，楚公繼之，陸氏衣冠之盛，凌復如晉唐時，公諱寧（疑爲棠字誤），字元珍。曾祖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太傅，諱翰（疑爲軫字誤）。太傅生兩子：伯白萬載，駱令諱琪，縣令生宿州符離縣主簿贈朝奉大夫儀；仲曰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實生楚公，仕尚書左丞，諱佃，公楚公第五子。大夫早卒，無嗣子，楚公命公後焉。

陸郎中諱諒說：「公諱流，字子元，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佃，中大夫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若實（疑爲眞字誤），右中散大夫，贈少師。公於余爲從父兄，子蓋少公十五歲」。

家世舊聞說：「祖母楚國鄉夫人，撫視庶子，與己子等。先君與四十二叔父提舉公諱棠，字元珍，同歲。方懷孕時，祖母作襁褓二副，付侍者曰：「先產者先用之」。已而八叔母生先君，九月杜支生叔父，相距才二十餘日也。」（原註：先世以家虛許者稱支藝）。家世舊聞說：「先君諱宰，字元鈞」。

由上所引，可以知道放翁的高祖名軫，生有二子：長子名琪，琪生子名儼，儼早死無子。次子名珪，這便是放翁的曾祖，珪生子名佃，是放翁的祖父。佃生五子，卽宰、眞、棠等。宰是放翁的父親。棠是放翁的叔父，繼承了叔儼的絕枝。

陸氏家乘說：「出陸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壩。曰二評事諱忻，配李氏，是爲

予之七世祖。九評專諱郇，招范氏祔，爲予之六世祖。光祿贈太子太保諱昭，配
福昌縣君，贈昌國夫人李氏祔，是爲予之五世祖。四世祖。傅公，始別葬焦塢，而元
配靖安縣君贈崇國夫人吳氏，猶祔大墓。紹聖九年，先大父公，懼寔遠，傳，墓上
皆立石表」。

這是對他的前七世祖的譜系的敘述。

跋續集驗方說：「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時，著陸氏集驗，故家世方書」。

彷彿詩：「家世自出楚狂，江山勝老得彷彿」。

草堂詩：「浩氣隔上君勿怪，世譜推原自楚狂」。原註：陸氏舊譜云：本出接
輿後）。

可知他的遠祖推源於楚狂接輿，近祖是唐丞相宣公贊。今列表如後，以期其世系：

楚狂
唐丞相
宣公
放翁前
七世
忻評事
放翁前
六世
郇九評事
放翁前
五世
呂光祿卿贈
太子太保

軫
贈吏部郎中
太傅

放翁前
四世

珪
贈國子博士
太傅

琪
縣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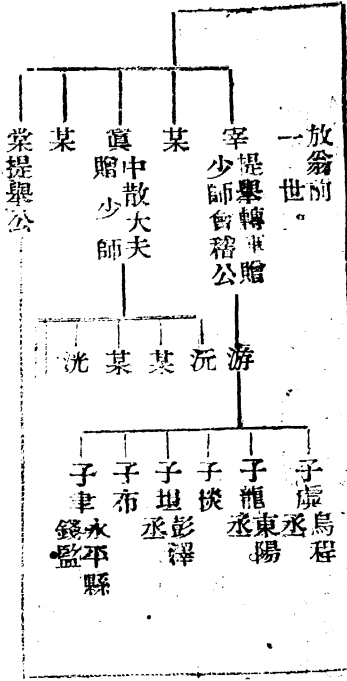
放翁前
三世

佃
尚書左丞贈
太師楚國公

儼
宿州符離縣主簿
贈朝奉大夫

放翁前
二世

放翁的家世



二、祖先的軀格與事蹟

放翁家裏的語氣既顯，現在更進一步研究他的祖先的世備人的性格與事蹟，以見傳統與傳對於他的人格和詩文影響。但因為關於材料，僅能提出他的高曾祖父數人而已。

1. 軀格的高顯。

家世舊聞說：「太傅諱軫，字希聲，仁毅直。雖在上請不少改。昔爲館職時，嘗因奏事，極言治亂。舉劾指御榻曰：『陛下好雄視此。』者少矣。陛下須好作，乃可長保」。明日，仁祖以其語告大臣，取陸軫淳直如此」。

這是多麼耿直的表现？活現一幅畫明正大諍諍忘形而鉅。完整的人格，洋溢着浩然之氣。忠君愛國的熱忱，可說是陸氏世代相傳的珍貴家寶。難怪放翁是一位激昂慷慨，豪放的愛國詩人了。

老學庵筆記說：「先太傅自蜀歸，海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蓋施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蓋有緣矣」。

跋修心鑑說：「有高祖太傅公修心鑑一篇。初，公生七年，家貧不就學，忽自作詩，有神仙語，皆驚焉。晚自號朝隱子，嘗退朝，見異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許，邀與俱歸，則古仙人嵩山桐廬施先生肩吾也。因受鈿丹辟穀之術，尸解而去」。

與青城道人飲酒作詩：「君不見太傅晚歲具舟楫，歸欲何處東山遊，翰林偶脫夜郎譴，大醉賦詩驚鶴樓，兩公窮遠何足道，同是逸氣橫清秋。」

這種晚年歸隱修道的人生態度，充分的表示出心靈沖淡的情趣，和閒適高雅的風韻。這是一種玄妙超脫的種子，遺傳了而潛埋在放翁的肥沃的心田裏，在他晚年的詩的園地上，開放燦爛的花朵，放射陣陣地清香。無疑的，放翁詩的偉蹟，是接受了陸軫的這種心波熾流的结果。

2. 珪。他的曾祖。姓格不詳。

3. 佃。他的祖父。

家世舊聞說：「楚公諱佃（佃），字幾師，使虜歸。楚公使虜時，館中有小胡，執事甚謹，亦能善言。因食夾子，以食不盡者與之，奉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櫛」。意其言食習也。又虜人負載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即驅使之耳。一日將就馬，一翁未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爲言而遣之。」

又說：「楚公言：遠人雖外竊中國禮文，然實安於夷狄之俗。南使過中京，舊例有樂來迎，即以束帛與之。公以十月二十日至中京，遠人作樂受帛有樂也。問且，遂使輒止。行。曰：「國忌行香」。公照案讀，則虜忌正二十日也。因移文問。虜曰：

「去年昨日作惡，今年今日作惡，爲何不可」。蓋利束帛，故徒忌耳。又西遼送使聞其主喪，而不能作哀也。但以墨減幘頭之光，符數日，既除服，則佩服如常矣。獨副使哀洗幘頭，見者大笑。公平生待物以誠，雖於夷狄不變也。因從容與語，便洗之，副使亟謝」。

可見他的祖父他的爲人，是提倡孝道，待物以誠，出使虜遼，主持外交，折衝樽俎，表而出泱泱大國外交家的風度，爲中華民族使節的典型的。這能不影響放翁的處世爲人嗎？

家世舊聞說：「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密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爲明州象山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實亮偕和詩，停官，終身沈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乎非遠大也」。

是如何的有知人的灼見呢？可見其依情度理，觀隱知顯，對人生體驗的深透。

家世舊聞說：「元豐七年秋宴，神廟舉御觴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風疾，手弱觴側，餘酒霑汗御袍。是時京師方盛歌側金盞，皇城司中官以爲不祥，有歌者輒收繫之，由是遂絕。先楚公進裕陵挽詞有云：「輅從元朔朝時破，花是秋高宴後萎」二句，皆當時實事也」。

讀書示子輩詩：「宛公著書數百編，少師手校世傳」。

他的祖父能詩能文，著書立說，這不是很好的證明麼？換詞的對筆是多麼工整？辭采是多麼清麗？所以說放翁的詩，乃祖已爲他作了前奏了。

4. 宰 他的父親。

老學庵筆記說：「先君入蜀時，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蓋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濱者」。

又說：「予幼時侍先君避亂東陽山中，有北僧年五十餘，黠朴無能，自言沈相義倫裔孫，攜遺像及告身詔勅甚備。且云：「義倫之後，惟我獨存」。欲訴於朝，求一官還俗，不知竟何往也。」

可知他的父親避離東西，留意古蹟，印證詩文，是一位碩儒的氣度。爲國求賢於山野，更是一種大厚的作風。這，足以說明了陸氏的傳統精神。

家世舊聞說：「先君讀山谷乞貓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開道貓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句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暫止啼鳥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貓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貓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初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言當時偶不叩之以爲恨」。

可知他的父親是名末愛好詩文，結交文士。文學的氣氛，瀰漫了他家庭的每個角落。這對於放翁心目中真的詩苗，有青陽光耀的偉力，催促它蓬勃生長。因為「父子間是永遠的血液相通，傳染，交流的情趣的，也即是永遠地開着「影響之門」。在生命的激波中，極心情的厚野蕙，父親給予兒子的啓示，是永恆的投射着不磨滅不褪色的影子。又如大風去決定風標所指的方向，這種影響的決定力，是無法可以改變和遏止的。放翁在他父親的擁抱裏，已經孕育成後日的詩人雛型了。

其次談到放翁的父親官職的問題。從前兩所引的文章看來，祇知道他曾出使虜寇，當過使節。

跋劇詩節秦蘊說：「余生於宣和末，未能言，而先少師以嚴石轉輸使軍，留澤潞上。」

陳彥壽靈謠說：「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潤壽」。

跋朝制要覽說：「先君會稽公晚最喜觀此書」。

於老語錄序說：「持禪師，明州鄞人。名震吳越，盡交一世高卿賢大夫，子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甫數歲，侍先君旁，每旬月不日師」。

十月十七日壬辰日也孤村風雨蕭然憫詩二絕句詩：「少憶承詔朝京師，橫遊生我淮之濱」。

放翁父親官做到提舉轉運等職。南渡以後，政府曾給他祠祿，贈少師會稽公。但是在詩集裏則稱先少傅，與在文集裏稱先少師，微有不同。按師傅是同一階級，皆為應得的封位無疑。

放翁在詩裏有時也常提起他光榮的家世：園廬詩：「七世相傳一束書」。七姪歲暮同諸孫來過偶得句長詩：「八世為儒舉族貧」。閑遊詩：「五世業儒皆有種」。冬夕閒詠詩：「家世從來是散人。」可知他書香門第久長了。

第五節 放翁的母系

他的母系的譜牒，因為手頭的材料缺乏，現在沒法去考證。所能談的祇是與文學有關的一二事。

老學庵筆記說：「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絕讀杜詩：稊子也能除，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悉字，皆作去聲讀」。

又說：「舅氏唐居正，意文學氣節，為一時師表。建炎初，避兵武當山中，病歿。遺文散落，無復存者。獨滁州漢高帝廟碑陰尚存」。

這種愛好詩文，嗜好文學的風氣，在放翁母親的家族裏，或者她的葭莩之親的血統中，變成潤澤他們的靈性不可少的甘露，聖潔他們的生命泉水不可少的藥方。靈魂之美與文

寫之能，在詩中是合宜的一的。但何謂文學有適當的進語，論詩者精到的見解。試觀放翁「夢尋梅」詩，「尋梅」詩，對詩「四聲平仄，俯討的如何的精細，準確？」一「字」之當歸，「曉來幽夢忽驚回，也字惡字，皆作去聲讀」。對詩者無相當修養，對詩韻者，「選言五」，能讀得熟成中肯之微嗎？這是吳氏「雅子總能文」的論證。至於他的「身居下土，文章學氣骨，第一時師表」，對文學研究的深遠，還有什麼可以懷疑呢？所以放翁在「夢尋梅」中，有如光焰萬丈長的一顆恆星，永久的伴着他們長明。

放翁的父親和母親，交養着詩的愛好與陶醉，正義的感覺，溫和着「貴」心靈；對詩的熱忱，其中了生命之流；玄遠與孤高，培植出健康的靈性；強烈與沖淡，烘托出一顆的關心。他是個先將環境的攝照，精神上繼承的分析。他父母的兩系，好似一雙蜿蜒而修長的詩河，掣着蒼土破，礦質，肥料，詩種，相互的顛動着要求和諧，會成詩的洪流，這即是放翁詩人的誕生；就在河床的沙洲上，青青的水草裏，開放着一朵朵的美麗的鮮花，一閃閃的詩新荷幽香，首飾是他的詩。

放翁說：「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教之，猶弗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其遺教，猶弗思也。」

在放翁的遺傳上，就有他自己的創作結晶了。

第六節 放翁的妻室

一、唐氏。

蔣仲舒堯山堂外記說：「陸務觀初娶唐氏，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其姑，因出之。唐改適同郡宗室趙士程，嘗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陸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調題園壁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唐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孝幾快然而卒。聞者爲之愴然。」

周密癸辛識說：「陸務觀初娶唐氏，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未忍絕之。則爲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書召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遣致酒肴，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時紹興乙亥歲也。（放翁年三十一歲。）翁居鏡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壘山土，猶弔遺囑一泫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豈下波綠，曾是鴛鴦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放翁年七十五歲。）

未久，唐氏死。」

隋國詩話說：「明將軍魯三娶名媛，皆見逐於姑，宥赦翁之恨。注家謂陸放翁妾唐氏女，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姑。被出後，改適趙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翁悵然，爲賦釵頭鳳詞題壁間，唐氏見而和之。永幾下世，翁居鑑湖之三山，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

由以上所引的三段記載看來。他的第一位夫人是唐氏無疑。他們夫婦的情感很好。祇是因爲他母親不喜歡唐氏，因此被出。無情的禮教，震傷了這一對比翼鳥。他的釵頭鳳一詞，既是作於三十一歲、由「一懷愁緒，幾年離索」的句子看來，他的出妻，大概是二十五歲左右吧？紹興乙亥歲，他與唐氏的相遇，不僅唐氏未幾快快而死；在他也重新燃着恩愛的烈火，勾引起舊日相憐的情絲，感到無限的傷心與寂寞。他受了情魔的創傷，魔手撕碎了牠的聖潔的心靈，不祇當時發出釵頭鳳一詞的風波，後日也製作了許多哀豔的詩篇，以寄其悵惘之情。例如：

夏夜舟中聞水鳥聲甚哀若曰姑惡感而作詩「女生藏深閨，未省窺牆藩，上車移所天，父母爲他門，妾身雖甚愚，亦知君姑尊，下牀頭鷄鳴，梳髻著襦裙，堂上奉灑掃，廚中具餼殮，青青橘葵竟，恨不美熊蹯，姑色少不怡，衣袂溼淚痕，所冀妾生男，庶幾姑弄孫，此志竟蹉跎，薄命來譏言，放棄不敢怨，所悲孤大恩，古豈勝數

澤，微雨鬼火昏，君聽姑惡聲，無乃譴婦魂。」。

十二月二日夜夢遊沈氏園亭詩：「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醮寺橋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

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閣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易主刻小閣於石讀之悵然詩：「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變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禪龕一炷香」。

沈園詩：「城上斜陽翬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縱一泫然」。

春遊詩：「沈家園裏花如錦，半是當年識放翁，也信美人終作土，不堪幽夢太匆匆」。

放翁是八十六歲死的，而在逝世的前兩年，還有「也信美人終作土，不堪幽夢太匆匆」的鍾情詩句，吐露他的傷心感慨。他對唐氏，是永遠也不會忘情的。對他母親，因此也微抱遺憾：秋夜自近村歸詩：「女真林黑月未上，姑惡聲悲村已寒」。夜聞姑惡詩：「不知姑惡何所恨，時時一聲能動魂」。夜雨詩：「姑惡獨何怨，菰叢聲若哭」。溪上夜釣詩：

「露晞憂憂姑惡哭，纏沙潑鷺鷥寒」。夜聞姑惡詩：「孤愁忽起不可耐，風雨溪頭姑惡聲」。「姑惡」，這不是對他母親的比與麼？他的寄託之深，更見其用情之苦。所以說唐氏在放翁的心幕上，是永遠與顯現着一個活潑影子，可愛，多情。這是他的生命的活力所目，也是他的苦痛之根源。

二、王氏。蜀郡人，是他的續妻，年少翁二歲，生子六人，女一人。年七十一歲卒，時在慶元三年。封令人。

三、楊氏。他的妾。蜀郡華陽人，生一女閨孀，幼壽。

隨隱漫錄說：「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陳陳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整春山，依舊留愁住。』」

可知放翁納妾半載，遭受到夫人的嫉妒，而幾乎逐去。不得已，他乃作詩調解，以致其意。

吳娃曲詩：「滿地花陰不閉門，琵琶抱恨立黄昏，妾身不似天邊月，此夜此時重見君。」

忘憂石榴深淺紅，草花紅紫亦成叢，明年開時不與見，只與郎君不著儂。

正月鑄湖水拍天，禹王廟下鬥龍船，龍船年年相似好，人自今年異去年。

臂上燒香拜佛前，願郎安穩過新年，多情已是長多病，莫要留心在妾邊。」

此詩原註：「友有妾而內不容，戲爲作此，因得不去」。其實正是「夫子自道」！因爲這幾首詩感動了他的夫人，是以他的妾也沒有被逐。

放翁的生平，是洋溢着浪漫的色彩。一方面不忘情於唐氏，時常的追憶神往；一方面又鍾情於夫人王氏，表示丈夫的溫柔；一方面又驛館納妾，以文字的遇合，實踐詩人的風流。他的美的生命，交奏着溫暖的柔情，所以他的一部分的詩篇，乃是從這情海深處，飛濺起來的晶濛光亮的浪花哩。

第七節 放翁的子孫

戊辰歲除前五日作新歲八十有五矣詩：「傳家六兒子，其四今皓首」。自注：大兒新年六十二，仲子六十，季亦近六十。可知他是有六子：子虞，烏程丞。子龍，東陽丞。子淡。子坦彭澤丞。子布。子律，永平縣錢監。孫有元敏。元禮。元簡。元用。元雅。曾孫阿喜等。

附放翁年譜

宋徽宗宣和七年，乙巳（西歷一二二五年）。先生生。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西歷一一三〇年。）先生年七歲。

陳彥聲墓誌銘說：「建炎四年，金兵南來，先君欲避無所，因黃陽陳彥聲以俠稱，乃挈家依之，居三年乃歸。」

紹興元年，甲寅（西歷一一三一年。）先生年十歲。

先生侍父讀書於山陰陸廬。周侍郎奏稿說：「先君歸山陰，一時賢公卿與先君遊者，言及靖康北狩，未嘗不相與流涕哀慟。」先生自幼即習聞國事，平生以復讎爲念，蓋基於此。

紹興六年，丙辰，（西歷一一三六年。）先生年十二歲。

宋史本傳說：「年十二，能詩文。」

紹興七年，丁巳，（西歷一一三七年。）先生年十三歲。

跋淵明集云：「吾年十三四時，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隱。」

紹興十年，庚申，（西歷一一四〇年。）先生年十六歲。

跋范元卿舍人嘗隱，嘗長短句後云：「紹興庚申辛酉間，予年十六七，與公實遊，時予兄伯氏，仲高，葉晦叔，范元卿，皆同場屋，六人者蓋逆交也。」

紹興十一年，辛酉，（西歷一一四一年。）先生年十七歲。

紹興辛酉年六十七矣，追感舊事，作絕句詩：「常憶初年十七時，朝朝烏帽

紹興師」。〔原註：與許子威童，同從鮑季和先生，晨興，必具帽帶而出。〕
跋王右丞集說：「余年十七八時，讀摩詰詩最熟」。

紹興十三年，癸亥，（西歷一一四三年。）先生年十九歲。

武林詩：「六十年間幾來往，都人誰解記衰翁」。〔原註：紹興癸亥，子年十九，以試南省，來臨安，今六十年矣。〕是年舉進士。

紹興十四年，甲子，（西歷一一四四年。）先生年二十歲。

是年試後還故廬，往遊戴山京麓天王廣教院，與僧人惠迪往還甚密。先生有天王廣教院在戴山東麓子年二十餘時與老僧惠迪遊路無十日不到也淳熙甲辰秋觀湖海上偶繫舟其門曳杖再遊恍如隔世矣詩可證。

作司馬溫公被銘。自註：「此銘于二十歲時作，今傳以爲秦少游非也」。

紹興十七年，丁卯，（西歷一一四七年。）先生年二十三歲。

老學庵筆記說：「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君」。是年先生父尚在。先生入仕，未見有丁憂舉，疑歿於此數年中。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西歷一一五三年。）先生年二十九歲。

是年，浙帥使陳阜卿爲考試官，秦檜孫楨以右文修撰試，直欲首選，阜卿得先文，擢置第一，楨次之，楨大怒。有陳阜卿先生爲兩浙轉運司考試官時秦丞相孫以右

文殿修撰來就試直欲首送臯卿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顯黜先生亦繼蹈危
機偶秦公薨遂已干脫身與政書得先生手帖追感平昔作長句以識其事不知衰涕之集也
詩可證。

宋史本傳說：「秦檜爲侍郎，趙鼎爲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
司。」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西歷一一五四年。）先生年三十歲。

是年試禮部被黜，陸臯卿亦幾榜禍。

宋史本傳說：「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兩列，檜顯黜之，由是爲所嫉。」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西歷一一五五年。）先生年三十一歲。

宋史紀事本末秦檜主和檜死附說，「紹興二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檜死」。秦檜
之死，對先生仕宦之門始開。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西歷一一五七年。）先生年三十三歲。

作雲門壽聖院記一文。（渭南文集。）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西歷一一五八年。）先生年三十四歲。

宋史本傳說：「檜死，始赴福州寧德簿。」

赴任，由温州入閩，有題在心寺，泛瑞安江，平陽驛觀梅等詩，皆記途中遊跡。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西歷一一五九年。）先生年三十五歲。

是年仍在寧德。先生跋盤澗圖中云：「紹興乙卯庚辰之間，予爲福州決曹，延平張仲欽爲閩縣大夫，朝暮相從」。

紹興三十年，庚辰，（西歷一一六〇年。）先生年三十六歲。

是年春，仍居寧德。

宋史本傳說：「以薦者除勅令所冊定官，遷大理司直兼宗正簿」。

祭周益公文：「曾赴行在，與周益公定交」。

自閩歸途，亦從溫州經行，有詩記其事，註云：「自來福州，詩酒殆廢，北歸，始稍稍復飲，至永嘉括蒼無日不醉，詩亦屢作」。是年遊石門，王仲信爲作石門灤布圖，皆紀其自閩歸杭之遊跡。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西歷一一六一年。）先生年三十七歲。

是年遷樞密院編修官。先生跋陳魯公所草親征詔：「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予由書局西府掾，親見丞相魯公經給庶務，鎮服中外，有人不可及者」。西府，卽樞密院也。本傳稱「孝宗卽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實誤。按此時先生子子虞跋劍南詩稿：「先君太史，晚自號曰放翁。紹興辛巳間，及事高皇帝，以遷樞密院編修官」。及先生挽任茂南詩自註，足證樞密院乃高宗所遷無疑。

是年先。奏揚存中不宜掌禁旅，非宗室外家不宜封王。又上執政書，論文章關於道術。（參考渭南文集）。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西歷一一六二年。）先生年三十八歲。

是年罷歸。跋曾文清奏稿云：「紹興末，賊亮入塞，時茶山先生居會稽禹跡精舍，予自敕局罷歸，略無三日不進見」。復齋記亦稱是年自都下返里。迨孝宗卽位，以史浩黃祖薦薦賜進士出身，擢直學士官。（宋史本傳。）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西歷一一六三年。）先生年三十九歲。

仍在檢討任。撰致夏國主書。又作蠟彈省劄，招諭中原士民。（渭南文集。）是年曾自都返里，始與仲高遇。又王彥先來訪。（復齋記。）並作送茶詩：「邇英帷幄舊儒臣，青顧荒山野水濱，遙想解醒須底物，隆興第一整源春」。具可爲歸里之證。

隆興二年，甲申，（西歷一一六四年。）先生年四十歲。

齊東野語云：「陸務觀以史師垣薦，賜第，孝宗一日內宴，史與曾觀皆預焉。酒酣，一內人以帕子籠曾乞詞。時德壽宮有內人與掌果子者交涉，方付有司治之。觀因謝不敢曰：「獨不問德壽宮有公事乎」，遂已。他日見偶爲務觀道之，務觀以告張巖子宮。張時在政府。異日奏陛下新制服，豈宜與臣下雜狎。此。上愧。問曰：「卿得之

誰」？曰：「臣得之隱游，游得之記浩」。上由是惡游，未幾去國」。按此節實是本年事。宋史本傳說：「時龍大淵嘗觀用事，游爲樞臣張巖言觀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巖遂以上聞。上詰語所自，巖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

不久，卽調京口（今丹徒縣）。先生跋張敬夫嘗後：「隆興甲申，予佐郡京口」。又序京口倡和詩：「隆興二年，閏十一月，韓无咎三省親於潤，予時通判郡事，故與倡和」云。又有將至京口詩。

是年刻先生高祖軫修心鑑一書。（見跋修心鑑。）

乾道元年，乙酉，（西歷一一六五年。）先生年四十一歲。

仍在鎮江。曾返山陰，以在任所得俸，買宅於故鄉鏡湖之三山。家居自戒詩：「曩得京口俸，始卜湖邊居」。春盡遣僮詩自註：「予以乾道乙酉，卜築湖上」。幽居紀今昔學十首詩：「昔自京口歸，卜居得剡曲，地偏無市人，民淳有古俗」。俱紀是年事。

乾道二年，丙戌，（西歷一一六六年。）先生年四十二歲。

自京口任，移官通判豫章。（今南昌縣）。先生上陳安撫啓：「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易地南昌，瓜未割而先代。雖千里函奔馳之役，幸一官託覆護之私」。上史連

復官，任徐州北園。慶甫及於吾嘗，地易南昌，瓜未熟而先代，雖千里困道途之役，

一也，「無封之中」。五指此。其詩註亦稱，是年七月舟行星子縣，半日至吳城。

慶甫以說說慶甫兵，免歸。東史本傳：「尋景德興府（今南昌），嘗論游交結臺，慶甫長罪，力說張洎免兵，免歸」。開東園路北至山脚因治道傍隙地雜植花草，自南昌罷歸故鄉，讀此益信。

乾道三年，丁亥，（西歷一一六七年。）先生年四十三歲。

罷官鄉居。撰學恩禪院記。

乾道五年，乙丑，（西歷一一六九年。）先生年四十五歲。

量年冬，出復仕，通判夔州。（入蜀記。）

乾道六年，庚寅，（西歷一一七〇年。）先生年四十六歲。

三峽歌題云：「乾道庚寅，予始入蜀，上下三峽屢矣」。又詩：「我遊南賓（今忠縣）春暮時，蜀船合數掛猿枝，雲迷江岸屈原塔，花落空山夏禹廟」。可見自入蜀至南賓已獲瘴時矣。

作舟赴夔府詩。

乾道七年，辛卯，（西歷一一七一年。）先生年四十七歲。

是年，秋獲病，秋病四日。十一月十四日天氣寒涼，懷有賦詩：「幽人病起鬢毛

癸，破口樓臺九月寒，諺角又催孤海斷，早霜初染一林丹」。又有「絳盡腰圍白盡頭，經年作客向臨州，流離去國歸無日，瘡痍侵人病過秋」。『衰髮病來無復綠，寸心老去儗如丹』。

宣道八年，壬辰，（西歷一一七二年。）先生年四十八歲。

原任將滿，會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游爲陳進取之策，以爲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聲則攻，無則守。（守史本傳）。

先生發范西叔序：「乾道壬辰，予至符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與其兄西叔爲僚於宣威幕府」。蓋是年皆以幕僚出使。

乾道九年，癸巳，（西歷一一七三年。）先生年四十九歲。

自成都唐安至漢嘉，尋攝蜀州，有初到蜀州寄成都諸友詩。尋再攝嘉州。（跋岑嘉州集。）

淳熙元年，甲午，（西歷一一七四年。）先生年五十歲。

是年秋，再攝蜀州，有蜀州大閱詩。冬再赴榮州攝事，有初到榮州詩。

淳熙二年，乙未，（西歷一一七五年。）先生年五十一歲。

在榮州得制置司檄，催赴參議官任，離榮州。范成大帥蜀，又辟爲參議官，以文學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宋史本傳）。

淳熙三年，丙申，（西歷一一七六年。）先生年五十二歲。

是年罷官，閒中偶題：「七千里外新閒客，十五年前舊史官」。飯保福院詩：「飯保即知吾事了，免官初覺此身閒」，皆詠本年事。

尋緣事不復攝州，別領祠祿，有奉祠桐柏詩。

撰范侍制集序及霽邊樓記。

淳熙四年，丁酉，（西歷一一七七年。）先生年五十三歲。

是年主管台州崇道觀。（銅壺閣記，彭州貢院記。）

遣輿詩自註：「念將赴焚道，被命東歸」。蓋吏選敝州，而朝旨命赴行在也。此亦本年事。

淳熙五年，戊戌，（西歷一一七八年。）先生年五十四歲。

是年春，孝宗念其久外，趣召東下，先生謝王樞密啓：「斐文妄作，本以自娛，流傳偶至於中都，鑒賞遂塵於乙覽」。蓋先生詩傳入都，孝宗聞之，因特召還，即膺出使之命，未幾有詔別用，通判建安（今建甌縣）。曾便道歸里。歸雲門詩：「微官行矣關山去，又寄千巖夢想中」。蓋此行從衢州入閩，有仙霞嶺漁梁驛諸詩，皆紀沿途遊跡。

淳熙六年，己亥。（西歷一一七九年。）先生年五十五歲。

春夏在建安，尋去官。有初發建安詩。

歸途由武夷山過鉛山縣，至衢州。奏祠待命，除提舉江南西道常平茶鹽公事，遷赴江西。有弋陽縣饒撫道中等詩。

淳熙七年，庚子，（西歷一一八〇年。）先生年五十六歲。

自臨州至高安，被命諧行在。（廣壽禪院記）。以發粟賑民，爲趙汝愚所駁，入奏，仍除外官，途便道返山陰。

宋史本傳：「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興祠」。

淳熙八年，辛丑，（西歷一一八一年。）先生年五十七歲。

在山陰。值浙東大飢，朱熹時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先生有詩寄之，望其來賑。

淳熙九年，壬寅，（西歷一一八二年。）先生年五十八歲。

仍在山陰，築堂曰書巢，嘯歌其中。

淳熙十年，癸卯，（西歷一一八三年。）先生年五十九歲。

作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詩。

淳熙十一年，甲辰，（西歷一一八四年。）先生年六十歲。

在山陰。秋間會觀潮海上（詩集。）作聞虜酋遁歸漢北詩。

淳熙十三年，丙午，（西歷一一八六年。）先生年六十二歲。

是年差知嚴州府，赴行在。重修天封寺記：「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收入奏行在所」。

淳熙十四年，丁未，（西歷一一八七年。）先生年六十三歲。

在嚴州，是年始刻詩。（子虞跋語。）

淳熙十五年，戊申，（西歷一一八八年。）先生年六十四歲。

仍在嚴州，任滿。七月歸山陰，（劍南集）。尋除軍器少監入都。（宋史本傳。）

有宿監中作，致齋監中詩。

淳熙十六年，己酉，（西歷一一八九年。）先生年六十五歲。

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作史院書事詩，明州阿育王碑記。宋史本傳：「紹熙

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則顯爲記年錯誤。

尋以口語被斥歸，作風月軒日記，嘲弄風月，以名其軒。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西歷一一九〇年。）先生年六十六歲。

家居。刪訂詩稿。自號九曲老樵。（鄭俠謝昌國書後。）

紹熙二年，辛亥，（西歷一一九一年。）先生年六十七歲。

作建寧府尊勝記，紹興府修學記。（渭南文集。）

紹熙三年，壬子，（西歷一一九二年。）先生年六十八歲。

家居。鍾鼎以自給。夜熾書。季長書，俱紀其事。是年撰《封寺記》。

紹德五年，甲寅，（西歷一一九四年。）先生年七十歲。

家居。取舍更一地，種花數十枝，名曰小園。有詩自述其闌樹遊繖：「窄窄柴門短短籬，山家隨分有園池，客因問字來攜酒，僧趁分題就賦詩。早露每看花滿坼，夕陽頻見樹陰移，拂衣司諫猶忙在，此趣淵明却少知」。

被命再領冲祐，有詩紀事，并作孝宗皇帝輓詩。

孝宗慶元元年，乙卯，（西歷一一九五年。）先生年七十一歲。

是年七月二十二日臥病，兩旬始平。九月范參政成大卒。冬葺小庵兩間，取師曠老面學如秉燭夜行之語，名曰老學庵。

慶元二年，丙辰，（西歷一一九六年。）先生年七十二歲。

是年再領祠官之命。遣興詩：「湖海元爲汗漫遊，誤思四館幔亭秋」。卽指此。

慶元三年，丁巳，（西歷一一九七年。）先生年七十三歲。

夫人王氏歿。

慶元五年，己未，（西歷一一九九年。）先生年七十五歲。

致仕里居。時僞學禁方嚴，先生安貧守分，不慕乎外，終日嘯味湖山，流連景物，頗有衡門泌水之樂，宜其晚年詩恬淡而脫俗。

是年先生卒，有祭文甚哀。文云：「某有捐百身赴九原之心，傾長河決東海之淚，路修尚遠，神往形留」。可見其交誼之篤。

慶元六年，庚申，（西歷一二〇〇年。）先生年七十六歲。

作居室記。

嘉泰元年，辛酉，（西歷一二〇一年。）先生年七十七歲。

先生子子布自蜀中歸。

嘉泰二年，壬戌，（西歷一二〇二年。）先生年七十八歲。

宋史本傳：「嘉泰二年，以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

是年子虞赴金壇丞，子龍赴吉州掾。寄二子詩：「大兒新作鶴林遊，仲子經年戍吉州」。卽指此。

嘉泰三年，癸亥，（西歷一二〇三年。）先生年七十九歲。

史局告成，陸寶謨開待制，上章致仕，不允，兼授太中大夫。五月始東歸。有出都詩：「重入修門歲餘，又携琴劍返江湖」。又作乍自京塵中得歸故山作五字謙喜詩：「門巷如舊爽，軒窗更海寬，初還授若若，已覺面團團。引睡拈書卷，衝關把釣竿。先生樂隱事，五月出長安」。

嘉泰四年，甲子，（西歷一二〇四年。）先生年八十歲。

是年子虞官吳門，子坦官鹽官市征，子修官閩，子適亦將赴官，兄弟皆出，先生作詩送之。

開禧元年，乙丑，（西歷一二〇五年。）先生年八十一歲。

是年更關舍東隙地，插竹為籬，名曰東籬。作籬記。

子龍自江西歸。

作出塞四首，望王師克捷。

開禧二年，丙寅，（西歷一二〇六年。）先生年八十二歲。

是年子虞調官行在，子適調永平縣錢監。

開禧三年，丁丑，（西歷一二〇七年。）先生年八十三歲。

先生封渭南伯，食邑八百戶。子虞調官淮西，子龍官東陽丞，子坦調彭澤丞。

撰李虞部詩集序。

陳伯子遣畫工公寧先生像，并自作贊。

嘉定元年，戊辰，（西歷一二〇八年。）先生年八十四歲。

子適自閩中歸。終歲強健，作詩絕夥。

嘉定二年，己巳，（西歷一二〇九年。）先生年八十五歲。

陸放翁之思想及其藝術

立秋得膈上疾，逆寒露小愈，旋復綿纏至冬而劇。

嘉定三年，庚午，（西歷一二〇年。）先生年八十六歲。
正月卒。

第二章 放翁詩的時代背景

詩是時代的刻痕，反映。所以在放翁的詩裏，動盪着時代的波瀾，涵湧着時代的暗潮。苦痛的意志，交奏着苦痛的靈魂，顯現了時代的影子。

第一節 異族憑陵與朝廷昏惑

一、異族憑陵。放翁生長在宋金矢和的一個動盪時代裏。徽欽二帝的北狩，伴着他的降生。唐宋詩醇說：「觀游之生平有與杜甫類者，少歷兵間，晚棲巖畝，中間浮沈中外，在蜀之日頗多，其感激悲憤，忠君愛國之誠，一寓於詩」。因為金虜的淪陷中原，宋室南遷，激起了他的愛國的情緒。靖康的恥辱，歷史上空前的劇變，發動了他忠君殺敵的熱誠。他喫着饑饉的果實而長大，他飲了民族的血淚而成長。所以他的詩，便是「饑血淚的結晶」。

二、朝廷昏惑。高宗雖然中興臨安，但在心理上以殘山賸水的小朝廷為滿足，無意規復中原，一味屈辱媾和。如此，奸人專權，在朝廷上也形成主戰言和兩派的對立。這，自然的是注定了言和派的勝利，主戰派的失敗和悲哀。例如岳飛功名最高，主戰最力，收復中原的心最切，其罹禍也最慘。言和派的勝利，確定了王業偏安，鑄成歷史上的大錯。

及翁是繼承着主戰的傳統，自然與佞臣輩不相容。他擔着一顆忠臣義士的心，懷着重擊山阿的壯志，更惹起了苟安偷生的人們的嫉妬，不見容於昏惑的朝廷。所以他的抱負也生平不展。現實既對他這樣的無情，朝廷既使他這樣的傷心，因之，他不能不把溫熱來寄託在詩裏。

第二節 道佛思想的交融

道家思想是着重在清靜無爲，返諸自然，擺掉一切人爲的束縛，追求自我的心靈解脫；佛家思想主張色即是空，解脫煩惱，遺棄現實，涅槃的超度，要求小己的自力拯救。這兩種精神，每在兵荒馬亂，干戈擾攘，人心厭亂，禮教失墜的時候，特別的適合人的心理。所以歷史上的戰爭亂離，往往的作了道佛思想的抬頭的先兆。例如魏晉的風尚老莊，崇尚虛無，競尚清談；南北朝的盛賞佛理，都是戰亂的結果。北宋的末年，因為政治的昏亂，加重了人民的痛苦，道佛思想也因是蓬勃。道家的養心工夫，佛家的修道精神，融合了儒家的心性，那便是宋朝的理學。道佛思想的互相顛動與交融，那即是隱逸與出世的肯定。放翁生在南渡之時，很容易接受這樣的思想；他一面是淡泊的胸襟，愉悅的心靈；一面是貫通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哲理的冥會，收斂爲隱逸趣味的詩的創作。

第三章 放翁詩的淵源與分期

第一節 放翁詩的淵源

世界上沒有無根的芳草，沒有無根的繁花，沒有無源頭的江河，沒有無泉水噴涌的細流小川。雖然花草的根是那樣的纖細，伸入到土壤裏是如此的深邃；雖然河流的源頭是這麼悠悠曲折，來自蠻夷送絕的異域，經過了地斷壤絕的無數萬里。假如不以難止，不以遠絕，總可求出牠們的根柢和源委的。放翁的詩，正是這樣。不僅有先天的優越的秉賦，遺傳；並有後天的名師教誨。所以成功了。他詩人的偉大，崇高。在詩學的園地裏，放射出奇光異彩。他的詩是有淵源的。高深活水的源頭，匯成功一泓清水；名貴的花根，滋養出碩大的果實。他的詩來源於幾家呢？

四庫總目提要云：「游詩法傳自曾幾。而所作呂居仁集序，又稱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詩派也。然游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實能自闢一宗，不襲陳黃之舊格」。

魏慶之詩人玉屑說：「陸放翁詩本於茶山。故趙仲白題曾文清公詩集云：『清於月出初三夜，淡似湯煮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劍南謂放翁也。然茶山之學，亦出於韓子蒼，三家句律，大概相似，至放翁則加豪矣。近歲又有學唐人

詩而實用陸之法度者，其間亦多酷似也」。

由上可知放翁詩源於江西詩派，出於呂居仁曾幾二人。按曾幾的詩，出於韓駒，駒列名於江西派，一傳爲曾幾，再傳就到了放翁了。

放翁的曾文清公墓誌銘裏說：「公貫通六經，尤長於易論語，夙興，正衣冠，讀論語一篇，迨老不廢，孝悌忠信，剛毅質直，篤於爲義，勇於疾惡，是是非非，終身不假人以色詞。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雅正純粹，而詩尤工，以杜甫黃庭堅爲宗，推而上之，蘇黃初建安，以極於離騷雅頌虞夏之際。初與端明殿學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呂本中游，諸公繼沒，公巋然獨存，道學旣爲儒者宗，而詩益高，遂擅天下。余從公十餘年，公稱其文辭有古作者餘風，及疾革之日，猶作書遺余，若永訣者。」

從他這一段記述，對其詩的淵源已灼然可見了。文清公的好學精神，忠孝的風度，正義的強烈，在十幾年的師生交遊中，一一做了放翁的模範榜樣，鑄陶成他的做人的類型和作詩的風格了。文清公的詩法，是放翁的規矩；文清公的詩格律則，作了放翁的準繩。放翁少時，是師事文清的。文清的詩，由放翁的話，可知其以杜甫黃庭堅爲宗。少陵的詩。博大瑰偉，自闢境界，格律謹嚴，無悖於規矩，其作詩氣焰沈雄，兼有簡雅，清麗，豪健，奇僻，瞻博，豐艷諸風格；並且是體大善變的，詩境也不止局於一格，他是悲驢窮秦，酸飲抑揚，疾徐縱橫，蠶施不可。所以他的詩有平淺簡易；有綺麗精確的；有嚴重威武，

若三軍之師，日奮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的；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的；有風流醜藉，若貴族優游，路遠思深，妙處蘊藏於闔奧的聖域，這是少陵詩的特有的神韻。山谷的詩是自爲新變的，絕不蹈古人的跬畦，所以成爲江西詩派的鼻祖。龔山說：「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觀其快欲無極，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渺，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橫絕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論也。」楊東山說：「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山谷的詩，就是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的。他的詩摹倣少陵，尤於甫之瑰奇絕俗處，具體而微；喜賦衝鋒陷陣旁若無人樣，其詩雖非完全豪蕩縱橫，極馳騁的大觀，但往往有不可控抑之處。勁直澀著，是他詩的特點，然也是容易流於生疎。呂居仁以爲山谷詩得少陵之髓；清王士禛以爲山谷詩雖脫胎於杜，顯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庭戶。」又說「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必已出，不屑稗販杜語。」又朱少章詩話說：「黃魯直獨用峴體工夫，而造蘊杜薄賦之地，禮家所謂更高二着也。」姚鼐亦謂「山谷刻意少陵，雖不能到，然其傲兀磊落之氣，足與古今作俗詩者，漠濯胸胃，導啓性靈。」如此可知山谷詩的流風餘韻的深奧，必深和他詩壇上的地位了。文清公的詩，既於以少陵山谷爲宗，當然是能得二家之髓，雖書三家之所長，渾然成功了他的完美的詩格和詩境，而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放翁又師事文清，無疑的繼承了他們三家的精英，自攜漢家，自造意境，因之少陵與山谷，自然是放翁詩的淵源的淵源了。他們影響到放翁的詩是多麼大呢！前面放翁論文清詩

的淵源說：「推而上之，蘇東初建安，以極於離騷雅頌虞夏之際。」按黃初建安備時代精神為灑脫，飄逸，故作詩較含蓄詩情綿綿不盡，結尾令人有餘音嫋嫋之思；雖有時能勝於意，但猶不失樸厚渾成之旨。至於楚騷雅頌，更是詩教的極則，溫柔敦厚，哀而不傷。楚騷裏蘊藏着人類至高崇高的熱情，影射出屈、超人的生命，以宗教的犧牲情緒，顯接受鬼魅們所加予他的極黑暗陰毒的痛苦。不忍見祖國的危亡，三致其意般的發出了警鐘似的呼聲，他明知道了解到「何方圓之能周兮，天孰異道而相安。」但是他不能與惡勢力妥協，抱了「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為道犧牲的精神，雖經過許多的折磨困難，仍舊是堅定着「覽余初其猶未悔」的決心。最後不得已寧願超離人世，遨翔天國，時而又是一「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禁不起故鄉的吸力對故國發生了熱戀，對人生和塵世油然興起了愛慕和難捨之感。這種人生的矛盾衝突，表現了楚騷的哀婉和倔強的色調，屈子可說是担得起怨誹而不亂，哀而不傷。詩人偉大了。若雅頌虞夏之文，又表示了原始人的情感，並和平中正的治世之音。在藝術上好比是未琢磨雕刻的璞玉，未經火煉鑄熔的渾金，它是高潔的，樸實的，渾厚的，完整的，有生命的，可算是藝術上的無雕琢痕的最上乘的作品了。文清公吸攝了牠們，消化了牠們，化成細緻的精美的滋養的肥料，傳達和輸送給放翁。因之，放翁的詩意詩境，格外的生得肥美，和「碩大且卷」的少女一樣的完滿無缺了。又《文清公嘗與徐俯韓駒呂本中游。按三家

均爲江西詩派的詩人，呂本中所作江西宗派圖，內有徐俯韓駒。文清公既與他們往還，一定是文人相與，感召愈深，才氣激發，相得益彰。他們的邂逅絃誼，慷慨賦詩，才動風雲，筆走山河，熱情相激，思緒相感，酬唱歌咏，自有一共同的詩格，共同的神韻和情調。那當然是一致樹立江西詩派的旗幟了。所以說放翁也是江西詩派的嫡派呢！

放翁的詩曾文清講稿裏說：「時茶山先生居會稽禹跡精舍，某自勅局罷歸，略無三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先生時年過七十，聚族百口，未嘗以爲憂國而已。」可知放翁師生感情的真摯，過從的親密；更可知文清公的人格之完整和偉大。他是憂國無家的，他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這些對放翁的感召很大，影響很深。所以放翁的詩中，忠愛感發，悲憤激昂，充滿了愛國的觀念，這是自然的。

又跋曾文清公詩稿裏說：「河南文清公，早以學術文章擅大名，爲一世龍門，顧未嘗輕許可。某獨尋知，無與比者。士之相知，古蓋如此。方西漢時，專門名家之師，衆至千餘人，能自見於後世者寡矣。揚子惟一侯芭，至今誦之。故識者謂千人不爲多，一人不爲少，某何足與乎。此讀公遺稿，不知哀涕之集也。」

可知放翁與文清公相知的深刻。放翁是爲文清所推許的唯一弟子了。可以傳文清的衣鉢；可以發揚光大文清的詩文，拿一箇不倫類的譬語來說，「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放翁因爲文清的相知，更提高了他孳孳不倦的作詩的興趣，堅定了在詩文上一定有

卓異不羣的成就的信心。他信仰他老師的一切；他崇拜他夫子的習尚；他聖化了他先生的詩文。文清在放翁的眼中，是一箇聖潔神靈的影子，黑暗中的光明。他可以引導他到光明的路上去。他愛他，崇拜他，他對他的一切是親切的，熟悉的，敬慕的。所以當他讀他的先生的遺稿，能不興起今昔不同之感，而悵然的爲之潢泗滂沱嗎？所以說放翁詩所成就的偉大，歸功於他的先生的鼓勵，獎許，激起了他青春的蓬勃的朝氣，錘鑿出生命的閃雷般的火花，溫暖他的詩心，發出不可遏止的創造力，衝動力，寫下狂熱，坦白，率直，真實，誠激豪宕的詩篇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又賀曾祕監啓裏說：「恭維某官文貴乎道，氣合於神，學稽古以知天，心集虛而應物，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雖身居湖海之遠，而名滿覆載之間。友化人而遊帝居，顧肯復求於外物；登泰山而小天下，蓋嘗俯陋於諸儒。力歸使節，自乞守符。觀其勇退於急流，真若無意於斯世。追功名之不赦，凜風節之愈厲。某月惟幸會，最辱知憐。識度關之雲，距今十載；從洛沂之樂，終後諸生，孤蹤愈遠於師門，精意空馳於夢想。」

又謝曾侍郎啓裏說：「伏遇某官盡心知性，惟道集虛，氣塞天地之間，辭編詩書之策。授業解惑，推廣先師之傳。而仰觀則公之勇退，每蹈中庸之難能。超軼絕塵，優游本藪，唯賢之甚遠，願歸慕之敢忘。誓當力飛心誠，益堅素守。禍福有命，豈其或

置於胸中。名節儼然，是則不辱於門下。」

可知茶山先生的名節的孤高，得道的心性，氣適於神明。心物的相應，形成了自然與我的契合與交融。沖淡玄遠，構成功超然曠懷的胸襟。急流勇退，興起了恬淡閒適的感覺和悠然。顯示了山谷隱士的風趣。進退不苟，表明了高尚的操守，和亮節清風。樂天知命，蒼逸的胸襟，現露了無處而不自在的隨度，疏曠的超人的心靈。放翁敬佩他，仰慕他。模倣他，一說說：「精意空馳於夢想」。再則說：「名節儼然，是則不辱於門下。」看放翁多麼的以茶山先生來自勉自勵，而遙寄嚮往之情啊。放翁的晚年的詩的風格，疏淡，清雅，閒遠，澹泊，大有靖節先生的神韻，這種妙悟得道的啓示，也是得之於茶山先生呵！他的別曾學士詩裏說：

「兒時聞公名，謂在千載前，稍長誦公文，雜之韓杜篇。夜輒夢見公，皎若月在天，起坐三歎息，欲見無繇緣。忽聞高軒過，驪喜忘食眠，袖書拜幃下，此意私自憐。道若九重霜，小智妄鑿穿，所願瞻德容，頑固或少痊。公不謂狂疎，屈體與周旋，騎氣動板隰，霜月明山川。匏繫不得從，瞻望抱悵悵。在石或十日，刻楮有三年。賤貧求飽死，聞道問華顛，他時得公心，敢不知所傳。」

放翁是如真的崇拜茶山先生？在他的心目中，茶山詩文，與昌黎少陵是同樣的有價值的，有相等的重量的。他這種神馳魂去的渴慕的熱情，夢寐求之的精誠，固然是詩人應有的。

寫放翁的情緒。但是，也可見茶山先生在當時青年心靈中的形像和地位的崇高了。放翁把這青年年深潔的明月，這是多麼神聖化的比方？試想月亮高掛在銀灰色的天空上，好像一面巨大的眼睛，流出了清冽的寒光，投到人心靈中的每個角落，每個隱蔽的地方，以慈祥的母性的撫愛，吻着大地上的一切，她趕走了黑暗的鬼魅。她又如一位溫和的聖潔的女神，在深夜裏彈出了宇宙的無聲的寂寞的妙曲，暗示着光明的生生不息的人生之過程，共鳴着每個人的心弦。這是多麼和諧的境界？她是至高的光明的美的象徵呵！茶山先生的靈魂的輝耀，智慧如火焰，如皎月的流光，照出藝術的美的詩的縹緲的影子，作為青年追求目標的。放翁就是受型的感召最深的一個！我們在這一首詩裏，可以清楚的看到放翁拜師的熱烈的情緒，與奮鬥感覺，憧憬的希望，仰高鍛堅的心理，慕道的願望……。茶山和放翁師生緣分以結成，實奠定了放翁詩的未來向成功的基礎，他是放翁詩之花的根蒂，活水的源頭啊！

放翁詩的第三個淵源，那便是呂居仁了。居仁作詩奇逸，他論詩嘗引孫子的話：「如處女，羞而脫兔」。這樣的傲詩的風格，自然的成就了他的詩的奇逸了。放翁的呂居仁，如序云：

「某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請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為恨，與今得託名

公集之首，豈非幸歟。」

可見其自襟源出於居仁，尤以未能親瞻一輝，親受詩教為遺憾。居仁的詩，對於放翁的影響一定是很大的，這是可以斷言的。因為詩文的作品，為一個人全部精神的情理的結晶和萃聚。一位詩人在擁擠的紅塵中，在錯綜的人事關係中，在芸芸衆生的宇宙系統中，在亂紛紛的人世中，他和其他的人一樣的受着一切的限制，束縛，得不到解放的。甚至於為貧困所迫，現實的生活和柴米油鹽，威脅着他的精神，使他呼吸不到清新的適意的空氣，潦倒一生了。然而，在他的詩的世界裏，在他的藝術的作品的大國裏，在他以心血灌溉的詩篇的園地裏，他是自由的，坦白的，解放的。這裏邊沒有虛偽，沒有傾軋，沒有束縛，沒有顧忌。詩人是這個世界的主人，他要哭就哭，用不着如一般人的暗地裏垂淚，要笑就笑，決不是笑裏藏刀；悲哀過來他可以對天悵望，脈脈的無語，用不着去強顏為歡，故作鎮靜；憤怒起來他可以如警鐘般的大聲怒吼，他決不了解什麼「待機而動」和「臥薪嘗胆」；當他在良心和正義感上應當罵那壞人的時候，他可以毫無顧慮的執行着罵人的總動員和總攻擊令，他也決沒有想到了什麼個人的榮辱安危……。總之，在詩的世界裏，是充滿了「真」的氣氛；藝術的田園裏，是栽培了「真」的情感之綠樹；牠們都是超功利的。所以說詩人幸甚的得天獨厚的地方，是在他有這一片為其他人所沒有的美麗的詩的園地，在這一片園地裏生活着的花木鳥獸虫魚……一切，詩人可以給牠們以真情的寄

託，同情，愛戀，詩人又可以向牠們吐訴他的真心妙語，構成了和諧的樂土。但是，相反的，這又是他比一般人不幸的地方，這一片詩的樂土，反變成爲他的痛苦的泉水，溶解了痛苦，酸楚，悲哀……的質素，伴着詩人的生命流去，一直到生命的歌止。是以在詩人的詩篇裏，灌注了他的生命，鎔化着他的靈魂。裏邊有真摯的熱情；有珍貴鮮紅的心血；有一串的眼淚；有意志的衝動；有無名的悲哀；有怒髮冲冠般的憤慨，也有冷冷的人生的寂寞；有苦風淒雨似的沙漠般的荒涼；也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般的詩人的孤高；也有一世人莫我知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的悲涼的高遠的情趣；也有「九死不悔」的不與惡勢力妥協的操守；也有花香鳥語陶醉在大自然中的閑雅和疎狂……。詩是詩人的生命消逝當中的一點痕跡，一盞幽光啊！放翁愛好居仁的詩，讀居仁的詩文，不知不覺中就受了他的影響和感染，發生了精神上的交流，了解到他的靈魂之美，而成功了不見面的交游，這是與古人爲友的實踐啊。放翁的詩，是受居仁詩的薰陶的。在他的詩中，有居仁詩的風格和因素；他攝取了居仁詩的長處特點，融合地變爲自己的一部分，化爲他的詩的嶄新的風格。

只要探本溯源，絕不能忽疏了居仁。所以茶山先生也說：「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了。

前面已經說過：「幾和呂居仁兩先生，均爲江西詩派。那麼，放翁的詩派，自然也源

江西，爲江西詩派的嫡傳了。考江西詩派濫觴於黃魯直，大都宗尚杜甫。所以曾幾墓誌銘說：「以杜甫黃庭堅爲宗」。江西詩派的風格，大都流於褊僻生硬。卽洪炎所說的「置字律令，新新不窮，其長處殆可以新奇生硬四字包之」。張耒山等人，更變本加厲。然而詩人放翁，他是多方面的，不拘泥於一家一派的。他獨能從此派入，却又從此派超出，雖然有時候遞嬗演變的痕跡不免，有蛛絲馬跡可尋，不過，他的詩已脫去了生硬的氣息，奇僻的外衣，一變而爲活潑的姿態，表現了極自然的情調了，從江西詩派中另闢蹊徑，接受前輩山谷的「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的精神，別樹立了一種詩的風格，成爲獨立的劍南詩派了。

第二節 放翁詩的分期

把一位詩人的詩去分期，或者想在一位詩人的詩集中，劃分出前後不同的幾個段落來，這種困難，恰如我們要理悠長滾滾的大河，斬爲一節節的一樣，幾乎是不可能的。李白的詩「抽刀斷水水更流」，可作爲這種困難的適當說明了。因爲詩人一生的詩的創作，是他漫漫長的生命的心聲的記錄，「志」的表白，前後是有統一性的；有一貫性的；有水恆的不變者在的。牠是有機的；渾然一體的；有統一人格的。但是，詩，相反的也是生活的反映，時代的輪迴，在詩人的幾十年的生命當中，往往的因爲他的前後的遭遇不同，時

代所給他的刺激也不一致；環境和命運的泰否，隨時也可以給他在情感上的波動，騷擾。加以詩人的知識，早晚與晚年不同；人生的體驗，前後也有深度上的差異。因之，對人生的看法，對宇宙的了解；對人事的批判，也有深淺明暗的分別。再如詩人一生足跡所到的地方不一，平原，山水，邱壑，池沼，各有牠們的特色，趣味，自然也很容易變化着詩人氣質。譬如說在一望無邊際的海上，高頂雲煙，波濤涵湧，海嘯應答，浪排如山，那將如何的惊心动魄，而有志志之感？一旦煙水明媚，練華無波，海鷗成羣，鷗翔青空，歸舟帆影，三五東西，那又是如何的目曠神怡，胸襟開闊，而有一塵不染，縹緲空靈之思？假如乘松濤客風，憑東嶽之嶺，俯視四野；只見點點村落，交錯着一塊塊的不整齊的青碧的禾畝，濛濛蟋蟀，飛舞起了；以顧蒼茫，神遊太空，能不有遺世獨立，而與小天下之感？如那蜀的三峽，似有諸葛之威，兩岸連峯夾岸，萬刃矗天，怪石玲瓏，爭獻奇說，倒嵐迴合，千態萬狀。蜀山三疊，巉巖，奇崑，峻峻，復以重巒的懷抱，巖嶺的環繞，徜徉其間，能不興地胆寒宮，下看中興之地之感。遼闊的原野，茫茫無際，「平曠交遠風」，這是詩人先覺體到他的情趣？小邱上的綠樹，隴頭上的青草，自別俱興緻；池塘的嫩水，曲澗的流水，亦各有詩情。那際，一切的一切，是容易的予詩人以新的刺激，情波上的暗示，常常用各種顏色的青子，染破他平靜的心理，發出了層層新的水紋，濺起了透明的新的浪花，成爲他的詩的新的風格，新的情調，新的姿態，新的韻味，新的綠

趣。但是，他的詩的精髓，是前後一貫的；人格，是前後統一的。各時期表現在詩上的差異，是表面的，而不是本質的。所謂差異，只不過一物的數種面貌而已。詩的分期，也是爲了研究和了解的方便，並沒有確切的某年某月，可作爲在詩上劃分的精確的界石，在這一年的前後不同的兩期中，可一定的絲毫不爽的表现出顯著的詩的兩段落的差異。相反的，這是人爲的標準，沒有科學上的精確。例如放翁詩的分期，我根據了在他一生的生活上的幾件大事，能影響到他的心靈上的轉變的，分成了四個段落，也就作了他的詩的分期。這不是說在他的四個時期的詩的風格，是諸全的一致的不同；而是說四個時期裏的詩的風格，是互相錯綜的。不過是在每一個時期當中，都有一種顯明的有力的詩的風格，領導了其餘的風格吧了。這好像一年四季的氣候，分起來固有春夏秋冬的不同，但是在微寒的春日，未嘗沒有淒涼的秋意；在漫漫的多雨的夏天，也未嘗沒有慵懶的春思。詩的分期也是這樣。

序曲——放翁劍南漂泊與東歸後的萍踪

在放翁的生命史上，可以劃分爲前後不同的四個段落：一個是入蜀前，一個是入蜀後，一個是東歸後，一個是晚年故鄉的幽居。在這四個段落裏，作爲他一生的命運的關鍵的，自是入蜀後的時代，東歸後祇不過是這個時代的尾聲，爲了了解他這時期的心情，如何的由追求到幻滅，不能不看一着他的漂泊與萍踪。

放翁詩的淵源與分期

(一) 放翁的劍南漂泊

放翁多蜀後進是一時的到邊漢中，但爲時短短的不及一年，所以說他西來入九年的時間，差不多整個的歲月漂泊在劍南了。他在劍南漂泊的路綫和地理，是更可以幫助着我們去了解他這一時的詩的。在他經過的地方上的每一特點，名勝，古蹟，自然的變化，晦明，風雨，都可給他無限的詩材，挑起他的詩興，成功他的千古傳誦的名作。放翁入蜀，自己寫了入蜀記六卷，記載他沿途的大事和遊覽的勝蹟。自乾道六年（西歷一一七〇年）閏五月十八日他動身的那天起，至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到達夔州的那天止，共計一百五十七天，天天都有記載。所以他這一段的足跡，我們知之頗詳。自他入蜀以後，他的生活就成了萍蹤絮影。漢中道上，劍南轉蓬，飄飄無定，他這時便沒有日記傳世了。因此，我們對他的行址，也就比較的模糊。幸而他的詩稿是按年編排的，使我們在他的詩集裏，還可以尋出線索來。

放翁入蜀的略綫及經過，據入蜀記的記載是：

乾道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離山陰鄉里。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宿。申後，至蕭山，夜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渡江（錢塘江）。

二十一日至三十日皆留臨安，與故人餞別，并遊西湖。

六月一日舟解纜離臨安，泊繹埭前。

二日晚急雨，宿臨平，夜半解舟。

三日過秀州崇德縣，宿石門。

四日晚泊本覺寺前。

五日抵秀州。

六日七日留秀州。

八日過平望。

九日過吳江縣，宿尹橋。

十日過平江（今吳縣），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鐘聲到客船者。放翁作宿楓詩一

首：

「七年不到楓橋寺，客枕依然半夜鐘，風月未須輕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

十一日泊無錫。

十二日晚行，夜四鼓，至常州（今武進縣）。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谿館。

十四日過奔牛閘，抵呂城閘。

十五日夜抵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

方，「蓋前語也。

十六日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兩山新出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秀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夜抵鎮江城外。

十七日至二十五日皆留鎮江。

二十六日二十七日遊金山。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作金山觀日出詩。

二十九日至瓜州。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州，晚至真州（今儀徵縣。）

二日三日留真州。

四日發真州，過瓜步山，勝泊竹篠港。

五日至建康。

六日至九日留建康。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

十一日出來，行大江，過三山嶽、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

縣。）

十二日至，七日留太平州。遊青山李太白祠堂，有弔李翰林墓詩一首。

十八日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至大信口泊舟。

十九日至蕪湖縣，泊舟吳波亭。

二十日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晚泊荻港。

二十二日過銅陵縣，晚泊水洪口。

二十三日泊梅根港。

二十四日到池州（今貴池縣。）

二十五日留池州。

二十六日過長風沙羅刹石。李太白江上贈竇長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幽，三年歸及長沙風」。梅聖俞送方進士遊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刹石齒水下排，歷此二險過湓浦，始見瀑布懸蒼崖」。卽此地也。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家書報，相迎不道遠，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著其遠也。

二十七日泊趙屯。有雨中泊趙屯有感詩一首。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至馬當。

二十九日風馬當港中。

放翁詩的淵源與分期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過彭浪磯，小孤山，二山東面相望。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

二日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晚抵江州（今九江縣）。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頰」者也。湓湓浦（在九江縣西。）

三日至六日留江州。

七日至十日遊廬山。

十一日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此湖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晚泊觶臍洲。

十三日至富池。

十四日泊劉官磯旁，蘄州（今蘄春縣）界也。

十五日次蘄口鎮。

十六日晚過道士磯，磯一名西塞山，卽玄真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色壁青玉」殆爲此山寫真。又云：「已逢颯媚散花峽，不

泊艱危道士磯。「蓋江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爲湍險灘上，拋江泊散花洲。

十七日過蘭溪，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谿」者。晚泊巴河口，距黃州二十

里，一市聚也。張文潛有巴河道中詩云：「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捲山。」

十八日至黃州（今黃岡縣）。

十九日留黃州，遊東坡。黃州有赤壁磯，鬪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實。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因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之赤壁矣。

二十日離黃州泊咸磯港。有黃州詩一首。

二十一日晚泊楊羅汛。

二十二日過青山磯，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

二十三日至鄂州（今武昌縣）。

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留鄂州。曾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黃鶴樓舊傳費祿飛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絕景。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有武

昌感事詩云：

「百萬呼盧事已空，新寒擁褐一衰翁，但悲鬢色成枯草，不恨生涯似斷蓬，烟雨淒迷雲夢澤，山川蕭瑟武昌宮，西遊處處堪流涕，撫枕悲歌興未窮。」

三十日離鄂州。沿鵝鵲洲而行，洲上有茂林神祠，蓋禰正平被殺處。故太白詩云：「歷今芳洲上，幽蕙不敢生。」卽此地也。晚泊通濟口。

九月一日始入沌，管江中小夾也。過新潭，夜泊叢葦中。

二日次下郡，泊白田，有莊居數家，門外皆古柳侵雲。

三日晚泊歸子保。有居民十餘家，多桑柘榆柳。

四日泊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五日泊紫淵。

六日過東場，泊雞鳴。

七日泊漢江。

八日次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入石首縣界。

九日泊塔子磯。有塔子磯詩云：

「塔子磯前艇子橫，一窗明月爲誰明，青山不減年年恨，白髮無端日日生，七澤茫茫非故國，九歌哀怨有遺聲，古來撥亂非無策，夜半潮平意未平。」

時值重九，買羊置酒，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枝，芬馥可愛，爲之頹然醺醉，夜雨極寒，有重陽，早寒詩各一首，重陽詩云：

「照江丹葉一林霜，折得黃花更斷腸，商賈此時須痛飲，郵腰宮畔過重陽。」

十一日阻風雨，留塔子磯。

十二日過石首縣，不入，泊藕池。

十三日泊柳子。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謂詩口也。漢昭烈駐軍，始更今名。縣有廢城，髣髴尚存，圖經謂之呂蒙城。然老杜乃曰：「地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蓋玄德子明，皆屯於此也。有公安詩一首。

十五日公安。

十六日揚白湖，日入，泊沙市。老杜詩云：「買薪猶白帝，鳴勝已沙頭。」劉夢得云：「沙頭檣干上，始見春江闊」皆謂此也。

十七日至二十日泊沙市。有沙頭詩一首云：

「游子驚寒色，沙頭逢暮秋，搵劉鼎足地，荆益犬牙州，鼓角風雲慘，江湖日夜浮，

此生應衮衮，高枕看東流。」

二十七日解舟，泊新河口，距沙市三四里。

二十八日泊方城。

二十九日限風。

十月一日泊沱澧。一聚落，竹樹鬱然。

二日泊桂林灣。

三日與兒輩登隄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江色綠且明」爲善狀物也。泊濯子口，蓋松滋枝江兩邑之間。濯子口一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淚應浚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有松滋小酌，晚泊松滋渡口等詩。

四日泊龍灣。

五日過白羊市，蓋懷宜都縣境上，泊赤崖。

六日至峽州（今宜昌縣治。）

七日留峽州。

八日過下牢關，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

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卽此也。泊石牌峽。

九日過扇子峽，晚次黃牛廟。

十日泊城下。歸州稱歸縣界也。

十一日過涇洞灘，猶見黃牛峽。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眼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

晚泊馬肝峽口。

十二日抵新灘。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爲石所損。

十四日留驛中。

十五日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輿山口。

十六日到歸州（今稱歸縣）。隔江有楚王城，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啓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註云：「在秭歸縣南」。疑卽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駰乃云在枝江，未詳孰是。有憩歸州光孝寺寺後有楚冢近歲或發之得寶玉劍佩之類詩一首云：「秭歸城畔蹋斜陽，古寺無僧晝閉房，殘珮斷釵陵谷變，苦茆從竹井闕荒，虎行欲與人爭路，猿嘯能令客斷腸，寂寞倚樓搔短髮，剩題新恨對巴娘。」

十七日至十九日留歸州。訪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

二十日早離歸州。過葉灘。

二十一日自夔州出，有秋風亭拜處士遺像詩二首，其一云：

「何心後世名，材高遇事即歸隱，巴東謫句灑如策，儂手拈來盡可驚」。

二十二日發巴東，泊瘦石。

二十三日自涪州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滄清水洞。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

二十五日滄水大豁口。

二十六日入瞿唐峽。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音難辨也。有登江樓詩一首云：「已過瞿唐更少留，小船聊繫古夔州，簿書未破三年夢，秋屨先尋百尺樓，日暮雲迷峽口，歲窮霜火照關頭，野人不解傲官簿，尊酒應來此散愁。」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今奉節縣）。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

放翁在夔州住了一年多的時間，夔州是下臨大江，景色奇麗，背負高山，氣象雄偉的地方。重疊的山巒，有雄秀的雲縷，跳珠濺玉的浪花，賦予人以活躍生命的啓示。朝霧暮雲，帶來了人生冷澀之感。秋風瑟瑟，也給了人悵然流浪天涯之悲。漂萍似的詩人放翁，踏遍了滾滾的千疊蒼巒的四川，懷着渴望未來一切的心緒，而臨到宦海無聊的絕望的

幻滅的冷箭穿心的滋味，所以他的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於作詩了。這時放翁的一枝筆，控制了宇宙的自然萬象，大若山水，動若風雲，小若草木鳥獸虫魚，無不受其指揮，節制，各自呈現牠的無名的形狀，而構成放翁詩的有機的一部分。因之，蜀中的山水風物，也構成他這時的詩的特點。他的筆攝取了多少的逼真的自然景物的影相啊！「翩翩乳燕穿簾影，款款新篁解籜聲。」（初夏新晴。）「宿雨全消瘴，新霜賸得晴。」（秋晚病起）「十年塵土青衫色，萬里江山畫角聲。」（晚晴聞角有感。）「雲重古關傳夜柝，月斜深巷擣秋衣。」（秋思）「樓危壓城起，碇迤東江來。」（登城）「灑西黃柑霜落爪，溪口赤梨丹染腮。」（秋晴欲出城以事不果）「絕壁猿啼雨，深枝鵲報晴。」（灑西）「漫漫晚花吹灑岸，離離春早上宮垣。」（試院春晚）「亂山缺處如橫線，遙指孤城翠靄中。」（醉中到白崖而歸）。這些都是夔州特有的自然的外貌，山城特有的景色，經過放翁的神筆，而更親切的呈露在我們的眼前了。

乾道八年的春年，（西歷一一七二年。）放翁又離夔州，去漢中。他經過梁山至鄰水，有鄰水縣道上作詩說：

「微雨晴時出驛門，亂鶯啼處過江村，挽花醉袖霑餘馥，迎日征鞍借小溫，客路一身真弔影，故園萬里欲招魂，鬢毛無色心猶壯，籍草悲歌對酒尊。」

可見是初春的景象了。又有鄰水延福寺早行詩一首，從「亂山徐吐日，積水生野煙」的詩

何新年，鄰水的野馬和驚濤的雷，——許多麼荒涼的畫圖啊！——廣安，作過廣安弔張才叔讀詩語說：

「春風去馬驚孤城，鐵甲空穿石壁傾，許君肺腑知激烈，照人眉宇尚嶙嶙，中原成敗空曲說，幾處忠邪自有評，數語知人自是易，清勞遺吳盡書生」。

過浴池——作者過浴池詩一首。在「泥融無塊水初澗，雨細有痕秧正綠」的句子里，寫出了水田田戶溢之樂，和農事的趣味。至果州（今南充縣北。）有果州驛詩「池館鶯花春漸老」，可知到了春寒剛解凍的時候了。過閬中，作南池詩一首，詩裏說：

「二月梅花初開，城西有官署，一葉白雲愁無那，萬頃蒼池事已空，破復豈惟民食足，一城空勝兩關，臨西樓探險如此，漫走蒼祠乞歲豐。」

在鼓樓館醉飲詩裏說：「巴城云已，北堂題春詩……置酒利閬中，（利州，今廣元縣治。）崖谷猶縹緲……」可知放翁北去從斜的浮舟行色，和利州閬中間的道上的淒涼啊！過鐵馬驛（今廣元縣北。）有詩過弔石式侯，「幾處可縮縮懷古的悠情！」「危棧巧依香幃出，碧花斜上綠樓來，而南雲氣朔秋秋，脚底江聲雷疾雷」（驛州驛遇小雨於物尤奇）的詩句，更寫出了棧橋的特色，和自然幽美的環境呢！入金牛道，作金牛道中過寒食詩一首，也是感傷之作。放翁過陵陽驛遇了南鄭，已經其寒寒了，從他的南鄭馬上作詩裏「南鄭寒來，馬行……遠望茫茫老陵云，更添愁為蹶危馬。看來，似乎又是揚花飛舞的清

明過後的不幾天呢！

就在這一年的秋天，放翁由南鄭又回到閬中，有自三泉（今陝西靈光縣治）泛嘉陵至利州詩一首。過藍田（故城在今昭化縣南），有「亭驛驅馳神肉消，故山歸夢愈迢迢……雨後風云猶慘澹，霜中草木已蕭條」（夜抵護國寺照寺僧榻小閣）的句子，更表示了這位詩人禁不 漂泊的寂寥了。到了閬中，有閬中作詩二首，其一云：

「挽住征衣為濯塵，閬州齋醮絕芳醇，鶯花舊識非生客，山水曾遊是故人，遨樂無時冠巴蜀，語音動正帶咸秦，平生賸有尋梅債，作意城南看小春。」

可見放翁第二次回到閬中感慨之深到了。鶯和花，山和水，一切，都不是生客，都是故人。他呢，則征衣滿塵，頻歲飄零，舊地重遊，自然是踈狂似的強顏爲歡，而作超人的閑雅，去欣賞和暖如春的十月天氣吧了。在十月十三日他從閬中又回到南鄭，有自閬復還漢中次益昌（今昭化縣治）詩一首。至三泉（陝西靈光縣治），作三泉驛舍詩。過嘉州驛得王炎微趣歸程，遂單衣破夜匆匆的上道。他的歸次漢中境上詩說：

「雲棧屏山闕月遊，馬蹄初喜蹋梁州，地遠秦雍川原壯，水下荆揚日夜流，遺虜塵塵擊遠路，孤臣耿耿獨私憂，良言恐作他年恨，大散關頭又一秋。」

過沔陽（今沔縣境），有沔陽夜行詩。至西縣（今沔縣境），有道中累日不肉食至西縣市中得羊因小酌詩一首：「棧路羊羶美，屢近酒微渾，一洗窮邊恨，重招去國魂。」可見放

翁在旅途中生活的狼狽和有趣，真胸懷的抑鬱和牢騷了。但是到了漢中，不幾日又因事去成都。初離興元（今南鄭縣治）詩，自興元赴官成都詩。不過他到底去成都做什麼官，現在因爲手頭資料和書籍所限，很難還下結論和判斷，只有付之闕如了。有的人以爲此行是往成都給蜀王王元之做參議官，我以爲這是不對的。因爲：在渭南文集的「序」類裏，每篇序的末尾，大都寫年月日和放翁現任的官職的題簽，在范待制詩集序裏，有「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山陰陸某序」的記載。按乾道八年至淳熙三年，整整的四個年頭，而放翁在蜀帥參議官的任上，僅有一年多的時間。那麼，就時間上來計算，早就卸任了。淳熙三年的序文裏，當然不應該再用參議官的官銜。所以我們知道放翁的給范成大做參議官是在淳熙二年的專情（詳後），不是乾道八年十一月二日去成都做官的專了。在他的長木晚興詩裏說：「沮水（爲沔水的支流。）蟠山（卽蟠冢山，在沔縣北。）名古今，聊將行役當登臨，斷橋烟雨梅花瘦，絕網風霜蠹葉深。……」可知他仍是取道沔縣至羌的。有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謀以明年下三峡詩，壬辰十月十三日自閬中還興元遊三泉龍門十一月二日自興元適成都復攜兒曹往遊賦詩。過益昌，入劍門，有劍門道中微雨詩說：

「衣上征塵離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過武連縣（今劍閣縣西南八十里。）宿武連縣驛詩。過魏城縣（今梓潼縣西），有綿州

魏縣驛有羅江東詩云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戲用其韻詩說：

「老夫乘興忽西遊，遠跨秦吳萬里秋，尊酒登臨遍山寺，歌辭散落滿江樓，孤城不葉蕭蕭下，古驛灘聲瀟瀟流，未許詩人誇此地，茂林修竹憶吾州。」

至綿州（今綿陽縣），遊覽當地的勝蹟。旋去羅江，有鹿頭關（在綿陽縣北）追廬士元廟詩說：

「士元死千載，淒惻過遺祠，海內常難合，天心豈易知，英雄今古恨，父老歲時思，蒼髯無情極，秋來滿斷碑。」

這是對一位不成功的英雄的憑弔。杜甫的鹿頭山詩說：「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可知自鹿頭關以西，便踏上了成都平原，道路也就坦平了。過漢州（今廣漢縣），亦稍任遊覽，有遊漢州西湖詩一首：「遠城瀝湖一百頃，島嶼曲折三四里，小菴深院穿竹入，危樹飛樓壓城起，空濛烟雨媚松楠，顛倒風霜老葭葦。」看這點點的島嶼，相映着竹籬小舍，遠遠的飛樓，配襯了綠碧的松楠，蘆荻的搖曳的腰枝，隱沒在茫白的烟雨中，還有遠城的淡淡的湖水，猶如少女的環帶……這是多麼幽奇的地方，大自然的富有詩意的一角啊！這些，或者能減輕放翁奔波的疲勞，而給予他一種新的生力吧？放翁終於到達了成都，可是時候已經是歲暮了。他的成都歲暮始微寒小酌遣興詩裏說：

「革帶頻移紗帽寬，茶鐺欲熟篆香殘，諫梅已報先春信，小雨初成十月寒，身似野僧

猶有髮，門如村舍雖名宦，鼠肝蟲臂元無擇，佳酒當能醉一飲」。又他的發塔詩「冷官無一事，日日得閑遊」，可見他在成都做官尚懶散，和官場的落魄無聊了。但是，這也是一個機會，使他作暫時的休息，引起了郊遊的興趣，尋芳覓梅，寫了幾首與友人唱和的詩篇。

慶道九年（西歷一一七三年。）的春天，他又離開了成都，到蜀州（今崇慶縣治）去做官，有初到蜀州寄成都諸友詩說：

「流落天涯鬢欲絲，年來用短始能奇，無材難作長閑地，有癖習爲劇飲資，萬里不聞京洛夢，一春空負牡丹時，紫宸報與諸公道，卷卷亭邊第一詩」。

但是，接着又回到成都，有自蜀州暫還成都奉簡諸公詩一首云：

「不染元規一點塵，行歌偶到錦江濱，淋漓詩酒無虛日，判斷鶯花又過春，客路柳陰初墮絮，還家梅子欲生仁，更須作意勤相過，要信年光屬散人。」

不久，又去嘉州（今樂山縣）。由在驛會見故屏風畫海棠有感詩的「成都二月海棠紅……開眼細思春歷歷，夜闌風入嘉州驛，愁向屏風見折枝」的句子看來，可知是他在嘉州的驛舍裏，寂冷落的當中，對往日的繁華和都的二月的海棠紅，所發出的一種嚮往的回味，而予他的空虛寂寞的靈以慰藉了。他的登荔枝樓詩：「平羌江（至樂山縣會大渡河入岷江）水接天流，涼入簾櫳已似秋……公事無多廚饌美，此身不負負嘉州。」又再賦荔枝

樓詩：「只道之撥開，未妨高處獨徘徊。」這不是對他在嘉州的時間和職務一種很好的說明嗎？立秋後十日風雨淒冷，獨居有感詩說：「誰言簿領中，乃復有此暇，」我們可以知道他是在做主簿的官了。嘉州位在三江的交會處，瀘水爲城，城東岸上，有凌雲的秀峯，飛舞生動；上建寺院，造像亦多，有映江的絕壁，窈窕環繞的鬱林，風景絕佳；西南上的峨眉，佛教的聖地；這裏給予文人騷士可憑弔與留戀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每至山抹斜陽，碧波生烟，城樓聳角，一聲聲的悲鳴，「獨立蒼茫自咏詩」的畫境，能不使人發出感興和「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之思！所以放翁在嘉州住了近一年的時間，寫了不少的詩篇；有的是登高，有的是遊覽，有的是感懷，有的是憑弔，有的是唱和，有的是戲作，有的是寄託的詠物，也有倦旅似的鄉愁。靈魂上的寂寞，異鄉的清冷生疏，倒反而給了放翁以作詩的動力呢！他的兩夜懷唐安（卽蜀州，今崇慶縣東南）詩說：

「歸心日夜溯江流，官柳三千憶蜀州，小閣簾櫳頻夢蝶，平湖烟水已盟鷗，螢依淺草同爲旅，雨滴空階別是愁，獨笑那人不解事，區區猶借陸君留。」

可知放翁的家眷，這時大概是仍然留在蜀州的。看他兩歸心溯江流，官柳憶蜀州，放翁是多麼懷念蜀州（卽唐安）呢？「堪笑那人不解事，區區借陸君留」。是的，放翁的來嘉州，是大材小用，叫我們看來，也有幾筆用牛刀之感。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閤詩說：

「陌上弓刀擁寓公，水邊旌旗卷秋風，書生又試戎衣窄，山郡新添畫角雄，早事樞庭
虛畫策，晚遊幕府媿無功，草間鼠輩何勞碌，要挽天河洗洛嵩。」

就在是年的秋天，放翁忽然有歸蜀州的消息。作初報嘉陽除官還東湖有期喜而有作詩，以抒其心懷。

「塞上經秋幾醉醒，羈愁減盡鬢邊青，烽傳八詔登樓看，歌奏三巴忍淚聽，好語忽聞
還印綬，歸心先已繞林坰，呼兒結束從今日，鵲語燈花故有靈。」

但是，歸去的事，祇不過是他燃着的希望之光而已，到了歲暮的時候，他有歲晚書懷詩說：

「殘歲堂堂去，新春鼎鼎來，夢移鄉國近，酒挽壯心回，暖律初催柳，晴光併上梅，
東湖有歸日，衰抱得頻開。（原註：已遣人逐新守。）」

淳熙元年（西歷一一七四年。）的春天，放翁終於又回到蜀州去了。有離嘉州宿平羌（在今樂山縣北四十里）詩說：

「初挈囊衣宿水村，蕭然一掃舊巢痕，本來信手忘工拙，卻爲無心少結忌，自笑遠遊
諳馬上，已營小築老雲根，淡煙疎雨平羌路，便恐從今入夢魂。」

又遊修覺寺（在新津縣東南五里修覺山上。）詩「花落忽驚春事晚」，可知他到蜀州的時候，已將春暮了。這次他的蜀州重歸，差不多過半的時間，逍遙在湖上，陶醉在湖光和春

暉裏，綠竹和花叢中，他的暮春詩說：

「忙裏偷閑慰晚途，春來日日在東湖，凭欄投飯看魚隊，挾彈驚鴉護雀雛，俗態似看花爛漫，病身能鬥竹清癯，一樽是處成幽賞，風月隨人不用呼。」

這可以見他這時的風趣態度，和心靈的寧穆與平靜了。又四月五夜見螢詩說：

「蜀州官居富水竹，四月螢火遠梁飛，流年迫人不相貸，客子倦遊何日歸。」

更可以見他這時的悵惘的胸懷呢！但是放翁也是愛戀着蜀州的。他的夏日湖上詩「江湖四十餘年夢，豈信人間有蜀州！」至於蜀州的東湖，似乎更成為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不能離開。因之，他在東湖上作的詩也特別多，往往膾炙人口，清新雅潔。在六月初的時候，他又跑到成都去，有白唐安（即蜀州，今崇慶縣東南）之成都詩說：

「出門猶苦雨，度壑喜新晴，日正車無影，風雨蓋有聲，疎疎稚苗立，鬱鬱晚桑生，宿醉行猶倦，無人爲解醒。」

過江原縣（今崇慶縣東十里），有度符詩。至成都，有寓驛舍（原注：予三至成都皆館於是）詩說：

「關坊古驛掩朱扉，又憩空堂綻客衣，九萬里中甌自化，一千年外鶴仍歸，遠聽數竹饒新筍，解帶量松長舊圍，惟有壁間詩句在，暗塵殘墨兩依依。」

以寄其舊地重來的今昔不同之感，和漂泊風塵之情！有月中歸驛舍詩。原注「六月十四

目」。可知放翁在成都，是六月中旬的事了。但是他接着又返回了蜀州。這次他的來去匆匆，從他的詩集看來，似乎只是爲了公事，他的離成都後却寄公壽子友德稱詩說：

「齋條常閉薛羅門，點檢朋儕猶尚存，吾道將爲天下裂，此心難與俗人言，逢時尙可還三代，掩卷何由在九原，寄語龜城舊交道，新涼殊憶共清尊。」

大有吾道不行之嘆！八月二十七日蜀州大閱，作蜀州大閱詩說：

「曉東戎衣」悵然，五年奔走遍鄉邊，平生亭障休兵日，慘澹風云閱武天，戍隴舊遊眞一夢，濼邊奇事付他年，劉琨曉抱聞雞恨，安得英雄共着鞭。」

九月三日放翁又登大邑諸山，飽覽山色谷風，欣賞修竹新花。看奇云危岫，聽幽禽啼鳴。使得他的平凡的生活，變得格外有趣，理潔，幽雅。但是在他歸來的時候，又不無悵然之情，空虛之感。他的出山詩說：

「出山似與高人別，回首時時一悵然，官日再來緣要熟，遍題名姓綠巖邊。」

又高秋亭（原注：大邑。）詩說：

「三目山中醉復醒，徑歸回首愧山靈，從今惜取觀書眼，長看天西萬疊青。」

放翁不久又由蜀州到成都去，有自江源（卽蜀州，今榮縣縣東南。）過雙流不宿徑行之成都詩一首。「回到錦城身愈老，更堪加入少年場」（客多說院長起），可知放翁是四次來成都了。接着，離成都，作臨別成詩「張飲」原注謂德稱詩「成都城南萬里橋，蘆根蘋末

風蕭蕭……迎霜早已是雉寒，御冷豈能思細語。」可知他回到蜀州，大概已是晚秋了。就在這一年的冬天，他又到榮州（今榮縣）去，有將至榮州取道青城（今灌縣西四十里）詩說：

「倚天山作海濤傾，遍人間雨亦成（原注：青城一名赤城，而天台之赤城乃予舊遊。）自笑年年隨宦牒，不如處處說閑行，草痕沙際猶餘綠，楓葉霜餘已帶頰，歸去還堪啜兒輩，錦囊二十六峰巒。」

可見放翁的遊興大發，留戀於大自然的巖巖遠岫，瘦竹青松的奇景，以及山寺的聖蹟。所以是要去東南方的榮州，反而繞道青城，向北方出發，遊賞青城山去了。在那裏的道觀寺院裏，逗留了幾天，洗沐在道家的仙境裏，遺忘了世俗的塵思，看了看岷江的翠波，遠眺着雪山上的千年的古老的皚雪。但是，匆忙的行色，不容許他作更多的停留，遂即上了岷江去榮州的水路。過郫縣，有郫縣道中思故里詩「江路灘聲壯」；宿江原縣東十里張氏亭，未明而起詩「江上五更鷄亂號」，這不是順流而下的說明麼？過彭山縣，至眉州（今眉山縣。）經樂山縣，有平羌道中望峨眉山慨 有作詩一首。在樂山因訪舊友，居留數日，作次韻何元立都曹贈行詩「嘉榮東西川，此別不為遠」。次韻楊嘉父先輩贈行詩「佳客如晨星，俗子如春萍，奇賞今日事，諸賢亦東征」。實在禁不住「故人依依」之情了。過井研縣，至榮州，作初到榮州詩說：

放翁詩的淵源與分期

「亂山缺處城樓呀，雙旗蕭蕭晚吹笳，煙深綠桂臨絕壑，霜落殘瀨鳴寒沙，廢台已無隄士嘯，遺宅上有高人家，鈴齋下榻約僧話，松陰枕石放吏衙，盃羹最珍慈竹筍，瓶水自養山蕘花，地爐堆獸熾石炭，瓦鼎澆蚓煎秋茶，少年遠遊無百里，一飢能使行天涯，豈惟慣見蓬婆雪，直恐遂泛星河槎，故巢肯作兒女戀，異境會向鄉閭誇，一盃徑醉幘自墮，燈下髮影鬢髮。」

這一次放翁是獨自來榮州的。不久又派人到蜀州去接家眷。有自唐安徙家來和義（今威遠縣，榮州治。）出城迎之馬上作詩一首：「身如林下僧，處處常寄包，家如梁上燕，歲歲旋作巢」的感嘆呢！在歲暮的時候，蜀帥范成大徵他做參議官，於除夕得到了制置司（范成大的官署。）的檄文，催他赴參議官任。作乙未元日（原注：除夕得制司檄催赴官。）詩。

淳熙二年（西歷一一七五年）正月十日放翁途匆忙的離榮州去成都了。有別榮州（原注：正月十日，）詩說：

「浮生歲歲俱如夢，一枕輕安亦可人，偶落山城無事處，暫還老子自由身，嘯台載酒雲生屨，仙穴尋梅雨墊巾，便恐清遊從此少，錦城車馬漲紅塵。」

放翁到了成都，也是閑散的很，遊玩附近的古蹟林園，池塘綠水；他也曾到過新都，漢州，金堂，登高憑弔一切，皆興而歸。成都大閤，他作成都大閤詩說：

「千步毬場爽氣新，西山遙見碧嶙峋。令傳雪嶺蓬婆外，聲震秦川渭水濱，旗脚倚風時弄影，馬蹄徑雨不沾塵，屬臺綽袴毋之恨，久矣儒冠誤此身。」

錦城從古就是豪華名勝之地，放翁兩三年來，常來常往的甚多麼愛戀牠啊！成都書事詩說：

「劍南山水盡清輝，濯錦江邊天下稀，煙柳不遮樓角斷，風花不傍馬頭飛，筆箋笥似稽山美，斫脰魚如笠澤肥，客報城西有園賣，老大白頭欲忘歸。」

大城少城柳已青，東台西宮雪正晴，鶯花又作新年夢，絲竹常聞靜夜聲，廢苑煙蕪迎馬動，清江春漲拍堤平，尊中酒滿身強健，未恨飄零過此生。」

成都是多麼具有詩意而令人嚮往的處所？難怪放翁有「白頭欲忘歸」和「未恨飄零過此生」的感覺了。這裏的自然的一切，很容易安靜放翁的靈魂，與自然接近，融合。使他疎狂不羈，不拘禮法，成功他的放翁之名號！所以在錦官城所寫下的詩篇，也正因此而很多了！這時他的詩情、詩意、詩境，在入蜀後的詩的時期裏，可說是達到了極峯頂層。

淳熙三年（西曆一一七六年）的春天，不知爲了什麼，放翁辭去參議官了。他的飯保廳院詩說：

「縱雨雲低未放晴，間門作病憶閑行，攝衣丈室參耆宿，曳杖長廊學弟兄，飽飯即知吾事了，危宮初覺此身輕，歸來更效誇妻子，學效雲堂芋糲羹。」

又閑中偶題詩說：

『久矣雲霓斂羽翰，退飛更覺一枝安。七年壯氣銷閑客，十五年頭傷史官，花底清歌春載酒，江邊明月夜投竿，癡頑直欲多忘事，莫怪胸中抵不寬。』

這時他罷官閑居，時與陸道來往，並且治貝躬耕，頗有野人家的風趣。他的躬耕詩「莫笑躬耕老蜀山，也勝乘把節關官，喚回癡夢塵機息，空閉愁眉掉寬」。可見他這時的心緒恬懷了。但是，政府裏不久別領給他祠職，而他的臺榭亭廟祠柏詩說：

『少年曾綴紫宸班，晚落危途九折艱，器大初聞收剝印，恩深俄許領家山，羈鴻但自驚欄箔，病驢寧容踏雪關，回首蘇杭涉何處，從今當當聽鳴關。』

此後放翁沒有官事的執掌。牽扯，遊山賞水的時間也就越多，感慨也就越深。態度則格外瀟灑，性格也愈加疏狂，唱和無遺，遊興與愛飲，幾乎成了他這時的詩的主題了。淳熙四年（西歷一一七七年），放翁奉命主管會稽州興化觀（見渭南文集銅壺閣記，彭州實院記。）是年的春天，放翁又暫時的離成都，過水原（今景慶縣西北六十里）。唐安、新津、涪州。有眉州詩說：

『扁舟久不涉蛟津，常恐黃塵解汚人，關隴岐嶺千日嶽（原注：予不至眉山三年矣。），狂吟剽斷四州春（原注：此行自成都居水原，唐安、至眉山。），汀州漸歎蘋花老，風露初嘗荔子新，短策賸歸東海去，勝游空惹別離嗔。』

從眉州又折回青城去，旋返成都。這次他的周遊各地，大概是看朋友，附帶着遊玩山水，舒發性靈吧？但是，失意的放翁，雖有錦城的繁華，然而因為它是他兩年來的舊遊之地，所以糜爛、繁華、美麗……反給予他以無窮的苦惱，無限的鬱抑，煩悶，……使他能沒有長期的靜止，他卻又好動般的去旅行開了。他到了饒州縣，在旅舍中有「開門拂榻便酣寢，我是江南行脚僧」。『每因神肉曠身閑，聊欲對旁驂馬聞』之句。過江夏縣。至安仁縣（今大邑縣東南三十里），有安仁道中詩說：

『千古臨邛路，飄然偶獨遊，病身那迫老，遠客更禁秋，水退橋未葺，渡閑船自流，飛騰竹年少，回首思悠悠。』

至邛州（今邛崃縣），『昔年自笑無家東，又聞文君井畔來（文君井在邛州）』，『秋風巾褐添蕭爽，又作臨邛十日遊』（寓寓會壁）。可見他這次的遊興之濃了。他回成都以後，又於九月十日去漢州田獵，有「適尋邛州歸，又作漢州去」的詩句。但是從漢州歸來，以後他再也沒有作長途旅行，只是歸心似箭，感到異鄉的飄零。這一年的冬天，得都下八月書報蒙恩牧彼州（今宜賓縣）詩說：

『鳳城嘗到錦江邊，故里歸來益渺然，掌上山川初入夢，壺中日月尚經年，方輪落落難推轂，倦馬駉駉怕著鞭，未佩魚符無吏責，看花且作拾遺君。』（原注：感期尚在明年冬。）

朝廷命放翁作敘州牧，反而使他百吏責累人，歸期愈渺然之傷感。放翁的在蜀羈旅，除了劍南的山水使他愛戀，難捨，和得到心靈的慰藉外，宦海的波濤，宦途的崎嶇，對他早已變成功無意義，無價值了。他又那能不因得「書報蒙恩牧敘州」而悵悵然呢？但是，他的詩畢竟流傳到了臨安，打動了孝宗的心弦。孝宗念他「十年人向三巴老」的倦旅的淒涼，出乎他的意外的給了他召還東歸的朝旨，催促他赴行在去了。

淳熙五年（西歷一一七八年）的二月，放翁得到了京中的來書，許他東歸，因此他的卽席詩說：

「解鞅名園眼倍明，殷勤翠袖勸飛觥，海棠紅杏欲無色，峽蝶黃鸝俱有情，去日不留春漸老，歸舟已具客將行，倦遊短髮無多綠，生怕尊前唱渭城。」

在祖饌的席上，他不禁的發出了蘇蘇的惜別之情！他眼看要離開這孕育秀的蜀土，告別滄蒼茫的山，在這裏他化掉了將近十年珍貴的生命，度過了他的黃金的中年。他的足跡幾乎印遍了川峽大部分的城鎮和村落，他的影子又幾乎射遍了劍南的津渡，驛亭，崖，寺院，道觀，碧水和幽山。他懷着無窮的熱誠，希望；生活是那樣的失意，悲涼，使他不能不發出「萬事從從皮外去，百年聊作夢中觀」的呼喊。因之，十年以來，如火的熱情，由於血紅的山花，冷落寂寞，寄託於縹緲的雲烟；幽篁小草，和他同樣的俱有孤高的情調；不舍晝夜中川流，對他發出了生命的歎嗟，……。這裏的一切的一切，對他都是熟

悉的，親切的。厭惡中還有留戀的，一旦離去，他的心緒和感情，將是如何的激動，紊亂，矛盾和衝突，價值總如有所失？但是，放翁終於離成都南下，由岷江水道，過眉州，有「蜿蜒回艮山有情」的偽成了！經玉津（今變爲縣北九十里），德州，然後順長江東下，至瀘州，也有「天涯住穩歸心懶，登覽茫然却欲愁」的情懷哩！過白帝城舊地，有白帝泊舟詩說：

「客路因尋事，津亭爽直餘，峽江春漲減，瀘岸夜燈疎，老矣孤舟裏，依然十載初，倦游思稅駕，更覺愛吾廬。」

到了歸州已是重五了。過岳陽，有岳陽懷詩說：

「江風吹雨望征塵，百尺闌干爽氣新，不似昔時懷岳語，定知來可作詩人。」

經武昌，有重樓詩說：

「十年不飲武昌酒，此日闌邊感慨深，舟楫紛紛南渡北，山川莽莽古今今，登臨壯士興懷劇，忠義孤臣守國心，倚杖巖然斜照晚，秦吳萬里入長吟。」

又將至金陵先寄獻劉留守詩說：

「梁益攜遊道阻長，非公便覺意蓬瀛，別為玉氣半空紫，大將牙旗三丈黃，江面水軍飛海鶴，帳前羽箭射天狼，歸來要了浮溪頌，莫笑狂生老更狂。」

過松江，到了久別의故鄉三山，已是初秋的時候了。他這一次劍南漂泊，受夠了「九

年行子九州地」的風塵，苦味；寫下了「千篇詩費十年功」的靈魂上的呼聲。他懷着倦旅的心情，孤零和寂寞，帶着一副「商路人爲何事，一雙從此入空濛」的胸襟；如羈鳥似的重返可留戀的舊林。欣賞熟悉親切的山色湖光，觀照相識的紅楓青松。看那四面嶺上的白雲，可以消神悅性；荒村的落日，可以興起文思，湖上的魚艇釣船，是何等的詩意？淡淡暮靄中的蘆葦蒲柳，是何等的灑脫？「窗中列遠岫」的畫境，自然容易使人忘却在湖；寂寞的村路幽徑，那又可以使人消絕俗緣。凌霜的黃花，傲骨的綠竹，是幽人高士的標幟；鮮麗的紫雲調羹，也是漁家的自饌。蒼蒼燒紅葉，那是山人的作風了……一切，在放翁是適合的，愛慕的，友情的。詩人的靈魂中，原是有愛好自然，山水，沖淡，玄遠、閒適、澹雅，……的血液啊！所以這還歸來的放翁，終有一「詩情有谷正湖老，敢讓功名與願違」(湖中暮歸)，「早知栗里多幽事，虛走人間四十年」(題齋壁)的感悟般的感嘆了！「酒徒莫笑生涯別，久矣淵明悟是非」(偷閑)，還是他這時心情的逼真的寫照，儼然以靖節先生自況了。放翁的劍南漂泊，在事業上雖然是「壯志未酬」的無意義的徒勞往返；但是，在他詩的本身上來說，因了蜀山蜀水，和他的天意的遭遇，詩境達到奇突曠放的上峯境界，情境中漫瀾了豪放的快厲的奔流的愛國熱情，鏗鏘和交融成詩壇上的不朽的名作。燃點着民族的靈魂上的火炬，燒着我們萬代子孫的心，作爲新生，再生，永生的種子了。他的詩，是全民族的燈塔，光明。是以，我們對他的入蜀之行，不爲他的

潦倒，飄零，受苦而悲哀，歛歛；反之，正爲他這些而替他慶幸，慶幸他因此而作了更偉大的詩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對放翁的劍南漂泊，正要作如是觀了。

(二) 東歸後的萍蹤

劍南歸來的放翁，本可以衛門泌水，棲遲南嶽，而必再心爲形役以開世了。但是愛國的詩人，又那能脫離開民衆的苦痛而不問，自己去偷閑風月，作鏡湖上的逍遙遊呢！所以懷着矛盾的愛情，拋棄了他變好的故園，又出山至閩做官，爲了人民，把自己投入浮萍飛絮的命運中了。

他的歸雲門詩說：

「萬里歸來倦歲豐，解裝鄉墅暫無窮，飢炊飽雨煎茶紫，簷絡迎霜野柿紅，城壁塵埃尋醉墨，孤燈餅餌對鄰翁，微官行矣閩山去，又寄千巖夢想中。」

將入閩夜行之雲門詩說：

「東鷺並偏門，籃輿兀睡昏，紡車穿壁罅，吠犬闐籬根，久客憑行役，清愁怯夢魂，餘生猶幾出，回首付乾坤。」

可見他離家前的悵惘了。在淳熙五年（西歷一一七八年）冬十月裏，乃動身去閩迎判建安（今建甌縣）。有脩閩詩說：

「春殘猶看少城花，雪裏來嘗北苑茶，未恨光陰疾駒隙，但驚世界等河沙，功名塞外

心空壯，詩酒樽前髮已華，官柳弄黃梅放白，不堪倦馬又天涯。」

試想「暫歸客路，甚老倍鄉情」的情緒，風吹天涯的感覺，有誰能免除呢？更何況多情善感的詩人啊！退楓橋（在諸暨縣東北五十里。），有脩化城院老僧詩「四前霜半寸，笑我事晨征」之句。經衢州（今衢縣。），有衢州道中作詩說：

「耿耿孤忠不自勝，南來清夢遶瓠陵，驛門上馬千峯雪，寺壁題詩一硯冰，疾瘠時時須藥物，衰遲處處少交朋，豪情最恨飛沙雁，不爲愁人說杜陵。」

這是何等荒涼的情調？忠君傷別的情懷？矛盾的生活，理情的衝突，常常是詩人的特有的財富，牠們是詩人痛苦的泉水，也是詩流所出發的深谷幽調呢！到了仙霞嶺，有宿仙霞嶺下詩：

「吾生真是一枯蓬，行遍人間路未窮，暫聽朝雞雞曉下，又騎驢馬萬山中，重裘不敵晨霜力，老木爭號夜谷風，切勿重尋散關夢，朱顏改盡壯圖空。」

可見他在自傷飄蓬飛轉的當中，猶憶懷着他的舊日的壯志雄圖，但幻滅的現實，對他是一場噩夢而已。夢寐驛詩說：

「又入千山去，真成萬里行（原注：今年自成都八千里赴行在，又千餘里入關。）。」
「履霜常早纒，乘炬或宵征，古驛怪藤合，荒陬驛雁鳴，客中常少睡，睡夢若爲成。」
於翁到了建安，有建安雪詩一首。我們知道建安古是以產茶著名的。試想一位嗜酒

的詩人，來到一個香味奇絕的茶鄉裏，雖有孤館行役的清冷之感，然而對此解醒的奇品，又那能不浮起心眼中的微笑呢？所以他有「不枉半棗行萬里」之句了。在是年的歲暮，他存懷詩說：

「澄錦江頭成昨夢，紫芝山下又新年，久因多病疎雲液，近爲長齋進玉籛，啼鳥傍簷春寂寂，飛花掠水晚翩翩，支離自笑生涯別，一炷爐香纏佛前。」

淳熙六年（西歷一一七九年）春夏仍在建安，有建寧（今福建縣）真五詩說：

「霏微入戶黃梅雨，磊落堆盤碧筒黍，病來一滴不飲酒，但嗅菖蒲作端午，人生忽忽東逝波，白頭奈此節物何，去年已作歸州客，今年建州更愁絕，歸州猿吟鳥啼裏，屈沱醉歸詩滿紙（原註：屈沱蓋屈原故居），即今憶此那可得，西望歸州三歎息。」

久經風霜的放翁，以他的淒涼的生命色調，塗抹了往昔的詩日；一猛回首，往事堪嗟」的叫喊，也是一位有理想抱負的詩人，所不可避免的結果啊！是在一般人去「賞祀舟」極快樂的端午節日，反而打動了放翁的平穩的思潮，吹起了傷感的波濤；擾亂了他的無聲的心弦，彈出了無聲的人生的悲涼之曲。是的，人生如逝川，翠波和流水，雖然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宿願未酬，轉瞬就是「三毛蕭蕭」。因之，浮萍般的多病的放翁，每逢佳節又那能不歎息呢？他的感懷詩說：

「半年建安城，士友闕還往，出門每太息，還舍猶尚悅，有酒飲與傾，得句來自賞，疎直觸人情，低回泚吾額，豈無佳山水，正爾寄夢想，何當載親朋，但浦搖兩棹。」

放翁在建安的生活，是多麼孤獨寂寞啊！有誰來了解他呢？他好比踏上了一片廣闊、浪的沙漠、受冷風寒沙的襲擊，他感到很荒涼，忍心會自傷其心，內心的空虛與寂寞，他還有老驥伏櫪的戰士般的精神，但終於又興起了遠離此地與重返故鄉三山之思了。「出門無別朋，嗚呼吾何適，欲就故山歸，誰能須暖席」(息歸)。「親與故交當賀我，計歸猶及菊花開」(寄楊)。「成，他這時的感觸，那想似了。所以這這時的詩篇，以自傷飄零、感懷、思歸的內涵居多。這年的秋天，途離建安，有別建安詩句詩記：

「外澤吳山已慣行，武夷從昔但聞名，北巖小寺長汀驛，且喜遊山第一程。

歇帽拉鞋曉出城，塵沙吹火向人明，多情葉上蕭蕭雨，更送新涼送客行。」

可知放翁的詩意，是與吳山向鉛山縣路徑的。我常常想放翁是一位有酒自滿酒的詩人。看他離建安的一幕，在滿城燈火黃昏的時候，他冒了淒涼的秋雨，衝破了新涼的秋意，他款帽揚鞭，告別了建安，蕭蕭的雨聲，唱着送客的歌曲，發出了傷別的嘆息，這些多麼生動的一幅畫圖？多麼有詩意的一張影片啊？放翁畢竟是詩人，他的一舉一動，都充滿了詩的氣氛，詩的情味，有靈敏的，有生命的，這些，在只會講功利和「愚而詐」的官僚氣的

俗人看來，或者以為放翁是可笑的吧？但是，我們不這樣看法，我們欽仰這位「不失赤子之心」的詩人，他是發了人生的真實的價值與意義的呢！過武夷山，有遊武夷山詩「學道雖恨晚，養氣敢不勤，宦遊非本志，寄謝鶴與猿，」的詩句，可知他有歸隱之想了。至崇安 有崇安縣驛詩說：

驛外清江十里秋，雁聲初到荻花洲，征軍已駕晨窗白，殘燭依然伴客愁。」

鉛山縣，作紫箬驛（原註：信州鉛山縣。）詩說：

「他鄉異縣尚何堪，短髮蕭蕭不滿簷，旋買一尊持自賀，病身安穩到江南。」

「衣上征塵著畔霜，信州古驛速歸裝，悲歌未肯彈長劍，豪氣猶能臥大牀，半暗髮燈搖北壁，常飢老馬臥東廂，鄰鷄唱罷衣篝暖，自笑行人日日忙。」

過玉山縣，而至衢州，他因為不願再受宦海之苦，所以奏乞奉祠，留衢州待命。他的奏乞奉祠留衢州皇華館待命詩說：

「世念蕭然冷欲冰，更堪衰與病相乘，從來幸有朽材木，此去真爲無事僧，耐辱宜惟空睡面，寡言端擬學銘膺，尚餘一事堪豪舉，醉後龍蛇滿剌藤。」

但是，朝廷沒有允許他，反叫他去臨川作江西常平提舉官（本傳）。於是，由衢州起往江西去了。過弋陽縣，有弋陽縣驛詩云：

陸放翁之思想及其藝術

八四

「大雨山中採藥回，平頭巖畔覓詩來，曉船輕泛逢迎婦，無酒溪邊領酒罍，久客愁心盡欲拆，何時笑口得頻開，嚴灘歸去今朝事，破曉空廊菊正堆。」

他的雪後書寒行饒梅詩中有感語說：

「殘雪暮邊結，朔風晴更寒，重裘猶粟膚，連騎步蹉跎，指顧不為提，終日滿山嵐，十年走萬里，何道不難窮，情文絕類史，批瀝復樞機，恨不以此勞，爲國成良圖。」可見放翁行路的艱苦了。買酒沽飲的詩句，像「酒香初熟，醉後狂言，又有誰能記」，「冰天雪海中，在這冰冷的原野裏，在這純白的澄潔的世界裏，他雖然是一層粟指亂，却清熱的生出了火般的熱」。愛國詩人的忠誠，他恨不能把十年來，爲的勞苦，用他這筆，寫成邊疆的工作上去。已往的瑣碎，平凡，消耗了他的生命，他是多麼不甘心的。這詩可見我們這位詩人抱負的偉大，和他對人生的看法了！他到了臨川，已是歲暮了。他的德州（今臨川縣。）正元詩說：

「江月微雲外，荷泥小雨餘，人如廬市散，雲似曉星疏，鴈雁同身世，新霜上鬢髮，明年更清絕，魚火對茅廬。」

又有春晚詩說：

「五十六翁身百憂，年來轉覺此生浮，山川信美故鄉遠，天地無情鬢髮秋，社後蟲如歸客，春殘花不爲人留，一觴一詠從來事，莫笑扶衰又上樓。」

可知放翁已是五十六歲（卽淳熙七年，西歷一一八〇年）了。他感慨他半生的，帶了思歸之情；又到詔華的易逝，引起了無恨的悵惘，和變幻之感。所以他只有以酒色慰，以詩言志了。這時他曾因事去金谿縣一行，有金谿道中詩說：

「雲間著竹巾，雨後烏石岡，鴛鴦雙擷尾，露蘭一村香，天海君恩重，風埃吏責忙，敢辭坡路滑，且領菊豐涼。」

不久又回到臨川，初秋詩說：

「溼發回蓬照高棟，又見一字風露秋，流落江州常蹶蹶，掃平河洛得悠悠，簿書終日了官事，尊酒何時寬客愁，擬倩天風吹夢去，浩歌起舞散花樓。」

旋去高安，有乾道初予自臨川歸鍾陵（今進賢縣西北。）李德遠范周士送別于西津是日宿戰平（在臨川縣西）風雨夕今自臨川至高安復以雨中宿戰平慨然感懷詩說：

「故人已作山頭土，倦客猶鄣陌上塵，十五年間真一夢，又騎羸馬涉西津。」

十五年前宿戰平，長亭風雨夜連明，無端老作天涯客，還聽當時夜雨聲。

詩人的感覺是如何的靈敏？是的，往事雲烟，幻夢如夢，宇宙是一個變動不居的變異啊！廿五年是多麼悠久的時間？在這幽時光之流中，生滅了多少的幻象？青絲已變成花白；面頰上刻下了多少的人生的痕紋？烙印了幾許的人生慘痛？故人的死亡，舊地的重到，又加飄蕭青鏡，淒風淅雨，那能不激動起悵然悠悠的回憶，浮現出昔日的快樂，和今日的苦

寂呢？看古今敏感的詩人，降生時帶下了幾多的苦痛？心靈上生就了幾許的創傷？他幾乎成了苦海中的獨航者，淒涼的秋夜裏的棄兒。這，使我們反而覺到狂悖的野人，畏葸之風的幸運了。至豐城縣，有豐城村落小憩詩說：

「霜信催寒力尚微，郵亭繫馬旋添衣，平郊無日冬耕遍，小婦簪花晚餽歸，忽憶征雁遠，故人已似曉星稀，上書自效真須猛，蕪正堪炊蟹正肥。」

這時，「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敕諸郡發粟以予民」（本傳）。有寄奉新高會詩說：

「小雨催寒著客袍，東行露宿敢辭勞，歲飢民食精糠窄，吏惰官倉鼠雀豪，只恐闔閭寬筆楚，不聞亭障肅弓刀，九重屢下丁寧詔，此責吾曹未易逃。」

可見這時的官荒吏惰的情形了。爲了「歲飢民食精糠窄」，放翁不辭章奏露宿，辛苦以具夜赴道，辦理振災，他這是如何的關心人民，慈愛百姓？「吏惰官倉鼠雀豪」的這樣的景象，他又是對此如何的憤怒？「只要闔閭寬筆楚，不須亭障肅弓刀」，他又是如何的流涕？「此責吾曹未易逃」，他又是如何的憤慨？詩人放翁的偉大，人格的完整，完全是因爲他的「愛」字出發，他的愛和熱，要瀰漫了大宇宙的每個角落啊！但是他到了高安已是十月的一天氣了。不久，又回到臨川，有人臨川燈馬上作詩說：

「投老磨身薄領間，卻因馬上得偷閑，兼旬最恨常爲客，一飯何曾不對山，刺鏡情欺白髮，霜風有力散酡顏，今宵要看浮橋月，儘放征驂晚入關。」

時孝宗召放翁詣行在，遂離臨川東來，有發臨川詩說：

「見客道傍店，添衣江上村，陂長風浩浩，山遠霧昏昏，虛日人聲合，凶年菜色繁，扶衰歸北闕，何以報君恩。」

可知放翁這時的心情了。既傷凶年菜色，又傷自己老病，無補於野原的餓殍；做官也沒有多大的成績表現，有負君恩，內心裏大有慚愧無從復之之感呢。放翁過弋陽縣，信州，玉山縣，衢州，但到了壽昌縣界時，却向朝廷書，命他不必入奏了。這時他心中非常悵惘，有行至嚴州壽昌縣界得請免入奏仍除外官感恩述懷詩說：

「曉傳尺一到江村，拜罷朝衣漬淚痕，政恨帝城如日遠，喜聞天語似春溫，翰林惟奉還山詔，湘水空招去國魂，聖主恩深何力報，時從天末望修門。」

於是放翁經嚴州（今建德縣），作航頭晚興（原註：嚴州）詩說：

「山色蒼寒野色昏，下橋初閉驛亭門，不須更把澆愁酒，行盡天涯慣斷魂。」

又予欲自嚴買船下七里灘謁嚴光祠而歸會灘淺陸行至桐廬始能泛江因得絕句詩說：

「桐廬縣前艤聲急，蒼烟茫茫白鳥雙，亂山日落潮未落，勝絕不減吳松江。」

望桐廬縣，泛江去蕭山東歸，有漁浦詩說：

「桐廬處處是新詩，漁浦江山天下稀，安得移家常在此，隨潮入縣伴潮歸。」

漁翁持魚印販賣，桐廬綠隴雙臉丹，我欲從之遊已遠，菱歌一曲暮江寒。」

可見放翁這時已動了江湖之志，歸隱之思，蕭山詩中的「素衣已免染京塵，一笑江湖勝幅巾，會向桐江謀小築，浮家從此往來頻」的詩句，更顯示他這種情調的濃厚呢。於是放翁回到故鄉，已是歲末的時分了。此後的四年多的時間，他都是熱居在山陰，飲酒寫詩，欣賞大自然，沉思默照，冥會宇宙的真理。

但是，詩人的生活是矛盾的。道跡滄洲的放翁，又不耐舟水般的寂靜，而與遠遊四方之思。不關中頗有四方之志，偶得長句詩說：

「世論紛紛枉怨仇，吾身自計本悠悠，讀書漸懶惟思睡，壓酒初成不怕愁，獨倚冷窗侵瘦馬，楚江籠月曉孤舟，興來會作飄然去，更續騷人賦遠遊。」

可見他頗有倦居遠遊自疏之志，以孤憤回神遊八荒；但事實上他也暫時沒有離開做官的機會，他自己也再沒有做官的企圖和打算。所以拖長了衡門棲遲的時間，也看破與自足的態度，觀山看水，豐富他內心的生活；交僧友道，與漁樵爲伍，提高他的滄泊的江湖的趣味；無限的對人類的熱情，無限的身世家國之感，還有無限的塵世的人生的酸澀，一齊的寄之於筆墨，一齊的付之於麴生。這時他的精神是高潔的，空靈的，馳騁於太空的，爲歐人世的，偉大的，無名的絕俗的，達到了極峯的平面的。但是他的生活是清苦的，平淡的，山村野人的，茅舍農家的，安貧的，凍餒的，可是樂道的，有生趣的。譬如說在他六十歲（淳熙十一年，西曆一一八四年）的時候，有六十吟詩道：

「人生久矣病百年，六十七十已爲壽，嗟余忽忽蹈此境，衰髮如蓬面枯瘦，孤松摧折老凋整，病馬淒涼依棧豆，尙無靈藥活目前，豈有功名付身後，壁疏風入燈搖搖，爐火盡寒蕭蕭，胸中血虹吐千丈，庭樹葉空衣未纒。」

他生活的情況如何，從他這首詩裏就不難明白了。我們彷彿看見一位白頭的老人，在一間破舊的茅舍裏孤零零的點着一盞青燈，冬夜穿壁的寒風，吹得燈焰忽暗忽明，爐火也不知什麼時候消滅了。他，仍然穿着一件單衣，好象忘掉了冷似的，壁上掛下了他的生動活潑的疏狂之影子，他凝視着明滅的殘燈，似乎又是在傾聽庭院的禿頭的樹枝的呼吸。和那個在寒氣裏發出的顫抖聲音。他的神態是驕世的清高的，凜然不可犯的……這是一幅多麼淒涼的悲音的深夜圖啊！這正是放翁詩人的生前的一頁速寫和自述！其次「嘗生病臥苔及楊，溼薪燎衣煎氣盲」（久雨排悶）的貧病交加的景象，使我們看了又是如何的爲這位詩人的窘境而傷心，灑兩行倒瀉的熱淚！不過，在他是安之如飴的，仍是最自負的，時刻沒有忘掉國家的失地，君父的仇辱，依然是抱了陶侃運甓似的心懷，戮力中樞，待樹殺敵。「四海一家天應數，兩河有郡宋山川，諸公尙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感憤），「報主知何時，誓死空憤激」，（作雪未成自湖中歸寒甚飲酒作短歌），這是他的對國的赤心的說明，對朝廷百僚的無情的激怒的，憤激的詭詞啊！

就在這一年的春天，放翁曾遊錢塘江一遊，有雨中泊舟蕭山縣驛詩說：

放翁詩的飄忽與勇勁

「端居無策散閑愁，聊作人間汗漫遊，晚笛隨風來倦枕，春湖帶雨送孤舟，店家菰飯香初熟，市擔蓴絲滑欲流，自笑勞生成底事，黃塵陌上雪蒙頭。」

到了錢塘，適逢着淒淒的春雨，作江頭十日雨詩一首，旋即興盡歸來。到柯橋（在紹興縣西四十里運河濱，道通蕭山縣。）有柯橋之亭詩說：

「小市初晴已過春，朱櫻奇杏一番新，灞陵老子無人識，暫借郵亭鬻角巾。」

梅子生仁燕護雛，遶簷葉綠扶疏。朝來酒興不可耐，買得釣船雙鱖魚。」

又小舟過梅市詩說：

「故故催詩愧雨蓬，悠悠破夢隔雲鐘，遙看漁火兩三點，已聽春山千萬峯，老翁自應埋病骨，歸載莫念抗塵容，停機小住青楓岸，吳市高人黨可逢。」

可見放翁這時心理的矛盾，在家鄉裏鬻居，於渴着出遊；既乘輿出遊了，又立刻逃出。了人老年裏的「歸哉」的意緒，和不禁奔走風塵之苦。時時轉念又有出世的興趣，渴慕常人的幻想。看放翁的想像力和思蹟，實是宛若游龍了，詩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詩啊！

淳熙十二年（西歷一一八六年）的春天，放翁年六十二歲，又離家赴行在。據重修天封寺記說：「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即嚴州）收入奏行在所，館於西湖上。」有臨安看雨初霽詩說：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
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

他在臨安謁孝宗，召對延和殿。放翁的傳上說：「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咏自適。』」由此看來，孝宗完全以風雅詩人看待放翁了，沒有了解到他抱負的抱負，和他的濟時的才志，所以始終未重用他。在這種情形下，由放翁看來，再出山做官，實在是沒有什麼意義，只不過疲勞身心而已。他的延和殿退朝口號詩說：

「青鞋未肯放朝靴，穿仗飛承聖主恩，清蹕傳聲徐御殿，（原註立庭中頌之，奏姓名，上乃自黃廂出御座。）紫衣引拜許龍門，徘徊漫結堯陶戀，零落難招楚澤魂，歸去猶堪誇皇巷，桐江新賜兩朱轡。」

「十年短檝乘滄波，誰著朝衫葉釣裝，才簿何堪試鴻翊，恩深猶許對延和，空牆煙柳
遮迎馬，整路春恨欲濺鞞，莫恨此身衰病去，同時朝士久無多。」

這時，他感到與孝宗久違重逢，不無依戀之情；見到與他同時的朝士的凋謝，又不無悲傷之感。悠悠時光，茫茫往事，實在叫人有滄桑之嘆啊。此次，他沒有留在朝廷裏做官；也沒有馬上赴新任；僅僅的逛了逛西湖，看了看故人，欣賞了一下杭州的風景，憑吊了一回武林的古蹟，他又重回到故鄉三山去了。有這詩說：

「官貴元須早致身，白頭豈復市朝人，數聲鶉鴉呼殘夢，一架醜醜送晚春，憑幃出雲

明客眼，澄江漲雨瀟京塵，逢人枉道曉詩瘦，下語今年何未親。

天津橋上醉騎驢，一錦囊詩一束書，作客況當多病後，還家已過暮春初，泥濘村巷入誰顧，草滿園畦手自鋤，本爲愛遲思勝迹，此心元向名利疏。」

可見他這時沖決的胸襟，澹泊的趣味，愛茅舍田園的心情，早把名利視爲身外物了。夏間又東遊鄞縣，有遊鄞詩說：

「曉雨初收旋作晴，買舟訪舊海邊城，高帆斜挂夕陽色，急艣不聞人語聲，掠水翻翻沙鷺過，低廚片片雪鱗明，山川不與人俱老，更幾東來了此生。」

過上虞，有治上虞縣詩說：

「鄞江久不到，乘興偶東遊，漲水崩沙岸，歸雲抱縣樓，吟餘聲混混，梳罷髮飈飈，喜見時平象，新絲入市和。」

題姚江的暮潮東下，至明州（今鄞縣。）有明州詩說。

「豐年滿路笑歌聲，蠶麥俱收穀價平，村步有船衙尾泊，江橋無任架空橫，海東估客初登岸，雲北山僧遠入城，（一）注：仗錫平老出山來過寺。（二）風物可人吾欲住，担頭纔菜正可烹。」

放翁在明州住了不久，與朋友飲酒賦詩，盡結交契合的樂趣。有「夜話不覺雞報晨」的真摯的豪情，也有一概知貧賤別離苦，明日有懷就誰語，人無橫槓似浮萍，未死相逢在何許，

「遠遊日新江杜持，旌亭取醉不須辭」（行路難）的傷別的熱誠的意緒呢！歸來即赴嚴州新定牧任，到任時已是七月三日了。有官居戲冰詩說：

「萬里飄然似斷蓬，桐廬江上又秋風，判餘牆尾棲鴉溼，衙退庭中立雁空。燈火市樓如舊歲，歌呼村落覺年豐，誰言病守無歡意，也與他人一笑同。」

「著著功名卽自羞，暮年世味轉悠悠，一庭葉葉楸梧老，萬里悲風鼓角秋，懷綬不爲明日計，登樓且散異鄉愁，漁舟大似非凡子，能揀溪山勝處留。」

「頭倚一枝藤，病起清羸不自勝，衙鼓有期催晚坐，條給無賴喚晨興，愛書習氣嗟猶在，寡過工夫愧未能，寂寞已無臺省夢，諸公袞袞自飛騰。」

可見他的官舍冷落的氛圍，寂寞的景象啊！又殘年詩說：

「殘年迫鍾漏，病骨怯風霜，投幘早當去，強顏徒自傷，文符紛似雨，訟訴進如牆，笑語常浪客，微官有許忙。」

放翁對於官場的執掌，大有雞肋之感！但是，爲了答謝孝宗的起用的恩遇，和在謀人民的福利盡他的一點微力，以「頭補罄頭」的治標的辦法，供獻他的衰老的赤紅的心血。所以他不能再過這麼一段他認爲平庸的乏味的官場生活，忍受小我的苦楚，這是他的忠君愛民苦心呢！「休日文書且解圍」（休日行郡圃），「文書縛急何由耐」（小酌），「厭見文書衙客袖，但思蔬水曲吾肱」（自咏），「明復對胥吏，孤憤何由攄」（雨夜），「符檄

積几案，寢飯於其間，榜管督租賦，涉筆駢我顏」。(秋興)，可見他的心靈上的苦惱情緒了。他的自嘲詩又說：

「貪祿忘歸祇自羞，一窗且復送悠悠，鏡中不為人藏老，酒後難供客散愁，正得虛名眞書餅，元非大器愧函牛，年來事業有知否，高東詩書學問囚。」

他對於自己是如何的用了嘲笑式的體諷，可知他對於這種生活的厭倦了。淳熙十四年（西歷一一八七年。）的秋天，他寫溫州大團詩說：

「鐵騎森森始首初，角聲戩影夕陽中，雖慚江左繁雄郡，（原註：白樂山詩云雪川何寂寞，茂苑太繁雄。）且看人回屢鍊翁，滄洲十年真作夢，玉關萬里之秋風，憑鞍擦動功名意，未恨猿虵蓋帳空。」（二首詩裏，可以表現出了放翁的英武，透露出英雄的氣概，誰說他僅僅的是一位詩人，頹放，多情，善感，淡泊……而沒有建功立業的心腸和企圖？「憑鞍擦動功名意」，放翁實在是一位上馬殺敵的戰士呢！我們知道詩人放翁的慧眼，好比海霧中的兩個明燈，射照着遙遠的光亮的民族的前途，他所凝視着的功名，是規復中原，洗二帝的塵垢和恥辱，尊王攘夷，出人民於左衽，是有國家民族的永久的價值與榮譽的；決不是追求個人的私利與虛名，作一個簡任特任的銓敍的辦事少而拿錢多的公務員所能滿足的。因之，他一面做官，一面叫苦，思歸，傷飄零……最後把對人類的愛與熱情，對國家的雄圖，只有付之於沙鷗和山水，託之於詩文了。

放翁在嚴州的生活越發清苦的他的續作（原註：浙江諸郡惟嚴無職租。）詩說：

「歸臥元知作飯夫，宦遊依舊是癩儒，烏教麥子爭種秫，秋稼連雲一稜無。」

到嚴十五晦朔郡釀不佳求於都下既不時至欲借書讀之而寓公多秘不肯出無以度日殊惘惘也
詩說：

「桐君故隱兩經秋，小院孤燈夜夜愁，名酒過於求趙壁，異書渾似借荊州，溪山勝處身難到，風月佳時事不休，安得連車載郫釀，金鞭重作浣花遊。」

放翁不僅是生活清苦，並且是無書可讀，無佳釀澆愁，在寂歷的秋日，漫漫的秋夜裏，放翁的心情是多麼無聊？官舍的淒涼，又是多樣的容易使人感到人生的惆悵呢？到了戊申元日（淳熙十五年，西歷一一八八年。）作詩以抒洩他鬱鬱的胸懷。詩云：

「白頭身世歎羈孤，一念兒時淚已濡，尙記爭先齋鬱壘，豈知落榜舉屠蘇，盃盤草草思鄰舍，車馬紛紛厭九衢，六十年非心自了，掛冠猶足補東隅。」

不久，他又上書乞祠，詩云：

「上書又乞奉祠歸，夢到湖邊自叩扉，此去敢辭依馬磨，向來真憤擁牛衣，致身途遠年齡暮，報國心存氣力微，誓墓那因一懷祖，人間處處是危機。」

夏七月任滿離嚴州歸山陰，有泛富春江（浙江在富陽縣境者。）詩說：
「雙鷺搖江疊鼓催，伯符故國喜重來，秋山斷處望漁浦，曉日昇時離釣台，官路已

陸放翁之思想及其藝術

九六

張子月，言衣仍舊兒。埃，還家正入雞豚社。剩伴鄰翁笑口開。」

陸放翁於七月十日了。有七月十日到故山削瓜淪茗倚窗自適詩說：

「歲時有絕勝吳松，家占湖山第一峯，瓜冷霜刀闌碧玉，茶香銅碾破蒼龍，壯心自笑

老蒼龍，狂態極知人不容，擊壤窮詞歌帝力，未妨堯舜親逢。」

「老病無復宦情或者疑馬作此示」詩說：

「病思蕭索豈獨今，十年前已鬢霜侵，舊交略盡形吊影，薄宦宜休口語心，老驥已甘

當伏櫪，鬢髮現是急投林，別君徑入亂雲去，後日相思何處尋。」

「餘軍器少監，有宿盛中偶作詩說：

「流塵歸雲兩鬢絲，此生年晚北山移，數殘宮漏寒無寐，開盡梅花病不知，同舍破柑

醒宿酒，故人折簡索新詩，生涯可笑清如許，枉是京塵撲馬時。」

至淳熙十六年（西歷一一八九年。）的春天，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有史院書

事（原註：是日丞相過局）詩說：

「史冊修稿滿床，牙籤古靶帶芸香，中人馳謁初宣旨，丞相傳呼早出堂，皇祖聖謨

寓古，詩寶直筆擅三長，孤直曾趨龍鼎對，白首爲郎只自傷。（原註：紹興辛巳，

嘗爲恩賜對，今三十九年矣。）」

這一首詩常說的是高宗實此，很容易引起他的往事納到懷來。也想起高宗時的召

想；想起少年時的壯圖的襟懷；他更想起三十年前與人世奮鬥的一幕幕的歷史；也想起他少年的壯志是何等的幻滅；以及半生的生命是如何像一葉浮萍，東西飄零……白頭的郎中，將要結束了他的政治的生命，衰病殘年，作這種蠅頭蚊睫的史官。當年睥睨一世的放翁，自然是要浮起一片茫茫無涯的傷心，歛歛的灑人生淒涼之淚了。不久，以作詩濁忌被斥歸。有去國後潮江亭。常徐簿宋卿載酒來別詩說：

「昨解符已徑歸，偶隨尺一起柴扉，暫留已媿黔吾突，久住空令緇客衣，外物紛紛何足問，故人眷眷吳相違，從今再見應無日，長與沙鷗共釣磯。」

他到家已是初冬的一候了。有「知我向來惟斷問，曾心終竟在孤蓬，東歸已買腰間劍，魯叟從今不諱窮」（即事），以表明他的甘願浪迹江湖，躬耕南畝，和他的安貧的箕山之志。他的到旬餘意味甚適戲書詩說：

「天恐紅塵著脚深，不教經去山林，欲酬清淨三生願，先洗功名萬里心，石鼎飜飜閑煮茗，玉徽零落自修琴，晚來剩有華胥興，臥看西窗一炷沉。」

但是，老死山園，退居幽林深谷，又豈是放翁的本心和初衷呢？他有理想，抱負。他傷心他的一生的遭遇，傷心「浮雲蔽白日」般的朝廷。他更憤怒他這次無理的放逐，他是抑壓住激動的感情，故作沖淡的閒散語，毅然的一去竟作「遊子不復返」了。然而憤憤之情，又豈能已於言呢？在他的于十年間兩坐斥罪雖擢髮其數而詩為首謂之幽風月既還

陸放翁之思想及其藝術

九八

山遂以風月名小軒且作絕句詩說：

「扁舟入向鏡中行，小葦清詩取次成，放逐尚非蘇子比，清風明月入臺評。」

綠疏丹果薦瓢尊，身寄城南鷓鴣村，連坐頻牽到風月，固應無客叩吾門。」

可見放翁是怎麼的自負？在衆醉我醒的世界裏，放逐，又算了什麼呢？還不是賢能們應有的結局嗎？此外他「從來本不擇生死，况復區區論禍福」（雪夜小酌）的詩句，豈可以見出他的正義的耿介的天性，和置禍福於度外的態度了！

放翁是重門山陰了，永遠的結束了他的覺得厭惡而不能放棄的政治生涯，收起了他的漂泊的命運；變成了清泥的楊花，不再東西的飛來飛去。以鏡湖的烟雨，翠波，風光，……休息和恢復他半生的奔波的疲勞；以三山中的紅花，秋菊，楓葉，麗日，……溫暖他的久經風霜的鱗傷的破碎的心靈。茂華的水鷗，伴着他的磯旁垂釣；嫵媚的青山，遠遠的如少女鍾情似的向着他默默無語；蠻荒的山林，他可以不分晝夜的任意逍遙，遨遊；淡遠幽靜的寺院，幾乎印滿了他的足跡；淳樸的野人，是他常與從的好友；漁樵惜道，變成了他的莫逆和知心；不取錢的河魚，成了他的家常便飯；山禽野味，幾乎是四季不離。……放翁的一切，是更進一步的接近大自然，與大自然交融了；他的身體，也脫離了世俗的羈絆而自由了；精神也更美，崇高與空靈了。詩，也隨着他的生活安定，進入更高的階段，換了面目，一切，彷彿都再生！

一、入蜀前的詩

——自十二歲至四十五歲。（紹興六年至乾道五年。）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我們知道放翁是生長在動亂的時代，眼看到胡馬的馳騁，耳聽到靖康傷心的故事。復讐的種子，早種在幼稚的心田中。慨然以國家爲己任，一刻都不能忘懷「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壯志的。這種抱負和心胸，幾乎滲透到他一生的每首詩裏，作爲他的詩的主要風格之一。他的童年生活，大半是居留在山陰故鄉，一個山青水秀之地，幽美而富有詩意的環境，這對一位詩人神性的陶冶，詩的取材，詩情風韻，影響是多麼大呢？我們爲了明瞭他這樞時期的詩起見，不能不進一步探討山陰的風物。

病中懷故廬詩：「我家山陰道，湖山淡瀟瀟，小屋如舴艋，出沒烟波中。天寒橘柚黃，霜落纓鞋社，禱鴛鴦鼓闌，賽雨鷓鴣空，又魚有竭作，刈麥無遺功，……。」

又山陰風物四絕句說：「嫩日輕雲淡拖天，撲燈過後賣花前，便從水閣杭湖去，捲起朱簾上畫船。」

舫子窗扉面面開，金盞桃杏間曾盃，東風忽送笙歌近，一片樓臺泛水來。

湖波綠似鴨頭深，一日春晴直萬金，好事誰關歌舞，方舟齊榜出花陰。

花紅柳色滿船頭，病酒今朝懶出遊，卻就水亭開小宴，綺簾銀燭看歸舟。」

又思故山說：「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歌鏡湖，湖山可麗說不盡，且復爲子陳吾廬，柳姑廟前魚作市，道士莊前菱爲租，一彎畫橋出林薄，兩岸紅蓼連菰蒲，陂南陂北鴉陣黑，舍西舍東楓葉赤，正當九月十月時，放翁艇子無時出，船頭一束書，船後一壺酒，新釣紫鱖魚，旋洗白蓮藕，從渠貴人食萬錢，放翁癡腹常便便，暮歸稚子迎我笑，遙指一抹西村烟。」

這是多麼清俊秀麗的富有詩意的環境與景色啊！山陰的風物，充分的表露了自然的美，寫出了自然的奧妙和祕密。山的情姿，是蟠幽鬱秀；水的麗影，是澄澈明靜，不施鉛華。沐浴在這種清幽雅超逸的環境中，陶醉在這種淳樸的山村的湖水之鄉裏，流連在這種大自然美的光景的境界裏，放翁的詩心，將會隨着景物和天色的幻變，而興起了無窮盡的詩意，妙思，和對自然愛好之感，因之形成了他在這個時期的詩的主要風格了。大自然是一部奇書，他可以在這裏頭取他所喜歡的材料，學習他願知道的課題。所以曉霧，晚霞，晨風，殘月，綠樹，紅葉，青山，碧水，一花，一草，……還有鄉村的靜美，村夫的樸實，鄉居的情趣……都作了他的詩的內容和題材了。雖然他在這一個時期裏，專心一意的獵取功名，在三十四歲的時候，曾到過福建去做官。但不久調回行在，後通判建康，旋又調赴鎮江，繼而移官豫章。在宦海中他是沒有什麼建樹和愜意的。不過他可以到處的遊覽山水，更蓬

一步的了解自然，和接近自然了。在這一個時期中，放翁的詩章很少。我常常的懷疑到爲什麼一位「年十二能詩文」的大詩人放翁，會到了四十五歲生命流去了一半的時候，才只有一百六七十首的詩留傳給我們，較之他的詩全集和遺稿共計一萬餘首的數目，實在是如「滄海一粟」，渺小的太可憐了。這不是詩人的珍貴生命的浪費嗎？我想這時期的放翁，是如朝日初升，一團蓬勃的朝氣，希望着未來的光明。壯志雄懷，給了他的生命以力的衝動。隻手轉乾坤的偉業，匹馬重整山河的壯舉，在他看來，或者是預願間的事。所以他思以身許國，願在驅除金虜，掃淨妖氛，在抗戰救亡的征途上，消失了他的生命；在解除中原的人民的水火般的痛苦上，犧牲了他的體軀。當然的，他對詩的看法，自如楊子法言裏所說的：「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他一定的要去「建水世之業，留金石之功」了。是以他的半生的時間和生命，消磨在宦海裏，作詩僅成了他偶爾的酬贈和吟咏性靈而已，決沒有佔據他生命的全部。這時他好比一個天真無知的孩子，看着宇宙的一切都是美的，善的，有生命的，有希望的，和諧的，光明的。在他的內心裏，俱有內在的與生俱來的原始的衝動力，外向力，過剩的生命力，容易使他忘掉了自己，而與外界融合，看外界的事物，格外覺得生動，親切；他可以懷着一顆童心到海邊上用細沙碎石，建築他理想的房屋；在汀洲上可以用鮮花佈置他的理想的花園；他又可以跑到深山巖谷裏去捉蝴蝶，聽鳥語……。甚至於能有冽冽的寒風，他也不驚奇這是人世的冰冷。雖有薄灰云，他也不詫異這是人

間的昏昧……。冰冷與灰色，在他這時看來僅是一個過程，他所希冀的追求的不是這些，而是芳草萋萋，楊柳依依，好花鬥豔，鶯紫千紅，鸞鷓婉囀，子規夜啼的情緻美滿而光燦的世界。因此，放翁雖是有宦途的失意，飽嘗了壯志頻頻的化成幻影的苦味，但是，他並不悲觀，消沉，疲倦。相反地，希望的火焰，燒徹了他的周身；強烈的自信，變成了他的奔放的熱情，凝固成鐵一般的意志。他有基督的精神，為國家忍受痛苦和災難的浩氣，這種風格和情調，在他人蜀前的詩篇裏，是不難找到的。

以上所說的是關於放翁在這個時期裏的詩的精神內容和風格，現在更進一步論他詩的本身。我們知道放翁詩的宗派，是出於少陵和山谷的，在他的前期的詩裏，表現了十足的才氣超然。但是，却又頗能自出機杼，盡其才而後止，決沒有才竭而意不盡的毛病。他的詩是以才氣勝的；才氣控制了每一章的詩篇，統馭了所有的詩料。所以他雖然是摹倣前人，然而他不落前人的窠臼。試看他的示子通詩：「我初學詩日，但欲上藻績，中年始稍悟，漸欲窺宏大，數仞李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纔倚門，溫李真自鄙。」這是他學詩過程的敘述。在這一期的詩中，采藻上不無工巧的地方，或者有時露出雕琢的痕跡。但是，清新，生動，倩緻，雋永，不落纖佻，仍歸雅正，這正是他的初期詩的特色！現在憑了個人的主觀和看法，選幾首代表作如下。

夜讀兵書詩說：

「孤燈耿霜夕，窮山讀兵書，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戰死士所有，恥復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正自疎。陂澤號飢鴻，歲月欺貧儒，歎息鏡中面，安得長膚腴。」
送七兄赴揚州帥幕詩說：

「初報邊烽照石頭，旋聞胡馬集瓜州，諸公誰聽芻蕘策，吾輩空懷畎畝憂。急雨打窗心共碎，危樓望遠涕俱流，豈知今日淮南歸，亂絮飛花送客舟。」
送李德遠寺丞奉祠歸臨川詩說：

「送騎擁東城，烟帆出鳥輕，道行端命，身隱更須名。肝食煩明主，胡沙暗舊京，隔分一襟淚，不獨爲交情。」

新夏感事詩說：

「百花過盡綠陰成，漠漠爐香睡晚晴，病起兼旬疎把酒，山深四月始聞鶯。近傳下詔通言路，已卜餘年見太平，聖主不忘初政美，小儒惟有涕縱橫。」

聞武均州報已復西京詩說：

「白髮將軍亦壯哉，西京昨夜捷書來，胡兒敢作千年計，天意寧知一日回。列聖仁恩深雨露，中興赦不疾風雷，懸知塞食胡陵使，驛路梨花處處開。」

聞雨詩說：

「慷慨心猶在，蹉跎鬢已秋，百年殊鼎鼎，萬事祇悠悠。不悟魚千里，終歸貉一丘，

夜闌開急雨，起坐涕交流。」

度浮橋至南臺詩說：

「客中多病發登臨，聞說南臺試一尋，九軌徐行怒濤上，千艘橫繫大江心。寺樓鐘鼓催昏曉，墟落雲煙自古今，白髮木除豪氣在，醉吹橫笛坐榕陰。」

七月十四夜觀月詩說：

「不復微雲滓太清，浩然風露欲三更，開簾一寄平生快，萬頃空江著月明。」

遊山西村詩說：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齊社近，衣冠簡朴古風存，從今若許閒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東陽道中詩說：

「風歎烏帽送輕寒，雨點春衫作碎斑，小吏知人當著句，先安筆硯對溪山。」

幽居詩說：

「翳翳桑麻巷，幽幽水竹居，紉縫一獠婢，樵汲兩蠻奴。雨挾清砧急，籬懸野蔓枯，鄰村有鬻子，吾敢歎空無。」

晚泊蒼姥磯詩說：

「山斷峭崖立，江空翠靄生，漫多來往客，不盡古今情。月碎流急，風高覺笛清，

兒曹笑老子，不睡待潮平。」

殘春詩說：

「殘春醉著的魚菴，花雨娛人落半巖，豈是天公無皂白，獨悲世俗異酸鹹。安身似夢行嘗覺，談口如狂未易緘，已作沈舟君勿歎，年來何止閱千帆。」

二、入蜀後的詩

十一自四十六歲至五十三歲。（乾道六年—淳熙四年。）

「壯壯而乘機兮，可不改乎此度也。」

乘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也！」

放翁的入蜀，是他平生的一件大事，也是決定他的未來去作政治家抑作詩人的分野，這個關鍵在他的生命上是太重要了。放翁有崇高的理想；有做大詩人的熱情，有原始人的衝動；有偉大的抱負；有過剩的生命力；有聖潔的心靈，使他去愛祖國，愛家鄉，擴而至於愛人類；更有創造的衝動力，迫着他去作超人，冒險，作挽救瀕於既倒的事業。放翁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不願意作一位懶散的文人，却要作一位救亡的戰士，立金石之功的中興英雄。所以他抱了極大的熱望，懷了偉大的希望。幻想着未來的光明，賺了溫暖而戀愛的故鄉。江南婦人的風致，於乾道六年（西歷一一七〇年），過上了征途，走到「通衢舞竹枝」的蜀道，「譙門對山燒」的荒涼山僻壤，企圖在川陝打下個鞏固的政治與軍事的基

礙，不僅是金撻爭取長江上游的優勢，而且可以收復關中，進一步的規復中原，實現他的中興宋室的壯志。但是，事實往往的粉碎了理想，現實常常的驚醒了好夢，黑暗一時候暫時也可以戰勝了光明。是以放翁在他的入蜀以後，一切都感到失望了。崇高的理想，變成泡影般的可笑；珍貴的熱情，作了對照下的悲涼；憂國的懷抱，變成追求不到而觀念；憧憬着的未來，給了他一種幻滅的悲哀。兩年多的夔州居留，獲得的是無量的悵惘；將近一年的漢中的幕僚生活，換來的是絕望的無意義的空虛。以後五年多的時間，在成都，唐安（今崇慶府南），漢州（今漢源），蜀州（今崇慶），嘉州（今樂山），漢嘉（今雅安縣北），榮州（今宜賓），也嘗盡了羈旅飄零的滋味；狹窄成大的交往，也只得到了「不拘禮法」的放翁的名號。在一切不經意的時候，在雄懷壯志被毀滅的時候，在極大荒涼空虛寂寞苦襲擊着的時候，使他在「功業之神」的面前，他是渺小的，無價值的，沒有地位的，像蜉蝣撼大樹般，可憐了。但是，在他的精神和「靈魂之美」的方面，卻有極高度的發展，昇華，射出一陣陣的燦爛的光輝。放翁爲了發洩他的忠國愛國之情，吐露他的壯懷的鬱抑，發舒他的被淤塞的情感，吶喊他心靈中的苦悶和悲涼，叫出他在人生旅途上所感到的冷落和殘酷，以及他磊落浩氣度……他遂開闢了他的詩的園地，擴大了他的詩的範圍，整個的生命，放在他的詩園裏，他，忠實地園了。一種振名的感懷，寄託在他的詩裏。詩，是他的生命，也是他的靈魂，他的歸宿。所以他的詩，不僅在質量上達到登峯造

極的標準，在數量上也如兩後春篇，一夜齊出，更如萬頃波濤，洶湧而來，產量之大也爲古今詩人之第一了。現實與時勢的所迫，使他不得不放棄了作一位政治家的野心和希望，而作一位極適合於他的性分的詩人與風雅州宰，過他的閑散的風趣的詩人的生涯，享受空靈的神遊八方的寂寞與自足的詩人的快樂。但是啊，金人的狼奔豕突，中原的胡騷悲鳴，戰區人民的左衽的若痛，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的局促……。一切的現實，對他都有強烈的吸引力，他又那能有一時刻的忘掉呵！在這樣的小靈的衝突和矛盾中，在良心和責任感的震盪的苦淵裏，他所發而爲心聲的詩章，大都是悽厲之音，和感激巖石的悲憤的調子！所以放翁這一期詩的風格，多表現了意氣豪邁，往往志在戎軒，大有橫槊躍馬，願效驅馳之概；汗漫熱烈的情緒，鬱塞磊落的風度，都成了此期的特色。放翁自入蜀以後，蜀中的山水，風物，霧云，天色，給了他以新的刺激，發生了新的感應。蜀地的山，沒有江南的山的嫵媚、秀麗。它好像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武士，自的沒有江南的山之少女般的倩姿。它是懸崖峭壁，不是泉壑清幽；它是崇山峻嶺，不是巒峯縣延；它是鳥道紆迴，不是松濤洶湧；一個是雄偉，一個秀媚；一個是巍巍的巖巖，一個是白雲抱幽石的秀峯。我們假如身歷三峽，不禁有叱咤風雲，神馳高空，超絕人生不平凡之感。蜀中的水，也沒有江南之水的碧綠，也沒有江南之水的淨美。江南的水，母比不遜鉛華的西子，表現了淡雅韻秀，蜀地的水，猶如濃粧的少婦，自有她的沈鬱豔麗的趣味。江南的沼澤散着落，一望碧

或高頂，或繞的雲烟，輕紗似的曉霧，迎風弄姿的幽花小草，使人有瀟灑之思。蜀地山巒，山巒疊嶂，雲霧縹緲，繞過無數的怪石和石子的身旁，穿過了山谷的一簇簇的竹叢和青草，滋潤着山間的百花，使人不禁有超逸歸隱，方外出世之想……。總之，江南與巴蜀的自然環境，與陸放翁所提出的種種典型和不同的面貌。因之，放翁的詩，自入蜀後而境界一變。不再如在伊鄉時寫自然景物那樣的輕鬆，瀟灑；巴蜀的景色，給了他孱弱的異鄉羈旅的冷落，苦悶，添了沈鬱悲涼。所以這時他的詩大部分是情景交融，而他的風景，又大多數是描繪冷淒，蒼涼，荒蕪；的境界，藉以抒發他的胸懷，和烘托他的身世家國之感。大自然的「冷淒」，「荒蕪」，「沈鬱悲涼」，「空虛」，「冷清」，也做了他這時期的詩的風格的特點之一。這一次放翁的自蜀之行，確在專業上沒有什麼成就，然而在作詩上有驚人的進步，開放出詩壇上的一朵新花。確了他在詩人的方向。但是，我們這裏需要更進一步探討的，是他在這時期的精神面貌，和精神境界昇華。當一個人的壯懷和抱負化成了泡影般的幻滅，現實的功業對他的精神面貌，和精神境界昇華。當一個人的壯懷和抱負化成了泡影般的幻滅，現實的功業對他表示了絕望的時候，他精神上的發展，可能的只有三途：一途是對絕望的命運掙扎，力挽危局；一途是超脫塵世，如僧道般的逍遙方外；一途是飲酒澆愁，疏狂玩世，在醉仙的世界上，尋求他的自由。虛無他的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這個幻影，是完滿無缺的，是勝於一切的，是絕對的。陸放翁，與蘇東坡，與蘇東坡先生所寫的阿Q的精神勝利相似的。放翁對「一條途徑」走不通的，譬如說在當時的「秋最有力量」的武人，是首推王炎，放翁對他曾陳「進取之

策」，而不爲所用；其次是蜀師范成大，也不能聽取放翁的話，僅爲「文字交」。這樣的處境，對他的事業的命運，當然沒法來挽回了。所以他只有走了後兩條路：我們在放翁的詩集裏，隨時可以看到他對僧道的來往和交遊；對寺院的留戀與愛慕；他自己也時時的表露出神仙逍遙的趣味，和大澈大悟的感覺。我們也可以看見他的嗜酒豪飲，醉後的佻狂，吐露胸懷的醉歌，和滅虜的大志的表白，那是多麼動人的中興宋室的策劃？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和劍客來往，自己也學過劍術，這又是如何的英雄本色？所以說他一方面是超世的方外的思想，一方面是狂疏的顯作醉候的情趣，過他的神遊的生活，獲得他的自足的精神勝利，這兩種精神的心理的情調之強烈的顯現，也構成了他這時期的詩的顯著的風格和特點。

至於他的詩的本身，在這一時期裏，是表現了宏肆的詩境，博大的境界，如長江大河，奔流而來，常以白描的技巧，表現他的才氣縱橫，脫去了工巧雕琢的衣裳，換上了機錦天成的外套。他的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詩說：「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毯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廐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駝隨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冷電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宋之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豪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這不是放翁自己對於他的詩在這一時期裏的一篇很好的描述嗎？看他如何的體會到詩的奧妙處？如何的去了

解和混會微妙的創作過程？對詩本至一種神奇的經驗與珍悟？放翁作詩的奧妙，他竟比作叔夜所生的高貴，失傳的廣陵散曲了。這更可以懂得我們家學會和沈忌它的箇中的情趣。

今選他這一類的代表作如下：

驛亭小飲遣興詩說：

「落日微雲共陸離，龍鬚霧縠出參差，老松隔道開亭載，杜宇號山隱四時。漢水東流那有極，秦關北望小勝遲，郵亭下馬開孤劍，老大功名兩自知。」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詩說：

「百年踰眼更海上，自浪翻雲寄豪壯，去年射虎南山秋，歸志雪滿貂裘。今年摧頽最堪笑，華髮蒼顏羞白照，雖知得酒尚能狂，脫帽向人時大叫。逆胡未滅心未平，孤劍床頭響有聲，破曉夢回燈欲死，打窗風雨正三更。」

寶劍吟詩說：

「幽人枕寶劍，殷殷夜有聲，人言劍化龍，龍亦氣不平。不然憤狂虜，慨然思遠征，取酒起醉劍，寶劍當潛形，豈知君者，時來自有命，一匣有餘地，胡為鳴不平。」

曉歎詩：

「一聽飛鳴窗已白，推枕欲起先歎息，翠華東巡五十年，赤縣神州滿戎狄，主憂臣辱古所云，世間有粟吾待食，少年論兵實狂妄，諫官劾奏當竄殛，不為孤囚死嶺海，君

恩如天豈盡，容身有處無。誠無期淚橫，承露含桃薦宗廟，至今銅甌沒荆
棘。隨井從古多烈士，他年可待長矢射，王師入秦駐一月，傳檄足定河南北，安得揚
鞭出散關，下令一麾旌旗色。」

春晚書懷詩說：

「老客天涯心尙孩，惜春直欲挽春回，香羅縱繫斜陽住，右手難移故國來，暑近蚊雷
先憊憊，雨前蠓蝥王崔嵬，茹芝卻粒終無術，萬事惟須付一盃。」

歎息詩說：

「國家圖錄台，興，歎息吾寧粥飯僧，賣劍買牛衰可笑，壞裳爲袴老猶能，曉過射圃
雲藏壘，夜讀兵書雨灑燈，安得龍媒八千騎，要令窮虜畏飛騰。」

觀華嚴開僧齋詩說：

「拂劍當年氣吞虹，暗曉覺湖庭空，早知壯志成癡絕，悔不藏名萬衲中。」

枕上詩說：

「枕上三更雨，天涯萬里遊，蟲聲憎好夢，燈影伴孤愁，報國計安出，滅胡心未休，
明年起飛將，更讀北平秋。」

南窗詩說：

「一窗落盡多少，疏窗透多少，關帝舞，狂風睡盡歌，巴酒愁愁得，金丹奈老何，

南窗弄風月，聊復此婆娑。」

遊修覺寺詩說：

「上盡蒼崖百級梯，詩囊香袖手親攜，山從飛鳥行邊出，天向平蕪盡處低，花落忽驚春事晚，樓高剩覺客魂迷，興闌掃榻禪房臥，清夢還應到剡溪。」

小市詩說：

「小市門前沙作堤，杏花雖落不沾泥，客心尚壯身先老，江水方東我獨西，暫憩軒窗仍汎掃，遠遊書劍亦提攜，子規屢笑飄零慣，故傍茆簷盡意啼。」

待青城道人不至詩說：

「我亦從來薄世緣，偶然采藥到西川，慵追萬里騎鯨客，且伴千年化鶴仙，金鼎養丹斲海日，玉壺取酒醉江天，朝來坐待方平久，讀盡黃庭內外篇。」

舟中偶書詩說：

「老子西遊萬里回，江行長夏亦佳哉，晝眠初起報茶熟，宿酒半醒聞雨來，漢口船開催疊鼓，淮南帆落亞高桅，四方本是丈夫事，白首自憐心未灰。」

三、東歸後的詩

——自五十四歲至六十五歲。（淳熙五年至淳熙十六年。）

「曾歎歎余髫髻兮，衰疾時之不驚；

攬菴以掩涕兮，露余襟之浪浪。」

萬里歸來的放翁，懷着一種疲倦的心情，踏進了如慈母般的款款的懷抱，燃着一種神秘的渴望之火，跑到久別重逢的具有魔力的鏡湖的面前，他是如何的激動與興奮啊！他有甜蜜，也有辛酸；有溫暖，也有悲涼；有喜悅，也有傷感；有說不出的愉快，也有無名的淒切……。萬縷的各樣的情緒，交織在心頭，編成了淒涼網，籠罩着空虛，寂寥，和對一切蒼茫的意味。故鄉確是一隻無形的巨手，觸着了放翁十年來的創傷，勾起了他久已埋藏在心靈幽深處的苦痛，浮起了烟雲的往事的回憶；他想起他少年時代的抱負，他想起了劍南十載的奔波；他想起了入蜀時的志願；他想起了君辱國難；他想起了征衫褪色和破舊；他想起了撲撲風塵的對國事之徒勞無功；他想起了歷來的在人生旅途上的艱苦和不妥協的奮鬥；他想起了他倔強的與惡勢力之周旋；他想起他如何的熬過異鄉作客的寂寞；他想起他如何的克服人間的荒涼；他想起他的面紋如何的寫下了生活的痕跡；他想起他的青絲上如何的漸漸的塗滿了雪霜；……過去的一切，如警鐘似的喚回他的睡夢，數載的磨鍊，粉碎了他的理想的虛幻，鬼魂的空中樓閣。他又好比一隻負傷的小鳥，不能再任其羽翼，而有故巢之戀；他又好比一匹廝隕的老驥，不能再馳騁大漠，而有塞上之思。他愛戀着故鄉，憎惡着已往的生命的浪費的生活，「萬里客經三峽路」，除了「千篇詩費十年功」的一點詩的心血的成績以外，試想值得說的還有什麼？因之，他面對着故鄉的景色，看見山水的

嫵媚，能不脈脈無語，興起了內心的懺悔，如對愛人的泣訴，有潛然的流傷心之淚嗎？所以他這時詩的風格，大半表示了仕宦的乏味，無聊；做官生活的瑣碎，平凡；以及羈旅的冷落，孤館的無情；天涯芳草，萋萋莫莫，思歸的遊子，望之歛歛的色調；倦客的心緒，絕俗的意緒，幾乎透滲到每一詩篇。歌咏故鄉的山水，茅舍、汀蘋、孤蓬、淡烟、鷓鴣，……描寫故里的風趣和物產；紅蓼、茯苓、霜蟹、鯽鱸，……這些便構成了這時他的詩的主要特點。此外還有一川月色，沁入肺腑；萬里青空，闖入胸襟；浪意的海洋，空氣，清涼的抹山的微雲，一切都使放翁的疲憊的心靈得到安慰，使放翁陷入煩惱障裏的靈魂得到解脫。是以放翁的精神也格外的美化，洋溢着淡雅的氣氛。這時，放翁的心湖是那樣的平靜，心緒是那樣的安寧，態度是那樣的含蓄，恬淡，……因之，反映到他詩裏的，自然是瀟灑，高潔、澹泊、清遠、閒適、絕俗、玄雅、超逸、和空靈的諸種情調。……試想這樣富有山林神韻的生活，這種充溢着田園妙趣的環境，這樣洋溢着自然之美，山村一舍，可說是最適宜於詩人的寄迹和託足了。我們慶幸放翁有這麼幽靜美妙的故鄉環境，在這麼多的人生的生活體驗，他應該用上他的詩人的生命，整個的熱情，和宗教式的情緒，熱感，灌注到他的詩的園地裏，純真的詩國裏，憑着已往的體驗和修養，憑着大自然的色光與靈感的映照，射出他精神上的彩華，發出他靈魂的光輝，寫下自然，山水，及一切的真與「豔」的姿態和色調，提高詩人的嗓子，吼出全民族的心聲，在詩壇上燃點起萬丈的光

焰，作爲詩國裏一盞燦爛水明的燈，造成一位更偉大的詩人呢！但是，詩人放翁，對他京師後的生活，並不如他處置，對他剩餘的生命，並不如他的安排。他不是不知道純詩人的生活是風雅，自由、疏狂、閑散、有情趣；宦場的生活是齷齪，拘束、刻板、窮忙、機械、無聊。然而放翁的天性，雖愛故鄉，但亦愛國家民族；雖愛自然，山林，更愛普天下的人民。他在飄零失意的當中，未嘗忘了君父的恥辱，與破碎的河山，正逍遙在似鄉三山的時候，也沒有忘懷了人民的痛苦。是以他決定再拋離開溫暖的可留戀的家鄉，重新英勇的邁上了漂泊的旅途，投身在仕宦的風波當中。他明知不能再有希望建立驚人的驅逐金虜於國土之外的偉業，寫下在民族史上的不可抹滅的金石之功；但是爲了安慰他自己的良心，爲了減輕他對人民在心靈上的責任感，乃對天下事抱了「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精神，以治標的辦法，在解除人民的痛苦上，在謀人民的福利上，盡他所有的力量。不過冰冷的人海，又如何能認識他的熱情的高貴和偉大；昏昧的朝廷，又如何能體諒國士孤臣耿忠的苦心。是以他的建安（今建甌縣）一行，也沒有什麼政績與成就，空空的增添了他的心靈的愁悵，和羈旅行役之悲；在江西常平提舉的任上，以水災災饑，遍野嗷嗷，發義粟賑民，又爲小人劾奏，受了召還的處分。這豈不是連詩人這一點良心上的溫暖和熱力，都不允許他向人民的身上放射嗎？對詩人這一把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純真的心靈之烈火，也真窒息和熄滅嗎？因此，他懷着一顆悲哀傷感的心，遁跡山陰了。所以他這時的詩

的風格，又表現一種極大的矛盾；詩的情調，也表現出了異常的不調和。他的生活與心靈的詩，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型的對立：一方面是入世的，爲國的，爲民的，對現實有強烈感的，戰鬥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姿態的；一方面又是留戀山水的，倦旅的，思歸的，禁不起狂風暴雨的，多感的，飄逸的，曠達的，沖淡的，清奇的，情趣的。次如發舒胸中鬱抑的感懷，寄託身世，思念往事……也是這時他的詩的風格上的一環哩。我常常想這時詩的風格上的駁雜，矛盾，假如從表面看來是不調和的，沒解釋的。不過，從他的詩的心理的基礎上去透視，又覺到他這種風格是可愛的，自然的，率真的了。試想在他詩上的一切不能夠滿足他的希望的一位詩人，除了一方面針對着現實去奮鬥掙扎，挽回他的不幸的命運外；在詩文上，在靈魂的領域中，當然要表現他的真實的情懷，吐訴他的奮鬥過程的痛苦，與在人性上潛伏着的與生俱來的感情的脆弱，和不禁寂寥的「池魚思故淵」之感了。是以在作人的風度上，自然的也是扮演着「外彊中乾」的澹泊，山林，田園，倦遊的趣味了。所以說放翁的詩的風格，雖然是多方面的，形式上是矛盾的，但是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和諧的；人格是前後統一的，不變的。這時放翁的遊覽詩很少，也可以見到他是如何的集中精力，注意現實了！

召還歸里寄跡鏡湖之濱的放翁，似乎應該永遠的棲隱了。山明水秀之鄉，對一位詩人的生活是如何的俱有引力呢？但是衝突，矛盾，衝動，種子，天生的種在詩人的心中，只

待春風拂吹，楊柳依依的天氣，更會發芽，生長了！所以是當孝宗召放翁起知嚴州的時
候，他又燃起了希望之火，重新構思他的幻虛的樓閣。但是將近二年的桐廬江畔的官舍居
留，他得到的又是什麼呢？文書的執筆，吏牘的瑣碎，俗務的平凡……；半年的郎中史
官，結果又以詩忌被斥而歸。詩人的最後一次的對現實的幻想，也在他的憤怒，不平，悵
惘……的情緒下，化爲泡影了。所以他這時的詩，也有一個新的面目：對文書紛亂的責
煩；對公文堆積的病痛；對閑適自由的愛慕；對無拘束生活的追求；對官場的過度的疲
倦；對朝廷昏惑愚妄的憤慨。感覺到他的遭遇的生也不辰，格外的覺得白鷺水鷗的可親；見
廟堂上是不可再與袞袞的公卿們共議國事，遠逝自疏的去志也益堅；江湖的奇麗的幻變的
景色，重新對他有了吸力。因之，他更堅定了「詩情自合江湖老」的決心。「盡收事業
漁舟裏，全付光陰酒榼邊」的理想，竟成了他這時唯一的美滿的希望着的东西
了。這樣多的詩材內容，如此的擴大了的詩的領域，湧現出這樣一種風格和方面，浮出了
這樣多的色調，情趣，和味道……交織成了他這時詩的新穎的面貌。至於放翁的「身在
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的忠君愛國的思想，更是隨着他的純樸，真質，熱烈的性情，
崇高偉大的人格，通過他的心靈的淨化和一定的表現形式，而貫串了他的各時期的詩的風
格了！

總之，東歸的放翁，因爲在意識上起了數次的變化，在心之波流上起了幾次的曲

折，在思想上也常時的表現了形式上的矛盾。所以反映到他的詩的風格上，氣味也和當的複雜，味道也辛酸不一，很難以簡明扼要的單純的語句，道出他的意蘊，繪出他的影像。不過，我們可以說的：是詩人放翁時心理的矛盾，他是「身在朝而心在野，身在野而心又在朝」，永遠的對環境不滿，有熱情，有智慧，聖情的衝突，便是他的詩的複雜的風格的源泉。是以在他這一期的詩中，所表現的風格便是強烈的入世，或是藉揚跋扈的英雄本色，或是鄉愁，或是曠達，或是疏狂，或是山林，或是田園，或是漁樵之思了。要了解他這種不調和，幻變，如胡馬在大漠，馳騁般的忽東忽西，飄忽不定的姿態；如前夜天空上的虹霓的彩身，紅藍漸淡的不同，霞光耀目的倏忽萬變的色相，自然要求於他的詩的心理基礎，心理的把握，是了解他這時的詩的鎖鑰！

至於這期詩的本身，仍保持着前一期宏肆之境，不過已成了這種境界的尾聲。餘韻。輒改變了方向，改變了面目。他這時的詩境，是一往神行，遼闊，清空，瀟灑，雋永，超逸，絕俗，不落言筌，大有陶謝的作風。精神上達到了極高的平面，時露天我妙契的境界，心與道通的意味。他沈鬱而挫，感激豪宕的神情的詩章，也佔了他這時詩園的一角。今選他這一期的代表作如下：

湖村秋曉詩說：

「何如秦山不計年，却尋別浦故依然，盡收事業漁舟裏，全付光陰酒榼邊，平野曉聞

孤寒鶴，澄湖秋浸四垂天，九關虎豹君休問，已向人間得地仙。

思歸詩說：

「白髮滿青鏡，悵然山水身，那因五斗米，常作半塗人，涉世風波惡，思歸懷抱真，會當求鑑斧，送老鏡湖濱。」

月巖詩說：

「歲年不作月巖遊，萬里重來已白頭，雲外連娟何所似，平羌江上半輪秋。」

泛舟武夷九曲溪至六曲或云灘急難上遂回詩說：

「一葉凌風入峽來，山童指點幾崔嵬，急流勇退平生意，正要船從半道回。」

橫塘詩說：

「橫塘南北隸西東，拄杖飄然樂未窮，農事漸與人滿野，霜寒初重雁橫空，參差樓閣高城上，寂歷村墟細雨中，新買一簑苔樣綠，此生端欲伴漁翁。」

造輿詩說：

「平生與俗馬牛風，落魄人間亦未窮，綠綺奏終香纓碧，烏絲書罷鬥花紅，夢中吳蜀山川近，醉後周秦國伐空，投老飄然君勿笑，也勝魚鳥在池籠。」

興詩說：

「白髮蕭蕭欲滿頭，歸來三見舊山秋，醉忘高閣乾坤逆，病入中年日月遒，日職

放翁詩的淵源與分期

衣空許國，玉面畫角只生愁，明朝煙雨桐江岸，只占丹楓繫釣舟。」
題酒家壁詩說：

「明主何曾棄不才，書生飄泊自堪哀，煙波東盡江湖遠，雲棧西從隴蜀回，宿雨送寒秋欲晚，積衰成病老初來，酒香菰脆丹楓岸，強遣樽前笑口開。」
秋夜聞雨詩說：

「香斷燈昏小幌深，不堪病裏值秋霖，驚回萬里關河夢，滴碎孤臣犬馬心，清似釣船聞急瀨，悲於靜院聽繁砧，玉峯老去情懷惡，穩坐千莖雪鬢侵。」
後園獨步有懷張季長正字詩說：

「斯世元知少賞音，道存何恨死山林，半生去國風塵面，一片憂時鐵石心，閑看斷雲成小立，偶穿修竹得幽尋，故人已到梁州未，尺紙京來抵萬金。」
寄憤詩說：

「清汗透迤貫舊京，宮牆春草幾番生，剖心莫寫孤臣憤，抉眼終看此虜平，天地固將容小醜，犬羊自慣瀆齊盟，蓬窗老抱橫行略，未敢隨人說弭兵。」
吏責詩說：

「吏責何時得暫停，年來減盡鬢邊青，高談正樂催迎客，美睡方酣報擊鈴，安得公山長在眼，便教樵牧與忘形，詩成不用頻招帳，自言龍禽例剪翎。」

泛湖詩說：

「茶灶釣魚竿，漁釣平湖淡淡山，浪說枕戈心萬里，此身常在水雲間。」

放逐詩說：

「放逐難慚處士高，笑譚未減少年豪，青山隨處有三窟，白首今年無二毛，正得筇枝爲老伴，盡將書帙付兒曹，飲酣自足稱名士，安用辛勤讀離騷。」

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詩說：

「買醉村場半夜歸，西山落月照柴扉，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

(四) 晚年幽居的詩

——自六十六歲至八十六歲。(紹熙元年至嘉定三年。)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在這個漫長的悠久的二十年的歲月流波中，他除了有短短的年餘的時光，曾被召赴行在修兩朝實錄等國史，作些與人無爭的文字上的編輯工作外，整個的時間，都棲遲在故鄉。他傍山依水，葺舍築廬；開荒闢園，栽花植草，極盡了絕俗的幽居之美。懷着「終焉之志」，過他晚年的富有閒情雅趣的詩人的隱逸生活了。試想我國是一個以農業立國的大陸國家，辛苦的農民，在不同寒暑的季節裏，把他們高貴的生命，都化費在以汗血所灌溉

的田園裏；畢生精力，都用在他們依以爲命的田園中。因之，他們對自然山水的態度，由最初開始的驚奇，爭，進而對於一切熟悉，變爲友誼，直到二者的觀照和交融。所以反映到我們的文學裏，詩詞裏，自然山水的愛好，田園的愉快。影射到我們詩人的靈府裏，那便是隱逸的趣味；對大自然的陶醉，對丘壑的愛戀，和大自然的諧和之美，所給人的一種從人世歸向大自然的強力震撼了。詩人放翁正是繼承這個傳統，接受我們這種特有的遺傳精神。加以宦途失意，在幾十年飄零，海中掙扎與風浪，都到朝廷昏惑，偏安，不的興起了一切希望渺茫的生命情調。這，更使他甘願歸去，到大自然去，祇有在那裏，纔能找到他的耿介性格和曠放思想的磨礱。祇有在山水田園裏，纔能淨化他的奇塵的靈魂。所以他晚年的詩，竟避开了山水田園的隱逸方向。我們知，放翁故鄉會稽的佳山水。自西漢名士所流連的聖地，爲躲避世俗紛擾而追慕自然，醉的高人們，在心靈神會上，獲得虛恬與豁然的樂土。晉顧愷之讚美會稽佳山水說：「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含典霞蔚」。王獻之說：「鏡湖澄澈，清流洄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他每年的遊放在這樣的如畫的山水的妙境裏，很容易喚起他對大自然的愛慕與欣賞，寧靜的觀照。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在內心上得到超脫，達到「忘我兼忘世」的境界。不過這話說動聽，在實際的具體自然，他見山水的態度，不像早年詩的僅憑直觀，只是他們在山水田園裏，影射到我們詩人的靈府裏，以爲我們所共有的，

在神遇上了宇宙的大生命，和自然的和諧之美。他的小生命與自然的大生命起「心」的交流，他與宇宙合為一個有機的生命的「萬物皆備於我矣」的渾樸的整體。進入了一個「道」的境界。所以這時放翁摹自然的詩，不僅是對自然的形相上的一種真實的刻畫，在他們的背後，還射出了玄理的「道」影，指示出了一「造物之大情」，而對於自然有一種潛蒙的幽玄的領悟。這些是與他的初中期詩不同為描寫自然，而在基本精神上所不同的地方。因之，在這一隅角落的詩的題材上，鑄融了與前三期完全不同的嶄新的風格。他在少壯年的時候，血氣方剛，生命力過剩，對事物的認識，大自然的欣賞，多半採取了帝國主義的方式，祇有憑藉他的主觀經驗而向外照射，搜尋知識。如此，他所得到的知識，所了解的自然是當然是表象和形貌了。這可以作他前三期的詩的註脚。他到了老年的時候，他已經如航海的老水手似的渡過了無數的風險，如鋼鐵似的經過了千錘百鍊，碰了幾許釘子。又如身經百戰的老兵似的，帶了多多少少創傷。他當然要澈悟到所攝取的表面形象的知識的不可靠，而不能不把搜尋的外射的目光收回，反射到他自己的心中。對萬物自然衆象，來一種領會，悟解、沈潛、神遊、冥想，……。心如明鏡似的發出了「心眼」裏的強度的智慧之光，去了然、控制，和馭使絳紫衆象，掌握永久真理，和接近宇宙的本體，窺破了深遠的玄之又玄的「衆妙之門」。這種境界，恰可作「晚年詩的說明。這期放翁的詩早，多半是模擬着陶謝的風格。讀「春曉詩：「平生慕陶謝，著語終不近」。春雨詩：「詩句謝宜

城」。讀陶詩：「陶謝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自勉詩：「學詩當學陶」。可見他對陶謝的景慕。尤其對靖節先生，更是虛心的一方面學他的詩，一方面體驗他的人生態度。接受他的參透世相，澹泊寧靜，安貧樂道的隱逸的精神。所以這時的放翁的詩國裏，除了山水的愛好的色調外，又幾乎瀾漫着田園的趣塵的氣氛。這時放翁自己也不僅是一位田園農民詩的偉大作家，並且是一位冥會萬象，遇物便了的哲人。試看「陶公妙訣吾曾受，但聽松風自得仙」（松下縱筆），「漆園傲吏養生主，栗里高人歸去來」俱作放翁新受用，不妨平地脫塵埃」（登東山）的詩句，這是多麼的富有玄理的趣味？達到了多麼高的空靈的哲理的造詣？「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千載無斯人，吾將誰與歸」（讀陶詩）。「莫謂陶詩恨枯稿，細看字字可銘膺」（杭州夜歸），這又是對陶公表示了如何的一種同調者的景仰與愛慕？直有欲出其門下而不可得之惜！因此，晚年的放翁的詩的風格，是針對着靖節先生的詩的方向，沿着陶詩的故徑去發展，「年來詩料別，帶眼是桑麻」（倚杖），更可證明他的詩材是取自田園與農家裏，這又可使他成功一位田園詩人了。但是，我們要說明的是：他與陶詩雖然走了相同的方向，然而在他們的基本的作詩的精神上，却有差別。不外他們同樣的對大自然有一種寧靜的稔稔的欣賞，和對自樂其樂的幽花與小草的觀照與愛護；他們也同樣的逃避世俗的塵機，投身於大自然的生命裏，默默無語的頷頤和傾聽宇宙間一種神秘的無語之言，而與造物者攜手，默契；他們又同樣的友愛

淳樸的野人，農民；他們也同樣的留戀僻靜荒涼寂寥，遠俗的山村；他們也同樣的怡悅山巒上的無心出岫的白雲；他們又同樣的陶醉唱着生命之歌的不舍晝夜的奔馳的流水；他們同樣的棲丘飲谷，作了一個忘懷一切的隱者；他們也同樣的是愛好山水，歌唱自然的詩人；他們同樣的熱愛着自然界的萬物，他們也同樣的愉樂着四時的幻變的景色；他們同樣的有瀟泊自樂的，獨善其身的，快適的胸襟；他們也同樣的有着他自己的天地，恬退的性恪，和追求超然物外的生活；他們是同樣的描摹着田園山林之美，和農家的美化的風趣；他們也是同樣的把農事作為詩的體裁的詩人；他們是同樣的借粟乞食，懷了安貧樂道的趣味；他們也同樣的是儲蓄了英雄本色，表現了不平凡的生命情調；他們同樣的也有韶華與時光如流水般的去得太快的感覺；他們也同樣的有大化不可把握的領悟，……。但是，在他們如上述的一些相同的因素中，也就包含，孕育，與儲藏了不同的成分。這自然是因為他們兩人的性格與所處的時代的不同，而所生出來的差異：例如相國的寫一首以農事作題材的田園詩，陶詩可以寫出「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的畫境，富有超逸的情調；而放翁則道出「五畝畦蔬地，秋來日荷鋤，何曾笑爾輩，但覺愛吾廬，……」（荷鋤）的詩句，頗有激昂不平的感覺。靖節先生是以一莊的思想，雜糅了他的恥事二姓的觀念，交奏着逃避現實的心理，而對田園農事的一種美化（如勸農，歸園田居，），以寄託他的無附依的靈魂，並可藉以美化他的精神領域；放翁雖然間或也有過世的心與，美

化田園山林的詩文，不過他旋即超越了這個美幻的範疇，反轉來以入世的姿態，揭示人們所加予田園裏的幕後的醜惡面，如警鐘似的替農民叫苦：「山皆種麥，有水皆種菘，牛領瘡皆骨，叱叱猶夜耕，竭力事本業，所願樂太平，門前誰剝啄，縣吏徵租聲，一身入縣庭，日夜窮笞撻，人孰不憚死，自計無由生，還家欲具說，恐傷父母情，老人儻得食，妻子鴻毛輕。」（農家嘆），這便是他這個思想與意識的表明。其次在陶陸兩家的詩園裏，都具栽植着不平凡的生命之花，都是開得莊嚴絢爛，有如血般的丹紅。不過，在陶的詩花上，是蒙上了一層淺薄的煙霧，遮蓋了它的本來的如火如荼的情姿，使我們看不到它的熱烈，反覺到它的冷靜，含蓄，和平淡的美麗。但是在他的咏荊軻一詩裏的「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的嘆感，這不是它的本來的色相的剝那間的一現麼？揭開罩在它上面的霧層，誰說它沒有一熱死人」的色彩？在陸詩的樹花上，雖然間或的抹上了一點白霞濕雲，點襯出它的靜美，但是旋即被它本身所發出的火熱的力量所吹散，又現出了它的本初的熱情的色調：絢爛，有力，和充滿了奔放的動向壯美。冷與熱，靜與動，淡與濃，解脫與苦悶，超塵與入世，……的極相反的極矛盾的情調，籠罩住他的詩園，貫串着他的全整的詩集，象徵了他矛盾的不可解救的人生，沒有靖節先生生活的那一瀟灑，超脫，和諧，加重的說，這種意味，也可以說是放翁這期詩的特色。再次靖節與放翁，雖然同時感覺到恐人歲之不吾與」的悲哀，發出了「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的浩歎，但是靖節能由

「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一轉念而變爲「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還舊居）的超脫；所以他抱了「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的態度，不以生死禍福的威脅，波動了他的平靜如鏡的江湖，他只有順隨着宇宙和大自然的規律的次序的生滅，而忘掉了一切。放翁則對現實人生有強烈的留戀，對生命有高度的珍惜，他不能聽任大化和宇宙規律的次序的安排，而以倔強苦戰的姿態，與造物主爭生命。雖然有時候也發出了「折筮卻得常強健，天定方知果勝人」（卽事）的感慨，然而他仍然的「執着」着以人去勝天的企圖，以藥石與養生去延益壽，不過在他感覺人力終屬極微弱的時候，他又不禁的寫出了老歎、老態、病中、修道、養生、慕仙……的詩篇，以寄其悵惘的心情。和他的人力不能挽回的生之悲哀。與絕望的命運掙扎，是放翁一生的作風，他在這一期的詩裏，表示得更爲顯著。由上的分析與比較。我們可以知道放翁的晚年的詩，雖然走的是陶謝的舊路：題材與內容，對象與範圍，大半是步了陶謝的後塵；而他自己又特別指出「我詩慕淵明」的得意語。但是，以我們看來，他們是有「同中有異」的差別的。放翁這一期的詩是披了田園和隱逸山水的外衣，作出了如僧道般的看破紅塵的求藥蓬島的姿勢，裝出了要超脫塵俗的樣子，而他的骨子裏的精神是入世的，他的靈魂與人民是合而爲一的，他的心也不能遠離人間的，……這一點矛盾與微妙的人生之謎的啓閉處，便是放翁脫去淵明詩舊的傳統的羈絆，在田園的農民詩的領域中，而能新穎的獨創一家的關鍵；

放翁的詩，能接受前人的傳統和長處，但是不爲所囿，而能超越前人，自覓面目，這更是放翁作詩的偉大處。明乎此，我們便知道放翁晚年詩的大概了。不過，放翁詩是多方面的，我們還要繼續說的，是放翁詩對於老莊周易的思想的接受。老莊的精神，是追求自我的心靈的解脫；周易的思想，是指明了宇宙是一個大化的生生不已的過程。放翁把這兩種精神收斂到內心裏，便是心靈的愉悅，對絪縕萬物的澹泊；把這兩種思想放射到性情上，觀照到大化的衆相上，便是悟道詩的製作。「門無客至惟風月，案有書存但老莊，問我東歸今幾日，坐看庭樹六番黃。」（閑中），「大易中含造化機，王何元未造精微，乾坤裏自吾身看，臥聽鷄鳴起索衣。」（讀易），這種高深的玄妙的「道」義，與道體合而爲一的人生情調，我們除了用神妙的無聲的語言，冥想、神會，去解釋和領悟外，還能用人間語言去着一字嗎？所以在放翁晚年詩中，也有一大部分的詩儲蓄了道家的思想，含蘊着玄理的意味，和一鱗半爪的去把握造化的過程……。儲「玄」與藏「道」的詩，也是放翁晚年詩的陣營裏的一枝生力軍呢！我們知道放翁是忠君愛國的，是主張抗金殺虜的，是有平天下的宏願的，是有愛蒼生的熱腸的，是有豪情胸襟的，……；我們也知道他的半生的奮鬥掙扎，徒然的，在現實的把握與功業的建樹上成就是失敗的，他是不容於朝廷的，是首領俗人的，不容應世所了解的，是遭受了幾次的放逐的，……；我們也知道這時的宋室是苟安的，局促一隅的，以小朝廷自喜的，朝野人士是粉飾太平而無收復中

原之志的，……；我們也知道兩河淪陷區的人民是金人的奴辱與虐待的，是飽受左袒的痛苦，父老是日夜向翹企王師的來臨，出他們於水火之中的，……。這國種思潮在他心湖裏的交流與激盪；這四種倒影在他靈魂之幕上的浮現與對比，竟成了他晚年的苦痛的源泉。詩是心志的表明，所以他這時的詩的風格，也非常的駁雜；他雖然是以詭愁的方式，時常的抑壓他的七情，使他不染塵念，把他的心從人世裏拖回到自然裏，從人間提升到天上，追求精神上的解放，超脫。但是「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的懷戀故國的情緒，又攪亂了他的心弦，發出低微的傷時憂國的奏曲，記錄為時刻的不忘君國的和滅虜的詩篇。他雖然也希望忘懷現實的一切，不願意再記起過去的如噩夢一場的往事，但是世事的遷移，故舊的凋謝，又那能不引起他的滄桑之感，所以他這一期的詩，也有一部分是代表了一般風燭殘年的老人們的不可避免的晚景的寂寥與荒涼。還有更奇新而開詩壇上的新風氣的，是他的記夢詩的大量的創作。我常常想他的記夢詩的製作的動力與原因：一個可能是他服膺溫柔敦厚的詩教之旨，把滿腹的感懷，滿腔的抑鬱，……寄之於詩，託之於夢，以一「戲作」的方式，表現詩人的「溫其如玉」的含蓄與保留的態度。次一個可能是他採取唐人李長吉的作詩方法，先得佳句於詩囊中，詩成而無題，遂題為夢詩。再次一個可能是放翁的精神與思想的昇華，他在清醒時不能滿足的事物，他求之於無知覺的睡後；他在人世間得不到的東西，他求之於若恍若惚的虛幻的夢境。在夢的國度裏，一切是美滿的，他

的靈魂可遺棄他肉體的軀殼，遨遊八方，遊覽他所願意憑吊的名山大川，或凌空翔翺，求仙海上，或重訪他的久已去世的故人，執手話舊，而打破了生死與陰陽間的隔閡；或叱咤風雲，「壯志飢餐胡奴肉」般的逐金虜於漠北；……由他的記夢詩的內容看來，頗合於第三種的說法。記夢詩實在是暮年的放翁對他的缺陷的心靈予以補償的產物，自然的應列入他晚年詩的風格之一，總之，隱逸，田園，山水，鄉村，閑適，寂寞，凌空，夢幻，神遊，悟道，樂貧，慕仙，傷時，憂國，滅虜心，經世志，愛野老，思高人……的諸種情調，融會成他的晚年的形似矛盾而精神實一貫的和諧的詩。

至於放翁這一期詩的本身，因為他與田園接近，受自然之美的陶冶；所以他的生命充滿了閑適的趣味，精神射放出沖淡虛恬高潔的光輝。因之，反映到他的詩上，是詩境的突變，這時他的詩在表面上看來，似甚平淡；然而以深入的目光去透視，則見到在它的後面，實蘊含著極深湛的意旨，和玄理。這時他的作詩，也不再像前期的雕章琢句，工繪辭藻；簡直是用了極天然的白描，不去求工見好，而自能給予他詩一個樸實的高雅的渾厚的天成的極高貴的藝術生命；這個藝術生命，如西子的淨面似的，不容許半點人工的鉛華，去破壞它的美與完整。放翁詩裏所說的「身遊與世相忘地，詩到令人不愛時」（山房），「目衰書卷研求嬾，心弱詩章鍛鍊疎」（遺興），「無兼詩方近平淡，絕交夢亦覺清閑」（幽興），「詩憑寫興忘工拙，酒取澆愁任濁清」（初晴），可作他晚年的詩的說

明。劉後村說他是皮毛落盡，此評頗有見地！今選錄他這一期的代表作如下：

幽棲詩：

「閑人了無事，地僻稱幽栖，啼米留雞食，移琴避燕泥，桐生窗欲暗，筍長徑還迷，不作容車計，門閭儘放低。」

巢山詩：

「巢山避世紛，身隱萬里雲，半谷傳樵響，中林過鹿羣，蟲蝨葉成家，風撼水生紋，不躡溪橋路，仙凡自此分。」

聞鳥聲有感詩：

「小市提壺醅濁酒，東陂脫袴插青秧，歸來靜臥茅簷底，如覺閑中白日長。流年冉冉去無情，日夜溪頭布穀聲，城郭雖存人換盡，令威應悔學長生。」

雜感詩：

「志士山棲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先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山人那信宦塗艱，強著朝衣趁曉班，豪氣不除狂態作，始知只合死空山。」

秋晚詩：

「門巷清如水，情懷淡似秋，詩吟唐近體，談慕晉高流，託命須長纜，浮家只小舟，江雨烟兩岸，何處不堪留。」

木落寺樓出，江平沙渚生，牛羊下殘照，鼓角動高城，寒至衣猶質，憂多夢自驚，羣胡方鬥穴，河渭幾時清。」

自勉詩：

「妄出真成錯，歸耕惜已遲，褐溫貧始覺，飯美淡方知，身外元無易，情中自有詩，窮源那得止，瞑目以爲期。」

初秋書感詩：

「流年冉冉不容追，餘息厭厭只自知，馬革裹尸違壯志，鹿門採藥卜幽期，林蟬委蛻仙何遠，巢燕成雛去已遲，觸事爾來多感慨，北窗閑賦早秋詩。」

閑記老境詩：

「謝事久懸車，爲農嬾荷鋤，破裘寒旋補，殘髮短猶梳，槁木忘榮謝，閑雲任卷舒，心知老當逸，先罷夜觀書。」

嫌闌不入市，怕寒稀出門，擁爐愁兀兀，投枕睡昏昏，柳色新如染，梅花香滿村，猶嗟未免俗，薄酒誑寒樽。」

四月二十八日作詩：

「行獨人間病不禁，鬢毛飽受雪霜侵，茅檐一夜蕭蕭雨，洗盡平生幻妄心。」

衰疾詩：

「衰疾支離負聖時，猶能採菊傍東籬，捉襟見肘貧無敵，聳膊成山瘦可知，百歲光陰半歸酒，一生事業略存詩，不妨舉世無同志，會得方來可與期。」

道室詩：

「箴馮風山第六爻，儵然盡謝俗間交，謀生舊買雲三頃，託宿新分鶴半巢，露卜丹芽生藥壠，月明金粉落松梢，眉間喜動君知否，借得丹經手自抄。」

二月一日夜夢詩：

「夢裏遇奇士，高樓酣且歌，竊聞經管樂，王道探丘柯，大指如符券，微瑕互琢磨，相知殊恨晚，所得不勝多，勝算觀天定，精忠壓虜和，眞當起幸渭，何止復關河，陣法參奇正，戎旃相蕩摩，覺來空雨泣，壯志已蹉跎。」

書感詩：

「一是端能服萬人，施行自足掃胡塵，南州不可無高士，東國何妨有逐臣。」

東園詩：

「車馬無聲客到稀，荷鋤終日在園扉，斷殘地脈疏泉過，穿透天心得句歸，對鏡每悲鸞獨舞，繞枝誰見鶴兩飛，悠然自遣君勿怪，文史如山暫解圍。」

山村獨酌詩：

「腰劍如今不換牛，固應萬事一時休，孤舟慣作瀟湘夢，駿馬寧思鄭杜遊，巖峩嬰須

千載定，功名已向隔生求，石帆山下秋風晚，買酒看雲自獻酬。」

隱趣詩：

「歸老家山一幅巾，俗間那可與知聞，舉杯每屬江頭月，贈客時緘谷口雲，行采菖蒲綠
蘚磴，臥浮鼈舫入鷗羣，力營隱趣君無怪，作得閑人要十分。」

春日雜興詩：

「更事多來見物情，世間常恨太忙生，花開款款寧爲晚，日出遲遲却是晴。」

一枝筇杖一山童，買酒行歌小市中，莫笑摧頽今至此，當年萬里看春風。」

八月二十三，夜夢中作詩：

「道士上天鶴一隻，老僧住菴雲半間，去來盡向無心得，癡點相除到嘴閒，江山千里
互明晦，魚鳥十年相往還，高巖縹渺人不到，醉中爲子題其顏。」

季夏雜興詩：

「巉巖瘦驢嶺，莽莽老牛陂，四海均羈旅，何人感此詩。」

「疏泉澆藥壠，枕石翫松風，此樂慚專享，無因與客同。」

養生詩：

「西遊曾受養生書，晚愛烟波結草廬，兩臂神光穿夜戶，一頭胎髮入晨梳，邀雲作伴
遠忘返，與鶴分窠寬有餘，占盡世間閑事業，任渠千載笑迂疎。」

小室詩：

「術淺難醫恙，文疎不送窮。詩囊逢厄運，藥裏少新功。小室香凝碧，明窗日射紅。鄰翁來問疾，少語莫匆匆。」

第四章 放翁的個性與思想

詩是命運的象徵，靈魂的歌唱；詩是人生的反映，時代的刻痕。所以在詩裏含蓄着詩人的個性；在詩裏蘊藏着時代所賦予他的思想。個性是思想的本源，詩是思想的花朵，我們爲了進一步的明瞭放翁起見，不能不在他的詩裏搜尋他的個性與思想。

第一節 放翁的個性

放翁歿久矣，我們欲在七百多年後的今日，來描繪他的個性，當然是感覺到非常的困難；卽在他的本傳的記載裏，也僅僅的指明了他的不計利害的諫諍的鯁直，和不拘禮法的類放的個性。但是，我們覺得這是他的個性的一鱗一爪，而不是他的全豹。茲據他的言論與詩文，推定其個性如后：

一、真摯，在詩人的心靈裏，是沒有虛僞的影子的；在純樸而潔的詩章中，是沒有「愚而詐」的言語的。有的是：天然真性的吐露，無雕琢的摯情的奔流。詩人的一哭一笑，都是出於精誠的靈府。原始的感情。放翁詩的妙處，卽在達到了這個高的境界，他的性真情摯是可以感天地而動鬼神的。例如他的登山西原有懷李長詩：「張卿獨所敬，夙昔推直諒，迹雖隔吳蜀，相憶每悵悵，使者交道中，萬里問無恙，忽焉奉赴告，斯文豈將喪，腰經

不撫棺，亂縛不會葬，送下岷山下，想見車百兩，我徒哭窆門，淚氣寒晚，霜風九月初，憑高極西望，江原在何許，安得鑿空幃；哭李孟詩：「舊交多已謝明時，孟達奇才最所思，晚歲立朝雖小試，平生苦學竟誰知，曾前一笑終無日，地下相逢却有期，慟絕窆門霜日暮，短篇聊寫寫餘悲」；送那芻甫入闕詩：「兩窮相值每相憐，謂子南遊一怡然，莫道此行非久別，衰翁四敢望明年」，思子處詩：「里族迢迢阻問津，年光將再苦催人，未能免俗子嗟老，豈不懷歸汝念親，釀湖繩誰共醉，江雲淮月又經春，新詩提影無從寄，獨倚危闌一怡神」；九月七日子坦子聿俱出斂租殺鷄初鳴而行甲夜始歸勞以此詩：「吾兄廢書出，辛苦幸庶幾，夜半聞其舟，憐汝露濕衣，既夕不能食，念汝戴星歸，手持一杯酒老意，可達，稊瘠味薄，食少難不肥」；庚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西和州健步持子布書報已取安康襄陽路將還九江矣悲喜交懷作長句：「吳蜀相望萬里程，征鞍忽報近湓城，角巾已入三更夢，老眼先增十倍明，告至偏爲親舊問，勞還深愧里閭情，追思二紀睽離事，喜極翻成涕泗橫」；三月十六日至何橋迎子布東還詩：「江國常年秋雁飛，吾兒遠客寄書稀，道途一見相持泣，憐而聚觀同載歸，草草杯盤更起舞，匆匆刀尺旋裁衣，從今父子茅簷下，同習人間萬事非」寄子布詩：「釣灘耕壟雪盈髻，從入新年病至今，遠使有書常灑淚，長宵無夢更傷心，何由老眼迎歸棹，空爲秋風感暮砧，一紙新詩千萬恨，臨風懷望獨長吟」；子處當以十月歸灑上喜而有作詩：「十月霜侵客子衣，片帆計已發淮澗，山林獨往我何敢，

州縣吏勞兒，豈非，傳舍方寒索調議，里門終日待來歸，解裝且供燈前語，萬事俱當付一歎。」醉眠詩說：「遠士如鷗夷，無客亦自醉，疑人如撲滿，多誠作身累。放翁亦何長，偶自造譽利，胸中自如練，不著一毫偽，醉穿醋午枕，晴日雷起鼻，寄謝敲門人，予方有公事」；月下詩：「月白庭空樹影稀，鶻鴂不穩繞枝飛，老翁也學癡兒女，撲得流螢露濕衣」。在上所引的幾首詩裏，有的是悼亡友的哀詞，有的是哭故人的悲語，有的是臨別一襟淚的離情，有的是倚閭望兒歸的意緒，有的是偉大的父愛的吐露，有的是本性的表白，要皆是過了他的心靈，隨着他的真摯熱情的泉水而噴射出來的心聲，使我們讀了以後，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的心也失掉了主宰似地融入了他的詩的某種情調裏。這，當然是他的個性「真摯」的一點靈機，與我們的心扉相通而生出的一種神祕的偉力，永遠的支配着人的真情實感，這也是放翁詩的佳妙與高貴處。

二、鯁直，放翁秉性是貞介鯁直的。他處世是不計利害，不畏權勢，只問是非的。正義的火焰，燒紅了他週身的血液，作了他見義勇為的支持。爲了他這一種性格的貫徹，他不知道接受幾許的災難，受了多少的苦楚，遭了幾次放逐，甚至於因此注定了他在現實上的事業的失敗的命運。他這種個性見於行事的：如反對楊存中久掌禁旅；反對禁中購買珍玩反對非宗室外家的王爵畧加瀆亂名器；主張殺戮充斥格的官吏將帥，以整飭風紀；攻擊龍大淵會觀招權植黨，惑聖聽，上怒，出通判建康，力說張浚用兵，免歸；……在他的詩文

裏，也常有以他的鯁直的性格而獲罪的記載。如于十年間兩坐斥罪，髡髮莫數。詩爲首擲之嘲詠，風月既還，山遂以風月名小軒，且作絕句詩：「放逐尙非餘子比，清風明月入臺評」；野輿詩：「早見高皇帝，新宇宙新，老年猶作太平民，虛名僅可欺橫目，惡論曾經犯逆鱗」；放逐詩：「放逐雖暫處士高，笑譚未減少年豪」；放翁自贊云：「名動高皇，語觸秦檜」。都是他這種鯁直性格的表現，也是他的一生命運的說明。這，倒與屈子詩「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的精神，爲同調了。

三、仁愛。詩人的心是「天心」的象徵，詩人是愛神的化身，沒有那一個詩人不是如造物主似的在博愛着人類，甚至於熱愛着鳥獸草木虫魚。這種意味，在放翁的詩裏，表現的特別強烈和濃厚；愛苗在放翁的心田裏，生長得格外的蓬勃，秀麗。仁與愛，鑄成了他的有力的個性；仁與愛，使得他的生命特別的放出了奇光異彩，並且聖化了他的詩國。他在愛着君父，例如：乙巳秋暮獨酌詩：「孤雲繫不定，野鶴籠難訓，賣藥句曲秋，沽酒天台春，中原幾流血，四海一閒人，邀月對我影，折花插我巾，花月成三友，江海爲四鄰，何敢忘吾君，巢由稱外臣」；幽居詩：「白髮蕭蕭僅到肩，一枝藤杖日翩躚，韋苦齋北樓雞屋，泥補橋西放鴨船，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櫟孰知年，放懷却有翛然處，不養金丹不學禪」；望永阜陵詩：「龍飛回首尙如新，忽閱人間四十春，聖主已嚴天上駕，孤臣歸作道傍民，傾河尙恨難供淚，衝社何由得致身，獨立秋風吹白髮，感恩肝膽漫輪

園」。他也在愛着人類，例如：書適詩：「萬事罷經營，悠然心太平，肯綮隨日足，釜餼開成，處處佳風月，人人好弟兄，神仙不可學，券內有長生」。他也在愛着自然界的一切，有生命的，或者無生命的。例如：聞雁詩：「霜高木葉空，月落天宇黑，哀哀斷行雁，來自關塞北，江湖稻粱少，念汝安得食，蘆深洲渚冷，歲晚霰雪逼，不知重雲外，何處避巢穴，我窮思遠征，羨汝有羽翼」；贈鷺詩：「雪衣飛去莫匆匆，不住灘前伴釣蓬，禹廟蘭亭三十里，相逢多在暮烟中」；贈鷓詩：「爲梁星渚自何年，毛羽摧傷不怨天，知我齋餘常施食，翩然飛下北窗前」；閑咏園中草木詩：「剪刀葉畔戲魚凹，蝶子花頭舞蝶來，領略春光爛陶客，一樽自勸不須推」；秋興詩：「秋暑勢已窮，風雨縱橫至，白鷺立清灘，與我俱得意」；賞花詩：「湖上花光何處尋，朱朱白白自成林，衰翁何預傷春事，閑客猶憐愛物心，欲墮_{無愁}風驟_起，正開卻要日微陰，蘭亭禹廟平生事，一棹芳醪莫厭深」；雞犬詩：「貧家也復謹朝昏，小犬今年乞近村，糠粃無多深媿汝，猶猶終夜護籬門」；病中遣懷詩：「放生何足爲愛物，施藥因行聊結緣，山舍老翁無事業，只將閒事占流年」。他的仁愛心的擴充與深入，更進一步的如佛家的戒殺生。例如：病思詩：「殺物求君舌本肥，是非豈復待深思，卽今不足何時足，小甌香粳日兩炊」；「江上秋風蘆荻聲，魚蝦日_日厭煎烹，病來作意停鮮食，留得青錢買放生」；仲秋書事詩：「秋風社散日平西，餘_昨殘壺手自_洗，賜食敢思烹_細項，蒙_庖仍禁_壁團_臍（原註：昔_爲儀曹_郎兼_領膳_部，每_蒙賜

食，與王公略等，食品中有羊細項，甚珍，予近以惡殺，不食蟹。」可見濾過了放翁的詩篇，是沈澱出了他的仁愛的個性。仁愛的精神，是偉大化了他的生命，使得它更爲有意義有價值了。

四、貞潔。「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這是屈子憤懣的述志，也恰在了後日放翁的代言。放翁的個性，是堅貞高潔的：好像是一片晶澄的白玉，不染點塵；又像是一顆閃爍的露珠，澈亮透明。他討厭與世浮沈，孤零的抱着「世人皆濁我獨清」的情懷；他不喜歡隨俗推移，單獨的懷着「世人皆醉我獨醒」的胸襟。在他那樣陰沈晦暗的明爭鬪鬥的社會裏，在他那樣無正義感的互相傾軋的現實中，他這種貞潔的不同流合污的性情，當然的要感受到一般人的「各興心而嫉妬」的痛苦，接受了「是以見放」的命運。但是，貞潔的個性，使得他決不以「身之察察」，而去受「物之汶汶」；反之，是因了社會上所給予他的堅苦與失意愈多，更顯得他這種「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的貞潔的性情的可貴與有光輝，這種光輝的凝斂，便是他的詩格的高雅，超逸；這個光輝射影到詩裏，便顯現爲兩種姿態與方式：

(一)以「香草」自喻的。放翁也如屈原似的愛好着「香草」，以耐寒而嶙峋傲骨的梅，菊等逸品，象徵着他的個性的堅貞高潔，和人格的美。試想一個人在塵濁的人世裏不被了解的時候，自然的對於遺世獨立的放着陣陣清香逸氣的「香草」，生出一種意義的感

覺，更進一步作爲唯一「的」同調與精神的寄託，甚至於覺到它們是知友，和自我性分的顯現與化身了。在放翁的詩集裏，咏梅花的詩特別的多，想是這個道理吧。例如：探梅詩：「半吐幽香時地奇，正如宮柳弄黃時，放翁頗具尋梅眼，可愛南枝愛北枝」；又「江路雲低糝雪塵，暗香初探一枝新，平生不喜凡桃李，看了梅花睡過春」；射的山嶽梅詩：「凌厲冰霜節愈堅，人間乃有此癡仙，坐收國士無雙價，獨立東皇太一前，此去幽尋應盡日，向來別恨動經年，花，竟幾誰流輩，欲許芳蘭恐未然」；雪中尋梅詩：「幽香淡淡影疎疎，雪虐風饕亦自如，正是花中巢許輩，人間富貴不關渠」；梅花詩：「山村梅開處處香，醉插烏巾舞羽榜，飲酒得仙阿令逐，愛花欲死杜陵狂」；閒歲半月湖村梅開無餘偶得五詩以燼濕寒梅有爲韻詩：「梅花如高人，妙在一丘壑，林逋語雖工，竟未脫纏縛，乃知尤物側，天下無傑作，老我憐不舒，樽前幾圓落」；梅花詩：「造物作梅花，毫髮無遺恨，楚人稱芳蘭，細看豈不近」；又「欲與梅爲友，常憂不稱渠，從今斷火食，飲水讀仙書」；又「江上梅花吐，山頭霜月明，屢攀古藤杖，三友可同盟」；二友詩：「清芬六出水榭子，咫尺九節石蒼節，放翁閉門待二友，千古夷齊今豈無」；余年二十時嘗作菊枕詩頗傳於人今我偶有采菊枕書懷然有感詩：「采得菊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闌幽香，喚回四十三年夢，燈暗無人說斷腸」；又「少日曾題菊花詩，蠶繭殘稿鎖蛛絲，人間萬事消磨盡，只有清香似舊時」；陶淵明云「從爲荒松菊猶存蓋以菊配松也余讀而感之因賦此詩：「菊花如

饒人，獨立凌冰霜，名紀先奏書，功標列仙方，紛紛零落中，見此數枝黃，高情守幽貞，大節凜介剛，乃知淵源意，不爲汎酒觴，折嗅三歎息，歲晚彌芬芳；秋花歌詩：「秋花如護士，榮悴相同，豈比輕薄花，幽散隨秦風，黃菊抱殘枝，寂寞臥寒雨，拒霜更可憐，和帶浮煙浦，古來結交意，誰與共死生，讀我一花詩，可代丹雘盟」。

(二) 忤俗的。「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在放翁的詩裏，也重演了這個悲劇的人生。我們知道放翁是有貞潔芳香的個性的，自然是與「戶服艾以盈室兮」的俗人們，如「薰蕕不同器而滅」般的水火不相容，那便是詩裏的忤俗的色調了。世俗中人，體會不到堅貞高潔的可愛，只道庸俗，齷齪；窺不破生命的真諦，發現不了美的生命的價值，只看醜惡，虛偽，和無恥。這樣的情趣，當然是被放翁所擯棄的。在他的冰清霜凜的生涯裏，更不需要塵粒與俗斑的沾污，所以他這種性格的演進，便成爲忤俗了。例如：燈下讀書戲作詩：「吾生如蠹魚，亦復類熠燿，一生守斷簡，微火寒自照，區區心所樂，那顧世間笑，閉門謝俗子，與汝不同調」；夜興詩：「梟呼作人聲，月出如野燒，推枕中夜起，殘燈尚餘照，誰從公祭飲，獨效孫登嘯，八十推不懼，平昔豈所料，空廊病馬臥，枯草老牛羸，明朝語俗人，與汝不同調」；十月詩：「紅樹平沙十月天，放翁今作水中仙，攀參林外聽神鼓，隻隻溪頭下釣船，世事極知吾有命，俗人終與汝無緣，菊花留酒在，又在京師一醉眠」；幽居遣懷詩：「習氣深知夢掃除，時時褊忿獨何歎，呼童不

應「生火，待飯未來這讀書，世態詎堪閉卷看，俗人自與我曹疎，作詩未必能傳後，要是幽懷得小摠」；而後快晴步至「塘詩：「齒豁」教這字訛，負薪陌上且行歌，古人亦自逢晴少，吾輩宜疑忤俗多，山掃屐痕如尚溼，湖開鏡面似初磨，亦知大有掀髯處，無奈西流白日何」。

由上可知；放翁的真潔的個性，孕育了「以香草自喻的」與「忤俗的」兩個麗姿截然對峙的女兒：一個是那塵聲香，一個是那塵的超脫，高傲。我們可以從這一對姊妹花的神態，姿情的照裏，格外的看出她們的母親的高貴和偉大。

五、疎狂。是一個不解之謎吧？沒有一個詩人不是疎狂的。詞江裏去捉「水中月」而死的詩仙李白，他的軀殼雖疎狂的，人生態度是不用再說了；即是主張玄以載道的道貌岸然的詩人韓愈，又何嘗沒有一刻狂公子韓退之的詩句哩！所以詩與狂，是一物的兩面，是永遠的解不開的一環。然，竟成了上帝造人時，特別所私阿的而給予詩人的一件神秘的禮物了。尤其是放翁，疎狂的個性，成了他家族的珍貴的遺傳。我倆知道陸氏是出於桀與之後，所以在放翁一生命裏，也承受了楚狂的血液。疎狂的性格，當然是他的一脈相繼的本色。我們也知道放翁有聰穎的智慧和，超塵的胸襟，和不可一世的才華，加以當時社會的紊亂，國難的頻仍，朝野的暮氣，和他的體國的丹心，這些，時刻的在扮演着衝突與矛盾。人間世既難，滿足他的希冀，和適宜於他的處人的智慧與才華的發展，所以更激盪起他

的空疎倔強的傲慢，褻激惡惡的煩惱，如是，則越法難以控制他的奔放的性情了。因之，在放翁的詩國裏，到處的都印遍了他的狂人的足跡。例如：醉歌詩：「我飲江樓上，闌干四面空，手把白玉船，身遊水精宮，方我吸酒時，江山入胸中，肺肝生雀斑，吐出爲長虹，欲吐輒復吞，頗畏驚兒童，乾坤大如許，無處着此翁，何當呼青鸞，更駕萬里風」；樓上醉歌詩：「我遊四方不得意，陽狂施藥成都市，大瓢滿貯隨所求，聊爲疲民起憔悴，瓢空夜靜上高樓，零酒捲簾邀月醉，醉中拂劍光射月，往往悲歌獨流涕，剗却君山湘水平，斫却桂樹月更明，西丈夫有志苦難成，修名未立華髮生」；遣興詩：「蓬壺舊隱已微茫，浪跡紅塵葉未央，縱觀山南千日醉，看花劍外十年狂，新詩別燭驚詞客，駿馬追風戲鞦韆，要是世間男子事，不須臺省競飛翔」；卜居詩：「南浮七澤弔沉湘，西泝三巴掠夜郎，自信前緣與人簿，每求寬地寄吾狂，雲山水作中漁味，蒙頂茶如正焙香，儻有把茅端可老，不須辛苦念還鄉」；登子城新樓適至西園池亭詩：「狂天無計奈狂河，何況登臨逸興多，千巖雪山連瀟博，一支春水，摩訶，吟餘騎省霜侵鬢，釣罷玄真雨蓑，逐虜榆關期尚遠，不妨隨處得婆娑」；狂歌詩：「少年雖狂猶有限，遇酒時能做憂患，卽今狂處不待酒，混混且歌一巖澗，拂衣卽與世俗辭，掉頭不受朋友諫，挂帆直欲截煙海，策馬猶堪度雲棧，枵然纒腹肯好愁，天道作盡盛衰莫，長垂不斡性所便，衣垢忘濯心已慣，眼前故人死欲無，此生行矣風雨散，羞爲塵土伏轡駒，不作江湖斷行雁」；夜飲示坐中詩：「胡雁

叫羣寒夜長，崢嶸北斗天中央，達人觀渺萬劫，烈士壯心懷四方，縱酒長歸高吞海，寧嘗瘦蔓飽霜，付君詩卷好收拾，後五百年無此狂」；草書歌詩：「傾家釀酒三千石，閒愁萬斛酒不敵，今朝醉眼爛銀電，提筆四顧天遮窄，忽然揮掃不自知，風雲人懷大借力，神龍戰野昏霧腥，奇鬼搗山太陰黑，此時驅盡胸中愁，搥牀大呼狂墮帽，吳淞蜀素不快人，付與高堂三尺壁」；狂吟詩：「浮生何須宇宙名，一狂自足平生，秋風湘浦綬蘭佩，夜月緜山碧玉笙，學劍慣曾遊紫閣，結巢終欲隱青城，年來自笑彌耽酒，百斛蒲萄未解醒」；西村醉歸詩：「俠氣崢嶸蓋九州，一生當此爲身謀，酒室剩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讎，歧路凋零白羽箭，風霜破弊黑貂裘，陽狂自是英雄事，村市歸來醉跨牛」；題齋壁詩：「舡艫爲家一老翁，陽狂羞與俗人同，夢回菱浦漁歌裏，身寄蘋洲蓼浦中，斷簡塵埃存治道，高丘草棘閉英雄，旗亭村酒何勞擊，聊豁平生芥蒂胸」；狂夫詩：「狂夫與世本難諧，醉傲王侯亦壯譏，奕奕方收巖際電，酣酣已起枕間雷，回天力在人終歎，入月星來敵自摧，千載鬼雄皆國士，直令窮死未須哀」；醉舞詩：「短帽簪花舞道傍，年垂八十尙清狂，蒼葭胎髮朝盈櫛，炯神光夕照榮，令尹闕人三仕已，太山在我一豪芒，藥苗麥飯初何欠，全取愚儒百鍊剛」。放翁的狂詩，除以上所引的外，還有許多，不能悉舉。可知放翁的詩篇，大部分是浸潤在他的疎狂的個性之海裏；疎狂的浪花，幾乎濺遍了他的詩國的沃土了。

六、矛盾。詩，是栽種在詩人「矛盾的心血裏的綠樹」，用詩人的靈魂衝突的甘露所灌溉出來的紅花。大部分的詩人，都是象徵着衝突矛盾的偏性與命運的。放翁就是這類型的詩人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看他一生的行事：他喜歡寂寞，同時也厭惡荒涼；他愛好孤獨，同時也最怕空虛；他熱愛着人類，同時也最痛恨狡詐的俗人；他喜歡交游，同時也最愛好獨來獨往；他熱戀着官途，但他又禁不起「官場中的英雄」們的傾軋和襲擊；他渴慕着山林的恬靜，但他也禁不住現實的強力的誘惑；他嗜好着書卷與詩文，但他又覺得「雕虫小技」的「儒冠多誤」；……一切，像一面磨光的鏡子似的，反映出他的個性的矛盾。例如：孤寂詩：「晚境諸身少在傍，書堂孤寂似僧房，家居不減旅懷惡，夏夜尙如寒漏長，敲筍筍難甘淡薄，半盂麥飯喜豐穰，愚儒幸自元無事，日課朱黃自作忙」；明日觀孤寂詩不覺大笑作長句自解詩：「獨幽將如長夜何，直將寂寞養天和，愛身不惜如懷璧，守氣無虧似塞河，塵篋空存綠鱗筆，煙波嬾和夜牛歌，年來勛業君知否，轟下新降百萬魔」；這是如何矛盾的心情？獨遊詩：「地僻少人迹，身閑思獨遊，荒村更阻雨，衰鬢不禁秋，斷續呼牛笛，橫斜放鴨舟，殘年澹無事，隨處悠悠」；村居閑甚戲作詩：「人厭塵囂欲學仙，上天官府更紛然，不如嘯傲東籬下，且作人間過數年」；又「題詩本是閑中趣，却爲吟哦占却閑，我欲從今焚筆硯，興來隨分看青山」；近村詩：「家居每思出，出亦無與遊，江山豈不佳，乃復生我愁」；讀道書：「吾讀黃老書，掩卷每三嘆，正使未長生，

去死亦差緩，如何不自切，白首猶漫漶，空頭竟路盡，日以雜把玩，豈無狗狂願，但恐苦羈絆」；懷舊詩：「鶴鳴山下竹連雲，風集城邊柳映門，當日不知爲客樂，如今回首却消魂」；雨三日歌詩：「士生蹙矣射四方，掃平河雒吞齊魯，湖中隱士備可逢，握手與君談聖學」；書懷詩：「謝客元無疾，深居似有憂，向來嗚咄咄，習竹送悠悠，出處思安臥，歸還念遠遊，春衣典已慣，斗酒不難謀」；夜半憶剡溪詩：「早睡苦夜長，晚睡意復倦」。由以上所引的詩句看來，放翁的個性，是表現得如何「矛盾」，感觸表現的是多麼的動盪，不寧？矛盾與衝突的個性，是放翁生命的唯一有力的支持；使得他忽而如狂風暴雨，捲起千丈怒濤，衝潰堤障，汎濫似的表示了生命力的旺盛，和澎湃；忽而使得他的生活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明淨水似的顯示了靈魂的優美。他這種個性，的確是豐富了他的生活內容，美化了他的生活。

(附)放翁的衣著

衣著是個性的象徵，時常是靈魂的表現。所以我們在談放翁個性之後，附帶的談一談他的衣著，這是可以幫助着我們更進一步去了解放翁的性情的。

我們首先要問放翁的衣著的質料是什麼呢？據他的龜堂自述詩：「采藤持織履，剡楮治爲冠」；新製造衣表示衣工詩：「良工刀尺製黃紵，裁成烏帽恰相宜」；乙夜納涼詩「幽人新製葛衣成，二尺前冠髮髮輕」；近村暮歸詩：

「簪樽恰受三升醴，龜屋新裁二寸冠」（原註：簪樽卽皮囊美所云河陵樽也；予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晚涼述懷詩：「衡門日密清風起，又著藤冠避野橋」；新製小冠詩：「悠然顧影成清獻，新製柶欄二寸冠」；又「柶欄冠子輕宜髮，練布單衣爽辟塵」；遣懷詩：「寬袂新裁大布裘，低蓬初買小漁舟」；煙波四事詩：「雕胡炊飯菱荷衣，水退浮萍尙半扉」。可知放翁衣著的質料，是非常的奇特的；他的冠有：楮冠，藤冠，龜殼冠，和柶欄冠；衣有：黃縑衣，葛衣，練布單衣，大布裘，菱荷衣；他的履是藤織的。其次我們要問他的衣冠的樣子是如何呢？除了以上所引的詩句業已談到的以外，他的大槩詩：「可憐切袞冠，局此容膝室」。我們更可以知道他的冠有兩種形式：卽二寸冠；如二寸藤冠，二寸龜殼冠，二寸柶欄冠；與切雲冠。他的衣是寬袂的，仍保持着儒服的「衣逢掖之衣」的古制。這裏我們還要特別提出來說的是他的菱荷衣與切雲冠。試想以菱荷的綠葉爲衣，這是什麼樣子的奇服？切青雲的高冠，又是多麼樣的古怪？此外他的二寸龜殼冠，也足夠人捧腹了。

我們更進一步去追問在放翁的身上，他喜歡佩帶的是什麼？他的飲酒近村詩：「痛飲山花插鬢紅，醉歸練露密衣溼，紗巾一幅何翩翩，庭中弄影不肯眠」；識喜詩：「意適樽花舞，身輕捨杖行」；初冬雜咏詩：「對酒插花君勿笑，從來不解人時宜」；梅開絕晚有感詩：「尋梅不負雪中期，醉倒猶須插一枝」；新裁道帽示帽工詩：「故帽提攜二十霜，

別裁要作退居裝；山人手段雖難及，老子頭圍未易量，花插露沾那暇惜，塵侵肌鬢且須防，裏時嬾復呼兒問，一匣菱花好在傍」。可見放翁是喜歡簪花的，花的燦爛與芬芳，作了他的人格象徵了。

根據以上所論：放翁的衣冠的質料是高潔的，淳樸的，無論爲藤，爲楮，爲龜殼，爲柘欄，爲絛，爲葛，爲練布，爲菱荷，都是採取了自然的素質的原始之美；他的衣冠的形式是奇特的，與衆不同的；他的佩帶是芳香的。他的一切都與塵俗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他的生活也是一首詩啊！

第二節 放翁的思想

社會是思想的背景，時代精神是思想的靈魂，人生的體驗是思想的血肉，理性的批判是思想的骨格；這幾種因素的激盪與配合，塑雕成一個新的思想的内容。一位詩人的思想，哲理，投射到詩裏去，那便是詩情的深刻，有力；詩境的博大，變化。一位詩人的思想，哲理，詩裏反照出來，那便是撲朔迷離，萬美輻輳，如神龍的見首不見尾，不可把握。放翁詩裏的思想也是這樣，縱然是冥往神搜，沉思默想，怕也如莊子所說的「得意而忘言」，不知從何說起，即是說出來的，恐怕也是糟粕了。

現在我們在論放翁思想之前，有必需追問的和先決的兩個問題是：放翁平生最崇拜的

是有人，他服膺的是誰？喜歡常讀的是那類的書？這些，都是他的思想之流的源泉，是幫助我們去探求他的思想本身的。所以說它們是談放翁的思想前，所不可少的序曲。

一、放翁生平最崇拜的人。放翁一生所崇拜而服膺弗失的人，約有三種：即文學家，哲學家，政治家。

(一)文學家。也或者因為放翁是一位詩人吧？在他的一生當中，特別喜歡文人，不僅對他當時的「往「論文」的詩友，洋溢着偉大的同志的愛；即是對於已往的詩人，更充滿了崇拜的熱忱，和嚮往景仰的心情。茲述其最崇拜的詩人如下：

1. 屈原與宋玉。阻風詩：「聽兒誦離騷，可以散我愁，微言入孤夢，恍與屈宋遊」；遂初詩：「狂木類三閭」。新涼詩：「奇文窺楚屈」。

2. 嵇康與阮籍。醉歌詩：「三十六策醉特奇，竹林諸公端可師」；感事詩：「李白巖崎歷落，嵇康潦倒粗疎，生世當行所樂，巢山喜遂吾初」；春雨詩：「胸懷阮步兵，詩句謝宣城，今夕俱參透，焚香聽雨聲」；小室詩：「養生吾豈解，嬾或似嵇康」；齒髮詩：「嗣宗痛飲嗣南睡，萬事輸君此一籌」；歸老詩：「萬事付一尊，師友阮嵇」。

3. 陶潛。小舟詩：「高詠淵明句，吾將起九原」；村飲詩：「自覺勝淵明，醉小賦詩」；新作火閣詩：「旋設簾爐下紙簾，舉盞容膝似陶潛」；書南堂壁詩：「因惟寧儉語，老始愛陶詩」；小雨初霽詩：「歸來偶似老淵明，消渴誰憐病長卿」。寧釀頗勁戲作

詩：「竹林嵇阮雅名勝，要是淵明最可人」。備極仰慕之忱，餘可參考放翁晚年幽居的詩一節。

4. 杜甫。秋暝詩：「竹竿坡面別觀，飯糗山頭瘦拾遺，自古詩人例如此，放翁窮死未須悲」；感舊詩：「我思杜陵叟，處處有遺跡，錦里瞻祠柏，綿州弔海棠，蹉跎悲懣驥，感會失牢籠，生世移斯士，吾將安所從」；讀杜詩：「載詩亡不復刪，少陵談笑即追還」。

5. 張志和。書感詩：「斜風細雨苦溪路，我是後身張志和」。

(二) 哲人。放翁最崇拜的哲人，除了他所服膺的正統的儒家先聖外，即是清淨無爲的道家，安貧樂道的高士，和高蹈遠隱的哲人。

1. 老子與莊子。新涼詩：「妙理玩蒙莊」。餘參看放翁晚年幽居的詩一節。

2. 顏淵與伯夷。信筆詩：「爲善得禍吁可悲，顏回短命伯夷飢，何人長號血續淚，天自無心君自癡」；獨夜詩：「平生師顏原，本自貌秦楚」；戲咏鄉里食物示鄰曲詩：「從今置之勿復道，一盃陋巷師顏回」；雜感十首詩：「吾曹亦聖徒，可即學顏孟」。

(三) 政治家。放翁最崇拜的是力挽危局的政治家，或是替國家建百世之功的名相，尤其是仰慕管葛，頗有以管葛自比之概。

1. 管仲。泛舟湖山間有感詩：「野人只欲安耕釣，江左夷吾可見不」；宿魚梁驛五

鼓進行有感詩：「少時談舌坐生風，管葛奇才自許同」；自警詩：「少年不自量，妄意慕管葛」。

2. 諸葛亮。遊諸葛武侯遺臺詩：「松風想像梁甫吟，尙憶幡然答三顧，白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儒寧辨此，高臺當日讀何書」。這是如何的把自己看作是孔明的同調與知己？充分的表露了比擬與自負的神氣？感舊詩：「凜凜隆中相，臨戎遂不還，塵埃出師表，莫棘定軍山，壯氣河潼外，雄名管樂間，登堂拜遺像，千載愧吾顏」。夷吾是尊「攘夷」的功臣，孔明是忠心體國，鞠躬盡瘁的名相，這可以看出放翁的志了。

二、放翁喜歡常讀的是那類的書？他喜歡常讀的書約有二類，即文學與哲學。

(一) 文學可以美化他的生活，擴大他的情感領域，使得他的精神的寂寞、空虛，……得到歸宿。他是詩人，他最喜歡讀的當然是詩：

1. 楚辭。讀書詩：「病裏猶須看周易，醉中亦復讀離騷」；新涼詩：「從今更何事，痛飲讀離騷」；「秦書懷詩：「食觀本草雖多事，醉讀離騷目一奇」；自詒詩：「病中看周易，醉後讀離騷」；感學六言詩：「一卷楚騷細讀，數行晉帖閑臨」；遣懷詩：「窮每占周易，閑惟讀楚騷」；雜賦：「體一佳時看周易，酒痛飲後讀離騷」；新涼詩：「奇文窺楚屈」；小疾謝客詩：「癡人未嘗看周易，名士真須讀楚辭」。

2. 陶詩。客有見過者既去喟然有作詩：「研朱點周易，飲酒和陶詩」；初夏野興詩：「數行楮帖臨窗學，一卷陶詩傍枕開」；二月一日作詩：「柴荆誰日無來客，賴有陶詩伴日長」。

3. 杜詩。有讀杜詩可證。

(二) 哲學。哲學可以美化他的思想，提高他的思想的平面，使他建立一個完滿的和諧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以追求人生口意義，宇宙的價值。他常讀的書：

1. 周易。遺懷詩：「不漉渾無排遣處，病視周易闔梳頭」；家居自戒詩：「不如讀周易，一卷常在手」；讀易詩：「淨掃屋窗讀周易，笑人投箸欲依僧」；又「老喜杜門常謝客，病惟讀易不迎醫」；真笑詩：「牀頭周易在，捨此後無依」；歲暮雜感詩：「爾來愈自勵，日讀易一過」；元日讀易詩：「伏羲三十餘高歲，傳者太山一毫芒，春秋雖自魯麟絕，禮樂蓋先秦火亡，孟軻則能道封殽，孔子已不言鴻荒，於序一學幸未泯，安得名山處處藏」。

2. 老子與莊子。讀老子詩：「道樞五千言，蠱毒亦妙門，管窺那見豹，指染僅嘗龜，正爾分章句，誰歟遂本源，蜀莊猶不死，過我得深論」；讀老子詩：「恍然親見古伯陽，袂屬關尹肩庚桑」；樂舍詩：「素壁圖書華，明窗讀老莊，與人元淡淡，不是故相忘」；讀老子次前韻詩：「平生好大忽瑣細，焚香讀書戶常閉，少年曾預老時役，晚歲欲挹浮丘

袂，力探玄門窮叢妙。肯學陰謀毒寄計，言狂不獨人共排，志大仍憂後難繼」。新涼詩：「妙理玩蒙莊」；兩欲作步雲浦口詩：「精心窮易老，餘力及莊騷」。舟中遣懷詩：「但思一輩學老子，那復騎牛讀經書」。

以上對放翁平生所最崇拜的人物，和最常讀的書，提綱挈領的作了一個簡陋的述敘。當然啊，除了以上所說的這些外，他仍然愛着許多的人物，博覽着實際的羣書，不過比較起來不甚重要，所以姑且從略了。這裏還要特別提出來說的，是放翁治學的眼光，真是有了了不起的偉大：他的冬夜對書卷有感詩：「萬卷雖多當具眼，一言惟恕可銘膺」；書志詩：「讀書雖復具隻眼，貯酒其如無別腸」。這真可以作讀書人的格言。放翁讀書是「具隻眼」的，有獨特精到的見解。他接受了屈原，陶潛諸詩人的人生體驗與思想，融會了周易，老莊的玄理，糅合了佛家的精神，把他的思想孕育在詩國裏，長生在三玄的肥壤裏，開出了他的智慧之花。

以上序曲完，今論其思想總後：

第一，放翁的民族思想

在風雨漂搖的宋室南渡後的國運裏，凡有血氣之倫，沒有不激起他的民族思想。和愛國殺敵的觀念的。放翁就是其中最強烈的一個。他以畢生的精力，是用在驅除金人的復讎的事業上的；雖然他這一類報國的赤心，終於獲得了絕望與失敗的痛苦。但是，他激發了

放翁的個性與思想

民族的心湖之波紋；點燃着民族思想的火把，在他的詩裏，永遠的照徹和燒紅了我們的心。

(一) 放翁的抱負。我們在探尋放翁的民族思想之先，首需要了解放翁的抱負。因為抱負是行動的本源，思想的動力；它又好像一株花，牠可以結出碩大的真實的思想之果。

喜觀德稱歸詩：「少鄙章句學，所慕在經世，諸公薦文章，頗恨非素志」；夜思詩：「四方男子事，不敢恨飄零」；書歎詩：「少年志欲掃胡塵，至老寧知不少伸，覽鏡已悲身潦倒，橫戈空覺膽輪囷」。排悶詩：「丈夫結髮志功名，大事真當以死爭，我昔駐車籌筆驛，孔明千載尚如生」；鵝湖夜坐書懷詩：「士生始墮地，弧矢志四方，豈若彼婦女，醜髻藏閨房」；弋陽道中遇大雪詩：「少年頗愛軍中樂，跌宕不耐微官縛，憑鞍寓目一慨然，思爲君王掃河洛」；縱筆詩：「壯歲志天下，崎嶇無一施，高談對鄰父，朴學付癡兒」；秋月曲詩：「丈夫志在垂不朽，漆胡髭髻持飲酒」；感事詩：「渭上裴昏吹戰塵，橫戈慷慨欲忘身，歸却作漁村老，自誤青春不怨人」；又「捫蝨當時頗自奇，功名遠付十年勤，酒澆名下胸中恨，吐向青天未必知」；贈登詩：「少慕功名頗自奇，一生蹭蹬鬢成絲」；太息詩：「只羨元子利欲輕，但餘一念在功名，白頭不飲平戎策，虛向江湖過此生」；秋窗遣懷詩：「陸生少日心膽壯，萬里憑陵寄疎放，玉關曾誓馬草裏，滄海豈憂魚鼎鼎」；初冬寄成詩：「幘冠本願資唐虞，自首那知墮腐儒」；壬子除夕詩：「兒時視身

願事主，談笑可使中風清」。

可知放翁少年時代的抱負是經世的，志在四方的，掃除金人之胡塵的，有建立不朽的功名之志的，有從征以驅逐金虜的宏願的，……。在他的聖潔的心靈之湖田裏，本初的接受了遺傳的，和時代的所給予他的耕耘與肥料，培養成了爲國復仇的稗苗。這種稗苗的成長，開放着絢爛的芬芳之花，香，那便是他所表現的崇高的民族思想。由此我們更可以知道早年時候的放翁，他是不願意作一個詩人的；也或者是作一位詩人，不足以滿足他的生命的對現實之強烈的慾望吧？不過，放翁的平戎的抱負，是有計劃的，有辦法和步驟的，有方略的，有「平戎策」的。這我們當然不能以「秀才造反」式的眼光去看他，以爲文人是喜歡誇大狂語的。

(二) 放翁的平戎策。放翁欲想收復中原，驅逐金人：第一須培植武力，交結游俠；第二須佔據和經營有軍事價值的要地，以爲規復中原的基礎；第三須提倡尚武精神，轉移文弱的風氣，使人人都可以成爲上馬殺敵的戰士。他的平戎策也就是着重在這裏。

1. 放翁的游俠組織。放翁知道要完成他的平戎逐虜的宿志，不是能靠他光幹的匹馬單槍或宋朝的文恬武嬉的軍隊所能奏效的；所以他必需組織嶄新的充滿了朝氣的新勢力和團體，作爲他平戎逐虜的幹部，作爲他建功立業的左右翼，這便是他的少年時代的游俠的組織。放翁爲了完成他的偉大的懷抱，不能不結交游俠，聯絡江湖的英雄，組織成以

「俠」相同的團體，作爲他的實力的重心；並且把這種實力潛入到下層社會裏去，使他繁殖，生長……。一旦到了放翁需要他們的時候，登高一呼，四海響應，如潮水們的湧來，作爲殺敵的先鋒，衛國的長城。他這種游俠的組織，在他的詩裏，我們是時刻的可以看到呢！

喜譚德稱歸詩：「一朝落江湖，爛慢得自恣。討論極王霸，專業窺辛渭。譚侯信豪雋，可其不朽事」；夏夜大醉醒後有感詩：「少時酒隱東海濱，昔交盡是英豪人，龍泉三尺動牛斗，陰符一編役鬼神」；冬夜聽雨戲作詩：「少年交友盡豪英，妙理時時得細評」；懷成都十韻詩：「酒徒詩社徧暮忙，日月匆匆迭賓送」；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詩：「短劍懸市塵，浩歌解江纜，頗疑屠博中，可與共奇謀，丈夫等一死，濺賊報國讎」；衰病詩：「世無魯國真男子，心憶高陽舊酒徒」；憶昔詩：「憶昔西遊變姓名，獵回屠肆押豪英，淋漓縱酒滄溟窄，慷慨狂歌華岳傾」；野飲詩：「青山千載老英雄，濁酒三杯失阨窮，訪古頻壇荒塹裏，覓交屠狗賣漿中」；老嘆詩：「八十未滿七十餘，山巔水涯一丈夫，不須細數舊酒徒，當時兒童今已無」；戊辰立春日詩：「寬處樓臺多俠客，家承船舫待春遊」；醉書詩：「投老未除滯俠氣，平生不作俗人緣」。

可見放翁是如何的「少時狂走西復東，銀鞍駿馬馳如風」的去從事他的游俠組織的活動？即在以上所引的他的詩句中，多半是壯年和晚年的追憶之作，使我們讀了，不能不佩

限他的眼光的遠大，計謀週到，和爲國的用心之苦；他的游俠的勢力，伸入在屠肆與博局裏，大概是造了一個帝大，潛伏的社會活動。可惜的，宋朝沒有給放翁一個適當的機會，使他發揮出這種組織的偉力，辜負了這位詩人的一片好心。

2. 經略川陝。放翁知道欲收復中原，必需在地理上建立一個可以制金人軍事於死命的根據地，作爲進攻中原的基礎。川陝正合乎這個條件，以它爲規復中原的根據地，實有戰略上的與軍事地理上的理由和價值。我們知道關中是天下上游，與西蜀互爲唇齒與屏障的，以 中的險要，據渭漕的形勢，是很可以東制金虜，收復中原的。例如成周以西岐制商紂，漢高以西蜀有中原，這不都是歷史上的很好的前例嗎？放翁面對着歷史的教訓與事實，看着國家的命運與危機，所以他有川陝的一行。希望來這裏在軍事上打下一個堅固的根基，以實現他的「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的計劃。這，我在放翁入蜀後的詩的一節裏，已經講過了，他這種計劃與企圖，是徒然的，失敗的，不過，他經略川陝的心願，始終是沒有忘懷的。在他的詩集裏，隨時可以看見他這種以希望吹成的五色的泡沫，和這種一現的曇花。

山南行詩：「國家四紀失中原，師出江淮未易吞，會看金鼓從天下，卻用關中作本根」；南池詩：「二月鶯花滿闕中，城南搔首立衰翁，數莖白髮愁無那，高頃蒼池事已空，陂復豈惟民食足，渠成豈助霸圖雄，眼前碌碌誰知此，漫走蠶祠乞歲豐（原註：地上

有至高帝廟。」；先主廟次唐貞元中張儼詩韻詩：「猾賊挾至尊，天命矜在己，豈知高帝業，煌煌漢中起」；又「吳蜀本唇齒，悲哉乃連兵，盡銳下三峽，誰使復兩京」；觀大散關圖有感詩：「大散陳倉間，山川鬱盤紆，勁氣鍾護士，可與共壯圖，坡陁成陽城，秦漢之故都，王氣浮白鷲，宮室生春蕪，安得從王師，汛掃迎皇輿，黃河與函谷，四海通舟車，十馬發燕趙，布帛來青徐，先當營七廟，次第畫九衢，偏師縛可汗，傾都觀俘」；送范舍人還朝詩：「公歸上前勉畫策，先取關中次河北，堯舜尚不有百蠻，此賊何能穴中國」；夏夜大醉醒後有感詩：「客遊山南夜望氣，頗謂王師入秦，欲傾天上河漢水，淨洗關中胡虜塵」；感事詩：「鷄犬相聞三萬里，遷都豈不有礙中，廣陵南幸雄圖盡，淚眼山河夕照紅」。

由上所引的詩句看來，放翁是如何的重視川陝，重視「千里江山控上流」的形勢。他的縱略川陝的計劃，雖然碰到了「事雖未就」的命運，但是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志足悲矣」之感了。

3. 學劍與尚武。放翁除了以上所說的游俠組織與希望經略川陝的兩個對外的步驟外，在他自己的本身，也要充實與堅強起來，使他變成爲「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戰士。所以他早年學劍，並且提倡尚武，把這種勇武的精神，傳遍到廣度的每個角落，使這個古老的民族的心靈，重新得到一點活力，新的刺激，他爲了轉移風氣，便是「首先

行之」的一人。試看他的詩吧：

甲午十一月十三夜夢右臂踊出一小劍長八九寸有光既覺猶微痛也詩：「少年學劍白猿翁，曾破浮生十歲功，玉具拄頤誰復許，蒯緱彈鋏老猶窮」；寶劍吟詩：「幽人枕寶劍，殷殷夜有聲，人言劍化龍，直恐喚風靈，不然憤狂虜，慨思遐征，取酒起醉劍，至寶當潛形，豈無知君者，時來自施行，一匣有餘地，胡爲鳴不平」；澠州寄松紋劍詩：「十年學劍勇成癖，騰身一上三千尺，術成試酒半酣，直躡丹梯削青壁，青壁一削平無蹤，浩歌卻過蓮花峯，世人仰視那得測，但怪雪乃飛秋空」；野外劇飲示坐中詩：「悲歌流涕遣誰聽，酒隱人前半生，但恨見疑非節俠，豈忘小忍就功名，江湖舟楫行安往，燕趙風塵久未平，飲罷別君攜劍起，試橫雲海剪長鯨」；劍客行詩：「我友劍俠非常人，袖中青蛇生細鱗，騰空頃刻已千里，手決風雲驚鬼神」；劍池詩：「我壯喜學劍，十年客峨岷，毫髮恐未盡，屠釣求隱倫」。

可見放翁是「學劍十年功」了。他父親劍俠，不僅可以學到「禮揚暴虎」的本領，並且可以加強和充實了他的游俠組織。此外，他還是學騎射的：「萬里橋江上習射詩：「風和漸減雕弓力，野迥遙聞羽箭聲，天上檣槍端可落，草間狐兔不須驚，丈夫未死誰能料，一箭他年下百城」；城東馬上作詩：「手柔弓燥獵徒喜，耳熟酒酣詩興生」；又「寄語長安衆年少，妓圍不似獵圍豪」，……這一切，他是如何的在鍛鍊自己，磨鍊自己，和充實

自己，作爲未來平戎時，在冰天雪地中，馳騁大漠的準備。

(三)主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放翁是很了解這個道理的。所以他對入寇的金虜的掠我布帛，奴我妻子，據我土地，羶腥我山河的暴行，堅決的主張予以迎頭痛擊。他反對媾和，強調抗戰到底，他認爲在華夷中間，是沒有開着妥協之門的。這位詩人雖然愛好和平，但是對妨害和危及我民族生存的金胡的暴力與野心，主張必需英勇的予以無情的懲創；這位詩人雖然博愛着人類一直到鳥獸虫魚，但是對於一味侵略，只知基於「自私自利」的出發點的夷族的毒焰，尤必需予以撲滅和打擊。這個偉大的民族思想與意識，支配了他一生的整個的生命：給了他無限的愉快的活力；同時也給了他無窮的傷心與淪落。他爲它而歌唱；他爲它而哭泣；他爲它而鼓舞；他也爲它而抑鬱……這個思想與意識，即是在他遺留給我們的詩集的字行裏，仍然閃耀着他的晶瑩的淚水，和他的爲祝祖國的健康而歌唱出來的鮮紅的血滴。

1. 痛斥主和派。放翁的一生，是浸潤在君辱國難的海水裏，恥辱，侮蔑，復仇的溶液，凝成了他一夥堅強抗戰的心。他對金人一向是抱了有我無敵的態度。「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精神，是他的生命最恰當的寫照了。所以他痛斥主和派，用了若隱若顯的詩句，一方面服膺溫柔敦厚的詩教，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的「尊王攘夷」的志趣。

感憤詩：「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征北伐篇，四海一天歷敷，兩河百郡宋山川，諸

公尙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京洛雪消春又動，永昌陵上草芊芊，「老將效唐八體詩：「已矣黑山戍，悵然青史名，和親不用武，教子作儒生」；書憤詩：「清汗透迥貫舊京，宮牆春草幾番生，剖心莫寫孤臣憤，扶眼終看此虜平，天地固將容小醜，犬羊日慣瀆齊盟，蓬窗老抱騎行略，未敢隨人說弭兵」；估客有自蔡州來者感張彌日詩：「百戰元和取蔡州，如今胡馬飲淮流，和親自古非長策，誰與朝家共此憂」；明妃曲詩：「雙駝總車夷樂悲，公卿誰悟和親非」；隴頭水詩：「我語壯士勉自彊，男兒墮地志四方，喪尸馬革固其常，豈若婦女不下堂，生逢和親最可傷，歲罄金絮胡羌，夜視太白收光芒，報國欲死無邊場」；書志詩：「肝心獨不化，疑結變金鐵，鑄爲上方劍，釁以佞臣血」；追感往事詩：「諸公可歎許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雨晴詩：「準浦戎初遁，興州甫，爲邦要持重，恐復議消兵」；書悲詩：「和戎壯士廢，憂國清淚滴」。

這表明了放翁是如何的痛斥主和派，譴責主和的非計；甚至於願意把自己的心肝變爲上方劍，「釁以佞臣血」，以清朝廷妖孽。他是多麼的痛恨只知謀身保妻子的主和派啊！「諸公尙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爲邦要持重，恐復議消兵」，更是何等的傷心的話呢！

2. 自己的主張 放翁的平戎策，雖然是因爲朝廷沒有重用他，和當時握有實力的軍人

的愚妄，不聽他的話，而化成泡影。但是他的主戰的精神，是水遠的不變的，永遠的不消極的。他大聲疾呼，喚起全民族的警覺；他歌頌保衛祖國的戰爭，策策其力的去掃清胡塵，和撲滅金人在我們神聖的國土上所燃點起來的羶腥的毒焰。詩人畢竟是全民族的號角，放翁更是全民族的喉舌，他吹出了民族的倔強而靈魂，他唱着民族的永恆而美的生命，那便是不妥協的英勇的「爲生存而戰」！

因王繪事回使奉寄詩：「臂弓腰箭身今老，航海梯山運已開，波濤不應常自守，期公決策畫雲臺」；塞曲詩：「窮荒萬里無斥堠，天地古分夷華，青氈紅錦雙奚車，上有胡姬抱琵琶，犯邊殺汝不遺種，千年萬年朝漢家」，感興詩：「羣胡本無政，剽奪常自如，民窮訴蒼天，日夜思來蘇，連年况枯旱，關輔尤空虛，安得節制帥，弓刀肅馳驅，父老上牛酒，善意不可孤，諸將能辦此，機會無時無」；雪中獨酌詩：「莫驚醉眼炯如電，假紙猶堪行督職，指麾突騎取遼陽，雪灑轅門夜傳箭」；雪夜有感詩：「在膽輪困欲滿軀，一麾誰憫滯江湖，青衫曾奏三千牘，白首猶思丈二笏，龍虎翔空瞻王氣，犬羊度漠避天誅，何時冒雪趨行轡，香岸前頭海陸圖」；初冬雨雪寒中短歌詩：「嗟此身老益如，踉蹌無功上麟閣，久從漁艇寄江湖，坐看胡塵暗幽朔，萬鞭萬騎憤未平，露下老酋何足縛，寧及今年墮指寒，夜擁雕戈度窮漠」；塞上詩：「老翁猶思萬里行，翩翩馬如身輕，玉關去路心如鐵，記酒何妨聽渭城」；大雨中作詩：「當年入朝甫三，十丈胡塵叩江

急，屬聞炮彈遺檄書，頓壞布裳縫袴褶」。

可見放翁主戰的決心：他反對與金人劃界固守，而主張改守為攻。他反對與金人言和，而主張予侵略者以攻擊。看他的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殺敵的豪氣，便可以知道他的祇有在「戰神的掌握中，才可以找到全民族的生靈」的心情。宋史本傳裏所說的「力說張浚用兵」的事，恰可作本節的注脚和說明了。

(四) 驅除金虜的思想。

(一) 現實的驅虜思想。在放翁的詩集裏，多半塗滿了驅除金虜，恢復國土之外的色彩；驅虜這一件事，幾乎成了放翁生活的唯一意義，彷彿只有它能使放翁的生命變得更有價值。這一朵思想之花，開放，不僅顯示了放翁的崇高的靈魂，並且象徵了我們「歌於斯，哭於斯，生長於斯」的中國，是能永遠的嚴肅的生氣蓬勃的生存於人間。他「詩，竟成了貫串我們全民族心靈的繩索，凝聚和團結我們全民族的鎔爐了。雖然有些時候我們的民族也如一位老人似的，犯了營養不良，和貧血的病症；但是，他的詩，恰如百靈機似的作了起死回生的良藥，並保證了老人的返老還童，和「有力如虎」的新生兒！試看他的詩吧：

投梁參政詩：「頗聞匈奴亂，天意殄施豕，何時嫖姚帥，大刷渭橋恥，士各奮所長，儒生未宜鄙，覆甌草軍書，不畏寒暄指」，冬夜不寐至四鼓起作此詩：「八十將軍能滅虜，白頭吾欲學功名」；十月二十六日夜夢行雨舞道中既覺恍然攪筆作此詩時且鼓矣詩：

「國豈未發渡遼帥，落魄人間傍行路，卽今衰病臥在床，振臂猶思備征戍，南人孰謂不知兵，昔者亡秦楚三戶」；縱筆詩：「故國吾宗廟，羣胡我寇讎，但應堅此念，寧假用它謀，望徭遺民老，忘兵志士憂，何時聞遣將，往護北平秋」；感歎詩：「丈夫行年過六十，日月雖短志意長，匣中寶劍作雷吼，神物那得終摧藏，君不見昔時京都宗大尹，義感百萬虎與狼，疾危尙念擊賊，大呼過河身已僵」；北望詩：「北望中原淚滿巾，黃旗空想渡河津，丈夫窮死由來事，要是江南有此人」；縱筆詩：「東都宮闕鬱嵯峨，尋勝胡兒救勒歌，雲隔江淮翔翠鳳，露溼荆棘沒銅駝，丹心自笑依然在，白髮將如老去何，安得鐵衣三萬騎，爲君王取誓山河」；又「天道難知胡更熾，神州未復士堪羞，會須瀝血書封事，請報天家九世仇」書憤詩：「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羶實未聞，劇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上天悔禍終平虜，公道何人肯散羣，白首自知疎報國，尙憑民意祝爐熏」；聞虜政衰亂掃蕩有期喜成口號詩：「遺虜遊魂豈足憂，漢家方運幄中籌，天開地闢逢千載，雷動風行遍九州，刁斗令嚴青海夜，旌旗色照鉄關秋，功名自足英雄事，不用君王萬戶侯」；聞虜亂有感詩：「頭顱自揣已可知，一死猶思報明主，近聞索虜自相殘，秋風撫劍淚汎瀾，雒陽八陵那忍說，玉座塵昏松柏寒」；述懷詩：「羯胡未滅敢愛死，尊酒在前終鮮歡」；憶昔詩：「裘歎蘇秦弊，轡愛祖逖先，何時聞下詔，遣將入幽燕」；醉題詩：「代北胡兒富羊馬，江南耆士出菰蘆，何由親奉平戎詔，蹴踏關中建帝都」；悲歌詩：

「胡不爲長星萬丈掃幽州，胡不如昔人圖復九世讎，封侯廟食丈夫事，擬與生死真吾羞；長歌行詩：「不羨騎鶴上青天，不羨峨冠明主前，但願少賒死，得見平胡年，一朝胡運衰，送死桑乾川，盡誅罪無名，不足煩戈鋌，還汝以舊職，牧羊遼海邊」；暮春詩：「自笑憐胡心尚在，憑高慷慨欲忘身」；病中夜賦詩：「策河溫洛幾時復，志士仁人空自哀，但使胡塵一朝靜，此身不恨死蒿萊」；得建業倅鄭覺民書言虜亂自淮以北民苦徵調皆望王師之至詩：「邦命中興漢，天心大討曹，風雲助開泰，河渭薄腥臊，日避揮戈舞，山齊矚甲高，煌煌祖宗業，只在馭羣豪」；賞山園牡丹有感詩：「周漢故都亦豈遠，安得尺箠驅羣胡」；偶得北虜金泉酒小酌詩：「逆胡萬里跨燕秦，志士悲歌淚滿巾，未履胡腸涉胡血，一樽先醉范陽春」，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詩：「誰知得酒尙能狂，說帽向人時大叫，醉則未滅心未平，孤劍牀頭鏗有聲」。

像以上所舉的充溢着驅除金虜的民族思想的詩，在放翁的詩集中，實在是很多的，大有琳琅滿目，金光千條，使作者有不知應如何取舍之感。放翁的詩，差不多在許多篇的背後，都投出了民族思想的光芒，它象徵着全民族的活躍的永不中斷的生命。

(二) 幻想滅虜的思想。我們知道放翁是有強烈的驅除金虜的抱負的，是有掃清中原的胡塵之信念的。他的一生是爲了實現這個抱負而奔波；他的詩篇，也是爲了「抗金」而歌唱。但是我們也知道事實是粉碎了他這個理想，熱心是換來了失望，悲涼。然而詩人

畢竟是火神的化身，更有無量數的熱力，燒毀了現實上所給予他的冷酷和障礙；詩人也是智慧之神的驕子，他有一遺傳的慧心，使他降伏現實上所給予他的誘惑與障礙。因此，放翁的抗金滅虜的三願和計劃，雖然得不到朝廷的有力的支持，但是他的更多的熱情和生命力，使得他吞吃了現實的冷，醜，黑暗，他仍以如火如荼的心情去愛祖國，愛民族；仍然執着光明的火把，去追求和實現他的抗金滅虜的理想與希望；他這種，劉雖然在現實界宣判了「絕望」的命運，但是他高度的智慧的心，却命令他到空靈的理想界裏去追求。所以對現實界來了一種超越，解脫；他帶着他的熱情的愛國的抗金滅虜的計劃，離開了現實的人間，到凌空的理想的幻想的世界裏去了。我們知道在幻想的世界裏，是一切美滿的，沒有缺陷的，在人間世得不到的東西，在那裏也可以得到完滿的補償，在現實界受抑壓的心情，在那裏也可以得到了澈底的解放……放翁的疎狂的個性，忤俗的性格，對現實的失望，一切都催迫他停止在現實上的追求，而去建立他的幻想的世芥。在幻想的世界裏他圓滿的實行了他的抗金的計劃，寫下了滅虜的詩篇。不過，還要說的是他建立的幻想世界，約有三種：一種是神的超越的世界；一種是醉鄉的世界；一種是夢的世界。在這三種世界的幻層裏，放翁是有無上權力的主人。他也有兵，有將，進行着常勝的殺敵滅虜的戰爭。

1. 在精神超越的世界裏滅虜。在這個用精神和超越現實的幻想所構成的世界裏，精神是自由的，勝利的，是「要如何，便如何」的。因之，放翁也在這個幻芥中，培植成了他

的幻中之幻的滅虜的勝利之花。例如：

胡無人詩：「鬚如蝟毛磔，面如紫石稜，丈夫出門無萬里，風雲之會立可乘，追尋露宿青海月，奪城夜踢黃河冰，鐵衣度磧雨颯颯，戰鼓上隴雷憑憑，三更窮虜送降款，天明積甲如丘陵，中華初識汗血馬，東夷再貢霜毛鷹，羣陰伏，太陽昇，胡無人，宋中興，丈夫報主有如此，笑人白頭蓬窗燈」；劍客行詩：「國家未滅胡，臣子同此責，浪迹潛山海，歲晚得劍客，酒酣脫匕首，白刃明霜雪，夜半報讎歸，斑斑腥帶血，細讎何足問，大恥同憤切，臣位雖卑賤，臣身可屠裂，誓當函胡首，再拜奏北闕，逃去變姓名，山中餐玉屑」；中夜聞大雷雨詩：「雷軍駕雨龍盡起，電行半空如狂矢，中原腥羶五十餘，上帝震怒初一洗，黃頭女真被魂魄，而縛軍門爭請死，已聞三箭定天山，何雷積甲齊熊耳，捷書馳騎奏行宮，近臣上壽顏喜，閣門明日催賀班，雲集千官摩劍履，長安父老請移蹕，願見六龍臨渭水，從今身是太平人，敢憚安西九千里」；戰城南詩：「王師出城南，塵頭暗城北，五軍戰馬如錯繡，出入變化不可測，逆胡欺大負中國，虎狼雖猛那勝德，馬前嗚咿爭乞降，滿地縱橫投劍戟，將軍駐披擁黃旗，遣騎傳令勿自疑，詔書許汝以不死，股栗何爲汗如洗」；出塞曲詩：「千騎爲一隊，萬騎爲一軍，朝踐狼山雪，暮宿榆關雲，將軍羽箭不虛發，直到祁連無雁羣，陰囊春雷收陣鼓，蜿蜒驚蛇蛇射生弩，落蕃遺民立道邊，白髮如霜淚如雨，襯魄胡兒作窮鼠，競裹胡頭改胡語，陣前乞降馬前舞，檄書夜入黃龍府」；大

將軍出師歌詩：「行營暮宿咸陽原，滿朝太息傾都羨，天聲一震胡已亡，捷書奔奔如飛電，可汗垂泣小王號，不敢跳奔那敢戰，山川圖籍上有司，張掖酒泉開郡縣」；碧海行詩：「碧海如鏡天無雲，飛翼東謁青童君，九奏鏗鏘洞庭樂，八角森茫龍漢文，共傳上帝新有詔，蚩尤下統旄頭軍，徑持河洛還聖主，更度遼碣清妖氛，幽州蝘蝓一炬盡，安用咸陽三月焚，藝祖騎龍在帝左。世上但策雲臺勳」；雪中忽起從戎之興戲作詩：「羣胡束手仗天亡，棄甲縱橫滿戰場，雪中急追奔馬迹，官軍夜半入遼陽」；出塞四首借用秦少游韻詩：「北伐下遼陽，西征收伊涼，壯士凱歌歸，豈復賦國殤，連頸俘女真，貸死遣牧羊，犬豕何足讎，泣血承餘殃」；又「爐爐藝祖業，土宇盡九州，當時王會圖，裨將皆通侯。」（原注：所謂黃頭女真。）今茲縛羶下，狀苦穀棘牛，萬里獻太社，裨將皆通侯。」

2. 在醜鄉的世界裏誠虜。酒神可以給厭惡現實世界的人們一個更美麗的世界，更完滿與和諧的天國；在這個世界裏，沒有意志的障礙，沒有人間的磨擦，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美的。像這樣的一個世界，是最適宜於放翁的居留和生存的。所以他平生大部分的時間，是邁進在這裏，伴着酒神，歌唱着他的生命的調子，吐露他的抗金的心曲。例如：

醉歌詩：「往時一醉論斗石，坐人飲水不能敵，橫戈擊劍未足豪，落筆縱橫風雨疾，雪中會獵南山下，清曉麟峒玉千尺，道邊孤兔何曾問，馳過西村尋虎跡，貂裘半脫馬如龍，舉鞭指麾氣吐虹，不須分弓守近塞，傳檄西使腥羯空，小胡通誅六十載，猖獗獺子勢已窮，聖朝

好生貨拏截，還爾舊穴遼天東。」樓上醉書詩：「丈夫一虛一世間，本意滅虜救河山，豈知踰蹬不稱意，八年梁益凋朱顏，三更撫枕忽大叫，夢中奪得松亭關，中原機會嗟屢失，明日茵席留餘漭，牛背爛爛電目光，狂殺自謂元非狂，故九廟臣民忘，祖宗神靈在帝旁。」江上對酒作詩：「把酒不能飲，苦淚滴酒觴，醉酒蜀江中，和淚下荆揚，樓櫓壓溢口，山川蟠武昌，石頭與鍾阜，南望鬱蒼蒼，戈船破浪飛，鐵騎射日光，胡來即送死，詎能犯金湯，汴洛我舊都，燕趙我舊疆，請書一尺檄，爲國誅胡羌。」

試看放翁在酒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勇武？在醉鄉的世界裏，他可以掃清金虜。現在引他自己的詩，以作本段的結束。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後詩：「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試無路空蟬噪，酒爲旗鼓筆刀架，勢從天落銀河傾，端溪石池漫作墨，燭光相對飛縱橫，須臾收卷復把酒，如見萬里煙塵清，丈夫身在要有立，逆虜連盡行宮平，何時夜出五原塞，不聞人語聞鼙鼓。」

3. 在夢的世界裏滅虜。夢境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擺脫，一種遺棄，一種解放。在這個世界裏，人人都可以打碎一切束縛的枷鎖，而得到「意志自由」。夢境的幻象美，的確是對人間世的缺陷的一種補償，對人的乾枯的心靈的一滴甘露，也是超度人的苦痛的一隻救樂之舟呢！放翁在這夢幻的極樂的世界裏，也如願以償地進行着他的抗金的工作，順利的完成了他的愛國的抱負。例如：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見城邑人物繁麗，云西涼感也。喜甚，馬上作長句，未終篇而覺，乃足成之詩：「天寶胡兵陷南京，北庭已西無漢營，五百年來置不問，聖主下詔初親征，龍顏百萬空變駕，故將不勞傳啟事，築城絕塞進新圖，排仗行宮宣大赦，闕轡極目漢山川，文書初用淳熙年，駕前六軍錯錦繡，秋風鼓角聲滿天，苜蓿峯前盡停障，平安火在交河上，涼州女兒滿高樓，梳頭已學京都樣」；記夢詩：「夢不出心境，曠然成遠遊，花殘杜城醉，木落華山秋，戰血聲之劍，塵痕洗故裘，那知覺來處，身臥五湖舟」；五月七日夜夢中作詩：「征行過孤壘，寂寞幾千年，馬病霜管瘦，狐鳴古冢穿，烟塵身欲老，金石志方堅，零落英雄盡，何人憶著鞭」；又「霜露薄貂裘，連年塞上留，蘆花青冢月，鐵馬玉關秋，孤臂忘身軀，憑天報國讎，諸公方袞袞，好運幄中籌」；十二月二日夜夢與客並馬行黃河上，憶於古驛詩：「河濱古驛關重門，雉兔紛紛黍酒渾，吾輩豈應徒醉飽，會傾東海洗中原」。

放翁的民族思想，大體上是說完了，看他是多麼崇高和情熱的一位愛國詩人。他的抱負，是以天下爲己任；他的平戎策，是如是的周詳可行；他的驅金滅虜的黨志，又如鐵般的堅強；他在現實界裏抗金運動推行的失敗；他又到幻想界裏去追求，完成。這種鏗而不合的精神，和殉道的意識，把小我的生命與民族的大我的生命合而爲一，得到永生的境界；化除了小我的執著，毀壞了自私自利的小我的慾望，而與民族的大我融無間，沒有

人我對立的肯定。這，祇有熱，真，情，愛的詩人，和聰慧的哲人，纔容易臻此妙境呢。

二、放翁的社會思想

放翁的社會思想的本源，是從一箇「愛」字出發，去實踐「生」字的意義。愛與生，可以說是他的社會思想的兩大基石，在這上面建築起了他的理想絢爛的樓閣。因為人們相互的「愛」，所以他理想的羣體的社會，是一個大和諧；因為人們的求「生」，所以他理想的社會，是一個聖潔的「生之意義」的象徵和顯露。他渴慕着「氓之蚩蚩」的淳樸的社會，他嚮往着無知無識的初民的唱着「生命的戀歌」的快樂的生活；他厭惡澆淳散樸的世俗，「爾詐我愚」的風氣。官吏的剝削和搜刮，人民的餓飢與貧病，是被排擠在他的理想的社會的圈子以外的。所以他的社會思想：一個是對理想社會的描摹；一個是對當時社會的控訴，替農民叫苦。

(一) 放翁的理想社會。放翁受了老子的思想的影响，所以他憧憬着小國寡民，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的抱樸守一的社會；他接受了靖節先生的人生體驗，所以他也愛慕着桃花源的世界的人們的生活；他繼承了我們傳統的愛好自然的農事的樂趣，所以他起了一種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典型的農業社會的嚮往。這三種思想的融合，合流，交奏出他的社會理想。在他的詩裏，許多的地方是反映着他這個理想社會的輪廓的。

村舍詩：「無懷葛天古遺民，種杏歸來東澗新，亭長聞名不識面，豈知明府是何

人」；又「鷄犬吠相聞，穴處巢居上古風，飽飯不爲明日慮，酣歌直過百年中」；又「露草乾時兒牧羊，朝日出時女采桑，一牀絮被千萬足，不解城中有許忙」；村居即事詩：「西成東作常無事，婦饁夫耕萬里同，但願清平好官府，眼中盡歷見商風」。過對舍詩：「確舍臨山寺，牛欄隔草煙，問今何歲月，恐是結繩前」。

這是他對理想社會的一種變化描摹，可見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是無窮而治的；人人都自食其力的，國家也是法然無知的；他們的心靈是白玉無瑕的，不知道有甚麼明府；他們只知道種田，工作，也沒有甚麼利害的計較心；也沒有飢餓，貧病，傾軋；他們是牛羊采桑，是真是快樂的，……。這不是真型的一個原始的農業社會的圖繪麼？這不是桃花源的身麼？但是，像這樣美滿的一個社會，在放翁的當時的兵荒馬亂裏，國運不絕如縷，到那裏去追求呢？還不是一個幻中之幻的理想嗎？所以當放翁對他這個理想的社會說到剝削的幻滅時，他又發出了傷今思古的悠言了。例如：讀老子有感詩：「巢居結繩專益壞，澆淳散朴論復論，安得深山老不死，坐待古俗還羲軒」；雜興詩：「秦魏區區了目前，周家風化遂無傳，嘗看八百年基業，盡在東山七月篇」。總之，放翁的理想社會是復古的，是嚮往着結繩、羲軒之世以前的。

(二) 智慧是罪惡的根源。放翁的理想社會，前面我已經說過了，繼續在這裏談的是放翁對智慧估價的問題。因為他所理想的完美的社會，是無知的，抱朴守一的，純真

的；所以他對智慧的估價是作否定的答案的。他反對知識，他更反對智慧，他認為智慧是人類苦痛和一切罪惡的根源，它能破壞人的潔貞的心靈之美，和社會的淳質之美，而入於澆漓之俗的。例如他的詩：

太古詩：「太古安知慮與堯，茹毛飲血自消搖，不須追咎爲書契，初結繩時俗已澆」；雜感詩：「勸君莫識一丁字，此事從來誤殺人，輸與茅簷負暄叟，時時睡覺一類伸」；閑行至西山民家詩：「秋林半丹葉，秋草多碧花，隔山五六里，臨水兩三家，習魚與伐荻，各自有生涯，平池散雁鷺，繡舍栽桑麻，客至但舉手，土釜煎秋茶，城中不如汝，切莫慕浮夸」；湖邊小聚詩：「小聚遠塵囂，淳風獨未澆」；讀易詩：「揖遜干戈爾不知，巢居穴處各熙熙，無端鑿破乾坤秘，禍始羲皇一畫時」。

是說放翁是詛視智慧，否認知識的價值的。他以為不但書契是罪惡的結晶品，即是在初結繩而智慧剛萌芽的剎那，已使淳俗變爲澆漓，毀壞了渾朴美的社會，撕碎了高貴的人生了。所以他大聲疾呼的勸人不學識字，也就是不要去運用智慧的陰謀詐術，人人去作無聊的無意義的庸人自擾的神經戰的表演，把社會變成一個罪惡的淵藪。所以他歌頌朴實無瑕的農民村老，他譏諷買弄小聰明的愚而詐的市僧氣的市民。他這個思想的立論，或者是承受我們祖宗遺傳下來的「倉頡造字，鬼神夜哭」的說法吧？這裏我又記起了希伯來人的思想，和他們對知識的估價，把它介紹到這裏來，是幫助着我們去了解放翁的否認智慧的理

由的。

喬伯來人以爲現實世界是一個罪惡的世界，這個罪惡的來源，就是智慧。因爲人類太聰明了，所以製造出無數的罪惡來。舊約創世記裏記載着「當偷食智果的一段神話，可作他們這個意思的說明：「約和華靜在東方，伊甸立了一所園子，把所造的人(亞當Adam)帶到那裏。那園中有各種各樣的樹，地裏出產，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中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耶和華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別吃惡樹上的果子却不可吃，因爲你吃的日子必死。」」以「耶和華」代替亞當造了一個良偶夏娃(Eve)來幫助他，當時夫妻兩人赤身露體，其體態「黑黑摸摸」，幸而無窮，不幸來了一條蛇中誘女子，叫她分別善惡的樹上的果子，「智慧高果吃了，又分給丈夫一同吃了。他倆立時眼就明亮起來，纔知道自己赤身露體。」「遮遮蓋蓋的掩飾起來。」終於給神查出。於是神先把蛇罰了，叫牠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並罰牠世世和女「爲仇，女子的後裔要傷牠的頭，牠的後裔要咬牠的腳。其當開夏娃懷胎生產，代「苦楚，戀慕丈夫而受丈夫的管轄不得自由。最後罰那當造：「地，必爲你的罪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纔能從地裏得吃。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你必流汗滿面，纔能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爲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神處罰完畢後，又念人已有智慧，恐又再伸手摘去生命樹的

「吃，那就永遠活着；於是神便把人趕出伊甸園，在園的東邊，安放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火鏡的劍，把守生命樹的道路。」（見舊約創世記第二十三章。）

由這些記載看來，可見人類有了智慧，有了知識，苦惱與罪惡却因而增加；遠離了生命的果子，遠離了伊甸樂園，墮入了罪惡的實現世界。放翁的夏中雜興詩：「愚爲度世術，閉是養生方」，否認智慧，否認知識的價值，但是使人類重新去接近生命樹的果子，和重回伊甸樂園。

（三）替人民叫苦。放翁不滿意當時的流行着貧，病，災害，黑暗的社會；但是孤零零的一人也沒有力量去改造它。所以他祇能以他的詩人的歌喉，揮着同情和博愛的眼淚，叫出人民的痛苦，災難，以安慰他自己的良心。

1. 訴民瘼。放翁學士進行在詩：「飯輸千一粟，成收二三策，公歸對楚英，清問方側席，民瘼公所知，願言寫肝膈，向來醜吏橫，至今有遺孽，貧糶士之胆，自昔民碎隕，詔書已屢下，宿蠹或未革，期公作醫和，湯劑窮絡脈」；書歎詩：「齊民圖衣食，而疫爲思秣，我欲達其情，疎遠畏口聒，有司或苛取，貧并亦豪奪，正如橫江刷，一舉孰能脫，政本在養民，此論豈迂闊」。

2. 責酷吏。隣曲有未飯被追入郭者憫然有作詩：「春沿香枕滴殘淚，縣符急索不容款，君王日御金華殿，誰誦周家七月詩」；初冬有感詩：「無僧解轍齋廚米，有吏頻徵瘦

糶租」；秋穫歌詩：「數年斯民阨凶荒，轉徙溝壑整殮相望，縣吏亨長如餓狼，婦女怖死兒輩僵」。

傷災。雨中遣懷詩：「稼穡連雲飽不疑，寧期一敗莫支持，雨如梅子初黃日，水似桃花欲動時，正蠶蚊蟲驅不去，終宵盡道怒何爲，凶氣象堪流涕，禾把紛紛滿竹籬」；秋思詩：「傍縣來游泗泗翻，蝗災曝虎不堪言」。

(四)愛元元。放翁不僅替人民叫苦，並且是盡心綿薄，愛着廣大的人民，給予人民一種珍貴而熱情和愛的禮物。

舟中作詩：「奉祠累歲斷家食，謝事終身負國恩，惟有愚忠窮未替，尙餘一念在元元」；山村經行因施藥詩：「驢背每帶藥囊行，村巷歡欣夾道迎，共說向來曾活我，生兒多以隄爲名」；冬夜思里中多不濟者愴然有賦詩：「雖無嘆老嗟卑語，猶有哀窮悼屈心，力薄不能推一飯，義深常願散千金」；春日雜興詩：「身爲野老已無責，路有流民終勸心（原註：聞有流移人到城中。）」；夜寒詩：「米貴僅供糜粥用，自傷無力濟元元」。

三、放翁的政治思想

放翁生於以詩書傳家的家庭，早年就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洗禮，中年又營營仕祿，宦海浮沈，故其政治思想不脫儒家的範圍，而忠君愛國的意識，洋溢在他的詩集裏，大有「一飯未嘗忘君」之概。因之他的理想政治是復古的，正統的；對現實的政治思想，是採取了對症

下藥的方式的。

(一) 放翁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仍爲儒家所祖述的堯舜之世，崇尚儉節，選賢與能，以禮樂爲治的王道政治。他的歲暮感懷以餘年諒無幾休日愴已甚爲韻詩：「上生始志學，固爲聖人徒，人人可稷契，世世皆唐虞，仰事與俯育，治道無絕殊」。其次他的理想政治，是建築在經濟平等的基礎上的，所以他習戀着周代的井田制度，在歲暮感懷詩裏又云：「井地以養民，警整若棋置，初無甚貧富，家有五畝宅。哀哉古益遠，禍始開阡陌，富豪役下奴，貧老無寸帛，困窮禮義廢，盜賊起蹙迫，誰能復古制，嗚我天下賑」。可見放翁的主行王道，黜霸功的極力了。他以爲社會上的亂源是始於刻薄的法家的廢井田，開阡陌。講功利，尚霸道；結果弄的豪強兼併，貧富懸殊。孟軻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則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是以貧無立錐的人們，自然談不到揖讓禮樂，盜賊讎，社會的秩序，因之也就不可收拾。放翁生在亂離的宋朝，撫今追昔，對唐虞盛世，周制井田，人民的安居樂業，不禁油然而起思古之悠情，與嚮往之心緒。那麼自然也易以此當作他的政治的理想了。

但是，堯舜之世，豈可重見於今日？周制井田，王道樂土，又到那裏去呢？所以放翁不能不如孔子周游列國之爲似，發出了「吾道不行」之歎。維城一首詩：「洗刷日月遠，儒術日已衰，學者稱孔墨，爲國難伯王，書生幸有聞，力薄不能倡，默然俗同，汝

放翁的個性與思想

「職勿乃曠」；歎老詩：「委命已悲吾道喪，垂名真負此心初」；投老詩：「薄才元易盡，古道竟難行」；秋懷十首以竹樂閉深院琴檜開小軒爲韻詩：「吾遠久寂寞，不絕如一鏡」；又云：「丈夫素所學，致主齊義軒，恨無同志人，徒欲起九原，痛哭驚世俗，著書成空言」；雜興十首以貧堅士節病長高人情爲韻詩：「孟子關楊墨，吾道方粲然，韓愈排佛老，不失聖所傳，伐木當伐根，攻敵當攻堅，坐視日月食，孰探天地全，一本信難恃，要憂大厦顛，安得孟轲輩，出爲吾黨先」；示兒詩：「得道如良醫，淫臧要若絲，冶金鑄輒躍，錙玉忌輕沾，儒術方今裂，吾家學本孤，汝曹能念此，努力共枝梧」；讀書有感詩：「洙泗諸生尊所聞，豈容兀者亦中分，其經競欲愚愚首，亡史誰能及爾文，吾道固應千古在，幾人虛用一生勤」；秋夜感過十首以孤村一天吹殘月幾人行爲韻詩：「唐虞治蠹蠹，洙泗道益明，豈知秦漢後，佛老起縱橫，詩書雖禁存，詔諭無遺聲，書生幸有聞，未死猶力行」；蕩蕩詩：「蕩蕩唐虞去日遠，孔夫子哉亦荒丘，六經殘缺幸可考，百氏縱橫誰復憂，釋書恐非易論語，王迹其在詩春秋」；示子適：「本來堯舜身親見，孰謂丘軻道不傳，妙理豈求逢掖外，淳風寧在結繩前」；唐虞詩：「唐虞雖遠無窺窺，孔氏如天孰得違，大道豈私學裂，重門常性非儒弊」；書意詩：「養生慕耆老，爲活法唐虞」。放翁既傷堯舜王道的淪喪，又悟詩書禮教與孔氏精義的幽晦，而他自己又以為是堯舜以來的王道的不絕如縷的繼承者，禮樂政教的代表者，因之對於自漢以來，歷代王綱並用的殺伐政治，和宋四政的案劍

的情形，表示了無窮的傷感與惋惜；同時也恰如羣芳枯萎後的，歷經百霜而益馨香的一朵秋菊，更顯出了百折不撓的衛道的精神和意志。

(二) 主息黨爭。唐虞之世的理想政治，是不能復活於宋世的；而現實的政治，又是黨同伐異，表現着紊亂與徬徨。新舊黨的鬥爭，造成了宋室的疲敝，國運的衰微，這些不能不促醒放翁對現實政治的考慮。所以他針對着現實的癥結，提出了息黨爭的主張，和政治上祇有團結，纔能禦侮蘇民的鐵律。

歲暮感懷以餘年諫議爲休日愴已迫爲韻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休而迭起，中更夷狄禍，此風猶未已，臣不難負君，生者固賣死，儻築太平基，爾自厚俗始」。北望感懷詩：「桀河溫洛帝王州，七十年來禾黍秋，大事竟爲朋黨誤，遺民空歎歲時逾」。

(三) 賢人政治。放翁是主張賢人政治的。他以為政治的好壞，是至於爲政治的是否賢良，假若是以有聰慧的，有正義感的，有賢才的，有忠於職守的心腸的人去執政，那麼政治一定是好的，清明的，有條理的，治的；否則就是一場糊塗，不堪問聞。這頗與柏拉圖的理想國，以哲學家去做皇帝的理論相同。

雨夜讀書詩：「歷觀忠邪見肝肺，直與治亂窮根源，博巖之野感當夢，此事難以令人論，危冠長劍一見用，萬里耕桑吾道尊。」；春日興詩：「但得官清吏不橫，即是村中

歌舞時」；雜感十首詩：「呂鈞渭水濱，說築傳巖野，雖曰古盛時，得士蓋亦寡，天將啓治亂，人才有用舍，向非萬牛力，孰能成大廈」；龜堂雜興詩：「唐虞不是終難致，自欠累襲一輩人」。

(四) 通言路。政治上常犯的毛病是蒙蔽與欺騙，下情不能上達。大臣的操縱，近傳的翻雲覆雨，交織成重重的樹障，遮住了君主的視線，使他看不到一切；又如充耳的璜玉，使他什麼也聽不見。所以遮掩與蒙蔽，造成了君主與人民間不可縮短的距離。人民的痛苦，永遠的是無訴的；所謂帝王的亡政，也永遠的與民瘼是背道而馳的。放翁對通言路的看法，以為是可以溝通朝野的感情，使上下交融，達到健康政治的目的，而立太平之基的。

新夏感事詩：「近傳下詔言言路，已下餘年見太平，聖主不忘初政美，小儒惟有涕縱橫」；歲暮感懷詩：「高皇音中興，風雨躬沐櫛，一士未嘗遺，萬里皆馳驅，廉聽言言路，虛懷詢得失」。

總之，放翁是以己飢己溺為任，對政治上抱負非凡，自以為是有致君堯舜之術的。他的繫上雜言詩說：「古人誰謂不可見，黃卷猶能親生面，百穀藁藁知稷功，九州茫茫開禹甸，巍巍成功亦何有，治亂但如翻複手，逢時皆可致唐虞，比身管樂寧非苟」。由此可知放翁對政治雖未有具體的方案，然亦足以見其博大的自負了。不過最後要補充說的，放翁

平生以管樂諸葛自比，管則管葛是法家，崇尚刑律，與放翁的以禮樂爲治的王道，是大相逕庭的，這不是一個不解的思想上的矛盾嗎？

四、放翁的教育思想

放翁雖然是在形而上學的理論上反對智慧，否認知識的價值；但是在物質的世界裏，他仍然相對的承認知識的存在，和有用。不過這一種存在與有用，祇是大幻中的一幻，不是絕對的實在，和有永恆的價值的。所以在這個知識的相對的實在裏，便作了放翁教育思想的根據；放翁把握住了時光之流中的某一個時點，肯定牠真實，肯定牠實在，在上面規畫了杏壇的舊風，射出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光芒：

(一)文武合一的教育。放翁見到宋朝重文輕武的流弊，與文人的萎靡之風，他爲了拯衰起敝，所以主張教育要文武合一。文與武，是一物的兩面，而不是相反而單獨存在的個體。譬如說一朵薔薇花吧，他有淡顏濃芳的，無力似的臥曉枝的文弱之美；同時也有苞蕊怒放，隨春風而搖曳，顯出勇武的戰鬥的姿態和表情；其次如先聖尼文，在夾谷之會裏，折衝尊俎，也表示了一手是戰爭，一手是和平的人格之偉大；回教主穆罕默德的傳教，也是現露着一手是寶劍，一手是可蘭經的風姿。這一切都是文武統一的說明。放翁早歲讀書，幼年好俠，他一方面講誦詩書禮樂，一方面也學騎馳御射，這更可作他服膺文武合一的教育論證。他的讀書詩：「面骨嶙峋實欲疎，退藏只合臥蝸廬，自嫌尙有人間意，射雉

歸來夜讀書」；感昔詩：「八陣原頭縱獵蹄，割鮮藉草酒淋漓，誰知此夕西窗裏，一盞青燈獨詠詩」。

(二) 義務教育。詩人是有極大的熱誠去愛人類的。所以在放翁罷官歸後，把無量的熱愛，凝聚與寄託到鄉里父老們的身上；並且以大部分的時間，去教育他們。他像一位哲人似的義務的播下了教育的種子，宣傳着智慧之神的福音；以闕里的風氣，作了義務教育的先導。

幽居詩：「時時閒說前賢事，聊遣鄉閭識與刑」；記東村父老言詩：「行行道東村，父老可共語，披衣出迎客，芋栗旋烹煮，自言家近郊，生不識官府，甚愛問孝書，請學公勿拒，我亦為欣然，開卷發端緒，講說雖淺近，於子或有補，耕荒兩黃犢，庇身一茅宇，勉讀庶人章，淳風可遠古」；自詠絕句詩：「明時恩大無由報，欲為鄉鄰講孝經」；諭鄰人詩：「鄰曲有米當共舂，何至一旦不相容，為善何嘗分士農，堯民皆當變時雍」；示鄰里詩：「古學陵夷失本原，讀書萬卷誤元元，從今相勉躬行處，士庶人章數語言」；於翁自贊說：「雖不能操混金之檢，以紀治功，其亦可挾兔園之冊，以教鄉閭者乎」。

(三) 治學方法。放翁治學的方法，在其萬卷樓記裏說，「學必本於一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蘊，相為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原委隱而不見；同字而異語，同辭

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羣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於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由是可知放翁治學，是主張以一書作中心，而後博學其餘的，然此博學的目的，在幫助了解此一書，故云「善學者通一經而足」。例如讀詩經吧，欲訓詁名物，通古今異音，則不能不讀爾雅；欲明瞭禮制服飾，則不能不讀禮記；欲詳知詩中所說的歷史故事，則又不能不讀春秋三傳，……。惟讀爾雅禮記諸書的目的，要在精通詩經，但是到了詩經精通的地步，不是爾雅禮記諸經早已精通了嗎？所以說善學者通一經而足，實際上正是一通百通呢！這裏放翁的所謂博學，不是沉寃之謂，而是精中之博，博中有精的。他的六藝示子聿詩說：「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知丁解牛」，可見他的專精與嚴緊了。他對知識的態度，尤主守道躬行，示元敏詩：「學貴身行道，儒當世守經，心心慕繩檢，字字辨聲形」；冬夜讀書示子聿詩：「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輩要躬行」。他對治學的步驟，主張通經先從訓詁名物，考據典章制度，講解字形，最後歸於推求其義理，冥會其精微。把漢人章句，宋人義理的治學方法，鎔為一爐，以章句之學作基礎，擴大義理的境界。讀經示兒子詩：「通經率訓詁，講字極形聲，未盡寸心苦，已銷雙鬢青，懼如臨戰陣，敬若在朝廷，此是吾家

事，兒曹嬰細聽」；示元敏詩：「學問參千古，工夫始一經」；示子適詩：「我忝覲諸老，汝能窮一經，學先嚴訓誥，書要講形聲」。由此更可知放翁治學的工力和甘苦，他與宋人的祇講義理的治學方法，大不相同了。

五、放翁的宇宙思想

詩人妙性知化，以智慧的心靈，窺破了宇宙的秘密。他對宇宙的觀察，好比在春光明媚時節的海上遠眺，處處真切；自波面望天空，無任何的烟霧纖塵，一眼可看到宇宙的透頂，透視到宇宙的最後層。了解宇宙彷彿是一個理情的大清淨境界，油然的生出了宇宙思想。

(一) 宇宙的本體。放翁對宇宙本體的看法，在他的致懷十首詩：「此心實通天，一念天所臨」；書意詩：「人皆可堯舜，身自有乾坤」；病中作詩：「此事明明在默存，一身元有一乾坤」；病少間作詩：「身如水有瀾，病如雲無絨，方其水散間，安謂有我存。此處所指的天，即是宇宙的本體（在宇宙論中，賅萬有而言一本原，則云本體）。可知心與天通，亦即說明心與宇宙的本體是一件東西。不然，便成了彼此的對立，有什麼方法可使牠們相通呢？至於「一身元有一乾坤」，「身如水有瀾」，這更可作了心是宇宙本體的說明。心既是宇宙的本體，那麼，本體自然的非是離心而外在者。因為大全（大全即謂本體，此中大字，不與小對。）不礙顯現為一切分；而每一分，又各各都是大全的。如張三，本來具有大全，故張三不可離自心而向外去求索大全的；又如李四，亦具有大全，故

李四亦不可離自心而向外去求索大全的。各人的宇宙，（即「一身元有一乾坤」。）都是大
全的整體的直接的顯現，不可說大全是超脫於各人的宇宙之上而獨存的。譬如大海水（喻
本體）顯現爲衆瀋（喻衆人或各種物），即每一瀋，都是大海水的全體的直接的顯現。試
就甲瀋來說吧，牠（甲瀋）是以大海水爲體，即具有大海水的全體的；又就乙瀋來說吧，
牠（乙瀋）也是以大海水爲體，亦即具有大海水的全體的；丙瀋，丁瀋，乃至無量的瀋，均
可類推。據此說來，我們若站在大海水的觀點上，大海水，是完整的現爲一個一個的瀋，
不是超脫於無量的瀋之上而獨存的。又若站在瀋的觀察上，即每一瀋，都是攬大海水爲
體，我們不要當牠（每一瀋）是各個微細的瀋，實際上，每一瀋，都是大海水的全體的直
接的顯現着。因此，人在宇宙中，自然是「身如水有瀋」了。由這個譬喻，可以知道大
不礙顯現爲一切分，而每一分，又各各都是大全的。這樣看來，個人的生命與宇宙原來不
二；小我的生命，即包於宇宙的大生命流行之中；如是，每人都可以在大宇宙中顯現爲小
宇宙，大乾坤中顯現爲小乾坤，自然是「一身元有一乾坤」，心也就與天（本體）通
了。這是放翁對宇宙本體的認識。

心既與宇宙的本體爲一，本體不是離心而外在的東西。但是，如何才知道「體」呢？放
翁的獨言詩：「但餘一點真正念，照了萬象猶精明」；雜題詩：「寧使終身還比景，莫令
一物汗鱗臺」；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分披衣起坐神光自兩臂出若初日室中皆明作詩志之詩；

「靈府無思踵息微，神光出背射窗扉」；冬夜詩：「隔溪聞鶴鳴，靈府爲澄澈」；秋興詩：「道心已熟機心盡，寄語鷓鴣莫苦猜」；秋思詩：「虛極靜篤道乃見」；靜室橫牀一素琴，爾來覺道很深，喚回倦枕功名夢，洗盡浮生幻妄心」；示容詩：「久泛烟波不問津，騰騰且復狴吾真」；武筆詩：「靈府湛然如止水，擬將何地著閑愁」。由此可知放翁所說的真正念，靈府，靈臺，道心，即是指的本心，亦即是「體」。本心是虛寂的，所以是「虛極靜篤道乃見」；本心是明覺的，牠能自知自明自覺，所以是「靈府無思踵息微，神光出背射窗扉」，「靈府爲澄澈」，「照了萬象猶精明」；牠是渾然無有小己利害的計較，而常與天地萬物通爲一體的，所以是「寄語鷓鴣莫苦猜」；牠是自然獨立的，不因他有，不爲他起的，所以是「莫令一物汙靈臺」；牠是廓然無有空間時間等相的，所以是「擬將何地著閑愁」。據此看來，這點自明自覺的本心，便是人的真自己，也即是一切物的本體；在作用上來說，牠就是人的生活淨化和發展時，這個智的顯發的；到了性智自己，即本體了。牠必須待人的內部的生活淨化和發展時，這個智的顯發的；到了性智顯發的時候，自然內外渾融，冥冥自證，無對待相，宇宙與個人的生命爲一了。若以此智的作用，去察別事物，也覺得現前的一切物，莫不至真至善；而不滯於物，處處都是真理的顯現；現前相對的宇宙，也是絕對的真實。由放翁的夜窗詩「性中汝本具光明，蔽障除時道自成」的詩句看來，他確是悟到了這個境界。至於他所說的樞心，幻妄心，即是指的

習心。習心是常常的起來障礙本心的。習心雖然也是依本心的作用而有，但牠是從一切經驗裏發展出來的，牠是只於本心，而自成爲一種力量的。譬如下流染污的水，却是離異源頭的水，而自成爲一種濁流的。習心不同於本心者，因爲牠是念念攀援，和這求種種的名物的。牠是因實用而染污的，牠是物化的，是虛妄的，是計有外物而去追逐的，也時常的乘權去障礙本心的。習心若就其辨物析理的作用而言，則曰發智或習智，習智亦依性智的作用而有的。性是憑藉一切日常的經驗而發展，也就是習慣和練習。事物方面而長長的；牠是向外看一切物，能分析和綜合一切物的關係，牠是純客觀的，能了解物，和利用物，而自有其長的。但是因爲他是從日常經驗裏發展出來的，以及純客觀的緣故，便與真的自己分離，並常障蔽了真的自己，雖說他是依性智的作用而有，但他畢竟不是性智。所以這個物化的，虛妄的習心，當然不是本體了。因之放翁說「道心已熟樹心盡」，「洗盡浮生幻妄心」，便是悟到了本體物說。

其次我們更進一步談到放翁對「心與境」的關係的意見。在他的秋日道場詩裏說：「四壁無人聲，心境兩虛寂，吾方遊物初，翹然謝形役，一毫儻未盡，何往非勸敵」，這簡直是心境交融，達到二者渾融不可分的境界。錢題詩：「對客欲談潭忘却，笑呼童子替燒香」，更是心境無間，顯現了二者契合的愉悅的神趣。秋興詩：「江路伶仃形弔影，草菴寂默我忘香」，這更是心境融化合爲一，到了二者寂默的兼忘的境界的頂峯了。放翁這種

對心境的看法：以爲二者是一物的正面的顯現，是渾融不可分的。他這也是承繼了我國先哲們的傳統的衣鉢：例如中庸裏說：「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這，是說：明白合內外的道理，隨時應物，無有不宜的。蓋以平常識事而裏的人，往往以爲心是在內的；一切物，是外界獨存的。因此將自己整個的生命，無縫的劃分內外，並且將心力全向外傾，追求種種的境，愈追求愈無厭足，卒至完全物化，而無所謂「心」。這樣便消失了本來的生命，和人生的意義，這是多麼可悲呢！如果悟到心和境是渾然不可分的整體，那就把世間所計爲內外分離的，合而爲一了。由此，物我無間，一多相融，因應隨時，自非無主，用物而不滯於物，所以說無不宜。試看中庸裏這句話的意思，又是多麼深遠呢！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他也以爲萬物都不是離我心而獨在的。因此所謂我者，並不是微小的，孤立的，和萬物對待着，而確是賅備萬物，成爲一體的。這種自我觀念的擴大，至於無對，才是人生最高理想的實現。如果把萬物看作是自心以外獨存的境，那就有了外的萬物，和內的小我相對待，却將整個的生命，無端的加以割裂，這樣，不是完全毀滅了人生的價值的高貴嗎？放翁接受了這個傳統，充分的悟到心境是不可分的一個整體的兩面，把這種妙悟反映到詩裏，那便是空靈的玄虛的心感透萬物，心涵攝萬有，心境合一的渾融的藝術生命的製作了。這種心境交融，人格與宇宙爲一的境界，可說是我國獨特的在哲學上的造詣。程明道說：「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陸象山說：「宇宙（卽萬物的總稱。）不在我

的心之外的」。後來王陽明作學問的略向，也是和陸象山相近，他也是主張心外無物的。他的弟子記錄他的談話一則云：「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先生說天下無心外之物，現在就這個花樹來說：他（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的心，有何相關呢？』先生曰：『汝於此花，不曾起了別的時候，汝的心是寂寂地，沒有動相的，此花也隨着汝心，同是寂寂地，沒有色相顯現的。（此時的花，非無色相，只是不顯現。）汝於此花，起了別的時候，汝心，便有纔動相。此花的色相，也隨着汝心、同時顯現起來。可見此花，是與汝心相隨屬的，決不在汝心之外」。由此看來，可知境和心，是一個不可分、整體的兩方面，祇有這樣，心境才可以渾融。不然，心和境是對立的，那又將從何處渾融起呢？那還能有放翁的「心境俱寂」的境界嗎？

（二）兩個宇宙。因為放翁對宇宙本體肯定的認識，所以他又發生了兩個宇宙的思想：一個是本心所契合的宇宙；一個是習心所追逐的宇宙。在價值的判斷上，高貴的一個，是屬於前面的本體的道理的宇宙；低賤的一個，是屬於後面的現實事物的宇宙。在他的對雲堂記裏說：「所謂朝夕百變者，奚獨雲山哉。一日，進此道，幻皆消，情塵滅，真實相見，雖飄乎天地，浩乎古今，變壞不停，與浮雲遊塵，空管輩，初無少異也」。可知放翁一方面了解到有一個朝夕百變的，變壞不停的事物宇宙，一方面也有一個幻皆消，情塵滅的，以真實相見的本體的道理的不變的宇宙。在事物的世界裏，是表現了生滅

的幻覺，情欲的昏念和妄動，形成了痛苦與煩惱的淵藪；在本體的道理的世界裏，是一個永恆。最真實的生命永生的領取，沒有情欲的昏念妄動，是任何適己的，一切都是絕對價值的樂土。放翁的晚年的澈悟，乃是跳出了事物世界的煩惱網，而皈依到本體的世界裏，去把握永恆的生命；到道理世界裏，去作悅性的契合本體的期求。例如他的閑居自述詩：「自以山翁爛是真，紛紛外物豈關身，花如解笑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這不是顯然的遺棄了籠罩着煩惱網的幻相的物界，而去契合無形跡的本體麼？

(三) 宇宙是一個生生不已的過程。放翁的宴客詩說：「周流惟一氣，天地與人同，天道故不息，人為斯有窮」。可知他是將宇宙是一個生生不已的過程，天道是水遠的沒有止息的。這個無止息的天道，便是「生」的本身；祇有人為的一切，才是一種有窮的，有數量的，有生滅的東西。所以他又說：「蛟龍上雲雨，魚鳥困油籠，宴坐觀茲理，吾其若發蒙」。他可以說完全了解這個大化的運行，和宇宙的生生不已的道理了。病中示兒輩詩：「去去生方遠，冥冥死即休」，更說破了宇宙是一個生命流行不息的程序；小己的生死，乃是在大生命之流中的，一個飛渡起來的旋生旋滅的浪花幻相，它不是絕對的真實的「生」的本身，但是它可以說明「生」的意義。秋思詩：「世間生滅無窮境，盡付山房一炷香」，這更可以說出了世間生滅的無窮境的幻相，在它的背後構成了宇宙的「生」的絕對真實的本體。這種化幻為真，實在相反而相成的道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

放翁所體會到宇宙的目的，便是「生」字的本身；也可以說宇宙中最真實的東西，是絕對的生命流行的程序。其次我們問宇宙有沒有意志？據放翁的意思，假設有的話，也是「生」的意志，而顯現的卻是「皇天。私阿兮」的態度；它在「生」的程序上，是大公無私的。例如：寓歎詩：「造物無心豈汝私」；幽居詩：「流年不貸人皆老，造物無私我自窮」。這種「生」的意志，大化的運行，小我是沒有方法去把握和控制它的。祇有將小我的「生」的意志，納人在宇宙的大我的「生」的意志裏；將小我的生命，納人在大化的生命流行中，不自主的隨着自然的程序進行。所以在放翁的詩裏，也指出了這個不可把握的過程。歲窮詩：「困泥身如寄，推遷歲忽窮，百年均昨夢，萬古一飛鴻」；晚秋出門戲詠詩：「閑愁那到野人邊，萬事元知合付天」（此處所說的天，應是指宇宙的絕對的「生」的本體，也就是宇宙的本體的另一面的顯現。）；感物詩：「物情豈願歲時過，一氣潛移不自由」；雜感十首詩：「人衆何足恃，妄謂人勝天」；東籬雜書詩：「老人觀物化，隱几獨參時」；又「老厭人聞事，閑知造物功」；短歌行詩：「靈藥安能扶死病，六出奇計終難逃定命」；題菴壁詩：「人衆何嘗能勝天」；日出入行詩：「但見旦旦升天東，但見暮暮沉地中，使我倏忽感老翁」。這些，都是說明了大化的不可控制和把握。「物情豈願歲時過，一氣潛移不自由」，更是道出了生生過程的真實。放翁這種視宇宙為變動不居的，生生不已的，不執着的看法，完全是接受的周易和道家的思想，經過了他自己的融

會，消化而成的。周易思想，首標乾元坤元。乾元爲「大生之德」，坤元爲「廣生之德」，所以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換言之，卽生命在演化過程中，爲創造的程序，而永無止境。周易卽爲創造永無止境的程序，它以爲宇宙生生不滅的現象，是一個時間的現象，在時間的變化上，無論是「運有人無」，或者是「運無入有」，均爲假相；但由時間變化的假相裏，可得到它的「喪故取新」的程序：卽由消極方面的「喪故」之幻，變爲積極的「取新」之真，完成了它的創造永無止境的程序。道家思想，老子以「道」爲宇宙本體，以爲「道」是一方超絕於萬物之上，同時灌注于萬物之中；「道」又不在時空系統裏，是「迎之不見其手，隨之不見其後」的，無大無小的。放翁繼承了這兩種思想，一變而爲：一方面肯定宇宙是一個生生不已的創造過程，一方面把這個絕對的「生」又放在時空的系統之外。絕對的「生」也是一方超絕於萬物之上，同時灌注於萬物之中的東西。這是放翁對宇宙生生不已的看法，寫出了他的「天道故不息，人爲斯有窮」的詩句。

（四）宇宙是一個規律的秩序的和諧系統。放翁的晚秋出門戲詠詩：「鳴鳩後卻呼婦，飛雀霜先著綿」；東籬雜書詩：「雨來鳩逐婦，日出雉求雌」；幽居歲暮詩：「偶聞林鳥語，太息又春回」，……我們讀了這些詩句，很自然的要追問：「鳴鳩呼婦」與「雨後」有什麼關係？「飛雀著綿」與「霜前」有什麼關係？「鳩逐婦」與「雨來」有無關係？「林鳥語」與「春回」又有什麼關係呢？但是我們馬上就可以得到了答案：這是放翁對宇

宙視爲一個規律的，秩序的，和諧系統的看法的說明。因爲地球繞日，而生晝夜；四季推移，而生寒暑；陰陽交感，而生風雨。這種大自然的條理，規律，影響到地面上的生物界，便決定了牠們的動向，動作，意志；使牠們的一切，都納入於大自然的條理與規律裏，構成宇宙是一個秩序的和諧物系統。他這種對宇宙是一個秩序和諧的看法，即是引用到現在的科學的領域裏，也極符合。譬如說：地球繞軸運行時，可以制地面上的的一切生物，把牠們納於規範之中；但是，同時牠自身又成爲有引力中心。卽如單以地球與日論，他們的關係，還不是同樣的成功一個和諧的秩序的系统麼？所以說無論各種現象的千變，萬緒，歸根到底要皆符合於宇宙的顺序、和諧、規律的。那麼，「飛雀霜前先著錄」等的詩句，恰作宇宙是一個規律的，秩序的，和諧的系統的說明了。

六、放翁的人生思想

放翁的一生，是桴浮在入世與出世的兩種相反的矛盾的苦海裏。他熱戀着現實，禁不起現實的一切對他強力的誘惑，所以他露出了入世的姿態；他在現實的失意，不被人了解，他傷心世人的愚蠢、庸俗，所以他又映射出遠離人間，不吃煙火食的出世的趣味。兩種情趣的激盪，衝突、交融，構成了他的人生思想的體系；攝影到詩裏，卻刻繪出他的腳踏在紅塵裏，而以兩手攀援着天國之門的矛盾的生命樂調。因此，他的人生思想，顯然的劃分成清楚的兩極：一邊是閃耀着染塵的現實生活的苦痛的人生體驗；一邊是輝照出超

俗的空靈的愉悅的出世趣味。這，彷彿是一雙豐富的，充實的，矛盾衝突的生命巨流，互相顛動着要求和諧與統一，互相交輝着這兩種典型的人生的美麗，顯現了他的奇趣的心情，和充實之謂美的生命。

(一) 入世的人生體驗。塵世是苦痛的淵藪，事物世界是煩惱的領域。但是，就在這苦痛與煩惱的土壤裏，却孕育出了一棵「似真非真」，「似幻非幻」的花樹。它一面開着皎豔的鮮花，顯現出奇異的美麗；一面結着苦痛與煩惱的果實，透出可口的香味。紮衆生長的人們，受了少女似的花色的吸引，激動了情感，對它發生了執着，不由得吃了它的苦痛與煩惱之果。詩人放翁，就是其中的一個。

1. 傷時與憂國。寓歎詩：「學古心猶壯，憂時語自悲，公卿闕自重，社稷欲誰期」；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詩：「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初寒病中有感詩：「治道本來存簡冊，神州誰與靜癩塵，新亭對泣猶稀見，况覓夷吾一輩人」；三月二十五夜達旦不能寐詩：「捶楚民方急，癩癩虜未平，一身那敢計，雪涕爲時傾」；初春遣興詩：「白髮淒涼故吏官，十年身不到長安，卽今天末弔彤影，何日上前傾肺肝，孤憤書成詞激烈，五噫歌罷意辛酸，此懷欲說無人共，安得相攜索所歡」；南京詩：「薄命適回猶許國，孤忠懇款欲忘身」；閉門詩：「近報犬羊遠漠北，豈無貔虎定關中，君王猶記孤忠在，安得英豪共此功」；書悲詩：「和戎壯士廢，憂國清淚滴」；夜聞秋風感懷詩：

「數篇零落從軍作，一寸淒涼報國心」；夜泊水村詩：「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悲秋詩：「逢秋未免悲，直以憂國故，三軍老不戰，比屋困征賦」；秋興詩：「百戰鐵衣空許國，五更畫角只生愁」；前有梅酒行詩：「諸人但欲口擊賊，茫茫九原誰可作」；涉白馬渡慨有懷詩：「太行之下吹虜塵，燕南趙北空無人，袁曹百戰相持處，犬羊堂堂自來去」；關山月詩：「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沈沈按歌舞，廐馬肥死弓斷弦，戍樓刁斗催落月，二十從軍今白髮，笛裏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復，幾處今宵垂淚痕」；九月三日同呂屬輪教授遊大呂諸山詩：「節處落盡羈臣老，憐肉生來壯士悲」；長歌行詩：「國讎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獵罷夜飲示獨獵生詩：「關河可使成南北，豪傑誰堪笑死生，欲疏萬言投劾胸，燈前攬筆涕之傾」；次韻李長兄示詩：「中原阻絕王師老，那敢山林一枕安」；登賞心亭詩：「羈臣老抱憂時意，欲語還憐涕已流」；春夜讀書感懷詩：「一身不自恤，憂國涕縱橫，永懷天寶末，李郭山濬兵，河北雖未下，要是復兩京，三千同德士，百萬羽林營，歲周一甲子，不見胡塵清，賊首實屬王，賊將非人英，如何天此時，坐待姦雄生，我死骨即朽，青史亦無名，此詩倘不作，丹心尙誰明」；秋夜聞雨詩：「驚回萬里關河夢，滴碎孤臣犬馬心」；雨夜排詩：「沉沉羈客夢，孤憤遠臣心」；夜讀范至能攬轡錄言中原父老見使者多揮涕感其事作絕句詩：「公

放翁的個性與思想

卿有黨非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解沾衣」；過廣安弔張才叔諫議詩：「許繼肺肝知激烈，照人眉宇尚嶸嶸，中原成敗寧非數，後世忠奸自有評」；登慧照寺小閣詩：「殺身有地初非惜，報國無時未免愁」；王給事餉玉友詩：「江河不洗古今恨，天地能忠義心」；憂國詩：「養心雖若冰消釋，憂國猶虞火未然，議論孰能忘忌諱，人材正要越拘擊，羣公亦采芻蕘否，真觀開元在目前」；書歎詩：「諸公誰數回天力，散吏空懷恤緯憂」，秋雨歎詩：「志士仁人萬行淚，孤臣孽子無窮憂」；「疽囊雖慘固可醫，誰爲聖代伊鍼石」；題陽關圖詩：「山河未盡胡塵暗，一寸孤愁只自知」；春望詩：「霑灑憂時淚，騰滅虜心」；夜觀子處所得淮上地圖：「胡塵漫漫連淮潁，淚盡燈前看地圖」；秋晚寫嘆詩：「屏虜猶遺育，神州未削平，登高西北望，衰涕對誰傾」；讀史詩：「恤緯不遑整嬌嘆，美芹欲獻野人心，孤忠要有天知我，萬事當思後視今」；枕上詩：「吳楚民猶困，燕齊虜未平，功名天所命，吾志固難成」；開虜亂次前望雲詩：「中原昔喪亂，豺虎厭人肉，蝨滿虜庭，耳目久習熟，不知貪殘性，搏噬何日足，至今磊落人，淚盡以血續，後生志撫薄，誰辨亭亭哭，懿祖有聖謨，嗚呼寧忍讀」；夜賦詩：「支離自笑心猶壯，憂國憂家慮尚端」；題北窗詩：「更學愈懷憂國切，苦心始覺著書佳」；客從城中來詩：「客從城中來，自視慘不悅，引盃撫長劍，慨嘆胡未滅，我亦爲悲憤，共論劉明發，向來甯門時，人情頗少歇，及今數十秋，復誰須歲月，諸將爾何心，安坐望旄節」；舟中夜賦

詩：「買酒不澆胸礪魄，憂時空覺膽輪困」；感事六言：「麥熟與人同喜，虜騎爲國私憂」；雨後殊有秋意詩：「愛君憂國孤臣淚，臨水登山節士心」；秋日遣懷詩：「念繼追霜露，憂國猶區區」。

3. 追求與幻滅。村飲詩：「浩歌撼空雲，壯志排帝閭，回首今幾時，去日如車奔，朱顏辭曉鏡，白髮老孤村」；舟中感懷三絕句呈太傅公兼簡岳大用郎中詩：「夢筆亭邊擁鼻吟，壯圖踴躍老懷尋，不眠數盡鷄三唱，自笑當年起舞心」；雲門溪上獨步詩：「歸來寂寞鐘初動，羞向孤燈說壯心」；感憤秋夜作詩：「太阿匣藏不見用，孤憤書成空自哀」；夜坐偶書詩：「向來誤有功名念，欲挽天河洗此心」；重九後風雨不止遂作小寒詩：「射虎南山無復夢，雨澆煙艇伴漁翁」；著書詩：「河洛未清非我責，山林高臥復何求」；詠史詩：「風雲未展康時略，天地能知許國心」；山中夜歸戲作短歌詩：「少年意薄萬戶侯，白首乃作窮山囚」；灌園詩：「少攜一劍行天下，晚落空村學灌園」；飲村店夜歸詩：「致主初心陋漢唐，暮年身世落農桑」；書感詩：「壯歲功名妄自期，晚途流落鬢成絲」；東園小飲詩：「少年萬里走塵埃，歸臥柴荆晝不開，小事真成九敗意，春知復得酒杯」；馬上口占詩：「關河隔絕初心負，憂患侵尋舊學衰」夏口雜題詩：「憔悴衡門一秃翁，回頭無事不成空，可憐萬里平戎志，盡付蕭蕭暮雨中」；予出蜀日嘗遣僧則華乞籤於射洪陸使君祠使君以老杜詩爲籤予得遺興詩五首中第二首其言教戒甚至退休暇日因用韻賦五首詩：「少壯

不是料，慷慨志四方，謝病還青山，始覺日日長，命薄類蟬翼，功名安可望」；「報國未能忘，承詔逢東還，踏蹤意何成，看雲徒汗顏」；春陰詩：「數間茅屋傍楓林，常負平生萬里心」；遣懷詩：「舊交只有青山在，壯志皆因白髮休」；中夜苦寒詩：「報國永無日，飯蔬那自傷」；病臥詩：「跨馬難酬四方志，執書空盡百年身」；初秋書感詩：「馬革裹尸遠壯志，鹿門采藥卜幽期」；遠遊詩：「少年遊宦日，骯髒必沉淫，見虎猶攘臂，逢狐肯叩頭，力行雖自許，早退豈人謀，小艇煙波上，飄然得遠遊」；夏夜詩：「學問無新得，功名負壯圖」；杞夢詩：「少日飛揚翰墨場，憶曾疏動萬皇，寧知老作功名夢，十萬金裝入晉陽」；憶昔詩：「憶昔梁州夜枕戈，東歸此壯心何，蹉跎失却邯鄲步，悲壯空傳勅勅歌」；感 詩：「濟時已負終身愧，謀已常從一笑休」；讀書詩：「少從師友講唐虞，白首襟懷不少舒」；小疾治藥偶書詩：「禦成虛上策，治疾闕全功」；感傷詩：「自蜀還吳會，先憑劍換牛，掃地狂習氣，謝絕醉朋儔」；南堂書齋詩：「韓退當年一念差，歸休別覺是生涯，菲簞喚客家常飯，竹院隨僧自在茶」；獨坐閑談詩：「書生亦有功名願，與世無緣每背馳，一寸丹心空許國，滿頭白髮卻緣詩」；山村獨酌詩：「毀譽要須千載定，功名已向隔生求」；聞新雁有感詩：「才本無名老更疎，功名已負此心初」；初夏雜咏詩：「北首心空壯，東歸憤不攄，豈知齒牙落，送老 茆廬」；太息詩：「早歲元亨利欲輕，但餘一念在功名，白頭不試平戎策，虛向江湖過此生」；初寒石告有感詩：「未

滅何奴身已老，此生虛負握中籌；夜登千峯謝詩：「薄醜不澆胸壘塊，壯圖空負胆輪圍」；秋夕虹橋舟中偶賦詩：「書生老負功名志，醉裏長歌酒一欣」；排悶詩：「曾攜一劍遠從戎，秦趙關河顧盼中，老去功名無復夢，凌煙分付黑頭公」；觀華嚴閣僧齋詩：「拂劍當年氣吐虹，暗鳴坐覺朔庭空，早知壯志成癡絕，悔不藏名萬柳中」；泊公安縣詩：「少年許國忽衰老，心折榕樓長笛哀」；初見廬山詩：「計謀蕩落知誰許，功業悠悠定已疎」；作雪未成自湖中歸寒甚飲酒作短歌詩：「少年志功名，目視燕堅敵，慘淡古戰場，往往身所歷，寧知事大謬，白首猶寂寂，淒涼武侯表，零落陳琳檄，報主知何時，誓死空憤激，天高白日遠，有淚無處灑」。可見放翁對現實功名的追求，結果是空齏所得，只換來了好夢幻滅之悲哀而已。

8. 游宦的懺悔。 夙興詩：「一生宦遊膏火煎，歸來杜門氣肅全」；讀何斯舉黃州秋房雜詠次其韻詩：「釋米入市朝，徒失邯鄲步」；悲歌行詩：「屢聞纍繫六相印，不如高臥鼻息轟春雷」；寒夜吟詩：「可憐誤信紙上語，至死功名心未闕，航僻待倚門，囊篋猶據鞍，何如百年中，盡付一魚竿」；山家暮春詩：「深嫌避宦惡，窮死勿離鄉」；題隱居壁詩：「磬利場中偶解圍，悠悠高枕謝招揮，纓冠束帶前身事，散髮今惟物落衣」；雨夜排悶詩：「金印兒嬉事，青繩身後名，何如破窗下，袖手送餘生」；北窗詩：「白首微官只自囚，青燈明滅北窗幽，五更風雨夢千里，半世江湖身百憂」；秋夜舟中作詩：「讀書端

自慶，遊宦亦何樂」；世事詩：「世事說來猶可厭，宦夢裏亦應無，山林已結三生願，朝市誰非九折途」；醉書亭壁詩：「遊宦何如雨雨賦」；攜一尊尋春湖上詩：「一世極知均腐骨，萬鍾元自付浮云」；芳草曲詩：「人生喚計覓封侯，芳草愁人春復秋」；與高安劉丞遊大愚觀壁間用蘇先生詩：「野性縱壑魚，官身墮狴虎」；東園晚步詩：「微官空羨布衣尊」；高枕詩：「危懼正在黃金印，笑殺初心繆激昂」。

4. 悲春秋代序。暮春歎詩：「境門獵獵變青旗，義和促轡西南馳，中原未有澄清日，志士虛捐少壯時」；悲秋詩：「纔披繁華海棠夢，又驚搖落井梧秋」；風順舟行甚疾戲書詩：「壯士春無臥白骨，老夫晨鏡白鬢顛」；南軒詩：「搢枕起太息，四序忽已遷」；秋興詩：「堂上書生讀書罷，欲眠未眠偏嗜腸，起行百匝幾歎息，一夕綠髮成秋霜」；夜飲詩：「中年倍覺光陰速，行矣西郊又見梅」；暮秋詩：「時序中年速，風霜客路長」；華髮詩：「華髮蕭蕭老蜀關，倦飛可笑不知還，人生只似駒過隙，世事莫驚雷破山」；冬夜聞角聲詩：「山城老去功名，臥對寒燈淚滿襟」；新晴馬上詩：「絕塞勒回勳業夢，流年換盡朝市人」；秋日泛鏡 應子秋觀詩：「冉冉年光行老夫，茫茫世路欲何之」；書齋壁詩：「流年冉冉功名誤，家學悠悠舊書稀」；悲秋詩：「已驚白髮馮唐老，又起清秋宋玉悲」；看鏡詩：「凋盡空頭白盡頭，神仙富貴爾悠悠」；新秋感事詩：「北渚秋風凋白頰，流年冉冉默傷神」；蓬萊館午憩詩：「關河歷歷功名晚，歲久悠悠老病侵」；次韻范參政書懷

詩：「宇內寓形財幾時，西山俄已迫斜暉，百年過隙古所歎，衆口鑠金胡不歸」；秋夕羣坐作詩：「冉冉方悲老將至，纖纖又歎月初生」；晚興詩：「許國雖堅身遽老，讀書未倦眼先衰」；雨後過近村詩：「老人剩有凋年感，密語猶驚莫苦催」；雜感十首詩：「斗杓運四序，寒暑忽已換，人生知幾何，去日難把玩」；東軒花時將過感懷詩：「江山良是人誰在，天地無私春又歸」。在這個「日月忽其不淹兮」的時光之流中，不僅是使人有「一夕纖變成秋霜」的感慨，並且是有「新家纍纍故舊稀」的傷情；不僅是有「流年冉冉功名誤」的毀滅了人的壯志，並且是給了人一種「神仙富貴兩悠悠」的空虛。放翁面對着這個時光大化的無情的「一去不復返」的變動不居的偉力，自然的興起了「脩名不立」，和「老冉冉其將至」的悲哀，感傷春秋代序的不可把握了。

5. 憤世與嫉俗。歎俗詩：「風俗陵夷日可憐，乞墻鉗市亦欣然，看渠皮底元無血，那識虞卿魯仲連」，醉中信筆作四絕句既感懼觀者不知野人本心也復作一絕詩：「老覺人間足畏塗，怕人渾似怕於菟，精明頗動青鞵興，先探門前有客無」；暮春詩：「世情君莫說，頗欲落滄海」；寓歎詩：「虛名但可欺橫目，薄俗何時續結繩」；初春書懷詩：「愚公不解計安危，行盡人間惡路歧，難似車登蛇退嶺，險如舟過馬當祠」；讀四斯舉人州秋居雜詠次其韻詩：「知止詎敢希，要且避嘲詬，誰將有限身，遺臭古今宙」；寓言詩：「深居全素志，大路息危機，世變生呼吸，人情忽細微」；雜興十首以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爲韻

詩：「少年喜結交，患難誰可倚，寧知事大謬，親友化虎兕」；春曉雨中作詩：「長途回首濤濶惡，頗有雲山著此身」；雜感五首以不愛入州府爲韻詩：「幾年甫三十，出身事朝主，狂愚斥不用，晚辟征西府」；有所感詩：「世事真成風馬牛，細思愈覺此生浮，舊交散後知心少，行路難來出戶愁，氣節陵夷誰獨立，文章衰壞正橫流，魯中狂士今安有，淚盡朱雲草滿丘」；識喜詩：「偶過豈作鯨吞地，幸保詩狂酒病身」；小軒詩：「人尚走偏心如石，分付寒螢替說愁」；夜坐戲作短歌詩：「畏事如畏虎，避人如避寇」；初夏喜事詩：「斂版早知避宦惡，署門晚悟世情常」；東窗詩：「九折危途寸步艱，至今回首寸心寒」；遺興詩：「紛紛傾奪知何得，老覺人間但可哀」；遠遊詩：「交遊雖廣知心少」；感寓詩：「哀哉末俗去古遠，斷喪太朴挽全淳，豆羹藜食輒慟色，攘竊乃至忘君親，錮銖必先計利害，詎肯冒死求成仁」；夜坐詩：「流落知誰憾，危機實飽經」。

羈旅與飄零。 試院春曉詩：「病羸蕭條掩綠樽，閑坊寂歷鎖朱門，故人久別難尋夢，遠客愁多易斷魂，漫漫晚花吹漲岸，離離春草上宮垣，此生飄泊何時已，家在山陰水際村」；黃州詩：「萬里羈旅添白髮，帆寒日過黃州」；曉泊松滋渡口詩：「生涯落魄惟耽酒，客路蒼茫自詠詩」；折盞前一日作詩：「飄零處處是生涯，斷梗飛蓬任可嗟，稚子歡迎先入夢，從兵結束待還家」；閩中作詩：「殘年作客遍天涯，下馬長亭便似家，三疊淒涼渭城曲，數枝閑澹閩中花」；歎色詩：「客路一生常淚眼，鄉關萬里更危台，夢汀荻

蒲江兩岸，自入秋來夢幾回」；宿江原縣五十里張氏亭子未明而起詩：「劍南十月霜猶薄，江上三更雞亂鳴，孤枕難安夢短，青燈照影寄征袍」；賴準與早行詩：「孤燈照影聽初鷄，攬轡情思倍慘悽，曾作未成寒意關，茅荒際際客魂還」；五鼓送客出城馬上作詩：「落魄悲孤宦，龍鍾怯遠遊，此生那可料，六載劍南州」；幽居院詩：「老矣猶孤客，歸誠念耦耕」；白帝泊舟詩：「老矣孤舟裏，依然十載初，倦遊思稅駕，更覺愛吾廬」；感秋詩：「西風絮杵擣征衣，客子關情正此時，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武擔東臺晚望詩：「顛傾西窗已一翁，卷畜意氣向豪雄，關河霸國興亡後，風月詩人醉醒中，病起頓驚雙鬢改，春歸一掃萬花空，欄邊徙倚君知否，直到吳天白未窮」；開元暮歸詩：「白髮書生不自珍，天涯又作宦遊身」；寓舍偶題詩：「轉徙身飄轉，淹留等繫匏」；雨中遣懷詩：「心向宦途元淡薄，夢尋鄉國苦參差」；晨起詩：「一官又寄汝江頭，落魄文園故倦遊」；中夜起登堂北小亭詩：「歎息明年又安往，此身何當似浮萍」；衢州早行詩：「飄飄如脫葉，蹭蹬垂七閩，風埃暗征袍，歲月集衰鬢」；航頭晚興詩：「不須更把澆愁酒，行盡天涯慣斷魂」；初春感懷詩：「羈旅饒愁思，誰憐季子裘」。

7. 離情與思歸。九月三十日登城門東望悽然有感詩：「減盡腰圍白盡頭，經年作客向夔州，流離去國歸無日，瘴癘侵人病過秋，菊蕊殘時初把酒，雁行橫處更登樓，蜀江朝暮東南注，我獨胡為淹此留」；小市詩：「客心尙壯身先老，江水方東我獨西」；四月五夜

見螢詩：「涼年冷雨不修，夢中不道遊四日詩」；秋懷吳詩：「巴酒不肥消客恨，蜀

巫空解報歸期」；鄧應道思依韻詩：「客魂迷劍外，歸思滿天南」；春時暄遊西市施家

園詩：「老去空吟訪舊詩」；春時暄遊西園詩：「春時暄遊西園詩：「春時暄遊西園詩」

詩：「西園春曉見鶯啼，春時暄遊西園詩：「春時暄遊西園詩」

丘」；客思詩：「客思詩」；客思詩：「客思詩」

（唐注：舟行詩：「舟行詩」；舟行詩：「舟行詩」

情，不詩：「舟行詩」；舟行詩：「舟行詩」

水息無風見詩：「水息無風見詩」

聞意詩：「聞意詩」

醉」；題繡川驛詩：「題繡川驛詩」

孤舟，歸心久負鱸魚論，春色初回社若洲，會買一籃茶酌雨，憑誰先寫謝沙洲」；書懷

詩：「功名富貴兩茫茫，惟有躬耕策最長，吏牘沈沈妨養疾，燕衣結結待歸鄉，湖中未種十

頭橋，宅畔先栽百本桑」；思歸詩：「白鷺滿灘飛復歇，山木身，那處玉骨來，雪作半塗人

，涉世風波惡，思歸詩：「思歸詩」

朝聞其朽，早歸詩：「早歸詩」

藁老，但見鷓鴣宮宿歇」；秋夜詩：「旅懷生處鄉夢，留取殘殘伴雨聲」；雨夜伴詩：「

鐘殘枕款，歸夢幾時成。——思歸子中詩：「一窗幽夢幾時成」；懷故山詩：「老法京塵化素衣」；歸隱詩：「芳華不為人念歸，萬葉莫尋蠟枕夢，一身方墮五書圍，臨別士無遺恨，空想歸山歸去微。」

8. 感興懷古。松滋小酌詩：「西遊六千里，此地最淒涼，騷客久埋骨，巴歌猶斷腸，風聲撼雲夢，雲意接瀟湘，吳古莊莊恨，悠然付一觴」；夜登白帝城樓懷少陵先生詩：「拾遺白髮有誰憐，零落歌詩滿兩川，人立飛樓宇已矣，浪翻孤月日依然，升沉自古無窮事，愚智回歸有限年，此意淒涼誰共語，夜闌鷓鴣起沙邊」；屈平廟詩：「委命仇讎事可知，章華荆棘國人悲，恨公無壽。金石，不見秦嬰係頸時」；楚漢詩：「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楚漢詩：「江上荒城猿鳥悲，漢感蜀亡事慨然有賦詩：「自昔英雄有屈信，危樑變化一逡巡，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閩中雜詩：「北窗巧鏡意淒涼，夢斷梁州已七年，獵獵綵旗春日晚，不堪花外見鞦韆」；蘭亭詩：「蘭亭絕迹擅吾州，病起身閑得雅遊，曲水流觴千古勝，小山叢桂一年秋，酒酣漫舞風前袖，興盡回棹月再，江左諸賢曠未遑，感今懷昔使人愁」；溪上作詩：「末俗陵遲稀獨立，華衣崩壞欲橫流，紹興人物嗟誰在，空記當年接俊遊」；病足畫臥夢中譚諄乃誦傳書是無聲言古記句詩：「唐虞已遠三千歲，每誦遺書涕泗潛，濟世當十二敬，我獨不得居其間」；學古詩：「羸子懷中有隱士，清江一曲照柴荆，當時

船忽失，見 至今空憶暮猿啼」；出湧金門詩：「出湧金門一黯然，初來猶是紹興前，都人百萬今誰在，惟有西湖似昔年」；感舊詩：「老去感舊多悵惘，孤夢時時到瀛西」；枕上口占詩：「踞雨敲門覓老夷，鬢牋同和仲園詩，問思五十年前事，恰似今宵夢裏時」；感舊詩：「莫笑山翁老欲僵，壯年曾及事高皇，雕戈北出戍窮塞，華表東歸悲故鄉，萬事凋殘村度，百年猶有未更嘗，紛紛謗譽何勞問，但恐邯鄲一夢長」。

9. 寂寞與空虛。早秋詩：「落魄巴江號放翁，斯名歲晚亦成空，酒醒遙夜孤舟雨，曉聽清秋一榻風，駭浪千重無死地，神丹九轉有 功，雲間不遇飛仙過，誰顧幽人寂寞中」；曉風雨詩：「狂飈欲誰屬，清吟空自知，茫茫宇宙內，吾道竟何之」；新秋詩：「短髮鬢凋失舊青，此身已若作郵亭，新秋無處淒涼意，盡付風蟬與露螢」 義農詩：「義農去不反，轉老似可非，太息衆皆醉，逝將誰 歸，經時忘肉味，盡日掩柴扉，安得回心者，燈前語遺微」；枕上詩：「迢遞孤村夜，淒涼半篆香，懷 悲夢短，鷓雨怯更長，有術乾盤汞，無力滌霜，高吟掃拂間，吟罷興根根」；夜雨有感詩：「空塔點滴何由止，倦枕淒涼止自無，平日使人零落盡，寄書誰與敘睽離」；予未冠即交諸名勝今無復在者感歎有作詩：「且憶鄉閭接勝流，走來零落歎山丘，欲尋共語人難得，卻是封侯印易求，斟酌不能成兀兀，一樽且復寄悠悠，世間只有身差重，惆悵今年白盡頭」；夜泊詩：「冉冉歲時速，茫茫更復驚，難逃一極首，無處著悲歡」；雙興詩：「故交零落形弔影，陳迹淒涼口語心，辛

苦一生歲底事，空齋靜讀詩；春時詩：「落花不管詩人老，落葉空催野叟耕」；春日對花有感詩：「天放頭花，鬱鬱地上草，方春萬物遂，我乃獨衰槁，少時喜方藥，晚亦學黃老，又非愛名宦，壯歲志已掃，何過八十，何復未聞道」；雨夜詩：「末路蒼條客子心，不堪徂歲更沉陰，低簷雨滴睡眼少，敗壁燈殘感慨深，不辨典衣謀盡醉，尙能擁鼻作微吟，交朋一散如天遊，試問今宵夢裏尋」。由上所引各詩句，可知放翁寂寞的情調，空虛的感覺，在他的心扉上，塗抹着人生荒涼的顏色，照射出人生虛無的光彩，並且暗示了人生如汪洋中無目的的行舟，和四顧蒼茫的舟子的靈魂上的飄蕩的空幻的悲哀。但是，他有時也是愛寂寞的，有時也喜歡獨自去欣賞空虛的過程，他撫摸着他的寂寞與空虛的心靈上的傷痕，更引起他的曠楚而驕傲。例如：寂寂詩：「接客厭紛紛，客去喜寂寂，今朝下簾坐，疎雨時一滴，地爐無被褐，自笑懶無敵，新春儻得歸，更面九年墜」；今日史課偶少暇戲作五字詩：「今晨偶少靜，掃榻欲焚香，市聲塞門，騶呼過牆，鄙性不耐喧，憫況意欲狂，天生兩窮耳，只堪聽啼螿」。

10 怨謗與破讒。丁未除夕前二日休假懷詩：「掛冠神武莫躊躇，家具何妨載鹿車，怨謗相乘真市虎，技能已盡似吟駟」；醉中浩歌罷戲書詩：「造物小兒如我何，還家依舊一漁蓑，穿雲逸響蘇門嘯，卷海悲風易水歌，老眼閱人真爛熟，壯心得酒旋消磨」；雜感詩：「早仕讒銷骨，泥歸悔噬臍」，有感詩：「書生事業絕堪悲，橫掃虛名毀已隨，

偷懶幾成牀，伏，艱難何曾到頹歎，貧苦何堪元知誤，乞討還疑更覺癡，已卜一菴隱鼻谷，可無乞食癯窮飢」；寓歎詩：「久矣可憐客，高齋獨倚扉，敢言壯志，要是息危機」；友如張詩：「居然一下駭極發，汝雖知安能免，犬牙感死不能，窮處折頰吁可悲」；雜興十首以貧與志士節病長高人情爲韻詩：「出仕五十年，危不以說死」；村翁詩：「屢經駭浪身形免，酒闌浮漚壽未窮」。

11 衰老句感歎。夜坐詩：「老眼清無寐，孤懷默自傷，思人空舊盞，撫事歲時長」；自述詩：「老懷常自笑，無事忽悲傷」；五鼓起坐 旦詩：「殘軀已向閑中老，癡夢尋常熟處行，南北迢迢惡作事，古今莽莽歎浮生」；殘夢詩：「少味鉄馬蹴河冰，老去摧殘口不能，風雨滿山窗未曉，只將殘夢伴殘燈」；述感詩：「斷簡承孤學，窮圖負壯心，方憂一齒落，何止二毛侵，買地開幽圃，招僧理廢琴，浮生祇如此，感慨不須深」；自閔詩：「垂老貧如洗，經春醉未醒，鏡裏身偏瘦，顧影鬢鬢昏」；世事詩：「世事如今盡伏輸，面能乾唾况其餘，詩才退後愁強韻，眼力衰來怯細書，斂迹已思焚筆硯，作勞敢避把犁鋤」；秋懷詩：「少年萬里度關河，老病秋風感慨多，富貴詩情元未減，若無明鏡奈君何」；東窗偶書詩：「東窗終日懶情慵，幽齋平生幻妄心，秋氣未催華未脫，老懷先感百蟲吟，屏風畫遠思廬阜，鏡子峯高憶少時」；山甲置掌猶能取，日月膠可得黏，油長燭鏡還三款，雪欲今年無處添」，秋感詩：「世事盡年中，老臥窮閭一秀翁，衣袵淒涼常帶月，井桐零落不

禁風，空文久怪雕虫技，大學方施習射功。（原註：佛書云：如人習射，久久方中。）；乾道之初卜居三山今四十年八十有一感事抒懷詩：「年光拋擲難加倍，生計蕭條愈不如，日暗欲盲停夜課，殘燭無幾怯晨梳」；老學詩：「破檣愁春近，空園畏日長，頭風硬菊枕，足癢倚藜床，冉冉髮愈邁，悠悠萬事忘」；秋田詩：「病葉辭枝應有恨，候蟲吟壁故知時，殘年我亦悲搖落，薄暮空囊又有詩」；老歎詩：「食爲齒搖艱咀嚼，冠因髮少易傾欹，烏鳥歌能人誰問，嗚嗚皆成自不知，堪笑殘生似蒲柳，秋風未到已先衰」；枕上詩：「孤愁不與夢俱斷，真老還嗚身未存，世事高齋歸蠹面，秋風百感集清樽」；書志詩：「衰殘雖已歎垂白，志未忘家從國丹」；漁扉詩：「偶因束帶悲腰減，常爲梳頭感髮稀」。

入獄時人生微歎裏，儼然祇是糾纏着衣食與名利之細索，交織成苦惱與失意的網罟，所以烟艇記說：「自計不能救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却而留之，則密或趨於煙波湖島蒼茫香簡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他終於去闖飢寒妻子而不顧，投身到適合性分的江湖上去，過他的蒼茫香簡的煙波裏的生活。

（二）出世的理想趣味。出世的理想趣味所追求的世界是道理世界，所嚮逐的領域是大自然的荒蒙的山水園囿，追求的手段是靜觀與神遊，和玄虛的哲理的冥想，獲得的境界是空靈寫的超脫，是超越裏的獨往冥遊，是清寒裏的逍遙，造化的發展是最高尚的愉悅，是孤獨的心神之狂歡。

1. 大自熱的靜照的興趣。印度人分世界爲五層疊，最低的平面的一層爲器世界，卽形而下的物質界；其次爲有情界，卽生命界；最高的一層疊爲調伏方便界，卽涅槃境界。印度人視器世界和有情界爲幻，爲世間，以物質界爲幻境，以有情界爲昏念妄動，都是「要不得」的東西，所以他們的超脫與苦修，都是想遠離器世界，超越有情界，至法界，進而達到調伏方便界的尚於間的理想境界，以涅槃境界爲人生最高價值的歸宿。歐人的耶教，也視人間世爲罪惡，*The Kingdom of God* 爲歸宿，這種宗教陶冶與薰染人的結果，使人仰望天國，拋棄罪惡的器世界與有情界，以天國爲出世的超脫的樂園。但是，中國人的出世觀，就不同於上述的兩種了，我們是既沒有虛構的涅槃，又沒有理想的天國，我們既不視器世界與有情界爲幻，更不視牠們是世間「要不得」的罪惡的東西。我們傳統的看法，都是肯定高人，名士，都是託身於岩壑，從人世重回到大自然的懷抱裏去，大自然是我們「心爲形役」的人們的精神解放的領域，不啻是我們的「天國和涅槃」。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出世觀所最奇特的地方。如放翁的《居閑感懷作詩》：「人厭居巖壑，巖壑亦厭人，官廚已紛然，不如嘯傲東籬下，且作人間遺數年。」正以此道出世觀的說明。中國人不僅肯於器世界爲真實與有價值，並且是化器世界爲有情界，換言之，卽使「器世界」以真或吾人之生命，以物質世界爲生命流行的境界，物質世界的所以寶貴，也是因爲「萬物歸於一」的人們生於其間。因此，我們既然

肯定器世界非惡，有情界爲善，由於二者的融合，不僅有情界爲善爲美，卽器世界亦同樣的爲善爲美，大自然實是俱有理想的完滿的真，善，美的地方，爲我們超脫和解放一切束縛的出世的領域。若唐堯時的巢許，魏晉的竹林七賢，晉宋的陶謝的出世的情調，均可作我們傳統的出世觀的有力證明。放翁的出世，當然順沿了我們這種傳統的傳統，所以在他的出世的理想趣味裏，首先顯示了對自由，超脫，遠離人世的大自然的純樸的欣賞，和靜照的態度，以及自樂自趣的領會，和任性曠放的生命情調之間大自然的一種照射和寄託。

(1) 山水的靜照的奇趣。過杜浦橋詩：「橋外波如鴨頭綠，杯中酒作鵝兒黃，山茶花下醉初醒，卻過西村看夕陽」；登極巖山詩：「放蕘檜前千里目，洗空衣上十年塵，蔡邕水抱中和氣，平遠山如蘊藉人，更喜縱心無復在，沙邊鷗鷺亦相親」；醉中作詩：「宦遊三十載，舉步亦看人，愛酒官長罵，近花丞相噴，湖山今入手，風月始關身，少吐胸中氣，從教白髮新」這首詩說明了兩種的人生典型：前者是多麼的庸俗；後者是何等的孤高的生命頂峯。；泛舟觀梅花詩：「桃源只在鏡湖中，影落清波十里紅，自別西川無業後，初將爛醉答春風」；訪山家詩：「捨舟步上若耶溪，春棹修藤路欲迷，僧院倚山馴栗鼠，野塘漲水下菱雞，草侵古路迢迢遠，雲傍行人故故低，薄暮但尋遺屐去，山家正在鶴巢西」；舟中詩：「江天雲斷漏斜暉，潮逐菴山翠半圍，帆影似輕吳赤壁，鷗聲如下蜀青衣，臥聞裂水長魚出，起看凌風白鷺飛，高會橋邊最消渴，憶曾深夜叩柴扉」；題道傍壁詩：「漫處財存十

二三，拍隄漾水尚如煙，二月春風柳絮飛，「湖上多甘井，禮泉尤得者，西華池更清，二月春風柳絮飛」；「春山缺出處，酒旆初斜」；「傍水多提釣，穿雲有負樵」；「湖山得賦詩，「巴嶺天歸倒千峯，舍在菰蒲與海遙，乘興出遊無遠近，烟波何處覓孤蓬」；「湖上遊春詩：「湖上山街初月明，釣筒收罷葉方積，不知身世在何許，一夜蕭蕭蘆荻聲」。

(2)風物的靜態與奇趣。陸放翁雨避於山亭晚霽乃歸詩：「壯觀深知化工妙，幽尋卻踏西陽回，悠然有奇君知否，屢留留痕逼綠苔」；初春詩：「誰把鵝黃染柳絲，似催鄰曲踏青期，已忘萬里封侯志，但憶千回下樹時，朝雨池塘元灑灑，暮煙樓觀碧參差，紫姑欲問還休去，身世從來心自知」；夏日詩：「綠樹露香鶯獨語，畫廊風惡燕雙歸」；「燕雛掠地飛無力，梅子臨池墜有聲」；夏夜詩：「棲鵲白鷺移別樹，流螢相逐過橫塘」；彩晚詩：「霜前草樹已無色，雨到菰蒲死有聲」；「清秋樂處君知否，庭下幽花漸可移」；春日詩：「開盡梅花柳漸青，東風又滿會稽城，放翁長起有佳思，嬾媿林鶯初試聲」；「桃花輕薄柳花狂，蛺蝶翩翩燕子忙，惟有龜堂無一事，閉門白日不勝長」；「雪山萬疊看不厭，雪盡山青又一奇」；春日雜題詩：「春陰不成雨，正作卯色天，花開路無塵，楊柳搖輕煙」；「滌江西限吳，雲雨南入剡，窄陋適小市，高柳擁孤店，去去望前村，鴉歸煙欲斂」；「蒲柳深潭淡，菰花白鷺紅，文皇一脫屣，高物備春風，塵村有何許，小屏圍扇中，一笑喚稚穉

子，相扶上短篷」；春晚詩：「萍葉青浮水，蛙聲鬧徹明，川雲時聚散，天氣半陰晴，杏子爭梅結，鳩巢鷓鴣成，吾儕亦有役，過社更深耕」；夏初湖村雜題詩：「日落溪南生暮煙，幅巾蕭散立橋邊，聽殘鐘廟菱菱鼓，敲盡歸村隻隻船」；「幽禽兩雨已成巢，新竹森森漸放梢，稻壩半陂充蓄水，野堂防漏卻添茅」；春日絕句詩：「忽見家家插楊柳，始知今日是清明」；暮秋詩：「射的山前雲幾片，一秋不散伴漁翁」；「喜寧一雙黃蝶，隨人來往弄秋光」；風月詩：「老來苦無伴，風月獨見知，未嘗費招呼，到處相娛嬉，披襟萬里快，弄影三更奇」；病目廢書終日危坐詩：「白雲可與友，晴空開卷舒」泛舟觀桃花詩：「花溼二月桃花發，霞照波心錦裹山，說與東風直須惜，莫吹一片落人間」；盟雲詩：「謂雲本無心，企望乃爾奇，謂雲果有心，百變端爲誰，豈憐此翁愁，一出怡悅之，橫截千嶂平，高擎一峯危，銀城空蟻峨，玉海浩渺瀾，成爲羣龍矯，或作孤鶴飛，卷舒閑有態，去來條絲時，滄滄覆松頂，驚靄映水澗，帶雨過僧窗，和月傍釣磯，豈惟困畫工，吾詩固難追，惟當與之盟，畢世相娛嬉，忍飢固易耳，此友不可欺」；枯菊詩：「積雪嚴霜轉眼空，春回無處不春風，欲知造物無窮妙，但看萱根與菊叢」；燈下讀玄真子漁歌因懷山陰故隱追擬詩：「石帆山下雨空濛，三扇香新翠箸蓬，蘋葉綠，蓼花紅，回首功名一夢中」；若耶溪上詩：「今日溪頭慰心處，自尋白石養菖蒲」；「九月雪風吹客衣，溪頭紅葉傍人飛，村場酒薄何妨醉，菘正堪烹蟹正肥」。

放翁的個性與思想

(3) 有情物的靜照的奇趣。壬寅新春詩：「門外煙波三百里，此心惟與白鷗親」；暮秋詩：「海內故人書斷絕，江湖鷺鷥卻心親」；月夕幽居有感詩：「出岫每招雲結伴，巢松仍與鶴爲鄰」；鷗詩：「海上輕鷗何處尋，煙波萬里信浮沈，今朝忽向船頭見，消盡平生得喪心」；鷺詩：「雲霧春回亦樂談，棋軒正對小灘開，翩翩飛鷺與吾友，肯爲幽人一再來」；酒樂詩：「幽情寄魚鳥，小艇雜菰蒲」；一雨二十日詩：「鷗鷺與鷓鴣，自是平生歡」；步月詩：「鷗鷺論交有舊盟，越山勝處柴荆」，記閏詩：「白雲堆裏看青山，猿鳥爲隣日往還」；初冬雜咏詩：「鶴從熟後頻分食，鹿漸馴來不避人」；湖上詩：「莫恨幽情無與共，一雙白鷺導吾前」；白鷗詩：「惟有白鷗真我客，爾來底事向人疎」；過湖上僧庵詩：「便恐從今往還熟，入門猿鳥不驚猜」。

2. 追慕神仙與想像長生。神仙是超越塵世，絕緣俗人的最聖潔的一個觀念，也是騰雲駕霧的不食人間煙火食的一種意志最自由人的代表，這自然是放翁最喜歡追求的對象了。安期篇詩：「我昔遊瑛峴，捫蘿千仞峯，丈人倚赤藤，恐是安期翁，贈我一丸藥，五雲出瓢中，服之未轉刻，壘然冰雪容，素手扞山藹，綠髮吹天風，丈人贈我喜，共騎一蒼龍，蓬萊亦何求，愛此萬畝空，卻來過齊州，躡堦看青嵩」。這便是他此種觀念的希望の説明，影投到詩裏去，便標指出了那個方向。

(1) 慕仙與長生。江月歌詩：「孤鶴掠水來翩翩，似欲攜我從此仙，我寓紅塵今

幾年，倦首輒鎖常自憐」；遊仙詩：「飄飄鸞鶴杳難攀，萬里東遊海上山，應有世人遙稽首，紫簫餘調落雲間」；書懷詩：「青城結雲巢，擬住三千年，御風偶南遊，萬里棲素煙，翠裘綠玉杖，白日凌青天，招呼方瞳翁，邂逅鳥爪仙，朝詠陰陽歌，暮誦道德篇，玉童持碧簡，笙鶴來翩翩，海邊武夷山，小留賞宿緣，火食非所樂，中褐常翛然，清時未免出，頓息世俗傳，行矣秋風高，去采玉井蓮」；夢仙詩：「中宵遊帝所，廣殿綴仙官，賦詩頌碧簡，詩宴跨青鸞」；夜登山亭詩：「三山渺渺鸞鶴遠，七澤茫茫裝笠寒」；自詠詩：「吹笙跨鶴何時去」；崑崙行詩：「陰雲解駭噴嫩紅，黃河直與崑崙通，不駕鸞鳳騷虬龍，徑躡香煙上空中，吾行忽過日月宮，下視積氣青濛濛，寒暑不分晝夜同，嵯峨九關常烈風，凜然蕭森變冲融，不悻不眩身如空，塵沙浩劫環無窮，詎須更覓安期翁」；秋日登仙遊閣詩：「我來想鸞鶴，稽首祈一顧，飛仙不可見，惟與白雲遇」；寄邛州宋道人詩：「坐門憫悅見老仙，劇談氣凌天宇，老仙約我遊太華，是夕當醉蓮蓉下，語終冉冉已雲霄，萬里秋風吹鶴駕」；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康中下詔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尙往來名山有見之者予感其事作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將軍儼見之乎詩：「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待青城道人不至詩：「慵追萬里騎鯨客，且伴千年化鶴仙」；寓懷詩：「不如學餐霞，駐此變頰丹，行披紗雨雲，飛渡黃河湍」；自勉詩：「曩昔讀隱書，妄意慕陶葛，芝房及乳石，日夜躬采掇，飛舉固未能，死籍或可脫」；讀僊書作詩：

「人間事事皆須命，惟有神仙可自求」；對鏡詩：「吾今雖憶顯神主，飛仙正可折簡呼」；十日夜月中馬上作詩：「橫空孤鶴曾相識，散髮飛仙定可呼，老向人間無復意，逝將從此謁清都」。

(2) 交游方外。有爲予言鳥鵲高險不可到，處有僧巖居不知其年，予每登千峯樹望之，慨然爲作二詩：「樵子向予說，有僧巢巖微，巖扉雲共宿，錫杖鶴同飛，日暮松火明，天寒柰葉衣，棄官歸此遊，非子尙誰歸」；寺僧隱覺詩：「虛窗寂寂夜三更，燈斂殘光避月明，老嫗只貪春睡美，鳩聞童子誦經聲」；小猷長生觀飯已遂行詩：「道士膏精飯，先生烏角巾，回頭增張望，倦馬僕征塵」；自詠詩：「敵門且復尋僧話，要結他生物外因」；與青城道人飲酒作詩：「不作王猛傲，晚坐捫蝨，不作竊威悲，歌起飯牛，五雲覆鼎金丹熟，翠鶴飄然戲十舟」；遊學射山遊景道人詩：「豈知逢此士，曠度超世俗」；欣然同一笑，齒頰粲冰玉，探囊贈奇草，甘香勝芍藥，戲臨滯鏡湖，衰髮森已綠」；贈道侶詩：「崎嶇世路九知難，準擬丹成玉鍊難，十載尋人遍長安，一樽隨處對溪山，蘇州畫寂聞舒嘯，函谷秋清候度關，剩欲相攜同此事，疑君來辦一生閒」；一老詩：「莫聽幽棲交舊絕，月中亦有打門僧」；贈流詩：「他日相尋不知處，自從漁父釣桃花」；湖中遊漁翁乃談中舊所識也詩：「巴嶽相逢知許良，山中重見亦前緣，無君各厚先生友，五十年來不負天」；懷昔詩：「朝冠挂了方巾，徑夢山僧衣」；野道山道人詩：「朝行市廛中，奔馬不可

及，森沙清露，苦屢下不濕。巖扉一丹灶，自斃宿靈氣。白駟可驚掌，童子亦絕粒，避
垢安弱生，電逝沙眼舞，太微窮蕊精，萬佛皆傍立」；題詩僧道人詩：「賈禪人間兩屨
輕，飄然雲水不諳程，曉經滄海亂流渡，夜宿山家乘月行」；贈道流詩：「羽人邂逅飲旗
亭，自說經年醉不醒，曾伴輪蹄遊赤壁，偶邀內史寫黃庭，古琴蛇蚺許無價，寶劍魚腸託
有靈，太華何時尋此剎，九霄風露宿奇冥」；題遊至僧舍及遊旅戲贈絕句詩：「山僧邂逅
卽情親，野叟留連語更真，淡淡論三禪有味，一彈指頃百年身」；諱題詩：「尋僧共理清
霄話，掃壁閑尋往歲詩」；予頃遊青城數徑上宮道翁遊暑中忽思其人詩：「逝從公遊亦未
遲，聯杖跨海尋定期」；晚聞鹿樹鶯鳴有感詩：「平生愛方外，雖老冀有遇，秋風送片帆
，更上剡溪路」；題僧詩：「松間數語淡交情，不喜將身世上行，安得北窗風雪夜，地爐
相對煮蕪菁」；一癡思詩：「西山雪外巢松客，南岳巖前洗鉢僧，平日寄懷常在比，秋風刺
欲辦行藤」。

(3) 苦修與苦鍊。 登上海小閣詩：「欲求靈藥換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齊居
書亭詩：「平生風露蟬聲，到處雲山鶴軀」；晚題詩：「久從道士學踵息，誰管門生
嘲腹硬」；道室夜詩：「午夜蒲仙睡」；道室晨題詩：「形精蒸巖木，心凝百澗泉」；
雨夜詩：「少室鐘聲雨夜寒，雨夜焚香誦一經」；道院遺裝詩：「浮世不堪供把玩，安心
隨處長修行，尚嫌東院鐘聲，西院鐘聲，皆在耳」；題人相手心相水，一點紗

窗夜悄然」。晨坐道室有感詩：「一鉢青精更有餘，世間萬事總成疎，手揮弦上烏棲曲，口誦巖間鳥跡書，丹氣初升勤沐浴，芝房未熟飽耘鋤，碧霄騰舉人人事，莫戀污渠與臭帑」；夏夜詩：「移坐徐看山月吐，脫巾聊受水風清，不知竟是真仙未，夜夜神遊白玉京」；致仕後述懷詩：「韋布還初服，蓬蒿臥故廬，所慚猶火食，更恨未巢居」；龜堂雜興詩：「蒲團安坐地爐溫，無位真人出面門，世上不知何歲月，斷鐘殘角送昏昏」；初春懷詩：「服食昔常憎火食，遊山近已製荷衣，青城况有幽人約，會守丹爐認翠微」；真室雜詠詩：「采藥不辭千里去，釣魚曾破十年功，白頭始悟頤生妙，盡在黃庭兩卷中」；道室述懷詩：「養心功夫在還嬰，肯使秋毫有妄情，二寸藤冠狂道士，一編蠹簡老書生，狐妖從汝作人立，金價在吾如土輕，地肺終嫌近朝市，明年沂峽上青城」；治心詩：「治心無他法，要使百念空，秋毫作其間，有若海颶風，颶風孰能止，三日力自窮，我徐躡其後，杲杲日出東，向來一嚙者，畢竟誰爲雄，萬里靜海氛，一望開天容，會得安期坐，高會蓬萊宮」；老學菴夜興詩：「煙霞華嶽逃名客，風雪廬山入定僧，襤屨蔽身勝衣帛，金丹照室不燃燈」；道院述懷詩：「學道已非生死流，極知心外更何求，理窮性盡亦至，氣住神全形自留，大龜一爐真度世，孤桐三尺可忘憂」；道室雜興詩：「龜堂有叟富神通，白髮何妨兩頰紅，先取山川來掌上，卻移天地入壺中，鶯花不老非塵世，風月常新奪化工」；秋興詩：「放翁老矣欲何之，采藥名山更不疑，但入剡中行百里，姓名顏狀有誰知」；書

意詩：「一理之所在，太山等微塵，鍊氣以成真，堂後有它術」；道室秋夜詩：「丹靈殿
豎子，神定中嬰見，夢熟猶無夢，柯摧未舉棋。神仙不可學，往矣不須疑」；書道室壁
詩：「餘生天地一飛蓬，學道年來似有功，習氣掃除空超外，精神漫學隱書中」；自詠
詩：「我本治吾身，緒餘方及人，神清綠食少，事簡家貧」。

3. 寄託幽遠與超塵遨遊。

(1) 遨遊。贈宋道人詩：「不羨齋餐氣麤食，兩脚馳走輕如煙，鳥道懸崖似索
霧，巖擲劍劍聲鏗然，驚盼跳下千仞淵，且須取劍升層巖，騰猿倭鶴爭後先，飢食松花飽
飛泉」。曉臺海上詩：「愛無一初帆，當我浩蕩意，曾當觀長風，清肅遺世事」；無題詩
：「半醉凌風舞月裳，水宮殿裏花香，素娥先赴瑤宮宴，侍女嘗啼白鳳凰」；十五夜月
色皎然有頃雲在蓬，復見詩：「翠霄真人小火食，亦立清風翔羽，橫空遨遊雲海山去，縹
緲孤鴻騰青鸞，相攜一笑雲表，徐看玉宇翳金盤」；具江上慶詩：「詩成興不盡，萬里
跨青鸞，感舊未忘意，思有以」廣詩：「跨鶴雲霄去，去秋月露看青冥」；中秋夜半無
雲而月色微淡尤爲絕景詩：「此夕洞庭應更好，誰能使我跨青鸞」；湖上夜賦詩：「更思
生羽翼，雲髮醉巴陵」；縱筆詩：「騎鶴翩翩騎月傍，浩然風露九秋涼，忽聞捲地潮聲
起，始覺江山近故鄉」；夏日幽居詩：「脩竹欲乘人問去，天際聯翩誰與俱」。

(2) 夢遊。我夢詩：「我夢入烟海，初日如金箔，赤手騎鯨鯨，橫身當渴龍」；

醉臥松下短歌詩：「忽然夢上百尺頭，綠毛遊遁巢雙仙，相攜大笑咸陽市，俯仰塵世三千年」；五月二十三夜記夢詩：「長眉老仙乘白雲，握手授我綠玉杖，三生汝有世外緣，一念已斷塵中障，何須更待熟金丹，從我騎鶴住峴關」；丁巳正月二日鷄初明夢至一山寺名鳳山其尤勝處曰味軒予爲賦詩既覺不遺一字詩：「西窮阿閭勝，再作味軒遊，不盡山河大，無從日月浮，吾身元是幻，何物強名愁，久覓軍菴處，是問誰可留」；十月二十三日夜夢鳴時夢與數女仙遇其一作詩云予頗哀愁如人間語惟末句稍異子戲之曰若無此句不可爲仙矣其一從傍戒曰汝當勿忘此句作詩甚 愧也予頗悔之既覺賦兩絕以解嘲詩：「虹作飛香歷吐樓，羣仙來賦海山秋，玉妹定自多才思，更與人間誓說愁」；記夢詩：「夢爲信客揚州去，水調聲中月滿船」；夢遊詩：「太華峯頭欲氣新，醉臨絕壁岸輪巾，世間萬事惟堪笑，禹跡茫茫九片塵」；秋夜感遇一首以孤村一水映殘月幾人行爲韻詩：「我亦遊異境，烏帽跨小蹇，桑麻夾阡陌，山日曠何遠，俗有太古風，蕭散到鷄犬，領鶴忽驚覺，所造恨猶淺」；記夢詩：「夢遊異境不識，翠壁蒼崖立千尺，樓臺渺渺其上，揮毫直擊無羽翼，門楣扁榜作八分，奇勁非復人間跡，主人鹿弁紫綺裘，自稱歡如石磻昔，探懷示我數紙書，妙句玄言皆造極，我即鈔之雜行草，主人憐悅甚惜」。

4. 老莊的自然主義。放翁自贊說：「遺物以貴吾身，藜知以全吾真，身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這種老莊的自然主義的精神，充盈洋溢在放翁的詩裏，凝聚在聽

慧的崇高的思想的光芒。

(1) 靜虛的見素抱樸的思想。 感寓詩：「老氏有至言，所貴知我稀，鄙夫急自術，豈復擇所歸，君看珠在淵，草木借光輝，所以古達人，懷玉被褐衣」；憫時詩：「老氏五千本清靜，揚雄太玄愴寂寞，但能於此尊所聞，萬卷丹經盡糟粕」；家居自戒詩：「淡薄以養壽，亦非慕名高」；雜言示子聿詩：「福莫大於不材之木，禍莫慘於自耀之金，鶴生於野兮，何有於軒，桐爨則已兮，豈慕為琴，古今共戒玉自獻，卷舒要以雲無心，塵室但取蔽風雨，衣食適足足所欽」；夏日雜詠詩：「名專，君靜，忘情眼，平」；春陰詩：「迹寄浮生內，心遊曠劫初」；戲題僧巷詩：「致虛守靜氣當全，家付兒孫命委天」；堅頑詩：「堅頑君勿怪，豈失遂吾初」；夏中雜詩：「愚爲養生術，閑是養生方」。

(2) 高貴的自任意志。 古風詩：「鏡象薦青廟，金材塞溝中，二者雖甚遠，殘生其實同，人當費其身，豈復窮窮道，寧爲原上草，一寸搖春風」。可見他肯定精神上最高自由的獲得，是人生的絕對價值，「寧爲原上草，一寸搖春風」，是平等的意志自由的境界？

(3) 無留滯的齊物思想。 盆池詩：「人生何處不兒嬉，一世元知孰是非」；晚北港泛舟還家詩：「醉倚乾坤大，閑知物我齊」，齊意詩：「已向人言齊物我，不教鷓鴣白鷓鴣」；雜書幽居事詩：「淡薄齊茶味，快疎略怨恩」；縱筆詩：「窺親同一笑，魔佛俱

皆平」；甲寅元日子七十矣，讀陶作知歌示子詩：「窮達一爾忘，生死付一貫」。

(4) 曠懷的達生主義。暇日弄筆戲詩：「天地爲我廬，江山爲我客，北斗具酌酒，我飲最豪，人盡閉門戶，鳥亦分枝節，贈君玉函方，憤憤無黑白」；夜登江樓詩：「平生胸中無滯留，曠然與造物遊」；七月十七夜，竟起坐至旦詩：「書中固多味，此外皆虛名，情盡一清嘯，達者已發明」；山居者：「直溯本到天，恃，曠懷與世相忘」；寓歙詩：「達士其知生之貴，人皆謂爲歸」；雜興詩：「鋤草春愈茂，養草秋亦衰，不向世之，榮悴渠有」；「滌硯欲其深，鑿鏡欲其明，願君觀思之，與已孰實輕」；聞謝靈運詩：「轉老更迂疎，胸中一物無，放言誇酒理，窮論笑儒愚」；贈蕪詩：「達人付無心，欣厭皆俱非」；寓言詩：「氣與秋天香，胸吞世界寬，方知至危地，自有泰山安」。

虛靜的見素抱樸與高貴自由意志，是詩人肯與獲得；無滯留的齊物與曠懷的達生，是靈魂的超越與解放。自我的肯定與獲得是生命最根本的意義，靈魂的超越與解放，是生命最真實的價值。見素抱樸是空明的妙理，齊物達生是莊周的玄想，這裏邊蘊藏了超人的高趣與極樂。

6. 靖節先生的隱逸樂趣。老莊精神是隱逸趣味之本源，現實的失意是催迫人走向隱逸之原的鞭策，靖節先生是隱逸詩人的先導，放翁卻走着他的後塵，浸淫在隱逸趣味裏。

(1) 視名利如浮雲。功名詩：「少年妄慕功名，老眼看來一髮輕，金甲雖朝
臣尉，羊裘遠魏富春生，連娟落月依山盡，寂寞寒潮蘸岸平，要識放翁新得意，蓼花茅處
釣舟橫」；題齋壁詩：「看盡人間利與名，歸來始覺此身輕」；雜興詩：「得意鷗波外，
忘歸雁浦邊，平生笑老子，猶有姓名傳」；不如茅屋底詩：「鑄印大如斗，佩劍長挂頤，
不如茅屋底，睡到日高時」；村舍興詩：「絕意功名會，收身翰墨場」；感遇詩：「我
生有至願，世謝青綠，有子復有孫，無榮亦無辱」；烟波卽事詩：「但有濁醪吾事足，
浮名不作一錢看」；暮詩：「少慕浮名百種疑，老知世事盡兒嬉」；自立秋前病過白露
猶未平遣懷詩：「功名知幻境，憂患笑前身」；有叟詩：「身外浮名小，胸中浩氣全」；
遣興詩：「名字元虛幻，從人謗是仙」。

(2) 心爲形役而解脫。人謂苦厄的來源：幽居遣懷詩：「大患元因有此身」；幽
居詩：「大患元因有此身，百年強半走踈蹤，折殘廣武旗邊柳，染盡洛陽衣上塵」；閑居
詩：「隱居正欲效吾志，大患元因有此身，堪笑癡人營富貴，百年贏得冢前麟」。這
種「一身」爲大患的「緣」的看法，恰與佛家的學說相同。佛家以爲人間的苦厄，都從「我
」和「我想」而來。例如經說釋迦出世後與阿羅漢論及辯論的一段話：「非想非非想處，
爲有我嗎？爲無我也？若言有我，不應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爲有知？我爲無知？
我若無知，則同木石。我若有知，則有攀緣，既有攀緣，則有染着；以染着，則非解脫

• 若能除我及我想，一切盡捨，是則名爲真解脫也」。(見謝蒙：佛學大綱內釋迦本行記)。(所以佛家自解脫煩惱，首破「我」(我執)與「我見」(法執)，也就是破除「無明」(avidya)。無明卽惑，由惑生業，由業生苦，所以是欲解衆苦，須斷無明，用「人空智」斷「我執」的無明；用「法空智」斷「法執」的無明。二執俱破，叫做大解脫，梵名涅槃。我們中國人，傳統的人生理想，對人們的苦厄與患的因緣的看法，雖由於佛家的妄說有「我」，所以是放翁發出了「大患元因有此身」的嗟歎。但是我們的超脫，就與佛殊途：只要心不爲形役，就算是到了我們的涅槃。對酒詩：「煙水幸堪供眼界，世緣何得累心君」；解嘲詩：「心如頑石忘榮辱，身似孤雲任去留」；書意詩：「愛酒兩元亮，還鄉賀季真，扁舟吾事畢，遺世亦遺身」；書詩：「物我年來已兩忘，蕭然湖曲一茆堂，身閑自與俗子遠，睡美不知秋夜長」；短歌行詩：「人生斯世無別巧，要在遇物心不說，憂忘寢食怒裂眦，孰若憑高寄孤詠，炎天一葛冬一裘，藜羹飯糗勿豫謀，耳邊閑事有何虞，正可付之風馬牛」。這卽是解脫。這卽是獲得了秋晚與詩：「洗耳高人恥見堯，看渠應不受弓招，精神徇物那能久，刀礪君看日日銷」的心不爲形役的最高境界。

(3) 憂道不憂貧的精神。自規詩：「一曲肱飲水彼何人，汝獨何爲厭賤貧，大節勿汗千載史，少時便盡百年身」；戲作貧詩：「妾病常停織，兒飢屢輟耕，癡頑惟此老，未廢浩歌聲」；「君看首陽叟，窮死亦何傷」；村舍雜書詩：「爵祿九鼎重，名義一羽輕，人見

其如此，吾道何由行，湖山有一士，無人知姓名，時時風月夕，遙聞清嘯聲；冬初薄裘病軀益健欣然有賦詩：「一貧自是書生分，忍愧看人却似難」；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志士節痛長高人情之句作古風詩：「君子亦有慕，不慕要路津，君子亦有恥，不恥賤與貧，風俗未唐虞，詩書非一秦，展轉不能瞑，臥聽雞鳴晨」；忍窮詩：「短褐財遮虧，孤烟僅續炊，久窮方有味，古語小吾欺」；書志詩：「其臥空廬，亦庶風雪夕，如何慕溫飽，撝節不自惜，我突無炊煙，或遇日中昃，小兒抱遺經，衣短兩脛赤，吟誦何琅琅，聲如出金石，掩卷語乃翁，聖有陳蔡厄」；貧甚自勵詩：「忍飢停朝藥，捐書省夜燈，都門下第客，山寺退居僧，天每臨幽隱，人何與廢興，能輕馬千兩，肯煮稷三升」；朝飢示子聿詩：「水雲深處小茅茨，雷動空腸慣忍飢，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長飢詩：「病臥窮閭負聖時，本來吾道合長飢，朝不及夕未妨樂，死何如生行日知」；碌碌詩：「安貧無鬼笑，守道有先知」；感貧詩：「翁將貧博健，兒以學忘憂，士固安天命，吾寧爲食謀」；炊米不繼戲作詩：「敢羨晨興費萬錢，口邊縱理信前緣，高年雖健殿諸老，一飽常知惹九天，架上書吾已矣，甑中無飯亦陶然，蓬門一閉還旬日，實怕閑人攪畫眠」；貧甚戲作絕句詩：「糲米歸遲午未炊，家人竊問乃翁飢，不知弄筆東窗下，正和淵明乞食詩」；開歲食賀戲詠詩：「謝事貧過笠仕初，歸裝僅有一柴車，筒衣典盡仍耽酒，困米無炊尚買書，澗底飽觀苗鬱鬱，壑中聊喜蝶遊遊，商山幾許功名事，老子如今卻羨渠」；秋興詩：「寧使

及百結，肯儲銀一器，柱石爲局促，貧氣尙軒昂。

(4) 隱居的梅藥。由唐詩詩：「真歡人間苦不諧，潛時有味起歸來，已因積毀成高臥，更借陽狂護數椽，正欲清言聞客至，偶思不欲舉花開，紛紛爭奪成何事，白骨生苔但可哀」。所以是俗夫們氣忿的教訓是人生苦惱的事，超人的隱逸纔是人生的染污境界。遺興詩：「清閑即是福，况笑滿口氣清淳」；寄贈山中隱者詩：「高標遠韻不容親，識面無由次下鄉，高屋深池礙曉舟，九秋風露得精神，子推歸上潯真隱，叔度顏回一輩人，無地得甘林下野，空聞吹笛自頻吟」，山陰詩：「風月寬閑好，溪山隱逸身，雲邊安井臼，竹裏過年鄰，洗鹿分歸酒，烹茶煮酒新，柴門處不處，疑是避秦人」；遊山村贈隱者詩：「人似繁仙催火食，存心太古久無人，柴門處不處，疑是避秦人」；初歸雜詠詩：「每流漁艇出柴門，好飲仙酒不飲真，胸中那有一事，天下故應無此人」；「乞得身歸且浩歌，蕭然身世自無多，茶下當日頻喫，真妙少時，再磨，山寺踞坐頻獨往，鄰家穿竹自相過，棋枰勝處語參差，博得傍人謂懶何」；贈友述事詩：「海窟泉崖忽逢初，頻拈枯筆賦幽居，細燒檀守性清純，以歸松肪讀詩書，君厭穿鞋開露者，紅根小把瀉羅甌，年來自許機心盡，頗性孤鷗自作疎」；自詠詩：「素慕某居穴處長，久爲釣月臥沙汀，經行山市求靈藥，物色旗亭訪異人，西枕靜聽和劍聲，幽窗獨對石磷响，吾廬已覺無他境，不爲秦人更問津」；泛舟三鏡湖旁小市詩：「夕渡孤舟出市歸，更教人間是畏途」；漁

父詩：「一棹輕飄湖上下，我家相望埭東西，團團皓望偏宜雨，策策芒鞋不怕泥，應笑漆園多事在，本來無物更誰齊」；「數十年來一短裝，死期未到且婆娑，敲門除酒常酣醉，舉網無魚亦浩歌，片月水生紅蓼岸，孤舟常占白鷗波」；卽事詩：「草衣木食更何求，穴處巢居過卽休，自恨未能全省事，一竿風月釣清游」；結茅詩：「結茅湖曲兩三間，客少柴荆盡日關，插架圖書裝晚暮，滿灘鷗鷺得清閑」；隱居詩：「歸老家園一幅巾，休向那可處知聞，舉盃每屬江頭月，贈客時裁谷口雲，行采蒼蒲綠蘆發，臥浮薜蘿入鶴羣，力營隱趣君無怪，作箇閑人十分」；山房詩：「柴門不掩俗人稀，成就山房一段奇，木葉最宜新雨後，鳥窠更勝暮春時，家貧感得綠醪酒，宿習猶分空愛詩，別有一條羞自感，木香芍藥盡離離」；小隱詩：「小隱在江干，茆廬亦自安，庖厨供自小，鐘磬覓真圓，踏蹬馮唐老，飄零范叔寒，世情從淡陸，醉眼看天寬」。

3. 人生夢幻的肯定。佛家謂宇宙爲幻，世間視人生如夢蝶。這兩種思想的若流，經過了牧翁的紅塵裏的體驗，便存在了人生夢幻的看法，精神上得到超脫與解放，消除現實的執着與痛苦，淨化一團孤傲的聖潔的心靈，獲得了空靈的愉悅。省事詩：「兀術遊方外，超然到物初，此身猶是幻，况復愛吾廬」；秋夜讀書詩：「門前客三千，帳下兵十萬，人生可意事，隨手風雨散」；冬夜對書卷有感詩：「人生如夢影當覺，世事非天孰可憑」；感老詩：「但向青編視纂書，英雄何代不見嬉」；讀書詩：「秦悴紛紛醉夢中，邯鄲河事不

成空，全家乘鹿而去，竟歸襄陽鹿德公」；與野人散策門外詩：「世間真夢耳，何物可關心」；雜詠詩：「夢覺此身常是客，幾時歸臥華山雲」；對酒詩：「同言紛紛俱夢耳，人間何處有真魔」；書歎詩：「陶令賓主今何在，修竹依然似舊時」；夜酌詩：「開世花落，觀身現壞空，北邙丘壟盡，太息幾英雄」；秋詞詩：「此世極知何處旅，吾身自是懸疣」；晝臥詩：「身如無事夢事，世間隨處有危機」；自髮詩：「君若世事皆虛幻，屏酒長齋豈必非」；述懷詩：「毀譽紛紛笑兒儂，此身本自無虛空，大鵬境界纖塵盡，曠劫年光掣電中」；生涯詩：「身世茫如夢，門庭冷似冰」。

7. 超越的藉助。超越——生命的活力，超越——低賤的人生變為高貴的人生的橋梁。不入城半卒突作短歌驚野鷗詩：「甌柱天下險，一葦乃可杭。這少何等的超越的精神？肯定崇高的自我的境界？超越精神的引伸，一轉而為辯證思想：病起雜言詩：「固不可以無舊舊，身不可以無深深，無舊之固亂或更速，無疾之身死或無目，昆夷微猶無害於周之王，關土富國無救於隨之亡，壯夫一臥之不起，選死未必皆鼠寇，古來惡淡業空若，往往更得度世方」。更說明了人生的旅途——不怕有險阻與災害，最要的是要有超越的精神，於矛盾對立中，求得更高級的和諧。所以險阻與災害，在超越的精神下，使得人生更有意義；在克服它的過程中，使得人生更有最大的價值。這種超越精神之擴大，便是對執著的現實的遺棄。和空靈的抽象的境界的獲得，靈魂的快樂，進入超人的無煩惱的領域。聞笛詩：「一曲忽聞高

古信，陶翁有詩：「六月一日臨賦詩：『草木無俗氣，鷄犬共幽趣，兒來問晨炊，一笑揮使去』；無處不可以不愛入州府』韻詩：『心夫志古人，絕世而獨行；作雪寒甚有賦詩：『老人別有超。處，一首清詩信筆成』。野性詩：『野性從來與世疎，俗塵自不到吾廬，醉中往往得好句，夢裏時時見異書』；雜興詩：『輕窗捨瑟作，曝然放杖笑，浩浩太古音，與俗不同調』；秋懷詩：『獨坐離人境，幽居察物情』；『人間豈不好，病眼自慵開』；讀史詩：『王侯到底是虛名，何物能令我自輕』。所以這種超越精神的妙用，明顯的造成了愉快而「神高馳之邈邈」的後果。

8. 恬淡與閒適。暮春詩：「忙裏偷閒慰晚途，春來日日在東湖，凭欄投飯看魚隊，挾彈驚鴉護雀雛，俗態似看花爛漫，病身能鬥竹清癯，一樽是處成陶賞，風月隨人不用呼」；閑意詩：「柴門雖設不曾開，爲怕行人損綠苔，妍日漸催春意動，好風時捲市聲來，學經妻問生疎字，管酒兒無激澀言，安掛小園寬半畝，黃梅綠李一時栽」，後園閑步詩：「今朝忽破簿書夢，此地暫遊風月身」，幽事詩：「老境俗緣減，閑居幽事多，去沙通斷澗，插撥讓新荷，苔能看山臥，釣歸搖棹歌，餘年端有幾，風月且婆娑」；小立詩：「曠懷塵事外，小立綠陰間，舉世皆嫌拙，平生剩得閒，江郊雲易暗，旱歲雨終慳，欲醉尊無酒，終然對暮山」；夙興詩：「焚香倚蒲團，外靜中已凝，榮辱兩不到，澆如秋水澄」；初冬雜詠詩：「助策文章意，閑 暮年不足是看山，江南寺寺樓堪倚，安得身同社牧閑」；自喜

詩：「半生羈宦盡人間，醉裏心寬夢裏閑，自喜如今無一事，讀書纔倦即遊山」；戲詠聞
 韻詩：「桐葉雨邊聲漸落，菊花香裏散餘醒，人間榮辱知何到，天上興亡看亦輕」；十月晦日
 作詩：「觀書方坐石，把酒又登舟，不是無羈束，閑人得自由」；閑趣詩：「溪邊喚客圍
 持釣，燈下留僧共覆棋，一日轉頭還過卻，紛紛世事不須知」；小舟過沽澤效王右丞詩：
 「澤國霜露晚，孤舟煙火微，木去官道遠，自然人迹稀，木落山盡出，鐘鳴僧獨歸，漁家
 閒似我，未夕固應扉」；書懷詩：「心樂寧瓢酒，身安山澤詩，肯招數間茅屋誰知處，
 煙雨濛濛野橋」；書嘲詩：「雲棲煙久，多生習氣消，行以 疑作，夢覺兩逍遙，倚鶴
 傳山信，疏泉洗藥苗，晚來歸日艇，曉月過溪橋」；閨中書懷詩：「恨恨平生閒不足，再
 來真作臥雲人」；出門與隣人談久之感作詩：「只今閑處無村事，莫問渠言是與非」；
 「屋角時聞黃犢鳴，相逢但可說春耕，一言識破城中事，一榻應須硬脚航」；書懷詩：「
 不飢不寒萬事足，看山看水一生閑，朱門莫管生疑詭，白雲才來三俯間」；送王詩：「偶
 就澄溪照幅巾，自尋真趣欲忘身，功名不不由來有，詩酒相聞死病身」；自詠絕句詩：
 「不淪鬼錄不登仙，盡醉杯觴好幾年，小市踈窗寒自甚，教人信實圖傳」；山中詩：「山
 中足幽趣，最是傲公卿」；送劉詩：「老病朝自夢，無是無途時，誰能無它技，忘懷自
 奇，故溪幽絕處，空留自國知」；書亭詩：「亭亭不似俗塵侵，野鶴銜床弄素琴，一片風
 光誰發得，紅紅綠綠綠何」；書興詩：「入門不似尋常友，滿榻何嘗不用錢」；東宮

詩：「東窗且復焚香坐，閑看微雲自卷舒」；獨坐詩：「夕陽獨立衙門外，閑看村童學釣魚」。

9、孤傲的自足。出世的人生的結果：是精神上的孤傲，心靈生活的自足。他超越現實的羣衆，庸俗，去掌握抽象的道理世界，獲得精神上不可他起，不緣他生的自足的快樂，投射出孤傲的獨往獨來的影子。雨夜詩：「幽人獨盡芭蕉雨，獨與青燈話此心」，這是何等的孤傲的精神境界？何等的自給自足的心靈？新築山亭戲作詩：「日月匆匆雙轉轂，古今杳杳一飛鴻，對酒獨臥林間石，未許塵寰識此翁」；枕上詩：「夜長誰作幽人伴，惟是螢聲與月明」；望雲樓晚興詩：「小閣東南獨詠詩，此生終與世差池，人與江山均是夢，心非風月獨誰知」；晚步江上詩：「山林獨往吾何恨，車馬流渠自忙」；夜雨有感詩：「少時諸老爭求識，晚歲殊方罕左交，閉戶不妨新得趣，丹經盈篋手親抄」；獨飲詩：「獨斟還獨醉，無月配長庚」。這寫出了詩人的高潔而孤傲的自足的生命頂峯。

出世的心理趣味既然使他肯定到大自然的觀照與陶醉，是能聖潔心靈與安適性分的清曠幽異之域，所以古風詩：「失脚墮世網，衰病忽侵尋，放逐適天幸，獨恨山未深」；書感詩：「幸得還故園，快若解束縛」。他擺脫了糾纏着是非禍機的名利之場，回到大自然的田園裏去，去領悟躋節先生的隱逸的樂趣。

第五章 放翁詩的形式與境界

第一節 放翁詩的形式

放翁以一顆高潔的心靈去接近人世，以豐富的想像去默契玄理，人生的體驗和自然的靜照，通過了壯闊豪情，運用藝術上的創造手腕與錘鍊工夫，製作了他的嶄新的完美的詩的形式。趙翼甌北詩話說：「放翁以律詩見長，名章俊句，層見疊出，令人應接不暇，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無意不搜，而不落纖巧，無語不新，而不事塗澤」。實在是最切當的評論。今以律詩為主，古絕為副，論其形式。

一、章法與結構

(一) 上景下情。出於詩三言的興體。「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人既是富有珍貴的情感，純朴的靈魂，所以接觸周圍的環境，風雨寒暑，花開花謝，都給予人一種新的意象，一種新的感受和刺激。觸景生情的詩人，帶順乎自然的佈置着詩的「上景下情」的章法。那便是前半寫景後半抒情。秋景詩：「雨泣蘋花老，風搖稻穗長，蒼林喧宿鳥，秋院咽啼螿，舊學成迂闊，初，墮渺茫，頹齡尚餘幾，誰與問蒼蒼」；秋夕詩：「秋夕初多露，漁家半掩扉，鵲飛山月出，犬吠市船歸，影瘦悲形瘁，冠偏感髮稀」。

眼中無宿士，老我欲曠依」；晚情詩：「雨餘殘日入疎籬，變化相乘乃爾奇，千嶂暮雲收盡後，一年秋暑洗空時，如山酒券不相貸，隔卷衣枯如許悲，剩欲出門紓滯思，六親零落與誰期」；三月二十一日作詩：「賦到牆東一市譁，鞦韆樓外兩旗斜，及時小雨放桐葉，無賴餘寒開棟花，明月吹笙思蜀苑，軟塵騎馬夢京華，懽情減盡朱顏改，節物催人只自嗟。」這一類的律詩都是前半寫景，後半抒情。

次韻魯山新居絕句詩：「短牆缺處插疎籬，巷劣容車堂對陂，天下有公殊可賀，坐中着我不妨奇」；漁歌詩：「斜陽收盡暮煙青，嫋嫋漁歌起遠汀，商略野人何所恨，數聲哀絕不堪聽」；荆詹仲信所藏米元暉雲山小幅詩：「一棹朝南暮北風，奇峯倒影綠波中，定句漸近三山路，認得漁翁是放翁」；山中望離東楓樹有懷成都詩：「五門西角紅樓下，一樹丹楓馬上看，回首舊遊如夢裏，西風吹淚倚闌干」（原註：紅樓蜀工所作，在五門西南隅）。

這一類的絕句都是前兩句寫景，後兩句抒情。

古詩不在上述的規範的形式之內，故不被論例。然亦有如：夜泊合江縣月中小舟謁西涼王祠詩：「懸瀑雪飛舞，奇峯玉嶙峋，搖碎一江月，來謁西涼神，我雖不識神，知是山水人，不敢持笏來，短褐整幅巾，出我囊中香，羞我南谿蘋，杯滿玻璃春，盤積水精鱗，出門意尚悵，飄發浩無津，安得結茆地，與神永爲鄰」。前三句寫景，後十三句抒情（中間有寫景句），雖合上景下情之律，惟非定格，不宜繩以規矩，以後論古詩者做此。

(二)上情下景。揭於詩三百篇「賦體，「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但是，這與三百篇微有不同的地方，即是除了敷陳其事而直言以外，最後把對「事」的情感，凝斂和射到景物上去作了終結，那便是攝情歸景，構成功詩半抒情後半寫景。山園詩：「山園寂寂閉春風，俯裏天教春放翁，苦事已拋孤枕外，一尊常醉亂花中，兩鬢歲暮忘形久，細酒歸時得意同，月桂可憐常在眼，小箋時放一枝紅」；園中晚興詩：「世故誰能必，書生妄自期，年光卷中過，心事鏡中知，零落花隨水，輪函笥突籬，晚雪留燈出，徙倚獨移時」。這一類律詩都是前半抒情，後半寫景。

次韻周行道中詩：「白雲喜出馬嘶聲，正此時秋雨晴，日淺風斜江上路，蘆花也似柳花輕」；次蘇軾詩：「久雨初晴喜甚，青鞋踏雨舍東西，忽添來到柳橋下，露濕寒花紅一溪」；謝若客一乘渡雨蘭，詩為絕句詩：「老農雖瘠喜牛肥，問首紅塵萬事非，耕耨辛勤天德厚，小舟衝雨載歌歸」。這一類絕句都是前兩句抒情，後兩句寫景。看以景作結的詩，都是蘊藉含蓄，韻味餘蘊無窮。

次韻周行道中詩：「日昏罷觀書，足罷停遊山，二事差可樂，造物乃復還，得非門外道，作箇歸其頑，掃除舊宿習，所得終日閒，問有何負汝，劍尚帶石間，奇石玩拳角，清流洗源源，勿言村醜薄，斂酌可解顏，俯仰日已久，臥看飛鳥還」。這一類的古詩也合上情下景，以景作結之形式。

缺

页

缺

页

「雲重古關傳夜柝，月斜西巷擣秋衣」，是遠。

2. 情對。東莊詩：「身已感中葉，人方飯後鐘」；醉賦詩：「我亦輕餘子，君曾怒醉人」；暖閣詩：「裘輕影孤白，爐溫等鶴青」；老斃詩：「事與年俱往，心於世轉疏」；

夏日獨居詩：「已罷客載酒，無僧說禪」；小雨詩：「客心尚壯身先老，江水方夷我獨西」；雜興詩：「只知秋菊有佳色，那聞荒鷄非惡聲」；晚興詩：「客散茶甘留苦本，睡餘香味在胸中」；送三兄赴揚州帥幕詩：「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樓望遠海俱流」；舜廟懷古詩：「山川不與興亡改，月照憐感慨非」。

3. 實對。病中詩：「摩詰病說法，虞卿貧著書」；立秋前一日作詩：「賀監稱狂客，劉伶贈醉侯」；秋晚散步門外詩：「粟里歸栽菊，青門隱買瓜」；玉笈齋書事詩：「叔夜曾聞高士嘯，孔賓豈待異人呼」；劉種後神亭詩：「阿公老去但濁酒，管老歸公惟白襦」。

4. 虛對。遺興詩：「名姓已隨身共隱，文詞終與道相妨」；雜興詩：「相法無侯骨，生年值酒星」；與黎道士小飲偶言及曾文清公慨然有感詩：「君詩始愜病僧意，吾道難爲俗人言」；書懷詩：「史膚脫盡見真理，梁肉插甘菜羹」；書道室壁詩：「習氣掃除空劫外，精神湛雪隱書中」；長門怨詩：「早知獲譴速，悔不承恩遲」。

5. 典對。訪隱者詩：「人如釣渭史，地似避秦村」；窮居詩：「食非依漂母，菜不

郊園官」；夜咏詩：「腰下蘇秦印，囊中趙壹錢」；題詩：「生擬八山隨李廣，死嘗穿塚傍要離」；春地詩：「未尋內史流觴地，近龐公上塚時」；遺懷詩：「小吏客怨陶潛醉，肯受人憐范叔寒」；九月三日同呂周輔教授遊大邑諸山詩：「篋施落雪羈臣老，俾肉生來壯士悲」；獨飲醉臥比覺已夜半矣戲作此詩：「也知世少蘇司業，安得官如阮步兵」。

6. 詩書對。這係曾文清公呈趙教授趙近嘗示詩：「律令合時方帖妥，工夫深處卻平夷」，是論詩。送杜越辛殿院出守遂寧詩：「白簡萬言幾慟哭，青編一傳可前知」，是文書。玉笈齋書事詩：「長占上古連山易，夜對西真五嶽圖」，是書圖。懷杜伯高詩：「李公有佳句，樂令善清言」，是詩文。朝飢示子聿詩：「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為詩」，是論學與詩。讀書偶見舊稿有感詩：「淒涼三粲從軍作，零落相如諫獵書」，是詩文。感事六齋詩「一卷楚騷細讀，數行晉帖閑臨」，是詩書。遺興詩：「讀書浪苦只取笑，識字難多誰與論」，是書文。野興詩：「著草長占八易爻，松肪夜借臨書抄」，是書。7. 色彩對。秋夜讀書每以二鼓盡爲節詩：「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儿时」，是白青。春地詩：「白塔昏昏纔半露，青山淡淡欲半沈」，是白青。塔子磯詩：「青山不減年年恨，白髮無端日日生」，是青白。蠟車溜灘人馬肝峽詩：「日誇靈嶺香千爐，心憶平波綠一篙」，是青綠。嘉川舖遇小雨於物尤奇詩：「魚機巧依青嶂出，飛花爭下綠巖

來」，是青綠。霜天晚興詩：「紅藕帶芒收晚稻，綠苞和葉摘新橙」，是紅綠。次林伯玉侍郎韻賦西湖春遊詩：「山遠往來雙日鷺，波平俯仰兩青天」，是白青。題齋壁詩：「穿破綠錢多釋筍，驚飛紅雨有幽禽」，是綠紅。上章納祿恩昇外祠遂以五月初歸詩：「倚天青嶂迎船出，撲馬紅塵轉眼空」，是青紅。春日詩：「湖光漲綠分煙浦，柳色搖金映市樓」，是綠黃。

8. 聲音對。反致情詩：「臍臍庭樹鷓初鳴，啾啾天衢雁南征」；再復作自述村歸詩：「夜聽蕭蕭未漲溪，朝行瀟灑已成泥」；夏夜泛舟詩所見詩：「驚飛宿鳥時呼侶，騰起長魚有脫鱗」；馬上詩：「荒陂啞啞已度雁，小雨噓噓初鳴鷄」；野興詩：「關關幽鳥將誰語，款款幽篁解鐘聲」。

對。出都詩：「乾坤濶濶何由報，犬馬區區正自愚」，是大小。夏夜泛舟詩所見詩：「兩漿去搖東浦月，一鼉朗耀上方燈」，是二一。送呂彥升參謀詩：「萬里寄聲長不達，一尊相屬豈前期」是萬一。自詠六客詩：「羞將枉直分尋尺，寧走東西就斗升」，是量。燒香詩：「千里一身地色移，十年萬事海茫茫」，是千十。寄別李德裕詩：「去後行當千里去，歸耕我對一生閑」，是千一。家園小酌詩：「百年更把幾盃酒，一月元無二日晴」，是百一二三。登江樓詩：「海書未破三年夢，杖屨先尋百尺樓」，是三百。晚晴聞角有感詩：「十年塵土青衫色，萬里江山賚角聲」，是十萬。醉中到白崖而歸詩：「

行路八千常是客，丈夫五十未稱翁」，是八千五十。送范西叔赴召詩：「鞍聲騶雁催行色，

騶皆燈話別愁」，是數一。南鄰詩：「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二三人」，是四五二。

三。淳化寺詩：「蟻穿珠九曲，蜂釀蜜千房」，是九千。近遊詩：「十里溪山最佳處，一

年寒暖適中時」，是十一。出遊詩：「舟行十里畫屏上，身在四山紅雨中」，是十四。夜

登白帝城樓懷少陵先詩：「升沈自古無窮事，愚智同歸有限年」，是無有。

10時問對。逍遙詩：「午坐焚香常寂寂，晨興署字亦寥寥」，是午晨。秋夜讀書每

以二。盡為節詩：「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是老幼。寄別李德煥詩：「自

起挑燈食夜話，疾呼索飯療朝飢」，是夜朝。一病四十日天氣寒感懷有賦詩：「暮角又

催孤夢斷，早霜初染一林丹」，是暮早。瓶酒氣壁詩：「春當三月半，狂勝十年前」，是

月年。小舟遊西涇及西岡歸詩：「小雨重三後，餘寒百五前」，是節令。歲窮詩：「百年

均昨夢，萬古一飛鴻」，是百年萬古。送范西叔赴召詩：「自昔文章關治道，卽今臺閣要

名流」，是昔今。瘡足累日不能行巷門折花自娛詩：「擁衾又聽五更雨，屈指元無三日

晴」，是更日。

I 空間對。初冬野興詩：「關北關南霜露寒，灤東灤西山谷盤」，是方位。湖上作

詩：「鵝兒涇口曉山橫，蜻蜒港頭春水生，蘭亭之北是茶中，柯橋以西舫聲」，是地方

與方位。曝書偶見舊稿感詩：「歌吹恍思登北固，弓刀誰記渡南沮」，是地方。逆旅書

鹽詩：「下杜黃春酒，新豐聞曉鶯」，是地方。湖山雜賦詩：「門前天鏡倒千峯，舍後菰蒲與海通」，是方位。步虞詩：「瀛海日月淵，蓬壺仙聖宅」，是地方。

12 動作對。 獨坐詩：「窮邊草木春遲到，故國湖山夢自歸」，是對歸。初冬野人詩：「衰髮病來緜復綠，寸心老去尚如丹」，是來去。統分稻晚歸詩：「路遠應加飯，天寒莫減衣」，是加減。江亭晚思詩：「山破霽煙千萬疊，橋橫浦浦兩三行」，是破橫。初夏詩：「荷生遮狹徑，溪漲入疎籬」，是生漲。湖中暮歸詩：「風平別浦沈新月，日落前村鎖夕霏」，是沈鎖。

13 玄理對。 獨學詩：「秋風棄屣知安命，小灶留燈悟養生」；野興詩：「棋、藥置機心息，肉食獨餘菜境消」；遠遊詩：「但使澄心同止水，自知幻境等浮漚」；溪上詩：「碧雲舒卷了窮達，見月蘄盈知死生」；寓歎詩：「達士共知生是貴，古人嘗謂死爲歸」；戲題僧巷詩：「夢寐只堪高臥看，危途誰校疾行先」；對酒詩：「煙水華壩供眼界，畫緣何得與君心」。

〔附〕：儷偶的另格

1. 隔句對。 雜興十首以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爲韻詩：「孟子開揚墨，吾道方榮然，韓愈傳佛老，不失聖所傳」，是史實。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闕日戲作五字七首識之以野店山橋送馬蹄爲韻詩：「克靈舞學詩，妄意薄風雅，中年阻憂患，聊欲希屈賈」，是希

信手翻古人詩隨所得次韻詩：「孔門春醜成，弟子從沂浴，老氏坐中庭，莊生記新沐」。是史實。

2. 當句對。遊西山村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山水柳花。湖山雜賦詩：「東西相望湖橋，來往無時一畫橋」，是方位動作。寄答綿州楊齊伯左司詩：「磊落人爲磊落州，滕王閣望越王樓」，是虛對景對。病中雜詠詩：「小市孤村雞嘯嘑，斷山幽谷雨蕭蕭」，是景對。散句詩：「東行西行一日過，深酌淺酌萬事休」，是方位狀態。

(三) 比擬與寄託。四庫全書別集類提要論放翁詩說：「其托興深微，遺詞雅雋」。夏雨詩：「忽聞疎雨滴林梢，起看油雲滿四郊，行蟻君臣引徒穴，鳴鳩夫婦正爭巢」，這是金虜入寇，無抵抗與媚和的君臣的擬態。治圃詩：「槁蔓殘蕪滿幽圃，多具鋤耨讓僮豎，非惟苦圃要翦除，亦恐爾輩成情慮」，是朝廷不治，文恬武嬉的象徵。「老桂盤盤飽風霜」，「一松孤立倚瓌傑」，是自己不遇，與孤傲的表白。「山臺澗蒲乃微草，露葉參差看仰俯」，是趨炎附勢的阿諛的小人的神態的寫照。和荅待制月夜有感詩：「榆枋正復異鷗飛，等是鰲頭鵬背」，是「已鴻志的吐露，和俗子的狹隘，執着，役於物的可憐的比擬。幽居詩：「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蝶孰知年」，是不忘君父的寄託。雜感詩：「天際晴雲舒復卷，庭中絮絮去還來」，是人生的圖繪。古風詩：「寧爲原上草

「十寸搖春風」，是追慕意志自由的比興。西窗獨酌詩：「水蒸船岸黏破墻，霜高丹葉照橫林」，是自己的性格與爲國的赤誠的說明。題湖邊旌亭詩：「渡口遠山懸翠黛，天邊新月挂瓊鈞，回頭笑向紅塵說，也有閑愁到此不一」，詩人又把這樣的一幅自然如畫的晚景來象徵無閑愁的境地，襯映出自己心靈的超越，和胸懷的曠達與無執着。超越是心靈愉悅與無閑愁的法寶，曠懷棄世是精神馳騁與自足的秘訣。

三、藝術上的雕琢與色調

西庫全書別集類提要說：「游詩清澹刻露，而出以圓潤，實能自闢一宗」。又說：「南宋詩集傳於今者，惟楊萬里及陸游最富，以詩品論，萬里不及游之鍛鍊工細」。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關且戲作五字詩：「弄文如醜女，惟藉粉黛妝」。放翁的詩裏，一邊是清鮮的色調，一邊是意境與藻辭的雕琢，二者的閃耀與吸引，構成功圓潤的和諧，裝點出獨自的面目。

(一) 雕琢的手腕

1. 誇飾法的妙運。得莊業倅鄭覺民書言虜亂自淮以北民苦徵闕皆望王帥之至詩：「日邊揮戈勇，山齊積甲高一；春寒詩：「滔天來泔水，震瓦戰昆陽，此敵猶能禦，春寒不可當」；劉郎浦夜賦詩：「浪高星辰深」。

2. 聯字與捶鍊。作詩最難用者是聯字。例如推敲的故事，即是對聯字捶鍊的證明。唐

詩紀事說：「賈島赴舉至京，騎驢賦詩，得僮推月下門之句，欲收推作破，引手作推破之勢，宗決，不覺衝大尹轉愈，乃具言，愈曰：「敲字佳矣」，遂並書論詩」。王荆公泊船瓜州絕句說：「春風又綠江南岸」。綠字用爲動字，「分新鮮而有生趣。據洪邁容齋隨筆說：「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闕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後又圈去而改爲入。遂改爲滿。凡如此十許字始定爲綠」。動字在詩句中如靈丹一粒，有點鐵成金之效。放翁對動字的捶鍊，也用了苦工。鄰水延福寺早行詩：「亂山徐吐日，積水遠生煙」；登城詩：「樓危壓城起，破迤東江來」；涪州道中詩：「南添山翠重，舟壓浪花分」；夜宿鶴鳴山詩：「老柏干霄知許壽，幽花泣露詭妍」；山園詩：「山徑宿雨修容出，花倚和風作燕飛」；樊江詩：「朝雨染成新漲綠，春煙澹盡遠山青」；春晴詩：「客愁正得酒排去，草色直疑煙染成」；曉寒詩：「喜月銜山口，濕霜倒菊簷」；書村店壁詩：「漁舟兩兩破溪煙」。

3. 意境的雕琢。病中遣懷詩：「堪笑癡翁作點計，欲將繩子繫浮雲」；小園詩：「檐間百舌道多事，探借園林十日春」。早行詩：「雲間出寸塔，迎我有餘情」；小園詩：「堪笑山童餽飽食，跼踖走報一花開」；梅村野人家小憩詩：「萬牛不挽新愁去，一鳥還驚午夢回」；夜坐小飲詩：「冰輪有轍凌空上，銀漢無聲接地流」；寓歎詩：「雲間忘出岫，鷲喜歸巢」；黃山塔詩：「黃山孤塔迎人來」，秋來益覺頑健時一出遊意中甚適。

詩：「地偏花，棋，林暖鳥忘歸」。是對意境的一種雕琢與巧構，格外顯得詩的清新。

4. 景物的鏗刻。春燕遺懷詩：「避日小魚穿藻去，倚風輕燕拂簾飛」；賞花至湖上詩：「蝶穿密葉常相失，蜂戀繁香不記歸」；露詩：「花枝栖露蝶，簾罅度風螢」；殘春詩：「流水涵清鏡，晴雲疊細鱗」；獨立詩：「斜陽射雨葉，乳鵲鳴風枝」；寄題李長佈菴詩：「木落山容瘦，雲齊雪意酣」，連日治園至山亭又作五字詩：「殘蕪襯落日，老木上寒藤」；江亭詩：「江波蘸岸綠堪染，山色迎人秀可餐」；晨起行園中詩：「草深移舊路，竹茂失頽垣」；春晴詩：「新晴乾蝶翅，微暖滑鶯吭」；秋來益覺頭暈時一出遊湖中括通詩：「橫林生夕靄，孤蝶弄秋光」；初夏閑步村舍間詩：「綠蘆忽低知鳥立，青萍微動覺魚行」；舍西夕望詩：「奇雲去人近，澹月傍簷低」。都是以詩人敏感的心眼，去誠照景物，冥會物情，以萬鈞的筆力和藝術的手腕去剪裁與刻繪景物刹那間的真相的。

5. 大自然秩序和諧的照攝。春晴登小臺詩：「幽花經雨自凋落，啼鳥晴時去來」；初夏雜興詩：「隨風花墮殘棋上，引睡鶯拋捲枕傍」；晚春詩：「暮巢燕熟類穿戶，暖蜜蜂喧不避人」；池亭夏晝詩：「魚菜忽忽無迹，孤蝶去來如有情」；園中作詩：「雞犬往來空自得，禽魚翺泳各相忘」；戲題僧菴詩：「獨憶短簾聊乘興，野草幽花自鬥妍」；小酌詩：「野花雨白落，山鳥穿林時去來」；感物詩：「綠葉自生黃自落，不隨秋至始愁人」；獨至邈菴消暑在大竹林中詩：「園鹿知時漸解角，池魚得意自成羣」；

兩後詩：「禽魚皆遂性，草木自吹香」；客舍對梅詩：「年霜半雪相切白，無蝶無蜂自在香」；早至園中詩：「幽花不恨草埋沒，碧樹豈知禽去」。這都是詩人透過物象表露的認識，對幽玄的大自然的永恒的把握，和經過匠心的刻畫，反映爲大自然秩序和諧的真理。

(二)象徵的色調——紅綠對映。詩人對於人生與自然都懷有鮮豔的色感。在情感上既有火熱與冰冷，照射到大自然裏去，便是某種色調的愛慕。自然的色調，無形中作了人生命運的象徵。一生糾纏，衝突矛盾，在寒冷與熱激着心靈所寫下的詩篇裏，紅綠對映，乃是他的色調的主宰。其餘的色彩，都是偶然的顯現。小園晴晴詩：「地偏幽草爲誰綠，雨霽新花如許紅」；春日小園賦詩：「風生鴨綠紋如紅，露染猩紅色未乾」；作竹籬原因把酒其戲題四十字詩：「柳色動離外，梅花來塵隅」；新晴出園步詩：「青山繞舍每封蠶，丹葉滿街霜染紅」；入局詩：「微霜凋綠柳，寒日滿橋」；訪客交北門抵暮乃歸詩：「清鏡新磨臨綠浦，紅魚橫亂度朱橋」；園中雜詩：「紅雲夾路舊微障，翠羽成屏新荔幃」；上巳詩：「名花紅滿筋，美酒綠盈樽」；幽詩：「水生初漲一溪綠，花影已浮千點紅」；夜坐詩：「爐紅待客坐，酒綠憶孤眠」；小園花盛開詩：「鴨頭綠漲池平岸，猩血紅香出綺窗」；真籬雜言詩：「草生三徑綠，花發一窗紅」；自題阿練裙各詩：「澤國春深，薄夜初升」；金傍觀步詩：「麥苗綠雨

綠，楓葉「霜紅」；花下小酌詩：「柳色初深燕子回，猩紅千點海棠開」；思獨詩：「故人丘壠秋蕪碧，舊隱園林夕照紅」；初冬野興詩：「衰髮病來無復綠，寸心老去有如丹」；婺州宅樓日亭詩：「朱閣凌空雙綉紗，青山繞郭下嵯峨」；幽詩：「迎霜南阜楓林赤，飽雨西村菜甲青」；霜曉興詩：「紅顏帶芒乾皓霜，綠萼和蕤謝新橙」；雨夜獨登岷峴臺詩：「燕子爭泥朱棧外，人家曬網綠洲中」；感秋詩：「秋鶯盡逐葉凋殘，病著衰衣失舊紅」；江頭十日雨詩：「殘紅如掃空，草木皆綠潤」；雲門溪上對步詩：「殘紅猶有數枝在，漲綠真成一倍深」；湖跨湖橋下酒家詩：「湖光綠於染，野色紅於染」；秋興詩：「水落纔餘半篙綠，霜高初染一林丹」；落帽詩：「酒旗欲爭湖水綠，花柳却妬離衫紅」；雨中遣懷詩：「樓前新漲綠三尺，牆外尚餘紅幾枝」；野飲詩：「不提漸放翠無綠，細浪遙翻夕照紅」；春晴遊詩：「糝徑落紅猶可藉，漲溪分綠已堪耕」。是多種鮮豔的兩種紅綠色彩的對映。他在人生，既有冷熱色調的感受，在自然界裏遂顯露了紅綠對照的銳利之色彩感。紅綠的對映，正是他性格的象徵，命運的比擬。紅色是多麼熱烈，有情、勇敢、執着，是他入世的性格的顯露；綠色是多麼冷靜、理智、和平、超脫，是他出世的性分的代表。紅與綠的相襯，影射得他生命的充實與完整，和一生的歸結。在歷史的流運裏，放翁的生命像一朵火紅的山花似的、絢爛、熱烈、勇敢，孤傲的生長着，像是一片綠葉似的終於在秋風裏枯萎與消滅。

第二節 放翁詩的境界

王國維人詞話說：「詩人對宇宙人事，鑽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清恰作放翁詩的註釋。放翁在對宇宙人生入事的歷程裏，在對宇宙人生的由執看到超越的階段裏，震盪着矛盾苦悶惶惶的情緒，幻構起層疊的詩境。

一、我役於物的詩境。對於物的執着，閃爍出一顆痛苦的心靈。秋夕大風松聲甚戲作知歌詩：「人生不自覺，坐受外物使」；古風二首詩：「草衰何頂人，每起徂年悲」。卽是這種境界的淡描。開禧半月湖村梅開無餘偶得五詩：「明朝梅亦空，感舊百夏榮」；古風詩：「夜投濟寺潛無寐，樓角三更月滿川」；雙清堂夜賦詩：「嗚我獨何事，澗邊客異鄉，太白搔短髮，起視夜未央」；對酒詩：「感歎徑投枕，悲歎兩茫茫」；寄歎詩：「欲談幽事無人共，日落鴉啼又倚樓」；卽事詩：「一片常愁見花落，三聲最怕鷓鴣鳴」；短景詩：「弄筆欲遺愁，孤吟誰與和」；過六和塔前江亭小憩詩：「年來親友凋零盡，惟有江山是舊知」。在這一層詩境平面裏的詩非常的多，不一一列舉。

二、物役於我的詩境。王國維人詞話說：「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實在是道破了這種境界的祕密。靜鎮堂記說：「以才勝物易，以靜鎮物難，以

物，惟有二者能之一。是低層役物的境界又分為兩層。

低層役物的詩境，純以「奴僕命風月」的態度去役使外物，對外物作精神上的征服。這是「以才勝物」的一層。杜白小飲詩：「杏梁燕子還堪恨，歸去匆匆不報人」；秋思詩：「銷魂不隔聖賢面，夢寐時爲河嶽遊」；城上詩：「沙水自鳴如有恨，野花無主爲誰芳」；昭德堂晚步詩：「高枝鶯語如相命，幽徑梅開祇自香」；送韓粹秀才十八齋詩：「昔將馬蹄聲，中有千里感」；秋夜齋中詩：「雁如著意頻驚枕，月似知愁故入門」；雙蝶詩：「草頭兩黃蝶，爲我小佇立」。

2. 高層役物的詩境。對低層役物使外物平面的超越，而到藥物而役物的超境。這是「以靜鎮物」的一層。但是從低層到高層役物的歷程裏，是有一個心靈上的矛盾苦悶的階段，惟「有道者」纔能夠超越。秋夕大風松甚壯戲作短歌詩：「榮華難把玩，俄頃皆變壞」。是感覺到低層役物的幻滅與虛的悲哀。「山棲亦何有，耳目差曠快」。是對外物的超越，和神馳騁的追求。所以終於獲得了：「孰能從吾遊，洗汝胸次隘」。藥物而役物的空曠的超境界。秋日獨酌詩：「草木秋始繁，黃碧照離落，雖云各有時，隨緒修索莫」。是對低層役物的變動無常的悵惘。所以進一步：「吾嘗矚其大，微物不堪託」。超越了變動無常的微物境界，而對有常的本體之追求。最後：「何以豁曠懷，鍾可時作」。是藝術的威力，肯定到忘我遺物而役物的屏疊，以爲歸宿。

放翁詩的形式與境界

三、物我交流的詩境。王國維《人間詞話》說：「詩人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正是這層詩境的注腳。詩人不但「自己爲有生命的動力，同時也視宇宙萬物都有生命。詩人把自己珍貴的生命灌注到宇宙萬物之中，宇宙萬物的生命同時亦灌注到自己的身体上，起物我的生命的交流，同情之感。這便是物我交流的詩境的層次。在這一層詩境裏，物我的生命是諧和的交奏着，這裏雖無心靈矛盾的顛動，但是物我仍留有各自保持領域的痕跡。早行詩：「雲間出寸塔，迎我有餘情」；白雲：「西來城郭與南窗詩」；「鷓鴣再得舊鶼鶼，安得挽之來坐隅」；癸生詩：「邀雲作伴遠忘返，與鶴爲窠寬有餘」；秋思詩：「溪雲一片閑舒卷，戀著漁磯不肯回」；晝臥聞百舌詩：「閑時不作鴛鴦計，說與寒鳥在啼」；秋興詩：「白鷺立清灘，與我俱得意」；小園詩：「清泉白石皆吾友」；北窗詩：「巖壑知心賞」。完全是以詩人的生命之美灌注於物之美，引起物之美對生命情緒的交流，和諧的共鳴的境界。

四、物我兩忘的詩境。以心靈平靜照外物所獲得的最高超完美的詩境，是物我兩忘。觀到物我的超越，和二者的交融與各持領域的痕跡的喪失，使所幻構成的境界的自忘的境界。一切詩境，都是嚮望着這個崔嵬的頂端完成，匯歸的。我役於物而詩境超越是物役於我，物役於我的詩境的超越是物我交流，物我交流的詩境，嚮望着物我兩忘的最後境界。山家詩：「意行無定處，猿鳥共忘形」；微雨午寢夢道傍驛舍者在秦蜀間慨然有風

詩：「賴有釣船堪送老，一汀鷗鷺共忘形」；獨坐詩：「欲作小詩還復懶，海鷗與我兩忘機」；與杖詩：「庭樹雲收影，簾旌雨過香。悠然有佳處，物我兩相忘」。是多麼空靈、靈潔、澄穆、崇高的詩境。夜讀張仲至閩中詩有懷其人詩：「能追此畫景，始見不凡人」，這正可以作他詩境層疊的超越的詮釋了。

第六章 放翁論詩與論放翁詩

第一節 放翁論詩

把生命寄託到詩裏的放翁，不僅詩在詩壇上成爲永久的光燧萬丈的火把，卽是他的詩學經驗的洗滌，也作了詩論上的燈塔。

一、放翁的文學觀

談到文學觀，便想起在文學上有永遠對立而得不到答案的兩種不同理論的看法。這是在西洋藝術論上爭執不決的：爲藝術而藝術 (Art for art's sake)，和爲人生而藝術 (Art for life's sake) 二問題。在法倫的判斷上，前者主張藝術本身卽有自己自存的價值，它是不依他起的；後者主張藝術本身是無所謂價值的，它的價值是決定在是否有利於人生的上面，它是依他起的。這前類文學觀根本上不同的看法，在中國則以曹氏兄弟作代表。曹植與楊德祖嘗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聞稱述又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一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是否認文學本身有高貴的價值，有似於西洋的爲人生而藝術的理論。曹丕與論論文說：「昔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

窮的價值，相當於西洋的偽藝術而藝術的理論。詩人放翁在早歲也是汲汲在這兩種矛盾的理論的巨流裏，但是他終於放棄了陳思的意見，接受了文帝的主張，肯定文學的永久價值的實在。

(一)文學的永久價值觀。夜讀呂化光文集拋盡功名之句戲作詩：「玉關西望氣橫秋，肯信功名不自由，都是文章差得力，至今知有呂衡州」；記夢詩：「此身死去詩猶在，未必無人覓見知」；讀書詩：「古人已種書獨在，吾尊類書見古人，後之視今猶視古，吾嘗未混要有取，賈生嗚呼哀文時，至今讀之有餘悲」。是文學超越了時代有永久價值的證明。這與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古者富貴而名聲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的說法相同。是的，叱咤風雲赫赫一世的秦皇漢武，又那能比得上詩人的一首詩可以永遠的支配着人們的心靈呢！文學有無用中之大用，這是放翁對晚年的文學觀。

〔附〕雕蟲小技的文學觀。這是放翁早年的意見。龜堂詩：「薄技雕蟲爾，虛名蠶絲如」；記悔詩：「最下作巫祝，爲國所擢年，猶勝業文辭，志在斗升祿，已矣何所悲，但悔始誤錯」；初冬賦詩：「吾生本欲避辛澁，踴躍乃去爲詩人」。完全是契合了曾值的「豈能以翰墨爲動績，辭賦爲君子」的主張。不過，他旋即超越了這種看法，而踏到文學是目足自存的有永久價值的意見裏去了。

既肯定了文學的永久價值觀，所以很自然的對文學提出了兩端意見：

1. 文學是超功利的。讀史有感詩：「昔人識不過十字，富貴封侯源自如，龜堂閉門寫章讀，一字不肯供時須」。這是熱情理說。

2. 文學的威力等於造化。題雲石三峯詩：「拔地青蒼五千仞，跨渠蟠屈小詩中」；讀陶詩：「陶謝文章造化神，篇成能使鬼心愁，君看夏木扶疎句，還許詩家更道不」；幽居夏日詩：「形骸已與流年老，詩句猶爭造物工」；雨霽春色繁喜而有賦詩：「從來造物陶甄手，卻在閑詩句中」。詩是能巧奪天工，刻畫大自然的靈魂，構成詩境的自然美的宇宙，和自足的生命體。這是就它與大自然的關係說。

(二) 詩論。

1. 復古的主張。宋都曹慶寄詩且督和答作此示之詩：「古詩三千篇，刪取什十一，每讀先再拜，若聽清廟瑟，詩降爲楚騷，猶足中六韜，天末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陸遲至先白，固已可憤疾，乃觀晚唐作，令人欲焚筆，此風近復熾，隙穴始難窒，望哇解移人，往往喪妙質，苦言告學者，切勿爲所怵，航川必至海，爲道當擇術」；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闕日，雖作五字七首識之詩：「京髮初學詩，妄意薄風雅，中年困憂患，聊欲希相賈」；讀舊稿有辱詩：「文辭顧淺儒，望古空太虛」；目昏頗廢觀書以詩記其始睦年七十九矣詩：「少時愛詩書，慕古不自量」；文章詩：「后學不復作，千載誰與勗」。說明了對詩愈古愈佳之觀點，標出復古的旗幟。

2. 求異的作風。示友詩：「道得虛中得，文從實處工，凌空一鶴上，赴海百川東，氣骨真當勉，規模不必同」。這是他對文學一貫的看法：一方面接受古代詩人偉大寶貴的遺產，吸收其精華；一方面在創作上更擺脫古人的束縛，不求「同」而求「異」。祇有「復古」，纔能夠趨往；惟求「求異」，纔能夠回來。這兩種精神之流的顛動與和諧，構成功詩的剖面且新方向的筆窮的可說，它是永遠的生動，有力，年輕。

二、詩的創作原理

(一) 壓抑與補償。讀唐人愁詩戲作詩：「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不凋萊，不爲千載離塵計，屈子何由滯汜來」。詩是人的現實慾望受抑壓不得滿足，乃轉趨爲補償的象徵的滿足之產物。外界的壓抑愈大，而要求補償的精神智慧之花，在詩園裏開得更爲燦爛，美麗。屈子的滯汜行吟與楚騷，正是這個創作原理的應用。

(二) 天成。文章詩：「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疵瑕，豈復須人爲」；古驛詩：「新詩邂逅得天成」；次韻和楊伯子主簿贈詩：「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龍繡黻世不知，誰能養氣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

(三) 不平之鳴。野鳥詩：「文章神授不須鳴」；感興詩：「誰堆太史公，青蓮老死生，悲鳴伏櫪驥，踴躍失水鯨，飽以五車書，勞以萬里行，險巖外備嘗，憤鬱中不平，成慨發奇節，涵養出正聲」。

壓抑與補償，交奏着天成與不平，構成功完整的創作原理。因為：壓抑與補償，所以詩是格外的聖潔高貴，靈肉化身；天成的創作，所以有完整不可分割的生命自足；不平之鳴，所以顯現得是詩的深刻，聊交感着人的心靈了。

三、詩材的來源

(一)情。詩是生命的象徵，靈魂的歌。生命的濺沒是散佈在宇宙各處，待人攝取；靈魂的聖美是潛藏在內心，待人發掘。這是詩材的一方面的來源，所以詩是永遠不會寫窮了的。如寫窮了，無異承認人類感情活力的衰歇，宣判人類生命到了末日。放翁既於青年生命是生生不已的真實，所以他的詩材也伸入到人生之寶的「情」領域裏去了。

(二)靈感。獨立思想故由「詩緣酒與琉璃」；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闕日戲作五字七首識之詩：「東髮初學詩，要意薄風雅，老來似少遊，遇興頗傾洩」；初晴詩：「詩意寫興忘工拙」。

2. 清愁。讀唐人愁辭賦作詩：「清愁自是詩中料，向使無愁可作詩，不覺借問愁猶夜，卽道由來無遊時」；「我輩常鍾不自由，等閑白却九分頭，此懷豈獨隨人事，三百篇中半是愁」；夜吟詩：「詩到此時當得句，羈愁病思恰相兼」；初春雜興詩：「何處去詩思，平生慣旅愁」。

3. 高情。暇日坐山麓松石間作詩：「高情辭遠自成詩」。

(二) 大自然。 莊子知北游說：「天壤有大美而不言也。」是對於大自然之美的讚美。 敏成的詩人，在漢魏著美的宇宙裏，對大自然的讚頌，種種的遺傳，當是又擴成詩林的另一部了。舟中詩：「竹村看畫本，塵有野舟」；春詩：「綠山萬疊」；不厭「雲盡山青」，奇。今代江河無盡手，矯矯移入故鄉詩。枕上作詩：「詩在空齋雨滴中」；海濱詩：「詩情又早秋天」，東村隱居詩：「香林紅樹入新詩」；編室雨後作詩：「一點寒間天，數聲屋外鐘，詩材不乏力，處處起雲龍」；雨，別以朝讀公詩：「江山人百吟」；夜讀唐仲至園中詩有懷其人詩：「詩詩詩常苦，偏於絕語奇，苦過無盡意，始知不危人」；手使江河時時投政廢均湖湘一應會名譽不果偶讀舊稿有感詩：「澤毫宮過江出時，滿湖豈有詩」；露坐詩：「詩材處處足，盡付苦吟中」；舍獨步詩：「湖雲明月供詩句，蒼檣丹楓列圖」；心在夏秋之季小舟早夜往湖中感句詩：「秋來湖闊水無津，旋旋漁舟伴四鄰，滿眼詩詩不似，可憐虛作水書身」；遊湖詩：「驛壁讀詩到眼，僧窗看竹成幽憤，舟中詩詩到病癡，燈火蕭疎適探街」；初春詩：「漢道春寒濕樹根，霏霏春雨催催詩」；小艇詩：「湖邊疊疊密如鱗，山雨濛濛似似塵，未必須為耕爾菽，天公分付與詩人」；日暮官湖上感詩：「遠山隱隱詩詩在，忽忽暮寫不歸」；遠重詩：「窗下棋圍掩卷，湖前露氣成詩」；即再詩：「鳥來鳥去不陰，魚逐泳鯉復心，滿湖好句無人領，堪笑寒宵費苦吟」；曾仲刻：「滿湖好句無人領，堪笑寒宵費苦吟」。

放翁詩論於翁詩

次讀二首詩：「山橫翠黛供詩本」；送李舍人赴闕詩：「黃吳山水入詩詩」；巢山詩：「何曾畜筆硯，景物自成詩」；野步詩：「堤上淡黃柳，水中花白鷗，詩情隨處有，此地得偏多」；望江道中詩：「紅樹青山合有詩」；夏日北樹賦詩亦其類也。其有詩：「青林白鳥自成畫，急雨好風常有詩」；作夢詩：「覓句瀟灑風雪天」；今商詩：「不問行龜出，即爲覓詩來」。

(三)音樂的宇宙。在自然的宇宙上面還有一個抽象的音樂宇宙，它是一方面超越在自然界之上，同時又貫入於自然界之中。敏覺的詩人可以發現自然所蘊藏的種種宇宙。是以以聽覺去接觸和把握的音樂世界，當然的也成了寶貴的詩材之一。兩聲詩：「雨聲點滴朝更暮，中有詩思絕慮」；雙江感逝渺千古，所譜遺音此其精」；枕上詩：「怪底詩情清徹骨，夜聲新雁就邊來」；同稟關路北望山脚因沿路傍隙地種植花草詩：「清音可寫吾詩拙，它日君來試抱」；臘月十四日雨時：「雨聲到枕助詩律，花氣襲衣生客愁」；雨中別同朝諸人詩：「新秋地一日，留句待清砧」。

(四)年光。平水詩：「年華入詩卷，心事付筇竹」；雨後殊有秋意詩：「天地新秋入苦吟」；縱遊歸泊瀟湘有作詩：「短篷歲月娥江夜，小艇詩筒禹寺秋」；初夏北窗詩：「年光又入放翁詩」；初冬詩：「平生詩句領流光，絕愛初冬萬瓦霜」；秋思詩：「詩情亂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來」；梁園詩：「歲月詩編裏，江湖旅色中」。

情與大自然的顫動，交奏着唐玄所刻的時聲，按拍着詩人的心弦，那優美詩材處處有的發現了。

二、詩的創作

(一) 為詩的階段。示子滿詩：「我初學詩日，欲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怪奇亦間出，如漱滌瀨，數仞李杜常當恨欠領會，元白淺倚門，溫李真自鄙，正命筆扛鼎，亦未造一畦，詩為六藝一，豈用資狹繪，汝慕欲學詩，工夫不詩外」。指明了學詩的第一個階段是「藻繪」，超越了這一個階段是類宏大的階段。但是尚有所隔，不能造三昧。必須再超越了這個階段，始自達第三種最完美的階段；後詩內跳躍，求工夫於詩外，最後又擴詩外的工夫回到詩裏，詩不離藻繪自工，這是詩的「象和師宿」。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錄在詩：「我昔學詩未有得，殘世末第從人乞，力屏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諸宴軍中夜忘日，打鼓築場一千步，閱馬驅鷹二萬疋，華燈縱博擊滿樓，寶劍橫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冰雹催，羯鼓手勻風雨疾，詩窮味淡見前，屈賈在眼元展眼，之機錦用在裁，剪裁趁隨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毫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遺堪惜。」這是從第二個階段超越到「三個階段」之次全詩外一詩詮釋。

(二) 學詩。

1. 忌於謂凡物。 題蘇仲宣所賦木元暉雲山小輻詩：「俗韻凡常一語無，闕元以上立

「小園花盛思詩：「更嗟著句多塵思」；「那子襟靈舊絕塵，爾來句法更清新，淡交喜得山樵友，傑作疑非火食人」。祇有「襟靈絕塵，無保留凡情的條件下，詩纔可以露出高貴清新的姿色」。

2. 詩與窮。夜坐詩：「詩思正須窮」；卽事詩：「詩爲窮差進，琴雖老未忘」；舟過樊江漁民家食詩：「詩骨剩向窮差得」；送人詩：「詩句窮來得最多」。詩與窮是不可分的兩環，窮是詩刀的柄，它們是永遠的相伴而存在的。

8. 詩與才華。遺興詩：「詩無傑思知才盡」；已見過次用詩：「到若宛然詩不進，始知才分有窮時」；文章詩：「文章在眼每森然，力竭才疏挽不前，前帶不生苔髮老，恐留遺恨又千年」。詩潮詩：「詩潮平生樂，無如老病侵，才衰愈韻險，量退怯杯深」；江村詩：「書希自古終難近，詩慕渾渾苦未成」。詩是才華的表現，天才的心血，不可強刀而致，正是明顯的說明。

4. 詩與閑。幽興詩：「身閑詩愈淡，心靜夢和平」；秋夜詩：「身閑詩簡淡，道勝

詩與其理。絕勝亭詩：「推勝類驚詩筆壯」。

6. 創作的歷程。

(一) 苦思。齊中寒夜偶贈示子律詩：「書爲補近古，詩雖苦思名家」；初夜

謝靈運詩：「薄枕重衾穩詩」；新秋詩：「一會風月供詩思」；思蜀詩：「奇句入神聞鬼泣」。

(二) 鍛鍊。

1. 鍛詩。陸臥初起書事詩：「鍛詩未就且長吟」；枕上詩：「鍊句未及姑婆證」；子事人城詩：「詩家忌草草，得句不成成」；晨起偶得五字賦題寫後詩：「推枕悠悠起，吾詩忽欲成，誰云蕪蕪語，猶異不平鳴，有志難出，微瑕真可評」；獨立詩：「少詩信筆不能工」；寄子虞詩：「新句懶難工」；讀宛陵先生詩：「鍛鍊無遺力，淵源有自來」；道學詩：「心跡詩成鍛鍊疎」；談幕遺興詩：「新詩鍛煉功何似」；春日詩：「改詩消澁水」；見事詩：「何如改詩須枕上」。

2. 苦吟。秋思詩：「詩思未穩可常吟」。村東晚眺詩：「鍛詩未恨工，少」。

在鍛鍊詩的過程中，發生了作詩瘦的現象。所以鍾惺兩居詩：「身緣作詩瘦」；閉門詩：「瘦不勝衣悔作詩」了。

7. 詩的批評。丁敬胤說：「文之佳惡，吾自得之」(見曹子廷與馮德祖書)。夜吟詩：「六十餘年安學詩，工夫徒費獨心知，夜來一筆燈燈下，始是金井換骨時」；丁使正南時以詩投政府尚湖湘一麾，何君不異，偶讀舊稿有感詩：「文字塵埃我自知，向來諸老誤初知」。詩的佳惡，恐怕只有受過甘苦的詩人自己，纔能真正了解呢。

8. 詩的頂峯。明日理夢中意律詩：「詩到無人愛，工」；由房詩：「詩到令人不愛時」；雜興詩：「詩入肝肺固雕鑿，往往非金石堅，我獨痛情無傑句，化工不忌遺長年」；讀近人詩：「琢琢是文章病，香極尤傷骨氣多，若看大羹大酒味，須察蛤柱豈何科」；何君嘉興說：「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害也，鍛煉之久，乃失其旨，新創之甚，反傷正氣。總觀是以詩人，夸大足以益衆，故詩久而愈工，名久而後定」。詩必須由琢磨字句的階段，始依詞雕琢之境，出之於自然的神妙之筆的層疊，這是詩的頂峯。

放翁不僅寫下了上述詩論的意見，而且自己親執了著詩的忠實。醉書詩：「天公賦與五湖秋，風月雲烟處處留，招我一年猶百健，留詩三日却強憂」；雜詩詩：「復味神闌白嚼蠟，惟詩直恐死方休，有時風月元無盡，萬里江山更幾遊」。

第二節 論放翁詩

一、分論

(一) 古詩。趙鳳北詩話評放翁古詩說：「才氣發健，議論雄闊，引用香卷，皆驅使出之，而非徒具典故為能事。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厚語而無險韻，有隳詞而無淫詞，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

放翁古詩長處，在善寫近人。且造語精緻，如完備似的無罅隙的顯露。觸處意興

言會，言又受意的幽奇的使，渾然天成，毫無牽率排比處，格外的現出舒閑容與的姿態。這當然是因為他的工夫深刻，出之於心靈的權衡妙選，其工力鍊在句前，不在句下，所以得語老潔，這是他的獨到處。

(二)律詩。放翁的律詩是超升到詩的高峯頂嶂。其長處在於格律的縝密，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陳訥說：「放翁一生精力，盡於七律，故最多最佳」。養一齋詩話說：「放翁七律，時仿許丁卯之流，句數點殘燈沾酒市，一聲柔櫓採菱舟；高柳簇橋初轉馬，數家臨水自成村；似蓋微雲纔障日，如絲細雨不成泥。夜雨長深三尺水，曉寒留得一分花；螢兒閃雨穿漁網，婢子團圓上佛香；繞庭數竹饒新筍，解帶量松長舊圍；釣女驚下漁舟立，橋斷僧尋別徑歸；瓶花力盡風墮，爐花灰深到曉溫；綠葉忽低知鳥立，青蘋徐動覺魚行。如此更僕難盡，無句不工，無工句而非許丁卯之流也」。

又說：「放翁七律佳句最多，然亦佳句耳。若過酒渾成，不愧南渡稱首者，當精求之矣。如地連秦雍川原壯，水下荆揚日夜流；早歲石玉記姓名，只今顛雜客邊城；時平壯士思功老，鄉遠征人有夢歸；少日壯心輕玉塞，暮年幽夢墮滄洲；諸公過盡平戎策，投老深恩看太平；一笛烽傳散關信，兩行雁帶杜陵秋；三峽猿催新淚滿，兩京梅發舊臙圓；只要國闔寬籬倦，不須亭長肅刀弓；今晨神武是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十月風霜欺客枕，五更鼓角滿江天；夷甫諸人骨作塵，至今黃屋向東巡；

細雨春蠶上林苑，頽垣夜月上陽宮。遂成十年論的博，壯闊萬里賦臯圉；綠波金鎖樓臺處，雪鬣寒燈浪數行；蔡河溫洛會王湖，七十年光黍黍秋。此十數章七律，身句皆道，全體亦極整齊稱一。蓋忠憤所結，志氣氣鬱，非徒尋常章典，較之公集七律，數十之一耳。然論放翁之律詩，必以此爲最大，而以數點殘燈沽酒兩章附之。乃知詩之去主腦，翁之真力，實則猶翁而翁不願也。翁詩云：「苦心自古之真我」，其信然矣」。

(三) 絕句。宋人絕句雖遜於唐，但放翁亦頗有韻處，差堪比擬。讀其書云：「諸公日飲萬鱸厨，八乳蒸豚土食無，誰信秋風雁雁寒，有人歸棹爲專鱸」；同題云：「過龍梅花元酒稀，蕭蕭風雨捲輕衣，空關漫苑無消息，又在江心送雁歸」；游寒巖釣磯云：「竹裏尋來竹外溪，蒼苔白石證青磯，想當日來頭釣，百上蓑衣帶歸一。此其聲清氣息與唐人不差異黍。放翁絕句，有不似唐人處，而萬萬不可廢者，如放翁讀范至能脫臂錄云：「公卿有氣排宗澤，唯見無人用岳飛，遺老無知有恨，亦逢淇水解沾衣」；追感往事云：「誰公可歎吾謀身，同儕當時豈一秦，不覺夷吾出注左，新亭對泣亦無人」。出語痛絕，亦未可棄置之。(節采自「齊詩話」)。

二、總論

(一) 超特自詩境。齊詩話評放翁詩，謂其所長勝冠者，固由忠義鬱鬱於心，亦緣其於文章高下之故。能具眼，非後進所能知。舉白鶴館夜坐，書歎，感懷等詩以

例之；謂爲千古大匠嫡傳，精工淫巧，兩無是處，能之者一代不過數人，卽知之者，亦未可多得云。

(二) 悠然的寄興。 卷一齊詩話說：「放翁詩擇而玩之，能使人養氣骨，長識見。如顧十八學士圖云：一但除一事恨千載，高陽繆公來竄名」(注：指許敬宗)；長門怨云：「早知難隨速，悔不承恩遲」；古意云：「士生固欲遂，又懼徒富貴，素願有未伸，五鼎澹滋味」；灌口廟云：「姓名未死終磊磊，要與此江東注海」；古別離云：「死卽萬鬼鄰，生當致感唐，丹雘不須盟，我非兒女腸」；艾如張云：「稻梁滿野葉不啄，雖有奇禍無階梯」；書志云：「肝心獨不化，疑結變金鐵，鑄爲上方劍，費以佞臣血」；古意云：「夜泊武昌城，江流千丈清，字爲雁奴死，不作鶴媒生」。堆阜崢嶸，壁立千仞，所謂字向紙上皆軒昂也，彼豈以消遣景物爲事哉」。

放翁嘗說：「讀書取暢達靈性，不必終卷」。可見其胸襟是如何的澆闊？心思多麼縝密？所以他能融會自然，立意超越，自成一家的風格里。

(三) 命題的苦心。 鄭板橋家書有論杜陸異同一則，對放翁的命題苦心，體會一貼切而有趣味。茲錄如下：「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詩高絕千古，自不必言，卽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戍役

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遠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其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邱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於往來贈答，杯酒淋漓，皆一時豪傑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詩信當時，傳後世，而必不可廢。放翁詩則又不然，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卽事，遣興而已，豈放翁爲詩與少陵有二道哉？蓋安史之亂，天下土崩，郭子儀，李光弼，陳元禮，王思禮之流，精忠勇略，冠絕一時，卒復唐之社稷，在八哀詩中，既略敘其人，而洗兵馬一篇，又復總其全數而贊歎之，少陵非苟作也。南宋君父幽囚，棲身杭越，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推極於毫釐分寸，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在朝諸大臣，皆流連詩酒，沈溺湖山，不圖國家大計，是尙有爲有人乎？是尙可辱吾詩歌，而勞吾贈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卻詩債而已。且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必曰駕堯舜而軼湯武。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增歲幣，送算號，處卑朝，括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爲，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陸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詩之歷陳時事，寓諷諍也；陸之絕口不言，免羅織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奚不可也？

楊誠齋管序千岩摘稿：「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蘊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岩之工緻，皆予所畏者。」尤梁蘊說：「近世士人，喜宗江西，溫潤有

如范至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魏務觀，是皆自出機杼，有可觀者」。是他們當時互相的評贊語，又可以窺其大概了。

第七章 結論

放翁以現實懷着一顆衝突矛盾的心靈，憑藉詩泉裏所噴涌出來的高貴純潔的生命靈液，洗滌他的人生創傷，與遷臣逐客的激情幽憤；較浮看心靈的風帆，超渡到性情安適與靈魂愉悅的彼岸。就在這生命之流的兩邊，對映着兩種典型的人生：一邊是苦痛，一邊是極樂。他的詩也就是點綴兩岸美麗絢爛的幽草異花，和潺湲的生命湍流所發出的天籟。

一、兩種典型的美。小園詩：「少年壯氣吞殘虜，晚覺丘樊樂事多，駿馬寶刀俱一夢，夕陽和飯牛歌」；野興詩：「玉門關外何妨死，飯糗山頭不怕窮，春筍已成花欲動，了無一半著胸中」。是這兩種典型美的象徵。一邊是嗚嗚叱咤，掀天揭地的英雄，使人俯首膜拜；一邊是雲泉高臥，忘懷一切的隱者，使人欣羨。一邊是引吭高歌，鬱抑狎狂的志士，使人同情歎賞；一邊是參透世相，澹泊寧靜的哲人，使人景仰。一邊是音闕，奔放的，不安定的靈魂；一邊是恬靜，和平，超脫的心境。一邊是有升沈，伏的顛簸，荒涼無依，一意孤往的疎狂；一邊是有蕭散悠閑的樂趣，任性適情，超越一切的冷靜。放翁在入世的苦痛的一面，是代表了宇宙壯偉的，豪放的美；在出世的極樂的一面，是代表着宇宙清麗的，幽靜的美。假若是拿自然景物來做比喻：一個是名山大川，奇峯突兀，汪洋無際；一個是明淨如拭的山巒，鑿鑿似鏡的湖水。這是崇高的人生與兩面在放翁矛盾的生命裏，

永遠的交奏着相反的光輝。

、兩種典型的精神。醉歌詩：「學劍四十年，虜血未染髀，不得爲長虹，萬丈掃寥廓，戰馬死槽櫪，公卿守和約，邊指淮灊，異域視京雒，於乎此河心，有酒吾忍酌」。秋興詩：「丈夫志四海，臨書慨以慷」。以小我的生命，擴充到大我的生命領域，二者顛動着要求健康的和諧，這承受儒家特有的精神，是入世的，是「兼善天下」的。北望詩：「北望中原淚滿巾，黃旗空想渡河津，丈夫窮死由來事，要是江南有此人」。是進取的，超越利害的，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儒家精神的表現。感憤詩：「形勝峭渾在，英豪趙魏多，精兵連六郡，要地控三河，慷慨鴻門會，悲傷易水歌」。以生命去救國家殉理想的決心，這是多麼豐富的情感！爲了救國理想，他曾跑到荒僻的川陝；爲了主張的貫徹，他寧願放逐。這就是孔子的「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而還要苦口婆心，鍥而不舍的精神。他一生的奔波，所要求的不是個人的幸福，而是宋室的中興。是以夜讀兵書詩：「老病最健甚，壯氣頗有餘，長纓果可請，上馬不躊躇，豈惟慶皋蘭，直欲封狼居」。他看見了南京的殘破，民衆的流離，所以又說：「萬乘久巡狩，兩京盡丘墟。」一轉念間又說：「此責在臣子，憂愧何時攄」。自己擔當了一切苦痛的責任，對救亡事業，毫不推諉。夜歸偶懷故人獨孤京略語：「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荒鷄淚滿衣」。更彈出了耿耿忠心，和舉世無人的荒涼情調。是這種精神佔有了放翁生命的一概，是這種精神使我們的詩人

永遠的「與天地同壽，與日月齊光」；他的詩也永遠的溫暖着我們全民族的靈魂，支配着我們的心。

古風詩：「少年慕黃老，雅志在山林，火食亦強勉，寧有婚宦心，失脚墮世網，衰病忽侵尋，放逐適天幸，獨恨山未深」。試筆詩：「萬事端如屈伸肘，但能看破即超然，何代商山無四叟」。這是儒家精神的另一面，卻與道家有着相同的地方。是出世的，要求着「獨善其身」，恬淡自樂。他雖然失脚墮世網，在宦海中浮沈，違背了最初的雅志，然而「放逐適天幸」，我們的詩人終於迷途知返，肯定去官的快樂，而發出「獨恨山未深」之感了！他是以商山四皓自況的，超越了紅塵的一切。他不與當時的俗人來往，所以說：「我比嚴光勝一籌，不教俗眼識羊裘」（初秋驟涼）。他感到歸返山林的快樂，所以泛舟瀟湘澤詩說：「稽山出雲極奇變，陸子岸幘方微吟，一聲菱唱起何許，洗盡萬里功名心」。他成了老農，所以野興詩：「荷鋤通北澗，腰斧上東峯」；荷鋤詩：「五畝畦蔬地，秋來日荷鋤」。他與村夫野老交遊，所以村飲詩：「不來東舍即西家，野老逢迎一笑譁，試說暮年如意事，細傾村醪聽私語」；東村詩：「舉手叩柴扉，病叟喜出迎，從我語蟬聯，未寒疇肯盟」；謙婉詩：「幾年羸疾臥家山，杖履樵夫日往還」。他嗜酒，愛詩，好山，所以詩酒特：「我生慣詩酒，本以詩為真」；晨起看山飲酒詩：「愛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跌宕風煙外，歌呼麴蘖傍」；百詠詩：「無求何恨時除酒，有癖慙緣酷愛山」。雖然有時候

他是沒有飯吃，「瘦如飯」，面，飢似菜桑乞食身」（春來食不飽戲作）；然而他的心境，安適的。所以有「采詩」，「野飯山蔬次」，「超然氣壓太官羊，放翁此意君知否，要配吳粳曉飯香」。表現出恬然自得。這種愉快與安適，恬靜和自得，使得他的詩成爲一面平靜如鏡的湖水，對於它誰都會心神怡然，寵辱皆忘。

在放翁的生命中，表現了典型而相反的兩種人生精神：一邊是「狂者進取」。所以他的詩裏充溢着進取的生命力，波瀾起伏，倔強不屈。一邊是「狷者有所不爲」。所以他的詩瀰漫着止水似的安靜的氣氛。這兩種典型精神的交點，匯聚成他的「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的完整人格。憶昨詩：「入蜀還吳迹已陳，蘭亭道上又逢春，諸君試取吾詩看，何異前身與後身」；追憶征西幕中舊事詩：「大散關頭北望秦，自期談笑掃胡塵，收身死向農桑社，何止明明兩世人」。恰是他自己對於這兩種精神的體會與指明。

三、苦悶與超脫。雜賦詩：「空懷四方志，泯默死東吳」；憶昨詩：「萬里曾爲汗漫遊，豈知白首弄漁舟，會騎一鶴凌風去，何處人間無酒樓」。一個是苦悶的種子，一個是超脫的過程。

現實是一隻冷酷的魔手，理想觸到它往往的變成粉碎。誰要執着於他的理想，希望以羸弱的東西去改變冷酷的現實，誰就到處苦痛，「心煩意亂，不知所從」。這正是所說的「苦悶」。相反的，假如能逃開現實的魔掌，忘掉人世的一切，誰即能在他自己所營的

小宇宙中，感到陶然的滿足，這就是所說的「超脫」。放翁一方面有絢爛的理想，構成古
悶；一方面也有虛構的小我十足的宇宙，得到了超脫。

他看見山河的破碎，孤掌難鳴般的無力去重整，所以說：「和我壯士廢，憂國清淚瀉
」（書悲）；「殺身有地初非惜，報國無時未免愁」。他又眼着時光駸駸的過去，而自
己依舊是「抱利器而無所施」，感到壯、幻滅的悲哀。所以說：「城門獵獵雙青旗，義和
促衛西商馳，中原未有澄清日，志士虛捐少壯時」（暮春歎）；「許國雖堅身遽老」（晚
興）。這在他是一個極大的苦悶。還有更使他心適和不斷的折磨他的，便是一方面神往於
絢爛的理想，一方面卻遭受到人家的嫉妬與譏諷，二者的對映，造成功情緒的悵惘與內心
的酸楚。所以說：「愚公不解計安危，行盡人間惡路歧，難似車登蛇退嶺，險如舟過馬當
祠」（初春書懷）。醉中清歌能戲書詩：「造物小兒如我何，還家依舊一漁蓑」，更是被黜
後心靈裏所透出來的悵惘語。這是他苦悶的第二個原因。還有羈旅的寂寞，生涯的空虛，
彷彿是一個可怕的漫長的黑夜，加重了他的苦悶的色彩。他最後終於了解到理想的脆弱，
壯志禁不起現實的打擊，發出了遊宦的懺悔，如倦飛的小鳥，走上了超脫的路途。

他放棄了政治上的理想壯志，而有一「勝利場下偶解圍，悠然高枕謝招揮，纓冠束帶
以空留」，是何等超脫的。他自己的宇宙：「我年來已忘，蕭然湖曲一荊堂」

是如何的朝
遊方外，超

實。他如春鳥似的重新喚
性的種

過一種超然物外的生活 他的生活裏 沒有苦痛
他從魔掌下逃了出來，獲得空靈

的解脫。

在空靈裏又發現了更高級的矛盾，執着，實在；在超脫裏又肯定了更高級的苦痛，煩惱，衝突。是他死前的總結。示兒詩：「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他一方面道破宇宙人生的「空虛」，握住了空靈的超脫的鎖鑰；但是另一方面又肯定了「空虛」的當中，唯一的是國家統一的真實。對金人腥膻下的山河，生出良心上的執着，使他從凌空的超脫的極樂的系統裏，墜到煩惱苦悶的淵藪，油然而生出了「不見九州同」之「悲」！所以「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竟成了他死前的唯一希望，也是他對他的苦悶的遺恨和心靈的一種安慰。放翁是伴着苦悶而活着，也帶了苦悶而死去。在國家的真實下，他永遠地得不到超脫。

四、奔放與寧靜。苦悶發展到頂點，便是感情沒遮欄的奔放。相反地，放開胸襟，置身於利害是非之外，便是情感的極端的寧靜。這兩者反映到詩裏，便顯露着不同的面目：一邊是奔放的熱情；一邊是寧靜的智慧。感事詩：「滑上晝昏吹戰塵，橫戈慷慨欲忘

結

論

身，東歸却作漁村老，自誤青春不怨人」。情感是呵等的奔放？是在對着自已的心靈深處的傷痕叫喊。又說：「捫蝨當時頹自奇，功名遠付十年朔，酒澆不下胸中恨，吐向青天未必知」。大有搔首問天天不語之概。這一類的詩篇，完全是他情感奔放的結晶。壬寅新春詩：「門外煙波三百里，此心惟與白鷗親」。表示了何等的寧靜的智慧？登臺迢雨遊於山亭晚齋乃歸詩：「壯觀深知化工妙，幽尋卻踏西陽回」。又是何等寧靜的心境？這一類的詩意，乃是他的情感收斂，智慧靜照的結果。奔放與寧靜，却是他詩的兩塊基石。

五、想像與體會。由於對人生的苦悶與超脫，情感上的奔放與寧靜，反映到詩裏去，便是想像與體會的不同。因為感言奔放，所以要找一個安頓的地方，然而現實上是一「風俗陵夷且可憐，乞墾甜市亦欣然，看渠皮篋元無血，那箇虞卿魯仲連」（歇俗），這樣的人世又那裏容得下他的磅礴的言感？於是他不能不放鬆了他的想像的繩繯，去找一個實現他的樂園。因之他嚮往于「追慕神仙」。步盧詩：「微風吹碧海，細細生龍鱗，乍醉騎一鶴，一謁青華君，歸來天姥宮，吹我過嶽山，灑然哦詩聲，倚曉落人間，人間何處空浩浩，遊孫。髮塵中老，初見神仙遊，新，千九百年仙電掃」。獲得了長生，與神帝來往，遨翔空中。他與神仙遊，又說：「海日月淵」。望宅，親駕一時遊，海面日夜

中加有的天國，他受了他在
的母，有時會便入夢境，配

詩的解放

卷一四

今以他的詩的範疇，上

因爲情感的寧靜，有靜冷
的照射。那
的力量，達到
的上乘。這是他的詩的一面。相

東維雜詩：「老人想
隱几獨坐」是他望
的消去，對萬物的體會了。

詩：「階情寄魚鳥，小艇
燕浦」。由他看來，宇宙是一個
豐富的生命，他的生命與

宇宙的生命交流着，融爲一。所以他又說：「白雲堆裏看青山，猿鳥爲隣日在邊」（記

閑）。他以一顆寧靜的心靈去體會一切，默契宇宙的妙理，所以有「平生胸中無滯物，

曠然獨與造物遊」（夜登江樓）的詩句。雜詩：「鋤草春愈茂，養花秋亦衰。不如兩世

之：榮悴自有時」。他會得宇宙真興衰的玄理。他更體會到自然的和諧秩序，也體會出

人生的幻夢空虛，所以是他一方面「普萬物之得時」，一方面是以「安心住去留」。體會是

一位寡言沉默的少女，她的天生的寧靜的性格，卻是給予他的詩添了許多寧靜的美麗。這

是他詩的另一面。

在放翁的詩裏，無論是奔放與寧靜的姿勢，無論是想像與體會的裝飾，裏邊是有詩人

的激越奔騰的生命情趣，迸發着輝煌燦爛的心靈之星火，象徵着詩人的性格，也象徵着詩人

的命運。生平。相反的，詩人的高風傲骨，耿介的品性，流退語默，鶴立不羣，就彷彿是

一座巍巍的巖巖，一條驚逝的急流，也能把裏面飄散浮動着的從生命激蕩裏生長繁榮出來

的

結

二八七

的幽花異草，引歸到無限的崇高，深遂與遙遠。

我們這位詩人恐怕他的苦心「鄙陋沒世」，壯志「不表於後世也」，所以西窗獨酌詩說：「平生所學爲何事，後世有人識此心」。乃把同調的希望，寄託到遙遠的未來了。

三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

(完)

封 底